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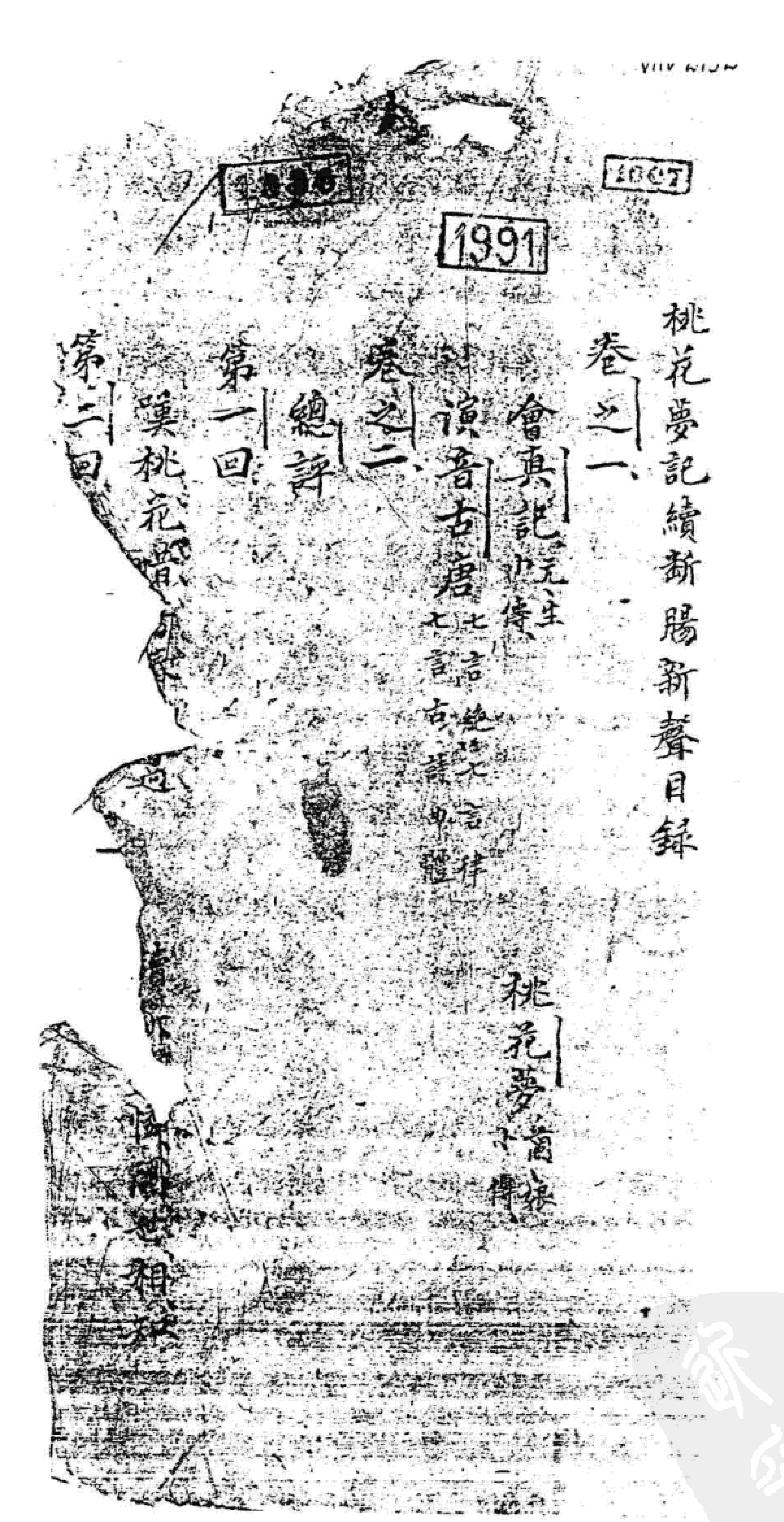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華園奇遇集

《華園奇遇集》書影

《華園奇遇集》書影


桃花夢記續斷腸新聲目錄

卷之一

會真記 元生小傳

演音古唐 七言絕句七言律 七言古詩中體

桃花夢

卷之二

總評

第一回

第二回

《桃花夢記——續斷腸新聲》書影

桃花夢記續斷腸新聲卷之一

仙峰蓮亭

會真記　元生小傳

元生江北人，先世累為黎丘卿。黎丘生父慷慨有勁節，挈家西徙，舉族無一覓僑者。生其季子也。臨盆日，母夫人夢吞白蓮花而生，因名曰淨，表字金蓮。丰儀秀麗，有潘郎擲菓之貌。少穎悟，詩文書畫取重士流。恬雅溫和，與人無忤。性遊俠，騎射無所不精。酷嗜山水風月之勝，每遊覽必挾妓以隨。然好聲色而能以禮自持，雖享名妓莫敢有褻狎

《桃花夢記——續斷腸新聲》書影

目録

聖宗遺草

佚　名◇撰

孫京榮◎校點



提要

陳慶浩　撰

《聖宗遺草》，上下二卷，舊傳黎聖宗所作，署南山叔評點。今知見抄本一種，今藏於河内漢喃研究院，編號爲A. 202，原係法國遠東學院舊藏。頁面尺寸爲31×21公分。書前有序1葉，言神異事爲實有，爲「子不語怪力亂神」作翻案文字。又謂「予所録《花國奇緣》、《漁家誌異》等傳，言必有稽，非如《齊諧》者類」。《花國奇緣》、《漁家誌異》兩篇見本書，則此爲作者自序。次爲上下卷目録，卷上13則，卷下6則。接下正文，卷上36葉，卷下50葉。正文每半葉9行，行20字。正文間有雙行小字批註，或釋詞義，或爲内容評點。卷下《塵人居水府》一篇「更守嚴顔之節」句「守」字下有批註「或作取」，可知過去存有不只一個抄本，此抄本（或其底本）即據不止一本校録。又各則故事後間有署「山南叔曰」之總批，較正文低一格抄録。各則故事不另頁，不空行連續抄録。此本雖楷體書寫，卻抄録不佳，頗有漏字、誤字，亦可知是過録本。

據書名，則本書原被視作是黎聖宗的作品。黎聖宗名黎思誠，一名灝，號天南洞主、道庵主人。黎

太宗第四子，母光淑皇后吴氏。生於大寶三年壬戌(1442)，年十八登基，在位三十八年，有光順(1460—1469)和洪德(1470—1497)兩個年號，逝於洪德二十八年丁巳(1497)。聖宗爲越南英主，史稱：「帝創制立度，文物可觀；拓土開疆，皈章孔厚，真英雄才略之主，雖漢之武帝，唐之太宗莫能過矣。然土木之興，逾於古制；兄弟之義，失於友于，此其短也。」(《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十二)按：聖宗訂《洪德律》，爲越南首部完整法律。又校定官制，推崇儒學，定三年一舉之考試制度，以文官代替門第。又雅好文學，編有《天南餘暇集》等書。晚年喜吟詩，與羣臣唱和，有騷壇二十八宿，而自任爲騷壇都元帥，所製有《明良錦繡》、《瓊苑九歌》、《古今百咏》、《春雲詩集》、《古今宫詞詩》等。後來史臣武瓊在評論其一生時謂：聖宗「南征茶全而復其封疆，西拔雅蘭而掃其巢穴，山蠻有征而威揚乎此，盆忙有征而地闢乎西，其規模之略，中興之功，可以比肩夏少康，蹈迹周宣王，薄漢光、唐憲於下風矣」。(《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十三)

據本書中有明確年代者如首篇《枚州妖女傳》中「至洪德六年」(1475)等，知是聖宗登基之後的敍述。又《聾瞽判辭》一篇開頭言及「予在東宫之時」、《浪泊逢仙》一篇開頭稱「予潛邸時」，亦可知是即帝位之後的口吻。然按史書：延寧五年(1459)十月，諒山王黎宜民殺黎仁宗及太后，自立爲皇帝；翌年，大臣阮熾、丁列等政變，殺宜民，迎平原王黎思誠爲帝，是爲聖宗。聖宗未曾爲太子，其所謂「予在東宫之時」與史不合。

《兩佛門説記》謂：「癸巳年洪水逆行，凡水勢所及之處，游龍栖於木末，鷄犬養於樹間，祠寺多漂流而倒壞。至八月二十七日，水即降殺，予舟行歷觀視受害諸處而給養之。」聖宗癸巳時當爲洪德四年

（1473），《大越史記全書》：「九月大雨，先是春季三旬無雨，夏少雨，至是雨下如注，達曉未晴。」（本紀・卷十三）則《遺草》與史實相違。

《浪泊逢仙》一篇中，借笛仙之口暗示前身爲仙童，後死於婦人之手。《夢記》一篇則仍用笛仙之口，直指彼前爲「帝所仙童」。此皆聖宗之傳説，且及其死之因，卻皆由彼生前寫出。

以上三處皆爲疑點。越南學者範秀珠則謂越南「學者們以爲有六點讓人懷疑聖宗皇帝是這部小説集的作者：人物學位如『副榜舉人』，不是聖宗時的稱呼；第一人稱的講述者常説『予潛邸時』、『予在東宮時』，但實際上聖宗無此經歷；文章不是名家筆法；一些地名在後黎和阮朝才有；傳中的事件和史書的事件頗有差異；小説的思路（《塵人居水府》、《浪泊逢仙》）和聖宗思想不同。（範秀珠：《二十年來越南漢文小説的整理、翻譯與研究》，見《外遇中國：「中國域外漢文小説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10月版，第546頁。）但也有學者認爲本書至少有部分作品爲黎聖宗親作，甚至有主張其作者可判爲黎聖宗，如俄國東方學家李福清指出，上述問題是因爲抄本可能「經過不斷的補充才成書的；也不能忘記老抄書人的特點，他們爲了使故事接近自己的時代，會輕易改變首都和首都市內的湖泊的名稱。某些修辭上的改進和錯誤使學者們無法將這些小説同黎聖宗廣爲人知的散文作品等同視之。黎聖宗又以詩人傳世。他的某些詩篇明顯接近於小説集中的一些作品情節。例如他的《蚊書録》，同他的下列詩句不是互相呼應的嗎？『蚊蟲雖小，夜夜穿門，日上樓廊，時落女頰。時逗嫦娥，明月初上。汝觸女夢，叮咬繁忙。』筆者以爲，這又是一條説明黎聖宗是真實作者的根據。」（李福清：《越南古典小説的産生與發展》，見《漢文古小説論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12—

313頁。)這種説法，實則混淆了帝皇作品和帝皇傳説兩種文類。作爲皇帝傳説，自然有口傳文學的特點，可以「不斷地補充成書的」。但作爲帝皇作品，在漢文化圈的傳統中，史書應有紀録，且也不可隨意增删。查越南歷代書目，黎貴惇(1726—1784)編的《大越通史・藝文志》及潘輝注(1755—1786)《歷朝憲章類誌・文籍誌》，均無提及《聖宗遺草》，而黎灝其他著作，皆見史書紀録，故今將此書定爲後人假托之作。大抵爲假托聖宗傳説舖敘而成，故有「聖宗遺草」之名，其産生則不可能早至十五世紀，當是十八、十九世紀之作。

本書雖然判作僞托，其文學成就卻並不見減損。這是一部成功的短篇小説集，其中有文士的創作，亦有取材自民間傳説，有寓言。書中《鼠精傳》一篇，顯是承繼了中國自明代以來關於鼠精情節的俗文學作品寫成的。並且，書中多篇用極純熟之第一人稱敘述，在越南古代漢文小説中，殊爲少見，值得注意。又多篇篇末有南山叔總批，針對本篇內容與技巧作較深刻的評論，有時且旁徵博引，再新寫故事。其批語是研究越南古小説批評的好材料。而南山叔評論時偶因技癢而自己創作，使人疑及他也許就是真正的作者。南山叔熟悉中國古典小説，《鼠精傳》一篇之總評引及《西遊記》故事，可知該人的活動時代亦應爲十八、十九世紀。

本書曾翻譯爲當代越文，其中個別篇目(如《兩佛門説記》)有法文譯本。1987年，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許嗚鏘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一輯。因無他本可校，本次整理徑據遠東學院藏微捲打印迻録，標點排印。在整理過程中，朱旭强、張興成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録

卷下

序

孔子不語怪之與神，以其人不親見，則羣起而疑之。第試思四海九州，深山大澤，神奇怪異，安可盡述耶？觀夫鄭伯有之爲厲鬼，齊桓公之見山妖，白頭翁之食男女，寧非怪乎？海客隨鷗，令威乘鶴，列子之風，張騫之槎，寧非異乎？吞玄鳥卵而生商，履巨人迹而生周，與神人交而生漢，又寧非神且異乎？予所録《花國奇緣》、《漁家誌異》等傳，言必有稽，非如《齊諧》者類。株守者以爲無事之理，或以爲無理之事者，是坐井輩耳，焉足與語天地之大哉！是爲序。

卷上

枚州妖女傳

陳元豐末，枚州有一妖女神，變幻百出，或頭如車輪，或二首六身，見之者怯死；或輕如趙燕，或肥若楊妃，惑之身亡。地方苦之，多方以壓之不能勝。每夜清月朗，於空中自吟云：

擬著文袍遊帝都，良人知也無。漁翁滿地一江湖。梅影瘦，柳花癯。六甲六甲遇元夫。

聲出金玉，有耳皆聞，而莫解其意。予潛邸時，知其事，爲草一封，俾人詣扶董祠，借天王劍以除之。妖大懼，伏於江潭草莽，不敢作怪。

至洪德六年，妖女化作少艾，年方二八，目如秋水，唇若塗硃，雲髮花顔，笑語間，娓娓然動人矣。入倡家，自言少失怙恃，依於親姊，姊夫輕薄兒，故逃身於此。倡家問曰：「姓甚名誰？住居何地？」曰：「姓漁名娘，文木是其邑也。」倡家又問曰：「漁娘同音甚多，的的是何字樣？」曰：「漁人之漁，娘子之娘也。」倡家又問曰：「汝能歌乎？」對曰：「能。」遂令檀板按曲而歌，則清妙絶羣。倡家甚喜，衣以錦繡，飭以金玉，蓋欲惑諸少年，以邀厚利。但鳴鞭祛服，有客到門，即遽移蓮步，剩留背後之香；倒

入蘭房，繞露腰間之帶。倡家厭苦之，屢妙語以誘之，或嚴威以劫之，終不可得。欲逐之，則盡失前程；終留之，亦無後利，姑許以徐觀有改行乎，否也。

忽一日，有一客來此倡家，衣裳布素，儀容憔悴，自稱名曰「良人」。倡家諸兒拒云：「如此形容，此如服采，來此何幹？」或又戲之曰：「來此欲以爲漁娘之女尸也。」良人乃正色曰：「古人云：『飲糟亦醉。』凡歌兒舞女，不過欲多得錢耳，形容特其外耳。」語訖，儼然據上座，高聲謂曰：「我非異人，家居第六甲。左得珥江之秀，右毓兑湖之靈，俗號『六甲翁』。乃百萬時盡、含情無言之客，偶尋太公之故迹，閑訪子陵之芳蹤，乘興至此。歌兒中苟有聲色俱絶者，清歌一曲，淡飲數杯，獲賞不貲。」漁娘在房中聞之，整妝遽出，斂容而泣曰：「妾匿此年終餘，金谷人來，朱門客到，屈指不可勝數。每每於密壁中窺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皆不得如意也。郎君兮郎君，一別三十春，巫山雨、巫山雲，朝朝暮暮有何人？郎君兮郎君，臨邛去日誰相親？天王劍氣，幾無完身。郎君兮郎君！」

泣罷，解羅帶，中取白璧一雙，黄金十兩，擲於倡家曰：「尋常微物，聊報潭母之恩。」携手出門，嘆息升車而去。

山南叔曰：細玩二歌，前曰元夫，後曰相别，意者漁娘與良人，舊有朱陳之緣，死而幽魂不散，久則成妖，至是還爲夫婦。所謂六甲翁者，亦其托言耳。考之枚州洞中，有漁人祠最靈，屢爲民害，豈其漁娘、良人二鬼耶？讀者以意會可也。

蟾蜍苗裔記

蝦蟆子、野雞子，二子皆出於蟾蜍。處清虚府，食玉兔之藥〔一〕，染仙桂之香，不知幾萬春者。偶於十五夜，下望人寰，愛山水高清，羡人物繁麗，遂萌塵想焉。固請於姮娥，姮娥乃許之。於是舒股舞掌，躍然降於人寰。

二子既降之後，蝦蟆子守得天真，著粗帛之衣，住深密之處。惡蟻羣之螫人，則舒舌餂之；見蚯蚓之飲泉，則開口呑之。不然則兀坐含頤，他無所好。雞鴨輩或侮之者，即噴出青火以拒之。毒之所染，皮膚浮裂，以故醜類咸遠之。每見有癰疽深毒者，則以身塗之，立愈，或以酥滴之。小兒爲五疳所瘦者，則割股食之，遂肥。以故人不忍食之。性又安土，敦乎仁。或取石灰塗其衣，送去遠地，數日復還。天久旱，則切齒以感動之，風雨立至，其得天又如此。

野雞子則操白帝之見，産沈竈之中，著襖錦衣，淫虐無度，呼羣引類，徧居於江湖田野之中。魚蝦昆蟲，多爲所害。横海公子，恃有交刀，行則舉之，自謂莫敢我何。他以掌撫公子之甲，以騙之，公子不意，

遽收利刀，即吞之而不疑，其肆虐致如此。五六月，天大雨，田間水漲，則呷呷交鳴，雙雙相狎，以火照之，尚貪歡不醒，其淫荒又如此。人多惡之，傳相去首離皮，調以五辛，稱爲佳味。由是狎於雨中者，點燭以捉之；坐於畔岸者，結網以獵之。其深藏穴居曲處者，則鐵鈎、木梗以勾出之。其沈浮於萍水葦汀者，則絲緡翟竹以弭致之。舉凡平日之貪縱肆毒以肥其身者，盡供乎庖厨之品矣。

夫乃知先哲有云：「其爲人也寡慾，其所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慾，其所存者寡矣。」詎不信然。

山南叔曰：此特《蟾蜍苗裔記》耳。就中發出寡慾者存身，多慾者喪身，層層析剖，細細入神，何嘗不是《蝦蟆野雞記》邪？大矣哉！聖王之言乎？言乎近而指遠。

【校勘記】

〔一〕「食玉兔之藥」，「兔」原作「免」，據文意改。

兩佛鬥説記

癸巳年，洪水逆行。凡水勢所及之處，游龍棲於木末，雞犬養於樹間，祠寺多漂流而倒壞。至八月二十七日，水既降殺。予舟行，歷觀視受害諸處而給養之。夕抵文江津次，風雨冥晦，予乃命維舟於佛寺前宿焉。

至丙夜，四顧寂寥，忽聞寺中有聲嘈雜。時侍從熟睡，予乃潛身上岸，依寺户前竊窺焉。見一土佛，足踏獸頭，手持利刀，鬚髯如戟，面方盈尺，腰闊三圍，怒色勃然，指中間上座木佛駡曰：「六七月間，馮夷爲虐，爾身不能與水争，只見夫於沼於沚，載浮載沈，友魚蝦而棲萑葦，花冠也而爲塗鴉，文靴也而爲泥涴。當是時，愚婦見之，認爲流蕉；梓匠望之，疑爲漂木。曾幾何時，徒爲黑衣長袖輩之所依傍，人安得搏得一樗蒲淡供哉！幸爾真身尚在，寺主收還，再飭衣冠，重加金碧。念爾之前遭如許，復何面目敢居吾右而受禄三品耶？」

木佛亦艴然起而言曰：「君不聞經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夫水旱，天之行也。

水至而同流，水消而返位。雖江湖寄迹，而何損乎真吾？又豈非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乎？噫！吾在廻瀾時，顧瞻本寺，傷心哉爾之邅遇乎！水及足而爾之足解，水及腹而爾之腹敗，水及背而爾之肩背與之俱壞，額廣眉穠，於今安在？嗚呼嘻噫！身且不保，反笑人爲？」

二佛説猶未已，釋伽佛携壺醉容顛倒，出而言曰：「噫！二子過矣。當大水之濛濛，二子不能使六智、運五通，喝萬水而歸之東，乃土木其形，吃兹民之酒牲，不知愧恥，反相門説，曾不恐壁外之聽？」然則釋伽佛有何功乎？

二佛爲釋伽所折，方欲修辭，忽聞寺邊有人語響，遂寂爾呑聲。予開户視之，唯燈火輝煌，二佛與釋伽，依依然土木而已。

山南叔曰：兩佛門説，其事奇；釋伽折之，語尤奇。夫無功一也，而猶以上下厚薄爲嫌，釋伽佛譏之是矣〔一〕。然携壺醉倒，亦有何功於民？噫！亦二佛類耳。聖天子闢邪拒詖，記此奇文，語意針鏑，不惟無功而食禄者讀之汗顔，使出家輩讀之，自能反正，必不爲他岐所惑也。洵所謂小小題目，發得大文章。

【校勘記】

〔一〕「釋伽佛譏之是矣」，「伽」原作「茄」，據文意改。

富丐傳

三青有寡婦者，年倍及笄，少未生息；上失姑嫜，旁鮮兄弟；居無立錐之地，家絕隔宿之儲；煢煢然寄人籬下，爲賃澣婦以資身。繼而貧病交迫，無半籌以得食，鄉人皆擯斥之。假貸終無所得，乃向荒廢公園中，拾脱籜，收敗禾，折細竹，屈小木，構一草寮容身焉〔一〕。由是鶉衣百結，破笠當頭，竹杖枝風，蒲囊備雨。效晉公子過野之故步，學伍明輔吹簫之清風。纔向東南，睬指西鄰之禴祭；低徊左右，遥瞻東郭之墦間。登山呼庚，沿門乞癸，凡所到之處，善拜善跪，善媚主人，其所得必多於儕輩。如此者四十餘年，風凄雨濕，晨出暮歸，遍鄉中無與立談者。

忽旬日間，寮中絕煙火，晨夕無去來。初猶聞呻吟之聲，既而寂爾，鄉人以爲死矣，羣來埋葬之。彼許席敗，此給竹繩，舁尸出諸墓地厝焉。厝訖，羣相謂曰：「老丐之身，既歸夜臺。老丐之寮，應還回禄。不然蛇虺有所藏身，或爲患者。」衆以爲然，羣來火焚之。彼脱籜敗禾，與小條細竹，當祝融公之一過，便已空曠而無遺矣。寮既無遺，而寮中之積而高者，都歷歷可見矣。衆皆異焉，掃灰及草，發而觀之，則索

子齊收，青而積者，皆鉛錢也，算之得二百零。穴土深藏，紅而腐者，糯粟也，量之得八十鉢。剛米剛粟，各各稱是。他如北磁北鉢、茶杯酒杯，合積盈二箕。衆人相顧詫異，或動顔，或失色，不知何所從來。第此物既爲無主之財，雖乞人之貲，亦各分贓而去。

山南叔曰：奇矣哉！富丐之傳乎！是致富由於丐乎？抑富而丐乎？又誰爲富而丐乎？抑必丐而後富乎？其意皆不可解者。獨怪三青之丐，頭蒙雪髮，面點霜眉，年已七十餘矣；生前寡助，死後無兒，居積至於如此，寧不可飽食以終老乎？乃善拜善跪〔二〕，善媚主人，以乞丐生，亦以乞丐死。舉平生拜手稽首，竊取盗取之財，盡付於生平寡助之輩，豈非家積不善，故鬼惑其衷耶？至於衆人與他生前既無所助，幸他死後分取其財，是亦無恥中之無恥，乞丐中之乞丐也。

【校勘記】

〔一〕「構一草寮容身焉」，「寮」原作「簝」，據文意改。

〔二〕「乃善拜善跪」，「跪」原作「跑」，據上文改。

二神女傳

順天四年，承大定之後，行旅者願出於其途，商賈者願藏於其市——上京一大都會也，河内初名上京。忽有二女坐列肆中，以賣卜算數爲藝，但朝青春而夕椰市，去京邑而回長安，靡所定居，似有上下求之之意。詳看其人，老女則年過四旬，青絲間染秋霜，玉面漸消紅粉，而嫵媚肥艷，猶可動人。少女則年方及笄，雪膚花貌——趙燕同車多愧色，崔鶯並坐帶羞容；雖釵荆布裙，衣裳質素，而光可以鑑，漁色者多心欲焉。第或萌玩弄之心，則神亂頭疼，以故人不能近。每於市肆絶早時，布一蒲席，席間置斗書半部，及徑寸一龜，上樹一方紅布，墨寫云：「算卜無神，何人買者受三文。」無神者言有神奇於此。陳布訖，即並坐而歌。其老女歌云：

無鱗馬！無鱗馬！奇馬也，意者其魚乎？子復父讎，詎云不可，冉冉甲花將半過。母也母也，扶摇不可借，羽翼不可假，甲花將半過。金鱗底怒倒江河，白髮幽思無日夜。無鱗馬！無鱗馬！

其少女歌云：

東隅東隅，已歷三秋，三秋快滿毒之讎。「毒」字是生母字。山有樞，妾有夫，如何如何！嗚珂遊帝都，未能絶粒升天衢。升天衢，相懽虞，君不見，蘇氏座山頭。

萬轉千迴，聲甚凄楚。市人環而聽之，至有泣下者。歌罷，然後接人。其算數也，微微運掌，而富貧、壽夭、生前事後盡神奇。其賣卜也，略略灼龜，而得喪、死生、年月日時都巧中。頃刻間，剖斷已畢，乃微啓朱唇，謂其人曰：「如受三文，幸還之於席末。」俟其人去，見貧餒過者，呼而指與之，固未曾手接而親授也。一市人亦不曾見，其爲飲食何如。日落而歸，好事者跟隨，欲窺其住宿之處，行僅數步，即暈然倒臥〔一〕，終不能從。

如此者纔三月餘，忽一日，老女雖則同行，然不歌，亦不賣卦，惟愁容滿面。少女則歌聲如故，不知或指以爲狂。然時有老儒屋居大利坊，因家貧，設馬帳於東英地，遠聞書信，知得親父病重，遽解館，步行獨歸。孝念匆忙〔二〕，忘其爲夜，至五更初，僅抵菩提津次。於落月微光中，望見二人，從菩提樹高杖而下，步履安閒，不同緣木之狀。老儒素有正氣，疑彼爲妖，遂急趨把二人之袖，欲格殺之。近視之，乃市間賣算法人也。老儒曰：「日居市中，夜棲木上，汝等寧非妖耶？」二女語猶支吾，老儒心異之，遂低聲謂曰：「我非五陵年少之輩，係是老儒，才高學博，但厭逢時之亂，故不仕耳。今天子當陽，衆樂爲用，我又嫌其年老。古人云：『斜陽無限好，只是惡斜陽。』故勉裁成於後進，思以流澤乎將來。目今功臣二百餘人，半出吾門之下。細察汝等之情，决非賣藝人，若有所求人也。如何如何，宜以實告。」二女聞「功臣」一句，動到本相，老女乃掩淚而言之：「我是龍王之從子婦也。去年，我良人愛白蓮花之香，爲金鱗郎所惑，掉尾並游於霪潭。不意王通適於此日觀魚，獲而殺之。妾癡兒乃請於龍王，爲父復讎。

於是乘無鱗馬，泅江而上之。我於癡子離宮之時，謂之曰：『子復父仇〔三〕，可謂孝矣。念母年老，晨昏無人，當以何時爲歸？』癡兒垂淚對之曰：『此行若報得父仇，則花甲半週，北堂再得侍養。不然，則歸期無日矣。』計自去日之日，至今日之日，已三十六歲矣。倚門而望，身將疇依，故托名以求子耳。適於客日，接聞知癡子托廛之後，事黎主，甚得信幸。屢爲刺客，潛入王宫之中，乃三起而三不中。及聞黎主與王通講和，許以全身歸國。癡兒念君命之重，既不敢違，則先父之仇，無時可復。遂向水宫望拜我畢，即爲珠樹之懸魚，於今已四年矣。事既無奈，我欲歸溟，但念□繫同行，焉能驟絶，勉爲山姑淹留旬日耳。」老儒聞畢，爲之惻然。

問及少女，少女反袂拭面，細開雁齒，低頭而言曰：「妾非異人，東隅子山神之偶也。黄福鎮守時，爲人扞鑿，傷母山之脉，母山因是枯悴。妾夫怒甚，常使人伺黄福之車，則飛石折輪以雪之。彼預知，永不敢來。妾夫乃乘虎神，上南曹星官，問以人間事，圖復母仇。星官以太乙書算之曰：『黄福歸朝，王通出鎮。然十餘年後，有姓黎名利起義藍山，福再提兵來援。至梨關，反爲黎利所獲，自此天下大定。』妾夫大喜，遂降神於裴家。臨别，妾請從，泣曰：『夫婦如一〔四〕，郎君冒死爲乎親，妾將針線請從軍。』郎君顧謂妾曰：『古人曰：婦人在軍中，兵器恐不揚。此江山，此臣庶，卿卿姑主之。俟大定後三年，枕衾如故，何從爲？』言訖，遂别。妾每於石室之中，屢屈指籌之，迨今已四已矣。妾恐郎君爲人間富貴所移，或錯過者，故借算卜誦歌聲，處處求之，庶幾哉聞歌聲而感動耳。奈之何三四月來，没無蹤迹。敢問老儒知之乎？」老儒曰：「功臣多矣，皆賜國姓，是難以姓字求也。山姑試言其狀貌，令我熟認之。」少女曰：「妾夫身高而首鋭，隱然山形也。耳輪有二點紅色，甚光亮，終日静坐不自言。依然山性也。左掌

心有一『人』字紋，右掌心有一『九』字紋，是托生時，恐或忘之，故志之掌紋，合成『仇』字也。敢問老儒知之乎？」老儒沈思良久曰：「勞子遠來，是乃前軍統制府參贊軍務裴可嘉，即吾之門子也。聞知黄福下馬羅拜時，他大笑數聲，親縛獻功。及大定後二年，他自陳從征勞倦情，願回三島山祠養病。聖上優恤，賜以國姓，曰黎可嘉，爵明字，歸老纔一週星，於前月十七日酉牌已命故矣，復向求焉！」少女遽回顏微笑曰：「婦去夫便回，行迹何參商。料得山翁意，應爲妾心忙。」遂整衣長揖老儒，顧盼間，忽不見二女所在。

山南叔曰：山青水豁，事事憑虚。筆海詞鋒，鑿鑿皆實。讀此文，然後知忠孝之念，恩愛之情，貫幽明而如一也。所謂老儒者，其文中子之前身歟？

【校勘記】

〔一〕「即暈然倒卧」，「暈」原作「彙」，據文意改。

〔二〕「孝念匆忙」，「忙」原作「芒」，據文意改。

〔三〕「子復父仇」，「復」原作「服」，據文意改。

〔四〕「夫婦如一」，原文「一」後有「一」字，當爲衍文，據文意删。

山君譜

山君山君，白色者，其正宗也。上列天星，居西方之宿，與青龍、朱雀、玄武，並鎮乎西方。春秋時，下乳子文以相楚，楚人諱之曰「於菟」。唐貞觀末，爲薛仁貴，佐太宗，討平高麗，薛剛、薛强，其苗裔也。朱色者，初發迹於虞朝，見推於九官，末世有朱三者，其耳孫也。他如相周宣王，以平淮南；爲五將軍，以復漢室。據巴蜀以視中原，相秦穆以伯諸夏。宋太宗得其步，而爲天下之主；漢班超得其頭，而封萬里之侯；此其善類也。譖文王之崇侯，盜大龜之陽貨；疏防閑即出於神，作妖夢以食同曹，乳臥有名，此其惡類也。

雖然類别甚繁，而仁義勇猛則一而已。生子則父勤乳哺，非仁乎？政善則渡河而北，非義乎？所居則藜藿爲之不採，非勇猛乎？是以天下皆畏之，屏風上塑其像，道士家畫其形，帥曰虎將，兵曰虎賁，虎牌、虎符，取其武也；虎帳、虎門，取其威；虎力，取其猛也；虎嗽，取其聲也。其文炳也，天下亦皆愛之。魯馬蒙之以退師，横渠坐之以講《易》；秦君借爲弓韔，周王以錫韓侯；畏愛兼得如此，故上帝

封之爲「山君」，而呼之曰「大人」。革卦曰：「大人虎形。」

受封之日，伏而嘯曰：「有君無臣，可乎？」上帝沈思良久，呼風伯命之曰：「敕爾爲山君之臣。第彼之爲人，喜也則爲龍之弟，擾而馴之；怒也則爲狼之兄，角而翼，不可同居也。必俟他一嘯而即至。」山君聞命，拜稽首，咆哮得意而出，逢人便多咬傷之。民皆深宮閉門，以避其害；陳機設罟，以戕其生。一離山之後，君勢已孤，爲卞莊所刺，爲馮婦所擒；共叔段暴之以獻公，宋江賊騎之而不下，狄梁公躡其尾而不驚，李膺等抹其吻而莫憚。故《易》曰：「不咥人，亨。」

山南叔曰：前段派別支分，正合譜記之體。中段畏愛，竟有贊揚之詞。風伯一段，無中生有，洶斗起之奇文。末段筆力森嚴，山君有神，必潛匿而不敢肆其虐矣。

蚊書録

有野蚊與家蚊善，野蚊推家蚊爲兄，自稱爲弟。一夕，家蚊飛來野外訪焉，野蚊曰：「野外牛之頭、羊之背，任兄翁以果腹。不然，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吾黨惟清談而已。」未幾，牧豎都歸。家蚊未甚飽滿，第亦勉强從野蚊棲於蓬葉上。歡叙未已，微風從東方起，野蚊將家蚊集敗蘆節中。俄而雨至，又相相飛向捲荷葉中，指示家蚊曰：「此雖窄陋，然天雨經旬，小弟常穩止焉。」至昧旦，家蚊辭回，謂野蚊曰：「嗟乎！小弟何所見之陋，而所居之卑也。夫人家景象，與野外殊别。大厦帡幪，自信漫天之風雨，我則日依繡柱，夜集花幃。會成市於明朝，自鳴得意；快羣飛於暮夜，於以求之。家中熟睡之時，是吾醉飽之候也。况復不止於此哉！」野蚊聞而慕之。

次日薄暮，野蚊向人家尋家蚊所在。家蚊初見野蚊，笑容滿口，曰：「吾賢弟今日食指果動乎？適有二女自遠村來，料今夜家主無帷可容，我賢弟宜以遊絲繩腹，豈僅如日夕之牛羊已耶？」野蚊聞言，微有自慚。至更深，家蚊引野蚊歷觀各所，誇弄其置身之榮。然後尋隙處飛入房裏，果見二女解衣而

臥，鼻聲如雷。家蚊指野蚊曰：「臍間血熱，不如股上之温。手白皮粗，寧及顔紅之軟？」交交張喙，兩兩引綏，頃刻間，有似櫻桃之重。《咏蚊》云：「飽似桃櫻重。」於是家蚊共野蚊，向花幃棲宿焉。家蚊欲實其言也。

纔半霎時，家主呼謂奴人曰：「今夜蚊多，宜以火燒之。」家蚊告野蚊曰：「予已有瓦縫缺處，吾相集此，縱火逸，其如我何？」由是幸得無恙。少間，家主又謂奴人曰：「火燒不盡，宜以苦楝葉和生魚鱉甲薰之。」一家之中，蒸蒸煙上，凡空缺處，皆苦煙毒氣所及。一蚊在瓦縫中，目如熟棗，幾墜身爲蟻羣之饍者屢屢矣。野蚊急謂家蚊曰：「今將奈何？不然，初得滿腹，遽爾喪身，兄則不仁，而弟則不智也。」家蚊失膽，迷惑交並，同野蚊求豕圈以避煙。時目爲毒瘴，視更不明，誤入蜘蛛蟰蛸之網者再〔一〕，用盡翹翹之力，方得脱出。一點餘纔能就處，亦不顧屎氣之浸身。棲足未定，忽見羣蝙自圈上飛出，回翔庭間，凡蚊類之苦煙而遁者，一一爲夜明之砂。野蚊懼甚，怯死者逾一牌。及醒來，見煙消火熄，蝙蝠藏身，急急拂羽而别。驚魂已壓，乃倩田蜢送家蚊一書云：

「鳴啓賢兄：紅顔點血猶存腹，而毒氣之煙猶在目，而念吾儕産出保河，俗云：「保河之蚊，乂安之神。」言其多而且毒也。身藏文錦，日光中之野馬，秋毫末之輕塵。燈火未來，深夜之中魑魅；蘇文：『幽暗之中生魑魅，燈火來時□□□〔二〕。』飛鳴得意，陰房之處寂寥。尋女薄之微開，輕身入幕；幸童兒之半睡，唆人以生。故貪於晝者，非五爪將之碎尸，則團扇子之遠送；貪於夜者，非毒煙之薰其眼，則烈火之燒其形。曷若牛頭則角所不驚，羊背則尾何能及；敗蘆而藏身之固，捲荷而棲息之安？家蚊家蚊！予言不間，火日之炭，煙上之塵，無日矣。幸早圖之！」

家蚊得書大慙。

山南叔曰：野蚊，一微物也，而説破榮顯爲畏途，層層透發，似非熟於世故人情者，弗能爲也。意者聖天子有爲而發，不惟當路者既有所懲，而納交貴勢者審所擇。一筆之嚴，其義皆備。

【校勘記】

〔一〕「誤入蜘蛛蠨蛸之綱者再」，「綱」原作「綱」，據文意改。

〔二〕「幽暗之中生魑魅，燈火來時□□□」，「時」之後原空，據上文補三空格。

花國奇緣

興化山羅洞，有周生者，初生而父母俱亡。親叔爲乳哺，八歲許就外傅。資雖慧少，而性甚怠惰。叔家素貧，不肯少有操作。朝遊學舍，歸則高眠。荏苒年華，已十九歲矣。嬸嬸厭之，乘叔寂往，朝夕皆置空器，且厲聲以待之。不得已，携書向先父之敝廬住焉。敝廬自父母奄棄，空閉者已十九年，草長房中，鹿場户外。披卉而入，剩有剥几一座，敝席半床。於是置書几上，向半床偃臥，無怨氣，亦無慼容。

此日晚，叔歸，嬸嬸再加詞以數之。叔雖心知，而重違嬸嬸之意，佯怒曰：「如此怠心，誰人給養？不必呼，彼自來矣。」因問嬸曰：「侄去已幾日矣？」曰：「二日半矣。」叔默然，飯後就睡。俟夜深人静，密將米與金，到先兄家，呼周生與焉，且囑曰：「二三日嬸嬸怒平，則復歸。」生曰：「諾。」三日又不歸，叔又來曰：「他怒平矣，如何遲歸？前番所與，料已罄矣。我家貧薄，安能自屢給？古云：『添鉢添箸，米何必添？』汝一人，於我家何損？執迷如此，將爲餓鬼乎？吾兄嫂惟存此點血，不可自棄。」周生再約三日，至日又不歸。叔來者數四，只以此對。叔怒泣曰：「昏迷如此，任其爲，我不來，亦無以爲與

矣。」語罷，叔歸。

生忍饑長睡，夢一官人首戴方冠，僕從數十，手捧金牌，牌上寫云：「敕駙馬入朝，欽此！」周生乃從官人，行倣五里許，見參差宫殿，隱然王者之居。官人引周生屈屈曲曲而入，層樓疊閣，不可名狀。俄至一黄金殿，丹楹刻桷，廷列玻瓈，龍砌鳳屏，上縫銀瓦，中間垂一珍珠簾。官人細謂周生曰：「駙馬且正立於廷，俟小臣稟命。」語訖而入。須臾，出謂周生曰：「國母御座，宜行拜叩之禮。」周生纔得再拜，聞簾中大言曰：「半子非如羣臣，何必見此重禮。」敕令官人扶上，歷級而升。見龍牀上一老婆，年約六旬，儼然可畏。官人附耳細言曰：「此國母也。」國母倏見周生，笑容喜曰：「佳婿佳婿，來何遲也？」敕令賜座。官人引周生就邊金榻坐焉。坐定賜茶，見侍女四人，顔色殊妙，捧玉盞置周生坐前。九畹清風，馥然可愛，周生遂飲焉。飲訖，敕尚食進酒。見樂音導前，八人共捧一大金盞，列周生坐間。酒盤已進，敕召元子。須臾，見一少年，年纔十一，乘金輿肩，宫人擁簇而出。國母諭之曰：「姊夫一初，豈無慚態？」元子固勉請之，於是尚食酌酒。酒香清冽，而盤間陳列，都都是奇香異物，盡人世之所無。飲至甘酣，母於龍座上，從容言曰：「先皇帝與子之先君，舊有朱陳之約。今駙馬年十九，夢莊亦已二九，我已邁六旬，惟存此一少女，果成家室，則婚嫁之願完矣。」周生不知緣故，唯唯而已。方語間，見一人號太史官，叩前奏曰：「今日非納婿之日。越三日，天月德合，是爲上吉。」國母默默半晌〔一〕，俟酒飯畢，顧謂周生曰：「百年之生，不可苟且。未成婚禮，留宿又是不合，依日又敕官人車迎。」語罷，敕鼓樂送國婿出郊，國母則目送之。

生初出門，風動而覺，便是南柯之一夢也。口穠酒氣，腹尚果然。來日復然，繼三日亦無不然。花城

一飯，即飽三日。周生這際，可謂奇矣。至日，又夢如前，見黃金殿上，花香整列，絲竹齊鳴。國母敕傳御衣，取新製冠袍各色，命官人爲國婿加冠服；繼命宮女共扶夢莊出房，行交拜禮。拜訖，國母手斟二玉盞曰：「祝爾夫婦，百子千孫。」次及元子與宮人，各各致祝。少頃，左右護國婿與公主回西房。周生與夢莊對坐，細窺其人，雪猶羞白，玉失其温，金笋纖纖，匏齒細細，非瑶臺月下，即羣玉山頭，人間焉得有此尤物。但裏衣微露，則躬腹處個個横紋，不識陰處亦如此否？惟此爲少異耳。此夜宴息，不必盡題。旦日起來，房中茶飯甫畢，有敕召周生。生即整冠袍出候，時已設一文几在龍牀前，賜坐。國母從容謂曰：「此處稱爲花城國。先帝奄棄臣民以來，國事紛繁，元子尚幼，母以老婦一人，誠難獨任。幸膝下尚有夢莊，在晨夕之間，濟其勞倦。不然，出嫁從夫，古之禮也。佳婿少爲曲從，許他姑留，每三日，則命穿花使者隱然蛺官也。輅迎，請勿爽約。」周生受命拜别，夢莊亦來親送，面帶愁容。元子戲曰：「一夜夫婿，遽若百年如此耶？」國母微笑，左右亦皆掩口而笑。日漸東升，覺來又成一幻。如此者三旬十夢。夢至遊花國，醒來讀典墳。煙火終無舉，容顔日益新。叔心異之，而不知其所以。

週三十六旬，夢莊舉一男。敕選大夫之妾、上士之妻，齊來乳養。又一週星，國母告周生曰：「某日，的外孫之碎盤日也，國婿早早宜來。」生至日纔合眼，已見使者來召。及至，則六官、六職、六府、六工，列宴兩廡，下及畿内老項，亦各賜餔。慶祝之財，隆隆山積。國母親弄兒子，顧謂周生曰：「嬰兒何似？」對曰：「多似母家。」似吾惟一物耳。國母曰：「非也，酷似子先君之貌也。」既而席罷，夢去如常。

忽一日，周生見國母顔色甚悶，拜問曰：「仰窺聖體，似有不豫，敢問何也？」國母含淚而言曰：

「二月來邊報，日至有鴉賊、鵲賊千萬爲羣，羣鳥來集食蝴蝶耳。今已現至國門，人民士卒，爲他吞噬者三分之一。議來日遷都，岳婿日疏，故閼閼爾。」語未畢，見兵部尚書叩前奏曰：「賊衆日繁，陛下如留一日，則民丁减半，將何以立國耶？今夜亥牌，的的黄道吉，臣伏願疾飛潛迹，方可全師。」國母懼甚，拔龍筆敕云：

户部主户，兵部六兵。前茅後勁，財貨中營。禮曹静肅，樂音無聲。各司其局，亥刻啓行。

欽此。

顧謂周生曰：「四方多壘，不暇詳言。所有尋常小腆，庶供筆硯之需，現已派大員奉遞。存兒子方在孩孺，未便從父，俟二十六個月，即璧。」周生聞了，即走到西房，抱夢莊大哭，曰：「死生契闊，何忍遽離！生願相從，豈可視父子夫妻之各一方也？」哭罷，倒臥於地。夢莊急急扶起曰：「暫分終合，人境之常。妾念君子孤寒，已給同人作伴，奈何怨之深也！昨夜妾聞國母有命，終夜不曾安。私有軟璧一葉，手題一詩示意，敢贈良人。良人長挂於身，即如妾之奉侍左右也。且是璧也，花精鍊成，其寶無價，夏能却暑，冬可禦寒，我良人珍重之，他日相聚未晚也。妾看今日之勢，孝義難以兩全。從夫既不可，夫從尤不可也。唯願萬千保守，雨夜眠宜早，風天起要遲，歡娱猶多日也。」乃親手啓周生衣袋，置軟璧於其中，分襟遂别。

周生夢醒，煢煢又是一身。取火燭之，几上有文錦一封，懷精金十兩，生收藏於敗壁下。又探衣袋中，果有一物，長倣二寸，厚僅半分，捲來有似筆管。開而視之，白若梅花，文如錦鏽，潤澤可愛，而堅紉非常。中題一詩八句，書體絶妙，先衛夫人，後王右軍，有力有神，儒林中無有此等體様也。其詩云：

一劍橫秋歷澗泉，擬將二小接雙天。花岡對岸應東上，蝴水臨流且右旋。

一十一朝消夙悔，六千此夜話前緣。良人勿作迷花意，顛倒逢君十五年。

生遍讀再三，沈思良久。以爲幻也，當前有金璧之真；若是真乎，一覺付蒼溟之幻。徘徊煩懣，坐到天明。自知而今而後，夢既不來，則饑渴復如常人矣。遂拔筆題一律於壁云：

花國良緣久已諧，幾年心事付塵灰。龍車鳳輦歸何處？夜靜燈殘夢不來。

題甫畢，聞遠鄰有哭聲，訊訊之，則嬸嬸已命故矣。於是携金與書，再詣叔家。叔初見，怒曰：「二年來侄亦見叔乎？」生再拜，托言曰：「昨夜侄兒夢先父告曰：『爾叔既貧，且遇中年之厄，予有黃金十兩，藏在某處，許汝以爲助葬之資。』意者侄兒誠心之所感，願叔父憐之。」叔良久曰：「姑取汝誠，以慰我先兄之靈。雖然，俟喪事了，汝則永住於兹，使身無薪水之勞，則心樂詩書之府，藏修遊息，以待科期。」生曰：「諾。」自是朝夕復如初。

越明年，秋闈正届。生投刺入場，中鄉貢第一十八名。榮回後，叔爲生擇配城市村莊，生皆不肯。叔怒曰：「高詆其長，下謙其短，鄉貢官將配公主歟？」生微笑曰：「公安知其不然？」叔又曰：「既如此，我於去年行商，適見一女，泣坐道旁，若無所歸。我問之，女對曰：『雲屯人，姓同名人，落迹於此，忘却回程。』我憐而收養，現今年方十八，性安而行和，可先納爲汝妾，俟得高門，此時定配無妨也。不然，汝之齒已長矣。」生見說「同人」二字，偶符夢莊贈別之詞，欣然慕之，乃應聲曰：「敢不仰從叔命。」叔於是爲之製裳衣、選吉日，使同人對周生，行四拜之禮，稱曰周妾。歷一歲，便生一男，生咳而名之，認其容貌，隱隱然花國之孩兒也。生心知之，屈指而籌，合二十六個月之數。

逡巡日月，又值春闈〔二〕。生赴選與有分數，出爲河内府教授。每三年，獲加一級，週十二載，做到大員。時癸未年，宣光道有武文悔之賊，即文淵之鼻祖。據險依山，不供貢賦，朝廷屢討不克。天子震怒，敕封周生爲平蠻大將，將二萬人征之。坐董賈於兵間，不戰，戰則必克；談孫吴於席上，弗行，行豈不能？於是佩魚書，操羽節，旌旗變色，士卒銜枚，歷涉川原，遠冒瘋瘴，經半月，抵陸安州。分將近敵營，前阻一溪，無船不可渡。傳令駐節，召土人叩以敵情虚實，及道里之遠近，便利何如。土人曰：「前溪名蝴水溪，由溪右旋，則一日可到。步行而東上，亦一日可到。惟對岸號曰花蝶岡，渡溪直行，則半日可到。然將軍必剪其樹木，削成大道，方可進軍。」周生曰：「花岡里數若何？」土人曰：「縱横倣四十里，陰森樹木，花滿四時。十五年前，忽有蝴蝶數萬，羣於夜半時，飛集於此，現今一飛蔽天，故名。」

周生見土人之言，一一如詩中所示，始悟前年之夢，所謂國母者，蝶王也；夢莊者，蝶女也。昔莊周夢爲蝴蝶，名中寓示其形，我名適與之合，前身豈亦同類歟？穿花使者，即古詩謂穿花蛺蝶也。腹背環紋者，蝶身也。鴉鵲諸賊者，羣鳥來食蝴也。刻日還都者，即此地也。乃取詩辭剖斷之，首句言仗鉞而經險阻也。下句「二小」即「未」字，「雙天」即「癸」字，今年正是癸未年。三句言宜由東方上行，不可渡隔岸之花岡，而毁傷其樹木也。四句義意已明，「二十一」非「壬」字乎？此日敗悔賊而殺之，所謂「消夙悔」也。「六千」字非「辛」字乎？「此夜」來舊夢而接之，所謂「話前緣」也。七句不須解斷。末言是遷徙之後，「十五年」而「逢君」也。剖斷已訖，雖知人與物交，然故義終不可忘也。乃會諸將議曰：「花岡取路雖近，第尚勞剪伐，不無驚動敵情。曷若我從蝴水右旋〔三〕，逆破敵營之左。副將步行東上，倒攻敵營之右。如此則可謂萬全。」虎符一下，諸將無不奉命。及至處，果擒得武文悔。封府庫，籍民丁，燒毁敵人

之屯壘。經紀凡十日而凱還，各各皆從故道。

時辛丑日，生舟泊於花岡之旁。細味詩言，必得佳夢。日初倒影，遽垂虎帳，假寐舟中。果見前使奉牌來請。生隨而行，所歷樓臺光彩，比前十倍。初至殿庭，已見國母臨軒，遥謂周生曰：「平蠻之將勞乎？鬚鬢驟生，非如昔時之佳婿也。乃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人生豈可閒過白日哉！」生拜而升。温清禮畢，國母乃敕尚食，設一大宴於西房，院寂人希，寒暄方可以盡述。於是周生與夢莊對酌，一則魚沈雁落，閨中凝黛之仙；一則虎噉鷹揚，閫外成功之將。必勇於戰也。慨積年之相别，幸一旦之重逢。富貴天家，神仙眷屬〔四〕。言僕從皆好人也，出《西廂記》〔五〕。情穠酒淡，目去眉來，不覺日東升，而復西沈，猶然房中大暢飲也。國母聞知，即敕命公主曰：「爾良人君命在身，奈何貪歡如此？」敕命一傳，酒席方罷。周生乃出，拜辭國母，執其手而言曰：「老母今倦於勤，元子已長，旬月間予亦還深宫耳。分國中爲二，左以東元子主之，右以西公主主之〔六〕。念自遷都以來，丁財幾倍於前，區區以一少艾之身，臣庶安能盡服？駙馬早完王事，亦應以共治之。」周生曰：「諾。」國母又曰：「古人云：『有備無患。』又云：『不見是圖。』綢繆牖户之時，當先未雨。駙馬如何措置，防烏鵲過此花岡，保民既有深圖，即榮花可以長保矣。」周生又曰：「諾。」俄而風動帳開，周生夢覺，帳下進對曰：「將軍垂睡，的的申牌，經十二時，今更籌又已報申矣。」意者再籌邊患，故伏枕如是之熟且久邪？」周生笑曰：「曾經積苦，幸得一甘耳！」起後，離舟上岸，環視花岡者數遍。買田三十區，募土人置弓弩手，遠逐烏鵲，不令羣集於花岡。措置周到，然後回朝奏功，自知將爲花國主翁，必不能久居人世上。疏假回料理家事，未週一月而終。

山南叔曰：讀者多以此篇少有實事，即筆生枝葉，繪畫其辭，故成此一長編者。然少所見，故多所怪焉耳。我國宣興、太諒及高平之諸山峒，妖形異類，雖國籍不能盡載。如日爲生人，夕爲飛鬼，與夫漆頭之獠，金蠶之財，人死則束尸以事，歲饑而化虎以行，何異怪異！人猶如許，物從可知。安知非林溪鬱塞，人迹不到，物久成妖？蝴蝶之有王，亦猶蜂蟻之有君臣也。此篇與蜂母之傳合看，但彼則夢終無味，竟成風影之遺；此則幻後成真，遺得英花之種。文章之事，曾謂今人不及古人哉！

【校勘記】

〔一〕「國母默默半晌」，「晌」原作「响」，據文意改。

〔二〕「又值春闌」，「闌」原作「圍」，據文意改。

〔三〕「曷若我從蝴水右旋」，「蝴」原作「糊」，據上文改。

〔四〕「神仙眷屬」，「屬」原作「属」，據文意改。

〔五〕「出《西廂記》」，「廂」原作「箱」，據文意改。

〔六〕「右以西公主主之」，原脱一「主」字，據文意補。

附録：金蠶

山峒有金蠶者，最可惡之物也，金木水火皆不能害。有神人作祟，附在此家，而不肯去。人家有不願者，將半生所得財物，並將金蠶包裹在内，故意置在道旁。行人不知其故，拾之以歸，必然驟富。其人極喜，將金蠶供之厨櫃間，晨夕拜禱。久之，人面如金色，與蠶相同〔一〕。又久之，腹大如鼓，服藥無效，大約五年必死。身亡傳子，子死傳孫，再禱而再送之，斷斷不得，往往有滅門之禍。孔明入蜀，用符水解之。客有憐其慘禍，許一方以治之：用雷丸三錢爲末，同白礬少許，調匀，密藏一處。倘見金蠶出見之時，輒以末藥少許，滲在蟲身之上，立時化爲紅水如血。神道必然震怒作祟，但聞空中有聲，又將此末藥，聽其聲音響處，望空灑去，則神道必大至，罵負心而去。自是永不再來，其禍遂絶。

【校勘記】

〔一〕「與蠶相同」，「同」原作「間」，據文意改。

禹門叢笑

玉皇上帝御曆之初年，履端月，詔於天下曰：「朕惟澤民者由乎雨，下雨者資乎龍。《易》曰：『利見大人。』義有取也。朕乘六龍以御天，乃炤之龍江則老而換骨，龍山則蟄以存身。或見於田，或躍於淵，噴水之任，厥施何以普焉？茲設一登龍會，以四年四月初四日爲始，凡大而四海，分而江河，環爲五湖，細爲溝瀆，無論有尾無尾，有鱗無鱗，皆與焉。有能躍三級於禹門者，吾能尊顯之。變化甚神，峥嶸頭角，朝則游於漢水，暮則向乎天門，令五色以相從，諒高出乎尋常萬萬也。於戲！鼓浪成風，不譬釜中之樂；興雲致雨，何如天上之遊。爾等澡身，科期以俟。」

詔下日，走獸無頭，自稱曰無腸公子，昂然而誇曰：「君子曰：『疾足者先得之。』予前舉雙刀，下垂八足，曾横行於滄海之中。今而舉大脚，踏大武，禹門雖峻，頃刻而可到焉。魁元之選，非我其誰？」野雞子踴足大言曰：「予舞巨股，三躍而可歷其巔。」赤、白鱔舒身自侈曰：「予抱長膝，三擲而置身其上。」鰡魚詡然言：「習慣若自然。登山，吾之故步也。吾將健鱗而上之，何難也！」海蝦奮然曰：「公

侯自有種。飛天，吾之前身也。吾將曲背而取之，何難也！」洵所謂「九重天子詔，四海狀元心。」

未幾，朱明屆令，上帝敕龍師爲監試官，蟹鱉爲彈壓隊，小魚則著以五色衣，更爲役使，螺子則施以長袖服，充爲禮生。至日，禹門之下，舉鬐若雲集，揚鬐若瓦縫〔一〕，圉圉然，唼呷然，百里外猶見夫昂首而欲躍也。俄而禮生郎甫畢一呼，金鱗鯉忽攸然於水族之中，潑水一飛，直凌三級，同類從而超升，什得五六。無腸公子未終跬步，苔滑墜身，自此穴地而居，恥前言之妄發。野雞郎鼓掌纔跳，折失前足，自此萍池獨坐，慚狼疾之貽譏。赤、白鱔微微少曲，未曾升了一級，身已落下泥塗。二鱔性居泥下。登山魚洋洋初登，未能歷了一層，頭爲山石所壓。故名曰「石頭魚」。海蝦相相實腹，矯尾長超，不覺尾反居上，首顧居下，會厭不能掩腹，胃間腥濁之氣，逆聚之於腦間。於是，各低其尾而去。

山南叔曰：　此固遊戲之文耳，而筆底波瀾，大言處酷似真形，醜容時依然本相。不譬如傳神一般，言之不怍者，讀此應知所戒。

【校勘記】

〔一〕「揚鬐若瓦縫」，「揚」原作「楊」，據文意改。

漁家誌異〔一〕

漁翁有一夫一婦，不詳姓字，亦不知其何地人。來寓於東海之中，以漁爲業。眞個是：

夫携密網截江湄〔二〕，婦把長竿坐釣磯。朝借清風鳴棹去，暮乘明月帶魚歸。

又眞個是：

朝向江心夕海門，勞勞忘却到黄昏。魚舟换得多金子，燕夜携歸裕米孫。

年近六旬，初舉一男，夫妻甚珍愛之。因厲夜網得一大魴，故命名曰叔魚，字曰河寶。年十五，其父欲廢家業，使讀書。叔魚乃問曰：「何謂讀書？」父曰：「聖賢言行，記在書中，讀之俾知所法耳。」叔魚又問曰：「書中有魚乎？」父曰：「否。」又問曰：「以聖賢言行而網得魚乎？」漁家之子，所見無非漁也。父曰：「言乃虚文，魚是實物，奚所執而能網乎？噫！何其愚也！」叔魚曰：「書既無魚，言不可網，何讀爲？」遂不肯就讀。父母愛之，亦不終强。每朝飯畢，俟父母把網臨淵，即向外疾走，或一日而歸，或二三日而歸。父母觀其行遊之處，苦不可得。始猶驚異問訊，後以爲常。一日，父從容謂曰：「二三

日中，何人給食？所行何事？所遊何方？何其執迷而流連若此？今書果不讀，又廢家風，如此則終爲孟浪子矣。」叔魚對曰：「諺云：『有人此有財。』念父母老年而資斧貧薄，欲求一配，以代一位之勞。合作敏求，或者少興家業。第百年之事，焉可草草，故積日以細察其人，非敢爲遊子而終於孟浪也。」父以其言甚慧，不忍加責。經二三載，任其去歸。

忽一日，夫妻捕魚於海濱，所得多於平日，貪捕忘歸〔三〕。及收網登舟，則籌人已報丙夜矣。天陰霜肅，迷了回程。忽見燈火遥遥，似有人家住處，夫妻相告曰：「去人不遠，曷不借一宿焉？」遂泊舟而上。纔近人居，聞家中言曰：「姻翁來矣，何不出門以迎之？」語甫畢，見一老父，頷下垂二鬚甚長，隱然魚，須也。自門中出，火光裏笑容滿口，揖漁翁夫妻曰：「途遠夜深，更勞見訪，厚意何以報之！」二人不知所以，只從老父而入。坐間常話，少頃就睡。明日，漁翁求去，老父曰：「請必姑留，許臥雲行子婦禮。」漁翁曰：「臥雲敢問何人？」老父曰：「即老弟之第八十九子也。魚每生子，恤數百尾。與令郎叔魚相遇於海濱，遂有朱陳之約。嫌猶幼小，未便乘龍，故源源而來，聽他寓鳳，於今已三年矣。擬於月底，擇日于歸。」乃呼臥雲謂曰：「上坐者，爾之舅姑也，如何不拜見？」臥雲拜曰「……」漁翁夫婦，見他家富貴女，又嬌容，心中甚喜，但未知夫蹤迹之何如耳。須臾進飯，漁家覽盤間列鼎，都是生物。鼎中游躍，有如龍之活動，有如馬之奔馳，有如兒輩之嬉遊，有如雞羣之相鬥。雖個個僅若指頭，而鱗角羽毛，耳目手足，無不各肖其狀。漁翁從所不睹，懼不敢食。老父知其意，微微笑曰：「泰山之高，滄海之大，物生其際，誰可周知？妙鬼輸神，運之奇爲。夕饍晨飧之品，此人之所以爲貴也。姻翁二位，奚畏焉？特少所見故多所怪耳。老弟先食，敢請從之。」及下箸，則全是熟物，甘美無比，香氣

異常。

飯畢告别，臥雲親餞至泊舟處，向沙穴中大呼曰：「半京子！半京子！半京是鯨字。借爾二人，送我舅姑回。」果見二人從沙穴中出，臥雲囑云：「今日波濤漲大，難把棹行。爾等必脱衣入水，一推舟後，一曳舟前，方可徑造。」二子曰：「諾。」於是手扶漁翁夫婦上舟，附耳言曰：「此方水瘴所充，入眼即成瞎眼。祈舅姑堅閉兩目，外復兩手掩之，不可開看。行做一刻，可度萬里之遥。」語訖，辭歸。漁翁夫妻依言合眼，坐於舟中，聽由二子推挽而去。去纔半刻，二夫妻微豁於縫開目竊視之，則天水相連，渾無涯涘，魚翩尾末，屹然百丈之高；波壓船頭，浩爾千尋之豁。前後二子，似人非人，龍鱗蟹口，獸面蛇身，浮沈上下，疾若行雲。六十年前，我是江湖之客，曾未見有如此境界，有如此形容也。夫妻怯去，相抱而坐，抱坐此時，必不起青陽之興。倣歷三霎時，聞二子大言曰：「已抵矣。」開目視之，果依然吾之故岸矣。夫妻喜極，遽離水而登。未及回言，已見半京子踏步而歸，瞬息間竟渺其迹。

回家，向叔魚謂曰：「俗云：『智女求夫，智男求婦。』爾之擇配，予兩人已歷歷見之，洵所謂佳兒與佳婦也。第未知合婚者何日？居邑者何名？世譜之崇與卑，里路之遠與近，爾尚明説，予可及圖。」並將親歷之海界，與送回之異人，一一細述。叔魚曰：「居名島邑，譜曰海仙。從島邑至我東津，度之約一萬里。據冰人之傳佳話，月底的的婚期。」其父驚曰：「萬里則行將半歲，月底則纔隔三朝，如何如何，可以及事？」叔魚曰：「忸配有促地之術，冰翁無金帛之徵，如何如何，不可及事？」月底，果見二人送臥雲于歸，視同人家，别無他異。從此一家四口，汎汎同舟，僅一布網於水間，所獲者全是嘉魚，頃刻而舟中已盈半矣。夕沽槐市，價得高昂，家資漸漸致富。

如此已週四載，時秋七夕，其父告家人曰：「吾家已有隔宿之儲，雖一日閑，似無妨也。今夕牛女相逢，宜行乞巧之禮。」家人遵命，方拜祝間，聞傳言海面漲溢，水樹所下之處，邑里成空。相相出户看之，則鴻濤捲地而來，縱然假得羽翰，亦必陷於水中矣。臥雲見勢頭甚迫，遽舉手一訣，疾呼曰：「變！」倏成巨魚，長倣千尺，豁約三十圍，鎮臥於水涔之前。漁翁夫婦與叔魚急攀鬚而上，幸得無恙。逾一夜而水退，回視鄉鄰，其人畜室家，都都歸於白浪。而漁翁垣屋，宛然如在高原。於是臥雲執叔魚之手而泣曰：「妾本龍宫之女學士也。與君一遇，本期百年，豈圖禍自外來，非露本形，何以保夫家之性命？然真機既泄，則合并實難，從今妾不得與君分甘同夢矣〔四〕。」遂拭淚而歌曰：

自從易服拜姑嫜，越月登君堂，百年歡愛日猶長。何處何處黑風起，大海素波揚，皓皓湯湯。此時此勢，不以身當，則我姑嫜則我良，實乎鱸鮪之腸。天機已露，又恐貽父母之殃，安能安君牀？叔魚郎！叔魚郎！天一方，念念我心腸。窗前不管窗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彼蒼彼蒼兮彼蒼！

歌終三遍，乃吐白沫一大點，授叔魚曰：「即今長別，聊以贈我良人，能促地，能變形，豈無至寶以運其術？意者唯此白沫則利於漁人，故以贈之耳。和鹽水而飲之，即入水不沈，永無水厄矣。」倏忽間化龍，從西北方飛去。

山南叔曰：古來之邂逅亦奇矣。以島邑之海仙，爲東津之漁婦，羽翼甚不相宜也。乃泳之游之，方之舟之，驅嘉魚而納諸網罟之中，僅四載，驟能致富。迫運逢習坎，身捍夫家，竟恐貽父母之殃，乃自割夫妻之愛，悲歌怨慕，孝義兩全，讀遺歌而想見其人，世間焉得有如此婦？彼挾富貴以驕其夫家，可以人而不如魚乎！

【校勘記】

〔一〕「漁家誌異」，「誌」原作「記」，據正文前目録改。

〔二〕「夫携密網截江湄」，「網」原作「綱」，據文意改。

〔三〕「貪捕忘歸」，「捕」原作「歸」，據文意改。

〔四〕「從今妾不得與君分甘同夢矣」，「分」字原無，據文意改。



聾瞽判辭

予在東宮之時，偶一日，觀風於野，見聾瞽二者，以位次相爭。日出而言，日中未決。予使人拘來而問焉，曰：「爾等皆稱廢疾，何高下之足言？胡乃競短爭長，久而不決如此？各陳所見，予爲臨判焉。」瞽者聞言，率而對曰：「扐揲靈宗，吾祖之生，厥惟舊矣。自伏羲受龍馬之圖，封爲太卜，爲天下定猶豫而决嫌疑；及黄帝作咸池之樂，立爲樂工，爲天下正聲音而調律吕。開闢以來，嘗兼二職，嗣後居於樂府者，固世世稱之曰太師；至如太卜，則又繫乎古今運會也大矣。君不見夏禹總師之命，由吾定之；盤庚遷亳之謀，由吾决之。得太公於渭水，藏寶策於金滕，非吾乎？營洛邑以朝諸侯，徂東山而安殷衆，非吾乎？歷虞及周，位居六太，聾則無官也。雖秦氏之坑焚，而吾書存於博士，吾職列在朝班，其得君也何如！及漢興，文帝，賢天子也。大横之兆，特判王疑。當王莽之時，吾一起於邯鄲，而天下爲之響應，其得人也又何如！聾者又安能與吾爭乎！」

問及聾者，聾乃以目視予而言曰：「天下之君，一家之主，其至貴者乃聾也。天下之願望而不可得

者，亦皆聾也。彼區區於一官一職者，何足較其尊卑哉！」予聞言而異之，叱曰：「糊説爾，何以言之？」對曰：「爲君如虞舜亦足矣，乃詢岳而達四聰，汝聽以正六律，非聾而何？凡居乎天位之上者，有諫諍以爲耳官，非聾而何？或有不然，則垂注纊以蔽之，非尚於聾乎？不聾則不能作家翁，又非所貴於聾乎？況乎是非之説，付之不聞。讒佞之言，何曾入耳？兀然而坐，目以視之，浸假舉天下而皆吾也。耳屬免詩人之怨，道聽無孔聖之懲，浸假舉天下而又皆如吾也。心會神解，聽於無聲，青蠅之士不行，歌唱之家不設；日用飲食，直道而行，不尚乎辭，縱有利口，亦何由以覆人之邦家也，寧非天下所願望而不可得耶？人無毀譽，風無是非，吾將見其聾於官也！」予聞言畢，拔筆判云：「諺云：『百聞不如一見。』《書》曰「耳目」，《易》繫「坎離」，聖人命字，先後可知。角龍氏以司火，列在官常。漢時廉吏，重聽何傷。若夫瞽者藝成而下，小道可觀，而君子不爲也。」

山南叔曰：卜者之言，確有實狀；聾者之言，均是虛談。第據由言中而判之，則瞽者僅供一職，聾者能致治平，功烈既是懸殊，即品列自形霄壤，不待辨而自明矣。又按：聾者於經傳不多見，乃剟拾成文，言皆切實，旁引借証，事若有徵，一看令人噴飯，洵所謂天衣無縫，針線有妙。聖王一筆，點鐵成金。

玉女歸真主

玉皇上帝晚生一女，花貌雪膚，良工難傳其神態；琴聲畫意，小技未盡其才能。假生鬚髯，則魁元之選，又必居其列也。年及二八，名之曰玉姊。言爲玉之姊也。開一樓招婿，名曰「待鳳樓」，聽普天之下，自來應選。

山神聞之，私自念云：「山既高矣，何者非卑？鳳樓中選，非我其誰？吾而得玉姊也，視如一菩薩佛，日坐於蓮花上，祈禱焉，玩弄焉。居則爲鳥獸之主君，出又爲玉皇之駙馬，尊榮何如也！」於是乘白鹿車，望天門而去。水神聞之，會羣鱗而議曰：「水則就下，物皆然也。射雀之屏，非吾誰可？吾而得玉姊也，當作一海珠宮，夜置於鮫錦中，品藻之，拂拭之。水族既吾之臣妾，天上又帝女之主人，光顯何如也！」於是騎金鱗馬，撥水路而升。相遇於玉門外，雙雙而入，一黑而高，一白而卑，龍廷拜訖，並立參差。

上帝使侍衛傳聲曰：「二賢何在？姓甚名誰？來此何幹？尚明告之。」二神前對，各稱其姓名，

且曰：「聞陛下開待鳳樓，二小臣雖無九苞之美，七德之稱，然手段高强，亦不減太平之瑞，第未卜三生之約。陛下之中意何如耳？」玉皇乃假容笑曰：「朕撫有萬方，尚存一女，欲得才術之士，少可相當者，即以歸之。二賢有何神妙，俾朕一一見之乎？」山神聞畢，即搖手向空，指點御前宫闕，變爲岡陵。縹緲碧峰，分明羣玉，有珍禽之飛集，有怪獸之往來，不徙步而氣象已萬千矣。俄而鬼哭神號，山鳴谷應，有虎之噉，有熊之經，有口能吞象之蛇，有翼若垂雲之鳥。左右侍側者，聞之似不忍聞，而見之若驚見也。玉皇乃首肯曰：「妙才。」山神又舉手一摇，則宫闕復依然而如故。水神亦掉舌向外一書，萬户千門，倏成湖海，爲兼天之白浪，爲觸地之鴻濤。一决波頹，山失千尋之立；三千鯤躍，水懸百尺之中。或發火而如旗，或鼓鬣而成雨。俄而魚龍寂寞，錦帆泳遊月中，而五色騰空，蓬宫隱隱水上。而八音迭奏，歌女紛紛，耳得之而爲聲，目寓之而成色。頃刻間，而變幻莫狀也。玉皇亦首肯曰：「妙才。」水神又舒舌一書，則門户亦依然而如故。玉皇意下甚悦，敕賜二神坐於左席，賜茶。

二神方懷德色，忽見門外復來一人。龍行虎步，舜目堯眉，静重有如山，視若誉四海，平立廷前。侍衛大言曰：「尊嚴之地，何等人、何等人？如何不拜？」其人拱手對曰：「鳳樓應選，既非朝賀之儀；雀目未穿，敢作婦翁之禮？臣願玉皇姑寛之。」玉皇聞言心異之，賜坐右席，從容告之曰：「左席二賢，皆鳳樓入選之人也。江山信美，才術又高，天下之第一人也。東牀之貴，非此其誰？子有何等才能，而敢與此二賢相争乎？朕甚笑子之不智也。」其人從容起而言曰：「陛下誤矣。山川鬼神，特其間一物耳。舞智誇才，何足數於天地之間哉！盍不觀卓然自立，而仰止者惟恐後；量若海涵，而來朝者争先歸。天下才智，皆一人之才智也。崧岳降神，願作維皇之榦；河流允翕，孰無效順之思？其或山間兔

伏，海際鯨揚。命泰山重望之臣，進東海待清之將。布陣得常山之勢，行軍如江漢。而山可拔，而陵可夷，而水可平，而流可斷。迨夫山河永奠，徒見高清，泰黄垂帶礪之盟，岳瀆舉公侯之禮。因名山以升中於天，加海外而威莫之抗。天子治其外，后治其内。山殺海錯，享天下之珍甘，視一勺而自多、一卷而自大者，果何如乎？」玉皇大悦，上其手而言曰：「佳婿佳婿！不聞爾言〔一〕，則朕幾爲弄巧者之所買也。」左席二賢聞之，呆了半晌〔二〕，遽捨車馬而徒歸，不敢復議婚者。

山南叔曰：滿崖瑶草，突如負甲之龜；一洞深溪，中似含珠之蚌。夫孰非婦人也耶？乃山魈出奇，馮夷獻巧，而終不可得者，蓋徒騙人以術耳。及聞真主之言，非惟駕二神而上之，終之曰「后治其内」、「享天下之珍甘」，則玉皇宅相之心始定矣。所謂千里來龍，結穴一點者，的的是。

【校勘記】

〔一〕「不聞爾言」，「爾」原作「吾」，據文意改。

〔二〕「呆了半晌」，「晌」原作「响」，據文意改。

孝弟二神記

山北有阮子卿者，父母先亡，唯有一兄。迨壯年，兄嫂繼没，唯留一侄，子卿視如子。家雖貧白，而和睦之風裕如。三世讀書，而未有所就。時年已四十七。

一日外出，日暮始歸。中途風雨大作，不得已向野外廟住焉。又恐空原曠野，棍徒往來，乃身捲一席，入廟板之下潛臥焉。雨濕寒侵，不曾合眼。至夜半，風平雨霽，月出微光。忽見廟中燈火輝煌，整陳殽核，有五人從門外入，文靴金冕，列坐其次。子卿從板下竊窺，座上宛然有吾兄在也。心知其爲神，遂静坐以觀其所爲。俄聞座中一人言曰：「酒中宜以屬詩爲樂，先後以爵。如不成者，我共罰之。」五人莫逆，一人先吟云：「一縱復一横，十字最分明。字下加一畫，土字出何經？」一人續云：「一縱復一横，十字最分明。字上加一畫，千字出何經？」四人目相笑曰：「似不合式，然姑許之。」次及其兄，續云：「一縱復二横，干字最分明。字下加一畫，王字出何經？」次一人續云：「一縱復三横，王字最分明。字上加一畫，主字出何經？」終一人續云：「一縱復四横，主字最分明。」得二句不知所續。

四人大笑，羣酌罰之。子卿在床板下，不覺技癢〔一〕，代續云：「字旁下一畫，玉字出何經？」讀甫畢，其兄凝思曰：「何其聲之似吾弟也？」急呼曰：「吾弟子卿！」子卿在板下，即趨出，抱兄大哭曰：「噫！兄安往？使弟孤單。二十餘年來〔二〕，暗淚長流，何幸今夜方得一見也。子侄現已長成，願隨兄去矣。」四神見之，漸漸没影。

兄乃謂弟曰：「此處特偶遊耳，宜歸兄所。」於是相携出廟門，乘雲車，行倣半刻，到一處，見樓臺數簇，下車共入。坐定，謂其弟曰：「我死後，上帝憐其生平事親無過，而前身不得與禄，故封爲山陰之神，此的其祠宇也。又嘗南稽南曹朱簿，弟以事兄如父，養侄猶兒，弟愛出於丹心，亦得封爲山陽之神。千秋香火，萬年血食矣。」子卿因問曰：「諸神相會，有何事故？」兄曰：「今年正值鄉試，去日天庭懸榜，羣來觀之，偶相遇耳。」弟又問曰：「今科弟與子侄有登榜？」兄曰：「侍從在側，耳目甚多，天機安敢泄露？且我兄弟，雖是至親，然陰陽雖是隔别，暫可相對，不可久留。弟姑即回，十年後正月上元日，對峙往來，叙歡之時猶多也。」乃屏左右，解錦囊，取二封交子卿，囑曰：「弟之命蹇，兄亦何能。三月來極力謀圖，僅能成其子侄。兹有二封，弟宜密藏。每到場前三日，照上字誌，令子侄熟讀，即可小登第。天律綦嚴，若使他人知之，彼此皆重干矣。」囑畢，呼曰：「元英元英，駕彼雲輧，行迹風輕，送還子卿。」子卿乃泣拜而别。漸至天明，忽不見元英所在，而已身現到本門之前，乃叩門而入，不露其事。俟至場期，一依先兄所囑。是科，一子一侄果中庠生，家資自此稍至富厚。至十年上元前一日，會子侄明告其事，言罷而終。迄今武寧山有阮生二祠，頗存靈異。

山南叔曰：孝弟之關於人也大矣！聖王之取人莫先於孝弟，即鬼神之享祀，亦取乎孝弟。彼不孝不弟，曷不鑒諸此乎！

【校勘記】

〔一〕「不覺技癢」，「技」原作「疫」，據文意改。
〔二〕「二十餘年來」，「年」字原脫，據文意補。

卷下

羊夫傳

清溪婦初生二女而孀居，其少女已適於人，唯存一長女，年方十九而母没。雁信甚多，女皆辭以家無承乏，不可冒喪而同歸，必待喪闋，方敢議婚。葬母畢，以依於族叔爲名，然遠居一室，日以針線爲業〔一〕。其朝夕奠，哭泣極哀。卒哭既然，小祥亦然，繼而大祥又無不然。聲傷骨立，聞之者與見之者，皆稱其孝。

三年既免，適值清明節，乃買紙錢，親行省掃之禮。念日月之如梭，纔倏忽間，親母之聲容何在？對此一堆青草，精魂今已何依？其傷心何如也！况今年已二十一歲，女子難可孤居，春園必將有主，則來年登墓祭之者，又有何人？其感心更何如也！憂懣百般，脉脉不得語。墓前涕泗，不覺日落而方歸。途間，見一小羊，毛白如雪，不知誰家之畜，偶然落尋。女行過此，即步步相依，麾之亦不肯去。迨至家，則深入房中。女愛其毛色，以竹葉飼之。物性甚潔，每日食罷則高臥凈地〔二〕，夜則伏於房間。

忽一夜，化成男子，起登於女坐牀。女顧見愕然，似有懼意，趨避牀下，疾言曰：「四月來，果是羊

也。倏一夜，何乃人乎？ 意者其鬼乎？ 抑爲羊妖乎？」女有正氣，欲持坐上之縫尺來打之。男子從容言曰：「我非鬼也，亦非妖，玉皇參車吏也。不幸失足，破了一沙金花，玉皇震怒，謫下塵寰三十年，然後復職。念與卿相會於幸花園者屢屢，原有夙緣，故托爲白羊以相從耳。奈何更有懼意？」其女聞言，若悟於心。正目望之，則宋玉攀花，潘郎擲果，亦不足以比其美也。情中微動，乃向男子謂曰：「前身誰則知之？ 即今人或聞知，從前冰玉之姿，不幾汚於一夜乎？ 若果有夙緣，胡不托爲生人，五禮略完，即百年偕老，何故晝爲人畜，夜成夫妻，浸假有震夙之祥，不幾羊夫與羊子，買一笑柄乎？」男子遂笑曰：「我是物精，卿稱花主，天家成偶，感處以情。豈如莞簟既安，遂占熊羆之夢哉？」女聞言畢，遂相近焉。以過時之女，遇陸地之仙，歡愛之情，比人家更逾幾倍。真個是：牛女隔年逢七夕，鴛鴦交頸宿連枝。相抱而臥，漸至天明，則復是一白羊也。如此者經三年。女必多竹葉飼羊，望其肥大。其女自受物精，線針日巧，丰姿日嬌，吉士之求者日衆，女皆托以齋居終老，以奉香火，永不適人。客以百計騙之，皆不可得。時邑中少年，有秣馬之情而不遂，乘夜潛來，欲迫狎之。至門外竊窺，見女與一男對坐〔三〕，以爲姦夫。因懷怨心，欲因勢就勢，急歸，率家人來捉之。比至發門，只有一羊一女而已。其人大慙而去。

忽一夜，羊夫獨坐，不肯就睡，甚有悶悶之意。女故問之，羊夫答曰：「我與卿相聚期三十年，使卿骨冷而氣清，即脫化飛昇，長享天家之樂。詎意受責之後，玉皇念我祖有麟經秉筆之功，寬其後嗣，遂以一當十，算三十六個月，蒙得限消。屈指籌之，今夜爲初，歷二夜，至三夜，是長別之期也。白色柔毛，永不臥於卿花庭內者，雖天上固可樂也，第情中寧可忘哉！ 是以悲。」女乃執手而泣曰：「妾聞夙緣之說，甘蒙不正之名，於今三年矣。丹心專一，將圖百年，上報生育之恩，中盡枕衾之義。如棄我去，再醮

則不全其節，孤居則焉保其身。即無道以終身，寧以魂以相配。」乃投身於羊夫懷中，奄奄僅存半息。羊夫低徊良久，扶起其女，附耳連呼。少頃，女醒。羊夫乃謂曰：「容我熟思，或可以相從否乎，何爲遽懟之深也？我迫於玉皇之命，安敢姑留？嗣後有念舊情，於净夜密室中，仰天祝曰：『參車仙吏，花野亡羊，令我傷雲鄉，渺渺是雲鄉。姑姑謝玉皇，謝玉皇，故義何可忘！』三遍，即我至。」囑畢，探懷中一丸藥與吞之，倏爾不見。女知事無可奈，忍淚而已。然每誦祝辭，即無不應。經四月，其女乃病，知勢不免，呼族叔明言其事，言訖而瞑。及至葬日，棺中多踴躍聲，擡不能動。衆啓而觀之，見一黄鵝，口含花枝，刺天隈而去。棺内唯存衣衾與俗骨數莖而已。

山南叔曰：讀《羊夫傳》，然後知滿天地間，凡飛潛走伏，盡是物，何曾是物！或前緣之未了，或宿怨之未消。有托物以相邀，有脱形而幻化。如青鳥是西王之使者，黑豕爲秦檜之前身。令威之鶴，白龍之魚，古今來固不絶其有也。吾心存心細察，安可以物視物哉！

【校勘記】

〔一〕「日以針線爲業」，「線」原作「綿」，據文意改。

〔二〕「每日食罷則高臥净地」，「罷」原作「羅」，據文意改。

〔三〕「見女與一男對坐」，「女」原作「夫」，據文意改。

塵人居水府

武寧山有一士，稱爲通儒，嘗續樂府詞有云：

夜半未深催白晝，日中纔過已黃昏。廿年望幸無成算，除却羅幃托夢魂。

風風雨雨不相疏，試問春心幾似渠？小立庭臯南浦望，孤鴻無力送來書。

並蒂紅蓮並蒂梅，含情相對曉風開。白羞冰魄紅羞臉，羨爾天工著意栽。

天邊雙雁水雙魚，雲雨來時得意餘。尾接東西纔咫尺，物情閒適也何如？

幾簇樓臺縹緲間，秋風無力達重關。空勞粉黛修空意，安得此身生羽翰。

三株樹上宿鴛鴦，牛女橋頭徹夜光。作合愛他歡會處，秋宵猶怨未爲長。

鏘鏘鳳侶和鳴處，寂寂雞窗獨旦時。料得紅顔多分薄，强斟梅酒讀仙詩。

鎮日思君不見君，紗窗孤倚到斜曛。揮毫欲寫銷愁句，誤筆翻成織錦文。

凡八首。時有副榜官，甚爲賞識，拔筆評云：「柔情妙語，娓娓動人。可令二八女郎，曼聲低倡，以銀筝檀板節之，曲終當浮一大白。」

又嘗咏孔門諸賢名十首，每句當一名，姑録一首云：

田獲三狐便弛弓，江樓歸臥學高風。山妻喜問來何早，機上停梭計女工。

又所居東鄰，有無道之婦，因作《孽婦賦》，其詞云：

維彼孽婦，可惡哉！亦可懼哉！《詩》戒「傾城」，《易》曰「勿娶」，古人之言，良有取也。先觀其人：鷺足消枯，豺聲喑啞；膚如凝土，鑪中鑄就之良工；鐵皮也。唇不傅紅，松下灼成之使者。墨名爲松下之使者，言其唇黑也。凛嚴霜於滿面，皋陶削瓜；面如藍。積秋露於雙眸，荆公飾詐。眼白也。細綛其心，乃獸乃禽。屏間挂劍，笑裏藏針。不愛鏡中之髮，妬性也。多迷壁外之琴。淫性也。合周褒、商妲爲一人，且堅而忍；并漢吕、唐韋之肆虐，即刻而深。其事親也，夜不定席，晨不佩觿；常忤目以相視，或反唇而相稽；秦人碎語之風，形諸取帚；曾妄欺心之態，每見

蒸藜。其於夫也，安榮相聚，貧賤相離；不顧三生之義，惟思一己之肥；半同脱輻之車，時相反目；偶得臨前之案，舉不齊眉。於家人也，勢若參商，待同芒刺；貪婪而計判毫釐，讒間而屢生嫌隙；以薄爲道，忍更忍於豺狼；不貴而驕，毒愈滋於虺蜴。且夫必敬必戒，采蘋采蘩，端莊静一，德行工言，是百世事人之法，而萬化從出之原。况父母舅姑之德，生成鞠育之恩。夫子爲終身之仰望，家人爲立愛之根源。云何没没，竟爾昏昏。嗟夫！事親者且如此，則等於親者可知；在夫者且如此，則薄於夫者可推；家人且如此〔一〕，則旁及鄉黨，下至奴婢，其不孽也幾希！

時有舉人公見之，最愛其文，批云：「畫筆僅能傳神，而文筆並傳其心。不特鑄詞，且能針俗。擬應一邑各挂一本，以爲天下之孽婦戒。」

其《咏史》有云：

夜半關山曲，秋深遠别情。那堪身百戰，挑下淚三聲。
觸念鄉心重，勤王壯志輕。笑看諸將略，不及一簫鳴。咏雞鳴山簫。

一飲垂恩亦偶然，如何埋玉瀨溪邊。沽名女子還輕死，萱草堂中正老年。咏瀨溪女。

勉陵愁對劍光生，飯信陰資馬業成。口授蝌文傳姓字，身當猛獸作干城。
長安抗疏能全父，漢史成編善繼兄。渺渺一身誅兩將，刁婢到底亦能兵〔二〕。咏漢女。

成敗天心未足評，三軍貔虎此先聲〔三〕。黎民未盡從新政，豪傑猶知戴舊情。
一勝乘風驚北寇，長驅指日破東京。却憐簡定傷讒口，忍壞當年萬里城。
吁嗟乎君蔽臣諛，將才謀略竟成誣。重興事業付流水，一陣風雷亡帝圖。
今古顛危由暗主，英雄追恨幾逋姑。咏逋姑捷。

奔播流離及蔡笳，千鈞無力挽東阿〔四〕。文猶戴宋終無愧，天不昌劉且奈何。
一戰義聲明日月，百年壯氣作山河。胡兵半潰猶全勝，石紀勳臣永不磨。咏蔡戰。

路遥遥，水滔滔，蘆中佇立望何勞。前路追兵已將及，亡臣性命輕如毛。
漁舟天際來何自，二曲清歌解人意。泊岸停橈渡將軍，乘風直抵西江津〔五〕。
回思昨夜將軍降，認來今日果斯人。濟了含情自不言，辭劍高風萬古存。
吴楚分争經幾變，至今猶説丈人村。咏漁丈人。

又嘗戲爲老人代擬《留齒賦》云：

余積算焉，初得甲子二百八十八，齒空而闊，將脱而落。始以猛勢加之，於彼何哉；以北辛細北五味，搗丸塞痛處，不效。繼以美味誘之，莫我肯顧。以牛心合猪腎煮粥食〔六〕，亦不效。牀間偃臥，床，齒床也。既欲去而仍留；縫裏旁穿，縫，齒縫也。乍微摇而痛苦。自春徂冬，爲計已窮，遂叩三聲而告之曰：「子來前，予爲子列之。噫！始終相恃者，孰如吾之與子哉？憶吾出父母之懷，纔經八月，子從何

來？凡男子八月而齒生，八歲而齒齓。寒酸交作，日夜啼哀。歷八週星，子又不寧。鼎新革故，裂膚以生。年三十載，子生乃齊。交成利刃，美者瓠犀。植本不搖，堅剛莫比。達居天下之尊，禮有燕毛之序。予心愛惜，飭以金碧。雙唇蔽，懼子之寒也；終朝漱，懼汚之積也。不爲孺牛，恐其折也；不貪濡肉，恐其决也。炎凉付之世態，子不煩於挂也；厚薄付之人情〔七〕，子不勞於啓也。一飲一食，與子如一。奈何吾力未衰，子將安歸？口成乃宇，矧留空皮。矧，齒床也。不念昔者，何忍如之！不然，時可以休，願脱予勢，以代子留。不然，勇無上指，願秃予髮，以堅予志。」齒神聞畢，切焉若失，齟齬陳辭曰〔八〕：「予情屈。而今而後，戒無女傷。關門永豎，左右陳行。《詩》咏殘牙，佇食紅綾之餠；《頌》稱兒齒，更兼黄髮之祥。庶幾哉！培其本，填其根。上蔽雲鬟，下固真元。三壽作朋，子無怨心矣。」

時有教授員，深加獎嘆，評曰：「此篇一字一句〔九〕，皆用齒典。不惟見其學博，且從血性中流出，言言衮鉞，字字箴砭，當令齒神效力矣。」

却説此士，文思雖高，然家資甚薄，四方餬口，把筆硯以資生。時平吴後三十一年夏六月，訪友於山明芳舍，乘醉夜歸，過渴江寧祝橋，愛其風凉，遂向橋中板上假寐焉。是橋自崪洞交鋒之後，鬼雄成羣，白日中人每見之。士自北來，出於不意，睡至夜半，聞橋頭橋下有諠鬧聲，開眼視之，見衆鬼相聚，或半脚，或無頭，怪狀奇形，往來多是不具。羣來大呼曰：「生人氣在，我共肉之。」其中有大鬼止之曰：「僅僅一塊生肉，安得潤及百我之臉？不若舁回水府，獻於將營外取賞，不亦利乎？」衆鬼以爲然，於是或

抱足，或擡頭，或鞭其背，或纏其喉，擁擁簇簇，開水路而下。少頃，至一處，則環列茅屋，中起樓臺，隱如大將軍營。衆鬼置此士坐於門外，曰：「姑坐此，俟我等呈功。」士懼甚，合眼而坐，以爲必死，待時而已。俄見二鬼，手持皮鞭，打於士之背曰：「入而拜見。」遂引士從門外入，立於中庭，曰：「將軍在坐，應行四拜之禮。」士拜訖，正立。

忽見一人，首著虎皮冠，腰挂大羽箭，從堂上趨下曰：「噫噫元孫，汝居何所？今從何來？一枕清風，幾幾乎實餓鬼之腹乎！」泣下如雨，携士手歷階升堂。士不知所以，喜懼交並，遂從而上至中堂。坐士於左邊文几上，指侍卒曰：「取黃酒來，令他壓驚。」瞬息間，侍卒捧來，乃手酌三大斗，謂士曰：「飲此方可定魂。」士飲畢，於是從容言曰：「汝記之乎？我非異人，汝之祖也。我因清白累傳，又值中原無主，賦繁役重，仰俯皆不如心，不得已不得已焉輕身以從王都護，即王通也。薦立大功，得封爲統軍使上將。及黎主起義藍山，屢使人誘我歸順，封以王爵。我泣送使者曰：『藍山洞主，仁愛才明，洵真主也。第臣已失身於王通，君師義不可背。今貪富貴而蒙不忠，如此等臣，凡人所甚惡也。欲城而邇姦，先大夫尚以爲不可，况聖天子乎！臣甘萬死。』使者歸奏，黎主器而憐之。時我以老將承命，擁兵於喝江，以禦上道，親兵凡三千人，及諸道巡守之兵，不下數萬。將非不智也，兵非不强也，但天既興黎，誰能語勇？與黎察等戰於崒洞處，爲他所陷，無貴無賤，俱入江中，逃生者僅十人而已。我死後，上帝哀其智而且忠，許復舊職。奉玉皇硃批，有一句云：『誠真人於白水，既嘉馬援之明；甘苦戰於蜀都，更守或作取。嚴顔之節。』此民庶，此江山，吾得主之。將令非不嚴也，但餓鬼冤魂，彼皆落籍。每每於陰天暗處，人畜過此，羣而食之，邇來陽人嘗指爲鬼地矣。何幸天從人意，汝不爲夜叉下酒之物，而黄泉深辟，

孫祖得以重逢，寧非吾家一大清福耶！」士聞言，始悟其爲三代祖，離几泣而拜曰：「自風雷一陣之餘，子孫懼其禍及，離親去墳墓，散處天方。及天下已平，每向江頭，庶覯遺骸所在，焚香而招楚些，問卜以質有無。無奈血川山骸，杳杳絕無憑據〔一○〕，只得遥天吊祭，暗淚隨流。小孫初生，見於譜記如此如此。今而後始知吾祖生而爲將，死則爲神，精魄忠魂，非如他將者比。則花肌香骨，下落必有其方。」於是將軍乃傳令洒掃書房西廡以居焉，名之曰官孫。

居得半載，辭於祖云：「孫今生二十五歲矣。父母雙亡，未成配匹。家門貧薄，下無次丁。雖豐水澤深，別得祖孫之樂；然蘭庭風謝，誰司香火之傳？烈祖既光於前矣，豈無以裕於後乎！伏望開還陽之路，以俟冰期，則宗祧既有其人〔一一〕，風聲方能不泯。況祖宗靈爽，憑藉者又多乎？」祖沈吟半晌，曰：「我稽汝命，有曰：『離陽三歲，水府成婚。罪荄已盡，再許還魂。三十八年，子名初起，蘭桂成行，永膺福祉。』數定如此，寧可違天乎？汝姑安心，我自有措置耳。」越一月，忽見鬼卒四人，舁一少艾，獻於營門，將軍傳令重賞。鬼卒納女居於東廂，爲製新衣，成禮服，擇吉日設酒筵，命與官孫行交拜之禮。禮訖，移於西廡合居焉。

原來這女，貫在武寧山旁邑，與官孫舊有訂婚。但官孫因貧，未能成禮。然往來積歲，眉目久已相諳。其祖逆知如此。一日，女渡過天德江，祖令鬼卒沈舟，擡回水府。餘人悉令暗援，無一溺者。及至合婚日，女見官孫，心中惶惑。至夜間，枕畔細問曰：「妾聞前半年，良人睡於寧祝橋不返，家人遍求，不見其蹤，皆以爲宿於鬼地，必爲鬼餇矣。何故復於此結緣耶？」士一一爲述之，女心乃安。歷二週星，再占熊夢。女性安和承順，其祖亦心愛之。居無何，見二羅卒拜於營外，報曰：「本處上流，忽見鐵網密

遮，水流卒辣，鱗甲輩不能遊過，遇之者儘皆死傷。二小卒巡羅至此，幾乎喪命。」因叩其由，皆曰：「巡守參軍鯽大人愛岸上林間有二嘉樹，激水欲奪之。桂林公主震怒，布鐵網以捍之，驅惡獸以禦之，且折桂樹細搗，而和於水上，凡水類遇之者目瞎，吞之者心斷。浮水而死者，不計其數。二小卒親見如此如此，敢據實以呈。」

將軍乃召官孫問計，必其人智慮可以參謀，故召問之。官孫對曰：「小孫聞國老可以解藥毒，伏願烈祖伻鬼卒裝作生人，向市中買甘草數百斤，俟桂水流過，穠散而和之，彼味雖辛，安能爲害！」其祖依言，鱗甲諸蟲，果無傷損。烏兔升沈，無幾而官孫之期已滿，祖乃親來報曰：「喜爲君，喜爲君，出幽谷而見天日，後寒冬而有陽春。繼今夜而二夜，而三夜，君之罪債前冤，幸幸乎滿果。還陽之路，吾爲子籌之。」官孫聞畢，泣而拜曰：「嗟嗟烈祖，貽謀固遠且深矣。第小孫還陽之後，將何以昭我祖之忠烈，而伸孫曾之孝思哉？」祖良久乃曰：「我之氣節，與此江山、此宇宙而俱長。但爾既有此丹心，則本津離岸五十步，土星左角，草秀而花，此下是香骸之所在也。爾四十前後，許於墓前渡次，建一小祠，兩楹寫一句云：『往不須題，清潔生心如白水；悔何可及，精忠臣兮有皇天。』如此足矣。且王法綦嚴，不敢洩漏，爾於第五夜丑時，俟於滄江橋畔，聞兒哭聲，是爾之妻子也。」語罷還宮。

至日，召官孫至營，傳令取來時衣裳親着之。須臾，命合眼而坐，只聞耳邊如潮水濤，如風雨聲。少頃熟睡，不知時刻久近若何。及開眼時，則東方正白，而吾身卧於橋中板上。起視其處，又的的是假寐於初年。卧間見白紙一封，啓而視之，則精銀五十兩，中題曰「統軍使」，心知其我祖之所遺也。於是收拾舉行，離岸五十步，果見一土星，依如先祖所言，一水之弦，兩邊屏幛，君子亦有情乎？洵藏受一福地

也。細認再四，然後布大武，舉長脚，問征夫以滄江之路焉。二日强程，方到伊江橋畔。來日暮飯畢，即静立於津次以俟之。至雞初鳴，見上源流下一筏，如方席，上蔽青蕉葉，中有兒啼聲，手挽啓而觀之，則二子臥旁，山妻熟睡。唤而醒之，問所從來，則茫然矣。問我祖别有囑乎，亦茫然不知：「三十月以還，祖是何人，居是何所，只是聞得耳邊語響，忽然如夢覺之魂，意者回陽時，其祖必賜飲忘粥故耳。開目視之，識得吾良人而已。」於是扶登岸上，相相回武寧故宅。鄉黨與岳家見之，或驚或愕，莫敢近焉，交相告曰：「此則寧橋牢睡，已爲餓鬼之醬；彼則德水漁舟，久奉馮夷之帚。何故竟成夫婦，再占熊羆？非是妖人，即爲厲鬼矣。」官孫乃托言曰：「我於某年月日，宿於寧橋，爲棍徒捉去，密置東房，使掌日記。僅半年，倏然見一人，兑一少艾，自云：『於天德江次，見一流尸，吾本援而埋之。及擡上，則微微若存氣息。吾以藥餌之，改日復甦。如欲取者，易以十五兩。』棍徒愛我日記稍通，若孤居則恐其夜遁，故買此女相伴以留之。誰知又本是夙緣者乎？」聞之者其惑乃解。官孫自離水府，學力日增。至三十八歲，中庠生，家資昌盛。五十歲得授山明縣職，乃遵先祖面囑，建一祠於津次，置祀田以爲香火之需，至今猶存靈異云。

山南叔曰：可憐哉！當我國無主，北人都護之時，法以網，刑以驅，爲奴不暇，非真英雄安能自立哉！參軍之事王通，求以免死而已。第一曰冠裳，實係千秋之義。故生前則黎太祖器之，死後則玉皇帝憐之，不惟得主一條江山，而福蔭所貽，又能克昌於後。

吾又爲之説曰：忠孝之報亦奇矣。官孫不逢餓鬼，則風雷兵火之餘，以上將之身，將指爲客地之遊魂。而三百餘骸，必葬

於波心之魚腹。岸邊孤冢，誰能誌之？後日，官孫立墓道，題其上曰：「水府參軍神墓。」江上靈祠，誰爲建之？即萬年血食，何由封而表之？鴻德間，封爲本土福神。故曰：不有其祖，何以裕後？不有其孫，何以光前？

【校勘記】

〔一〕「家人且如此」，「如此」原作「如如此」，後一「如」當爲衍文，據文意删。

〔二〕「刁婵到底亦能兵」，「婵」原作「禅」，據文意改。

〔三〕「三軍貔虎此先聲」，「貔」原作「貌」，據文意改。

〔四〕「千鈞無力挽東阿」，「鈞」原作「均」，據文意改。

〔五〕「乘風直抵西江津」，「抵」原作「低」，據文意改。

〔六〕「以牛心合豬腎煮粥食」，「心」原作「必」，據文意改。

〔七〕「厚薄付之人情」，「厚」原作「原」，據文意改。

〔八〕「齟齬陳辭曰」，「陳」原作「陣」，據文意改。

〔九〕「此篇一字一句」，「篇」原作「扁」，據文意改。

〔一〇〕「杳杳絶無憑據」，「杳杳」原作「沓沓」，據文意改。

〔一一〕「則宗祧既有其人」，「祧」原作「姚」，據文意改。

浪泊逢仙

予潛邸時，愛城西鏡水八景極清，溯狐精之餘靈，盻參鳥之往還，夜月明霽，每每乘一小艇遊焉。嘗作一《浪泊湖賦》，記在後。又有《西湖懷古賦》，令府中學士鬥勝。間取一律云：

石山一陷，西湖成趣。此地此遊，而今而古。山光杳其遠吞，潭瑩然而下俯。静一色於涵天，含萬衆於遠浦。羌風景之宜人，問煙光其誰主？值八月之清秋，泛小舟以閒賞。月瀲灩而浮光，風熏微而送爽。遠笛忽聞聲，漁翁爲誰唱？而悽愴，而嘹喨。泣孤精於寒潭，㵳風鳶於霧瘴。嫋嫋餘音，聲停水漲。胡其爲然，令人俯仰？嗚呼噫嘻！吾亦聞之：昇龍巨鎮，前朝都兹。愛此名勝，屢邀旌旗。當李朝之全盛，汎樓船於漣漪。偉漁翁之壯烈，弋虎形之太師。暨東阿之方競，有植蓮而賦詩。屹釣臺之突屼〔一〕，壯行容之參差。當日之日，天下治安。乘事勢之餘暇，時臨幸而盤桓。褫伏波之餘魄，洗仙女之愁顔。金牛附駕，鸞鳳扶鑾〔二〕；鷗翔碧浪，魚躍文瀾。日浮波而燦燦，影沉壁以潺潺。五老獻圖於水上，金人捧劍於波間。固一世繁華之盛會，爲名湖山水之壯

觀。遊賞未已，煙塵忽起；英雄一去，豪華盡委。一泓清水，變腥氣矣；萬朵飛花，成舊翠矣。麋鹿朝遊，日臺毀矣；鳧雁歸宿，花亭圮矣。曾日月之幾何，忽代謝其如此！洒餘淚於漁樵，寄悲風於鼓吹。嗟乎！風其倏忽，星物變移。江山猶是，風景已非。豈盛衰有數定，將清濁其人爲！苟不淫於遊佚，亦何事於平陂。迄今百世之下，思百世之時。渺煙波之萬頃，剩明月之一輪。問前朝之舊事，嘆遺老兮何人。斜暉愁緒，雅調曷伸？歌曰：古今桑海兮，世事浮雲。羸輸幾局兮〔三〕，是假是真。蓮花忽謝兮，榕樹生塵。江山留勝兮，迹已成陳。思情幽寂，假寐芳津。

有客揖予而言曰：「君不見，昔日林間一石山，變作清潭水千尺。又何怪乎世代之升沈，風光之變易？」予欲回顧，客已離席。覺而望之，杳乎無迹。但見湖水茫茫，葭蒼露白。

時夏五月，蓮花正盛，明月當天。予命一小卒，棹三板輕舟，置一壺酒，指盛蓮處而放焉。煩暑既滌，塵想隨清。舟中浪吟曰：

落日放船好，明月當天空。輕身百花上，豪氣一壺中。

又曰：

香氣助文氣，滔滔萬水東。李杜稱詩伯，應嗟筆力窮。

方欲秉簡以事，遥聞十丈外〔四〕，有笛聲嘹喨，予心悦之，擲筆舟中，令急棹以尋聲之所在。撥花而行，甫得數棹，見前左一小舟，行甚捷，舟上坐一主一僕，横笛而吹。予命小卒呼曰：「笛客何人？卑職誠欲移船相近，祈祈貴介緩棹以及之。」笛客聞之，乃顧而言曰：「非不知其爲王之子也，但今夜恭逢萬壽節，雷霆王命，萬萬不敢遲留。如欲按曲，約至九月二十一夜，或在此處，勉爲王子連舟。」語罷，舟

行如箭，不及回話，唯聞笛聲彷彿得於來風，瀟洒出塵。雖萬乘之尊，亦若付於相忘之域。予撫念之，今夜何有慶節，乃言如此？意者其托言乎，抑爲神人乎？毛髮爲之竪立，寒氣若侵肌膚。乃命回舟登岸，歸府中宿焉。伏枕不安，張燈獨坐，默默然若自失焉。私自念曰：「予以東宮之貴，將臨南面之尊。以天下而奉一人，天家富貴何如也？胡爲乎明月半船，笛聲一曲，反令人視四海珍甘之奉，若不及一匏雲水之娱，此心不知其何心也？」坐到天明，不曾合眼。

於是齋居四月，至約，又命前卒把棹尋故處而往焉。時紅蓮墜粉，白露連天，夜色黯然，滿湖中惟疊疊黄蓋而已。直至子亥交時，東山露出半輪淡月，西方吹來一陣凉風，棹卒熟睡，屢以手摇之，他亦不覺。忽依微月光中，見一小舟，急棹而來，呼曰：「五月前之王子乎？」予喜甚，遽應曰：「是！是！」半息間，二船果已連舷。笛客命開篷，與予對坐。予覽其人，則年纔二十，髮垂及肩，硃唇鳳眼，氣若芝蘭，頭戴一方巾，身著一緑衣紅裙，腰横挂一竹笛，舟中陳一小几，布花席乎其上，旁有青燈一檠，酒壺一樹。乍見予，微笑曰：「昨夜之身是何身，今夜之身又何身也〔五〕？王子與吾，彼此各有其等，嗜好各有其方，第一見野王而未及胡牀三弄，若有負於知音，故不妨撥冗復來矣。」乃解腰間竹笛，爲予吹之。爲《關山》，爲《折柳》，依稀乎海風獨坐，動人以故園離緒、金閨别淚之思。忽而《大海波濤》，曲名。彷彿乎惡風起〔六〕白浪興，奮怒激昂，令人有恐懼倉皇之意。繼而泛溢汪洋，濫以立會，若告予以垂衣拱手，思得畜聚之臣。終則悠揚和緩，韻遠音遲，散入行風，飛來水面，隱隱乎湖中之飛躍、湖上之草花，無不被夫暖響，又何異乎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而無不被乎恩光？笛曲乍終，予顧視水間，則白蓮滿開，天香撲鼻〔七〕。

此時也，神怡心曠，形影俱迷，認以爲五六月之時。乃步入客船，執手而言曰：「技至於此乎！技至於此乎！敢問作笛者，是武帝時丘仲其人歟？命名又何取也？」客曰：「按《周禮・笙師》，已有教篴之文，篴即笛也。高祖入咸陽宮，得玉笛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轔相次。觀此則非丘仲所作明矣。至唐明皇遊廣寒之宮，記得其象，乃遍求天下竹花，依式製之。時有李謩，按曲特妙。厥後安史之亂，這笛又爲仙翁所毁。王子知之乎？且笛者，滌也，所以蕩滌其邪心。雖有雅笛，有羌笛、馬融長笛、馬融有《長笛賦》。近世雙笛、猿臂笛、取猿臂爲笛，吹之聲圓於竹。義觜笛，名各不同，而長一尺四寸，七孔，則一也。」語罷，命僕取酒共酌之。酒杯皆金玉，酒味則清香。棗大如瓜，桃紋似錦。予飲而甘之，啖而悦之。曾食八珍，皆不及如此之美味也。初猶疑爲博聞道術之士，未識其爲仙，乃從容謂之曰：「洋洒美少年如君者，一人而已。空谷白駒，如作文塗之九駁。予能表君爲太子友，庶幾同調，晨夕相親，資賢者之見聞，以補我之不足。俟登大寶後，委以重權，衣繪以百花，食則陳五鼎，妻封子廕，寧不勝局外之遊乎？」笛客掉頭古詩云：「掉頭不肯往。」而答曰：「王子歷歷不念者，初羅塵網，遽爲塵俗所迷如此耶？觀此言，則聖宗前身其生也必有自而來矣。古今來豈有萬歲天子哉？試爲王子言之，前身庶可悟也。彼夫高臺黄屋，出駐驆而入鳴金；雞幢龍樓，握乾綱而持玉紐，非不崇高也。然視之於霓爲車，而鶴爲駕，朝迎滄海之日，暮望巫峽之雲，其放曠何如也？山殽海錯，備四海之珍甘；率土普天，皆一人之臣妾，天下雖復能加焉？然等之於瓊漿玉液〔八〕，吃百草之精英，與夫三千年而開花，三千年而結實者，其重寶何如也？錦峰繡嶺，吾爲主翁，净地清流，吾爲棲息；舉寰球之鸞鳳郊野，土壁山川，皆吾足迹之所歷也。儕之於定自天書，治之有限者，其廣狹可知也。况乎敗荷作服，脱籜爲巾；天衣無縫，

線針入妙。詩吟千軸，居山而無虎豹之虞；酒挂一壺，過海而免波濤之懼。歌風嘯月，寧勞龍鳳之精神；吐故納新，自引蓬瀛之歲月。彼勞身蕉思，一日萬幾，四郊若有阻教聲，暗指後日占城、盆蠻等寇。一夫而不被其澤，則宵衣旰食，野服遊衢，日昃不遑，惟憂用老，其勞逸又可知也！偶爾一朝遊，不以萬乘換，况太子之友乎？况重權之委乎？」

予聞言畢，始悟其爲仙，乃改容拱手而問曰：「聞君之言，予心若釋，飛升之術可傳乎？仙可學乎？」笛仙而乃笑曰〔九〕：「鼎蟠龍虎，口入刀圭。生白日之羽翰，雖遺世以鳴高，而於時則無用。况受衷之初，別鍾清骨，而成形之後，保得靈機，必然自我五官，無靡麗紛華之習，然後成丹九鼎，古詩云：「九鍊丹丹鼎未開。」資主持修煉之功。第既落塵坑，雜然俗慮，求能脱形幻化，白日飛升者，古來凡得幾人？大率海山鍾毓之奇，花草精英所結。其來也既有所自，其去也必有所爲。則魄歸於地，神行於天者，良多也。故可傳而不可學者有之，可學而不可傳者亦有之。目今國家承大定之餘，殺氣未盡消，應有門墻之變。暗示以宜民之變。王子但當清明在躬，使志氣如神，舉措當乎人心，言行皆可爲法。馨香至治，登斯世於春臺；多囓物精，即仙齡長引，安用符籙爲哉！黎家福澤，王子之享受獨多矣。所深戒者，衽席之間耳。」暗示以後來皇后手捫痛處之意。予方欲再叩，倏然不見其人。

山南叔曰：富貴之能封植乎人，故人溺之而不能出也。若夫方外之士，視四海珍甘之奉，反不如一匏雲水之遊。讀其言而想其人，遠韻清風，殊令當途之利達者，自失其爲貴矣。又嘗考《聖宗本紀》：初，吴太后臨誕時，夢至上帝所。上帝命一仙童降爲太后子，仙童之意遲久不肯行。上帝怒，以玉笏擊其額，出血。夢覺遂生帝，額上隱然有痕迹，如夢中所見。因此知聖

宗前身，與笛仙必舊相識，故立遊湖上，叙來膠漆之情；再入夢中，爲解風詩之意。且我越帝王，天資高邁，學問淵微，雕辭琢句之中，帶道骨仙風之氣，皆無如黎聖宗。觀其詩有曰：「素蟾皎皎玉盤清，雲弄寒光暗復明。」題申仁忠《天南餘暇集》云：「火鼠千端布，冰蠶五色絲。更求無敵手，裁作衮龍衣。」其遺筆云：「五十年華七尺軀〔一〇〕，剛腸如鐵却成柔。風吹窗外黄花謝，露挹庭前緑柳癯。碧漢望窮雲杳杳，黄粱夢醒夜悠悠。蓬萊山上音容斷，冰玉幽魂入夢無。」奇麗瀟洒何如也〔一一〕。題《弘佑廟》有句云：「極靈英氣震遥天，威力嚴提造化權。扣問山雲能潤物，通爲甘雨應豐年。」口吻又何如也。至如《瓊苑九歌》、《騷壇詩集》、《古心百咏》、《春雲詩集》、《古今宫詞》、征占城、盆蠻、哀牢諸詔，堂皇正大，字字精微，又令老於文墨者，無不袖手。遇天久旱，手寫所撰詩集四章，命張於神祠之壁，而是夜大雨。古人云：「文章泣鬼神。」吾又云：「文章感鬼神。」非聖學高明，鬼神效服者，孰能如此哉？

【校勘記】

〔一〕「屹釣臺之突屼」，「突」原作「峖」，今改。

〔二〕「鸞鳳扶鑾」，「鸞」原作「鑾」，據文意改。

〔三〕「贏輸幾局兮」，「輸」原作「輸」，據文意改。

〔四〕「遥聞十丈外」，「聞」原作「間」，據文意改。

〔五〕「今夜之身又何身也」，「今」原作「何」，據文意改。

〔六〕「彷髴乎惡風起」，「髴」原作「髣」，今改。

〔七〕「天香撲鼻」，「撲」原作「樸」，據文意改。

〔八〕「然等之於瓊漿玉液」，「漿」原作「醬」，據文意改。
〔九〕「笛仙而乃笑曰」，「笛」原作「留」，據前後文改。
〔一〇〕「五十年華七尺軀」，「華」原作「花」，據文意改。
〔一一〕「奇麗瀟洒何如也」，「奇」原作「奇」，點去改作「其」，今據文意仍改作「奇」。

夢記

仁宗遇宜民之變，予初承統，愈念徽前，每每張皇六師，親行巡檢。一日，遇大雨，駐驛於竹帛湖上，名鳳觜處。雨陰中，仿佛有哀號之聲，予令静而聽之，則又寂然，惟風馳雨驟之中，則復如是。予疑焉，乃以酒向這方洒之，密祝曰：「朕上賴聖宗之靈，下倚諸臣之力，生殺予奪，皆予主之。鬱抑冤苦，予能伸之。陰功潛德，予能顯之。告爾地方諸神，如有此等幽魂，聽從實訴，胡乎爲風雨則聞，冥迷莫辨？既如泣而如訴，又若隱而若微，哀怨之中有慚怍，令予心懷疑惑，欲顯之而無地，欲伸之而無從哉！朕言不再，告爾有神。」祝畢，予望此方花草，似有感動之意。偶興心怛，乃敕將軍傳箭整隊回宫。扈駕諸將，伏前奏曰：「聖上正位來兹，臣民帖服，寧有意外之虞？今天氣嚴寒，加之以風凄雨濕，雖皇恩廣被，三軍有挾纊之心；第冒雨而行，人幾疑有警急之事。伏望姑停行在，俟到天晴雨霽，傳啓西門，僅百步而還正宫矣。」予乃曲從，特命停宿。

至夜深，夢見二女姝妙，戴一封書，伏前奏曰：「妾等前事李高宗，甚得親近。不幸命蹇時乖，被姦

人陳陸竊負而逃，本欲賣妾於人家，以求厚價； 及爲鄰家看破，他恐重罰，幽妾等於此地方，至今已二百餘年矣。何幸陛下省風到此，有哀恤之情，故妾等冒死上封，庶幾沐聖明之德，正出幽涯而見天日之時也。」乃置書於案上，嘻涕再叩而退。予覺，視案上果有書一封，心内驚疑，遽啓而觀之，則一白紙，縱横僅一尺，上前有七十一字，書體如蚯蚓，皆不可解。末後有詩二首，其一曰：

古月落寒水，田限爲半陰。夜夜釣金童，凄凄千里心。

其二曰：

出自巴山事二王，比鄰頭上兩相方。後來嫁得金童子，空戴桃枝永自傷。

予再三熟思，未曉其意。明旦回朝，召内閣學臣細述其事，並以詩史解之。諸學士皆曰：「鬼神之言淵微，安能遽解，願陛下容臣等熟思，如何審奏。」經三歲餘，皆不知其何謂也。

一日午枕，夢見前所遇兑湖之笛仙，予喜甚，邀他並坐，握手言歡。夢中忽思及二詩，乃以質問。笛仙曰：「騷壇二十八宿，皆極天下之選，寧不能看破耶？ 雖帝所仙童，亦爲富貴所迷如此耶？」予笑曰：「先哲云：『不可知謂之神。』難可以塵心測也。所以三年來欲爲他伸之，而未得者。」笛仙乃解之，曰：「此的是金鐘、琵琶之妖神也。初，李高宗制樂，有名金鐘，有名玉琵琶。鐘也，而有絲竹之聲；絲也，帶石金之響。每奏御前，屢蒙賞賜，珍藏樂府，甚見隆重焉。迨惠宗怠於政治，疏廢樂工，每日狂醉浩歌，舞干自稱爲天將，委政於陳氏。時陳宗室名陸，因得盗去，欲以厚價售之。不意樂工名阮軸窺見，欲以見聞，他恐得罪，遂埋於竹帛湖畔，上植一樱桃以没其迹。金玉之氣，歲久成妖。今欲訴於陛下，掘上之而效其用也。其曰『古月落寒水』者，左從水，中從古，右從月，是『湖』字也。『陰』者『石』也，

『田』字之右加『半』字，是『畔』字也，故曰『田限爲半陰』。『金童』是『鐘』字也〔一〕；『千里』是『埋』字也，蓋『土』字倒看，即成『千』字故也。讀成四字云：『湖畔鐘埋』，存餘等字，不過掇拾以成句義耳。『二王』字出於『巴』字之上，是『琶』字也。『比』字之頭與琶字之上『相方』，是『琵』字也。字雖倒，然亦即琵琶也。嫁金童子，『金童』是『鐘』字，意必琵琶與金鐘同埋一器也。其『空戴桃枝永自傷』者，看湖畔上有櫻桃者，是其埋處也。」予又問七十一字之名義，笛仙曰：「此即二妖之奏辭也。這字樣的是前南粵之舊書體也，今山峒間野蠻輩猶能誦之。陛下召他使讀之，即知。」語甫畢，方欲叙歡，忽風動而覺。遂傳衛卒依此遍尋，果得金鐘一口、琵琶一樹云。

山南叔曰：歲久成妖，凡物皆然，不特一金玉之氣爲然也。如某邑荒園中，有一古廟，皆土磚築成，外開一小門，僅容人出入。中空倣一席，設香瓶一、木燈一。歲纔一次設奠，則啓門而入，凈掃焚香。事訖，復闔外而出，餘則無人迹到焉。廟中有一箒，皆細竹結成，每奠時則用以凈掃，掃訖則植於廟中，相傳已久，而其形如新，邑中人有常見其靈異者。

時有一士，負笈從師，就其邑傭寓，以便日講。寓纔三月，忽深夜見一美女，自窗外擲一詩云：「本是天星落下塵，上承箕尾每相親。天星，彗星也。《禮》曰：『加帚於箕上。』此二句隱示以箒形也。屢將拂拂清塵垢，欲結郎君朱與陳。」士拾詩視之，默坐良久。女又窺入窗內，笑曰：「此所謂文窮也！」士見其色美，遂與屬和而相近焉。至雞鳴時，女急起辭別。士欲樂留，女曰：「妾是內朝官之女，朝字在內，是『廟』字也。居於本邑，待字有年矣。但父母之命甚嚴，終歲不得出門，邑人未曾見其面，所以未有所歸也。偶去日於門隙處，窺見郎君行過，既貪色好，又愛才高，鬼亦好色乎？故踰竇潛行，自忘羞愧。若貪歡久臥，人或見知，則無論既蒙蝃蝀之譏，終身必無議婚者，觀此言乃知婦人之欲，甚於男子。及時，唯恐過時。而家聲玷辱，且貽父母之憂，必至投環而死。郎君如有愛妾之意，則誣上行私，來時待夜。古詩云：「君若來時待夜來。」歷得一時之久，訂成偕老之緣，相私三月，則郎君必死矣。豈不美哉！何留

爲？然如此隱衷，切不可謂外人道也。」語罷，遽出門而去。

士從此講習俱廢，日則甘睡，夜則與妖女相歡。經一月餘，其塾師不見來講，乃使家人來寓所問故，且召之。士接師命，即隨家人拜候。比至，其師見之，驚曰：「少經花信，而顏色偏枯，精神半耗，爾何病也，而至此耶？」對曰：「無之。」師曰：「身中無病，而如此形容，的是爲淫女所惑也。不然，何以致此？」士初隱慝，不肯實言。逮師窘問，於是一一詳述。師良久曰：「爾寓所之旁，有古樹乎？有深潭乎？或有古廟乎？」士曰：「荒園中有一古廟，不知何代所建，甚是岑寂，與小生寓所相去僅五百步。小生日講，嘗外過焉。」師曰：「此女必古廟之妖也。爾若不早言，經三月，爾必死矣。」士乃懼甚，拜伏牀下，問以驅除之術。師曰：「細玩詩詞，倉卒間未解其何妖也。姑姑試驗，看爲何神，方可除之。」乃以紅綯巾一方，以香書於其上許士，囑曰：「彼既爲妖，則凡我與爾言，彼必知之。今夜妖來，如有細問，堅辭曰『無之』。若小露出，使我計不行，則爾身必死。應屬詩道情，倍於常日。俟雞鳴，妖將起別，取此紅巾贈他曰：『情娘我情娘，愛及寒儒乎？結爲夫婦乎？三生之約，寧無信物乎？吁嗟痛切，方可瞞過妖神。此一方紅巾，我生時邑紳所惠也，父母榮之，珍藏已久。今持贈卿，幸勿輕棄，常繫於襦裳之間，則終日亦如我在其側也。俟到合婚時，相相交洗，不亦榮乎？』妖果取巾，爾家之福也。明早，我爲汝一來，以觀事體之何如者。」士乃藏巾於衣中，再拜而歸。

是夜，妖果至，即問士曰：「郎君〔二〕！郎君，日間何往也？」士曰：「無之。」妖曰：「妾在門內，見郎君行過，妾施從之，至一處的是師門，妾欲隨入，但文氣嶄然，岩岩可畏。妖言如此，則其師必賢可知。妾乃潛立門外，以俟郎君。初接則曰：「終歲不得出門。」今情郎去則相隨，妖言之妄可知。須臾郎出，妾又隨歸，何敢曰是無也！意者別有外情歟？真個是諺云：『夫妻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郎君之謂也。」士曰：「從師日課耳。」妖默然，歡笑如故。到臨別，士依師命以紅巾爲贈，辭意懇惻。妖覽巾再三，反復檢視，似有畏忌之意，沈吟長嘆曰：「誰人以這物遺郎？是正離我之夫婦也。不然，今何偶有，前則獨無耶？」士托言「父母一初寄來之物，憐娘愛娘，非我贈娘，誰敢贈娘？既是連腸，何乃間隔如此？」士佯怒，妖乃受之而去。明早師來，詢知妖已携巾而去，乃命尋古廟之中，果見這紅巾挂於竹篲頭，指曰：「洵所謂妖篲矣〔三〕。」命收回焚之。烈焰之內，聞有哀號之聲，自

是妖絶。

又一窮生至某邑，求寓所，遇一主人，謂曰：「予有一座，下堂、中堂、上堂，皆是瓦縫。其中日用食物，無不具足。惟羣鬼玩弄，我不敢居，並棄而徙之。生若有驅除之術，能留居之，則此間聽其取用，不惟免傭居之費，而求無不足，客至如歸。生敢居乎？」生素有正氣，乃曰：「世間寧有鬼乎？假使有之，則諺云：『時衰鬼弄人。』意者公之末世，故他敢爾。若小生尋師遠學，的的是明良千載會，忠孝一生心，推倒一世之英才，仰荷九重之寵命。鬼雖黠，其能奈我何？」乃欣然將書籍，到上堂居焉。設一座於正間，儼坐而讀。主又使人告曰：「生有一身，寧勝羣鬼？至夜間，姑且避之。不然，則禍至矣。」生叱曰：「邪不干正，鬼安能禍人耶？」

至夜間，生讀書訖，張一大燈，垂一布帳，假睡其內，以觀鬼之所爲。須臾，見二鬼從中堂而上，奇怪可畏，或欲吹燈，或欲開帳。生即起立，驅而打之。二鬼走出堂外，嘻嘻然相笑相語，但聲若蟲鳴，不能解其何説也。然自此不敢再入臥內，至天明而没。次夜，生潛立於堂上之外，俟鬼至則打之，且詳看其形狀何如也。二更半，見二鬼從下堂而出之，一鬼甚高，形容粗大，而色黑，上下皆圓，中間極細，奇形怪狀，不似生人。一鬼卑小，亦不似生人，然膚肌潤澤，光可以鑑，腰間横一錦帶甚美。生看見如此如此，私自念曰：「彼果爲冤魂，或爲厲鬼，則五官皆備，容貌如此，胡爲乎人而非人，物而非物？意者家藏器皿，歲久成妖而然耶？」不惟正氣，見識又卓然。遂直入中堂，驅打之，二鬼走入堂下而没(四)。

三夜，生乃持一大刀，初入暮，潛身伏於下堂之外，以窺其出處。夜既深，見一小鬼從竈下而出，一高鬼從中冓而出，踴躍嘻嘻，相相携抱，向中堂而升。生持刀施從其後。二鬼由中堂升於上堂，見生不在，相顧而笑，遂將衣衾書籍，移置堂外。方轉徙間，生乃踏大武突出横斬，小鬼倒臥其處。高鬼見勢不好，棄衣衾走出堂外。生急追斬之，刀及天靈，崩去一片，亦倒於前。生乃點燈照之，小鬼則黄金一笏，横約五色線；高鬼是人家梓木杵，刀迹頗重，削去杵頭一半，印來符合。生乃笑曰：「金木之妖，乃能如是耶？」於是收金焚過，以鹽水洗之，置於書篋内。其梓木杵則細削焚之，二妖遂絶。至明旦，呼主人明叙其事，並示以金。主人喜甚，再將妻子回住，而厚謝窮生。

【校勘記】

〔一〕「『金童』是『鐘』字也」，「童」原作「重」，「鐘」原作「鍾」，據上文詩句「夜夜鈞金童」改。

〔二〕「郎君」，「郎」前原衍一「郎」字，據文意改。

〔三〕「洵所謂妖𦫳矣」，「洵」原作「詢」，據文意改。

〔四〕「二鬼走入堂下而没」，「走入」後原復有「走入」二字，衍文，删。

鼠精傳

一富家子，年二十，父母爲之成婚。妻有姿色，甚愛之。甫得半年，其父乃告之曰：「古云：『幼不學，老何爲？』汝方年富力强，正修進之時也。若衽席過耽，青陽錯過，後欲有悔，亦何及哉？擬應遠學遊學，時月一歸亦可也。」其子毅然辭於父母，携一僕，尋師而遠學焉。臨行，其妻送之，私告曰：「夫婦者百年之緣，非一朝一夕者也。良人遠學，果能成名，不惟上顯其親，而下蔭其妻子，享受猶多也。耑祈姑忘却其愛妾之心，而努力進修。至於旨甘之奉，定省之禮，妾敢自當，良人不至於挂念也。」其夫首肯而别。

妻在家善事舅姑，婦行無玷。悠悠忽忽，迨及半年。倏一日夜深，其妻見逾垣而歸，突入房内。妻愕然曰：「噫！良人胡乃夜歸如此？且自遠而回，未修反面之禮，遽言契闊之情。來早父母聞知，則愛逾於孝。子固非讀書之人，而妾亦不免貪歡之責。」夫曰：「我思君甚，每每欲歸，惟恐父母不悦，故深夜潛回，雞鳴時又去，賢娘宜爲我隱之。」妻乃默然。於是相入幃中，歡愛備至。到雞鳴時，果然起别。

越一夜，又如此。妻怪問曰：「聞良人寓所，與家居相隔二日强程，何乃往來得屑屑如此？」夫曰：「我爲娘故，現已移寓回近地，去家倣十里耳。本欲與娘便往來，但隱迹没其迹，不敢使吾親知之矣。」妻愛其夫，亦聽之而不問。如此者逾半年，無人知覺。然顔色每日减其容光，似形病狀。舅姑疑爲思夫所致，乃私相謂曰：「少年夫婦，别緒堪憐。自我佳兒從學以來，荏苒已一年矣。佳婦獨居，雖厥職克勤，而愁容可掬。我宜修一書，告他暫回旬月，一以慰門閭倚望之意，一以伸枕衾思慕之情。」於是細寫數行，遠憑雁便。

其子接書，遂致辭於先生而歸。至次日午後到家，即步入中堂，請安牀下。父從容叩及講習，應對如流，父頗心悦。移時，呼婦指而笑曰：「汝看他主僕衣裳分裂，膚髮生污，洵寒儒景象，離家苦况也。汝何不以新衣爲夫服之？汝何不和湯火爲夫浴之？」婦曰：「諾。」及暮，又設酒殽，自家行樂。至夜深，子乃辭歸東房，與妻並坐而問之曰：「丈峯泰水高清否乎？」其妻默然。又爲謔語曰：「諺云：『新婚不若遠行。』此言何謂也？」妻不應。夫又曰：「詩云：『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如此良人何？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如此粲者何？』妻賢娘與我同此古人心乎否也？」妻亦不然。夫又從容良久，撫妻背謂曰：「我自辭家以來，雞窗精究，知識日開，雪案呈功，德年俱進，然後知『父母愛子，期以久長』，古言不我誣也。雖遠離膝下，善事已有主張，然動念閨中，每縈懷於夢寐。曾有歌云：『思君如切如磋，拭何可潔？磨何可轔？切磋心倍思君，如山愈峻，如雲愈長。家娘噫我家娘！金閨心亂，他鄉神馳。胡然使我心悲，臥時不睡，食時不甘。冬宵夏日難堪，霎時不見秋三。情穠别離，怨我天公。游魚無信，歸鴻無書。悠悠僅一年餘，閨深夜静，問渠如斯，古來多爲情癡。』」其妻又不應。其夫乃怒曰：「《小戎》

之婦，載寢載興；《東山》之婦，則嘆於室；居而相離則思，人情然也。胡爲乎我重思君，而君反不思我？三問而三不應，是何也？盍觀夫鳩婦呼晴，禽鳥猶然，況於人乎？天將雨，則鳩逐其婦，故鳩憂之，屢呼以求其晴。意者『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門前幸得良人去，門後多求庶士來。』俗云『夫若去時應苟合，一生無病不孤眠。』娘娘汝之謂也！」妾乃忤目而視曰：「郎君何其言之妄也！郎君遠學，未及半年，即隱匿雙親，移回近邑，夜深則逾垣而就，雞鳴復啓户而行。計自半歲以來，已經百合，又何思慕之有哉？憐君愛君，兼復畏君，故永保囑辭而不敢少露耳。遽乃織成不義，結成污名，既玷其身，則何面目而見舅姑與我父母乎？」其夫又大怒，罵曰：「週歲至茲，何曾一見？現有老僕証知。至於移寓逾垣，我何嘗有何等事乎？意必姦夫飭成狀貌，夜間昏黑，不辨贋真，適動慾心，則直受之耳。汝何敢妄指爲我哉？」妻乃大泣曰：「頸間紅痣，耳裏藏珠，非君者乎？聲如戛磬，唇若塗硃，非君者乎？高也而不差一寸，大也而何減半分，非君者乎？絁衣外飭，素裙下垂，君之被服者，妾之所手製也，寧妄乎？迎涼紈扇，洗垢紅巾，君之提携者，妾之所持贈也，寧妄乎？況乎枕邊言語，歷歷可陳，越今纔一夜耳，何得指妾爲妄耶？」語罷，放聲大哭。

舅姑聞知，即就房中詢其事故。其妻因爲夫所辱，激出怒端，即泣拜於地，不顧廉恥，細細述之。述畢，即曰：「良人之言，誠有如此如此，則不惟有負夫之名，而家聲敗辱，留此身復何用哉？嗣今以後，不敢侍立於舅姑之前也。」遂以頭觸柱欲死。夫與舅姑急救之，多以婉辭勸解之，須臾乃甦。父母告其子曰：「自汝寂往，佳婦家居，甚是貞淑，别無外情。縱被姦人所騙，半年來豈無看破？意者人鬼物妖，慕他姿色而作祟耳。汝姑就學，我徐以符籙壓之。」子聞畢，逾一朔晦，復携一老僕尋故寓往焉。於

是，姑密囑其婦曰：「夜來復見如此，爾宜堅抱大呼，我來驅之。」越三夜，父在中堂，果聞呼聲，羣來捉之，縛於柱間。平明，父母視之，宛然吾子也。妻細察之，宛然吾夫也。鄉人宗族，一一看之，又宛然鄉人與族人也。就中識者曰：「曷不使人向寓所叩其有無真假？方可的也。」父依言。至來日，子在寓所接信，即共老僕匆匆而回。父母鄉黨與其妻見之，則一而二，二而一也。而兩執而訴之於縣令，縣令不分；達之於省臣，省臣莫辨，以是具其事以聞於朝。

予爲親讞之，明廷之中，二人並立，命衛士啓衣視之，外貌既然，而身中陰處之黑點紅點〔一〕，又無不然。或告於予曰：「晝尋日影，夜照燈光。有影爲人，無影爲鬼。」予試驗之，則又不然也。舉朝束手，終無法以案之。予私自慟曰：「以一人而臨臣民之上，如斯鬼案，縱不能明，則他親增一鬼子，他氏增一鬼夫。既以鬼名，後來不無他變。」及焚香致敬，乞靈於扶董王。其香始升，天王即托於童子而告予曰：「這所謂鼠精也。深年老鼠，多吃物精，然後成此鬼怪。水火不能害，符咒不能解，幻出百端，誠古今來之第一變態也。宋之仁宗時，彼變作真仁宗、假仁宗，龍圖老子嘗查此案，亦無術以驅除之。及向玉皇上帝借得玉眼貓〔二〕，然後他不能遁形，露出本相，爲猫所害。今天庭書府甚多，是猫難可借也。臣試拔一劍氣，爲陛下除之。」乃香書於紙二符，使先粘於二人背後，鬼欲走脱亦不能也。至次日，於龍庭上，令二人相向而立。忽然雲霧暗昧，庭中如電光一氣，須臾霧散，見一五色鼠，鬚白如雪，足四懸蹄，重倣三十斤，七孔流出黑血，倒死於庭。其旁一人，則精神如故〔三〕。兩班侍衛目之，無不驚恐。予仰面向天，方叩謝畢，乃傳將這鼠焚於火，散其灰於江河。其富家之妻，調治逾年，然後解鼠精之毒。

山南叔曰：歲久成妖，凡物皆然，然唯猴數、狐類與鼠數三者爲古今之最孽者也。第猴精尚有效用之時，如孫悟空初爲玉皇之直馬温，因玩弄過弄，佛婆用術壓之。五百年後，改從善念，爲唐僧之隨人，往天竺謁如來佛，得佛經八十餘部。至今佛寺處皆塑像祀之，人身猴頭，甚著靈異。狐精雖甚妖惡，然亦不至如變幻托形，淫人妻女。春秋時，三食郊祭之牛，後又爲鼠君，夜行晝伏。出《左傳》。宋神宗時，降居金陵，紛更舊章，變亂天下。厥後蔡京、童貫輩乘之，而宋隨以亡。故「無牙而穿我墉」，所以形其暴；「貫女而食我麥」，所以著其貪。「有皮」「有體」之譏，風人托興以刺夫無禮；「十七十三」之女，母家同睡而終失所操。諺云：「女人十七十三，夜眠同母，鼠唅失倫。」晉卦繫鼫鼠之辭，東坡有黠鼠之賦。散見於經傳者，所戒無非鼠，而所惡者亦無非鼠也。窺箱者，設檻以禦之；爲蠹者，結網以羅之。穴於社者，火以薰，而水以灌之；居於田者，迎猫神，祭以食之。人家之所追殺者，又無非鼠也。鼠乎鼠乎，陰而毒，狡而險，乃至於此乎！

【校勘記】

〔一〕「而身中陰處之黑點紅點」，「陰」原作「險」，據文意改。

〔二〕「及向玉皇上帝借得玉眼貓」，「借得」原作「借借」，據文意改。

〔三〕「則精神如故」，「如」字後原復有一「如」，衍文，删。

一書取神女

神溪有一窮士，父母雙没，下無次丁。二十四歲，未能成室家。貧甚，把筆硯爲資生，真個是：

去歲荆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共嗟人事常無定，求我童蒙生有涯〔一〕。

但天性恬静，服食澹泊，一歲中所費無幾，以故人多慕之。

時課童於清華外莊。一日正午，見一女甚美，年纔及笄，有二老僕推魚車而來。拱手而入，前奠一盤，向窮士爲禮甚恭。窮士初見駭愕，疑爲本郡夫人，即下牀徒跣，將欲拜伏於地。美女鞠躬，提起再揖，微啓朱唇，對曰：「大人大人，賤妾等何敢何敢？拜祈上坐，賤妾别有所求。」窮士再三推避，女爲禮益卑。士乃升座，請女坐於左間。女似畏懼，不敢違意，逡巡然後就坐。少頃乃起，向窮士而言曰：「尋常不腆，日畫筆十株，梅花墨十笏，香澤水一瓶，貢箋一襲，白銀十兩，敢獻大人書案下。」士良久曰：「窮士與夫人前無知識，後無功勞，今無情誼，云何云何，有此重禮耶？况士今居窮，一至於此。這般筆墨，固非所宜。香水、貢箋，寒儒奚用？金銀誠可貴也，第服食取資於教俸，今復增益，不幾於無罪而其

罪乎？萬請堅辭。或者有何緣故，幸夫人明言之。如有可鼎力處者，士敢承命而已。」女於是開衣袋中，衣袋開時，雙龍躍出，窮士寧無動心？取黄紙一葉，布於士前，揖而言曰：「請大人於紙尾，手許一尊名，名下復許一『認』字，如此如此，刻骨不忘矣，豈有他緣故哉？」士乃攬紙詳看，果不是人間紙樣。且紙上無字，不知事故若何，乃微笑曰：「窮士之名，有何關重，奈何見索耶？其間不無屈曲者，請明告之，手記未晚。」女不肯言，惟再三懇請而已。士心疑焉，辭不肯書。歷三時久，女無可奈，乃伻老僕收拾禮物，嘆息升車而去。士亦默坐，不躡窺之。女去後，坐間遺了一簪。士拾視之，則黄金鑄成，龜頭鳳尾，中着龍鱗，香氣馥郁，滿室皆聞。士異之，置於書箱内。

越十日，又見這女依舊行裝，再加黄金十兩，揖請如前。士沈思良久，私自念曰：「遺了金簪，宛爾宫家之物；看他玉面，分明天上之人。與我絶無親故之情，胡乃禮意日加，情辭懇惻，意必事關交涉，非圖脱禍，即是求名。我之今生，或居前世，與他舊有因。由今非我手認來，則他事必不能濟，故自忘女價，對面陳辭如此。曷若盡還等物，求配與他？他既迫之於勢，則不得不順之於情，所願克諧，即雖十城之重，亦何足與易哉！」乃向女謂曰：「禮物特其外焉耳，唯夫人既不明言其事，則窮士安敢自署其外？第事之重輕，不必論也。復何相有猶之患，寄人籬下，餬口東西，又别得隨地成家之景？夫人如愛及窮士，結成石上之緣，則不唯夫人之家事，千艱萬險，敢以身當，而伉儷百年，子孫長引，顧不韙歟！况書篋金簪，隱示以三生之約乎？」女聞言畢，兩顴發赤，面有怒容，遽起告士曰：「吾以大人稟聰明之性，有正直之心，聰明正直，非神而何？故羞愧自忘，宫牆再向，所薄禮求得一書，原意顧不可量也。不然則增取黄金，别求尤物，豈不兩全耶？今乃迫人於險，强以勢之不得不然，非惟乘人之危，逞己之欲，既乏

我大人之量，且銷妾廉恥之風，雖死亦不敢從耳！彼金簪者，特其遺了也，寧約乎！」語罷，拂衣登車而去。一老僕隨之，一老僕姑留，收回禮物。因私告士曰：「大人欲了此事，非謀於令姊不可。」士曰：「令姊何在？」曰：「在長安山。」士改日向山下求之，則岩岩立壁，各各小寮，渾不似官家第宅。無從質問，抱恨而歸。

經二月，偶一日遊於冰山，暮歸遇前老僕，乃執其手泣而告曰：「窮士依教，三向長安，茫無所見。何幸天從人意，獲遇貴价於斯。伏祈引出天台之路，幸登令姊之堂，庶書一言，白此衷曲，安敢惜一筆而不書！」因探懷中，有白銀一兩，乃捧贈老僕，曰：「謹有微物，聊侑老叟夕飲之需。事成後，多謝未晚也。」老僕受之，欣然前導，歷椰市塢門，遂達大市。二更初四方至其處，則樓臺幾簇，依然王侯之所也。老僕乃告士曰：「大人姑立此〔二〕，俟老僕先入面呈。」士從之。少頃，老僕出，笑容滿口曰：「俗云：『若無雁信因風去，焉有仙人入夢來？一棹輕颺逾洞口，憑君坦步入天台。』尊令姊與夫人過訪，弗勝歡喜，方修容立於堂前以俟，真個是先生欲來信息甚大也。祈大人從老僕曲曲而入，升自東階〔三〕。」士依言，甫至庭前，果見令姊，年纔三十，立於前；這夫人則立於後，各各長揖窮士曰：「路遠更深，誰敢屈大人之駕，更深而大人屈駕，噫！孰使之？胡而勞勞見訪乎？夫乃知儒者以天下爲度，見人有急，不啻自身。似此厚物，將何以爲報也？」三寸桃溪爲報足矣。急傳一侍女，以香湯爲窮士洗足。洗訖，請入中堂，正坐於右間文几上。又傳侍女進茶，茶罷進酒。令姊鞠躬於士前曰：「妾之丈夫，因官事寂往，無人陪坐，萬望大人情恕。既勞玉步，應照微誠。」此時如得夫人陪坐，酒味又增香矣。語訖，皆退入西房，唯留老僕與侍女相緝御而已。

士酒罷，於是令姊出自西房，坐於中堂左間，向士言曰：「去月接小姨細述大人之辭，卑等固已達於父親知了，承父親曰：『以小姨而上配大人，洵所謂有齋季女，克相儒家，又何不可之有？但五禮不備，則爲招婿之名，必徵黄金百兩，白馬五雙，薰衣香三十瓶，如此薄物，方許成婚。成婚之後，又寓鳳半年，然後見廟。至於記名之疑款，必在先期。不然，則既成岳婿，恐涉於私也。』大人之意若何？」士聞言，乃私念曰：「窮儒貧白，况復孤身，何處辨得黄金？何從貸得白馬？薰衣香料一瓶，亦不能全，况三十瓶邪？如此如此，猶云薄物，意者自昂其價，使吾自退，則記名一事，只是多索錢而已，豈敢議婚哉！不若默然無言，致辭告别，看他意若何，然後徐爲計耳。」士之計亦狡矣。遂向令姊對曰：「窮士夜深，適來驚睡，於此停宿，恐礙見聞，姑許一歸。至於酒味茶香，越三宿而猶存於左腹矣，敢不稱謝？」語罷，起立辭去。令姊又留曰：「大人何其性之急，而見之未達耶？古云：『貧者士之常。』聘禮這般，卑家豈不知大人一身，從何辦得？第既爲父而伸其枉，則不得不爲妹以成其家，曾已向卑家之丈夫細述矣。唯大人手書四字，則萬事豈有不諧哉！」士乃回坐，微笑曰：「曲全至於如此，死且不朽矣。然而緣故若何，尚明言之。」令姊垂淚而言曰：「真情告白，不敢隱於大人。妾家非人家，乃神家也。小妹非人女，乃神女也。妾親父有救災捍患之功，上帝憐之，命主此一條山分。四月前，象、雉二山神誣父親以罪過，上帝執此案付花蘆洞口究察之。洞主將惑志於這二山神，念大人曾爲洞主侍書，甚得敬信，兹二姊妹撰一嘯白辭，誠得大人親手筆認，則二神之誣自露，而父親之咎自無矣。」於是命侍女取白紙一方葉，置於士前。士拔筆猶有沈吟之意。令姊知其意，乃復曰：「既謂鬼神，寧有二言乎？大人何見疑之甚也！」士乃手書姓名三字，良久，乃再書一「認」字。書畢，兩手捧紙，將付令姊，曲身謂曰：「令姊令姊！小弟

之性命，全在此四字也，願令姊垂憐之。不然，則以死繼也。」令姊收認，寶藏於錦袋中，古云：「一字千金」，此然四字而光前，而裕後，天家富貴，吃者何可盡耶！回顔笑曰：「父親守職如故，大人之賜也。已看通言，來月初二日，納婿之上吉日也。漸入佳境。於前一日，命二老僕來迎，祈大人踐約。但一書而取神女，洵人世之奇緣。若外人聞知，天機洩露，則受咎不細矣。大人千萬勿向人言也。臨時別有化身之術，大人勿憂也。」囑畢，倒入西房。於是士乃夜去，老僕餞行，行倣數百步，天氣黎明，認來即教館前。回顧老僕，則不見老僕矣。

士入教所，依舊課童，齋居静俟。至日，果見二僕推香車來，對士叙曰：「得大人之一書，尊神果已復職如故。請賓納婿，來日二喜俱行。其所徵聘儀，令姊現已足辦，願大人急急升車，以及慶事。」大人本欲縮曰，寧俟老僕之告耶？詩云：「垂涎已久，幸乘適口之羞；裸體何堪，偶得藏身之具。」又戲謂士曰：「相遇冰山，言猶在耳。今而後朝醉夕酣，下陳必成酒僕矣。」士首肯，舉足升車，行如雲捲，暮間而神居已至矣。士下車入門，仰見一人，衣金紫衣，立於堂上，微舉手作禮。二僕在後細言曰：「堂上尊神，大人之冰堂也。」士惶恐，叉手立於堂下〔四〕。尊神傳命嬌客姑停外宅，以等吉時。於是二僕引士向前樓坐焉。文茵刻几，備極風光。酒爲聖而茶生風，二十四載以前，未嘗歷此繁華，飲此甘美也。至雞鳴，樂生前導曰：「奉命迎嬌客入中堂，行交拜之禮。」士乃換新服，履珠靴，隨樂生而升。行禮訖，相相步入西房，對面而立。一白頭捧二玉杯，手酙黄酒，陳於夫妻之前，祝曰：「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一飲百年，百年偕老。」導夫妻飲訖，於是各各散去。夫妻並坐，不必盡題。

住半年，父謂其女曰：「出嫁從夫，古之禮也。既是人家婦，安可居山中？居計自兩姓合，到此

半年餘，爾宜收拾女妝回夫家，而行廟見之禮。藻蘋率職，蠶織加功。十年後，我別有處置也。」女曰：「諾。」於是，擇日三咒，化身隨夫出山而居歸。廟見訖，耕作家居，極是整頓。居三載，連舉三男，終無他異。

日月如箭，已歷十霜。忽一日，妻告其夫曰：「前身則不可論也。妾爲山種，君是塵人，二者合并，實難也。三男俊秀，正所以報郎君。信宿間，妾復脱形而回山居矣。獨念十年衾枕，情誼誠多。三子髮膚，劬勞猶在。寸心隱隱，何心而可忘哉？」語罷，血淚相出。其夫愕然，叩其所以，終不肯言。良久曰：「噫，良人！噫，良人！留教三子及成身。計今春，又歷九春，駕是鶴，車是雲，自是離塵。世間富貴何足云，巍然高大復前身。」語罷就睡。明旦視之，則唯存空殼而已。其夫哀慘備至，然而知事無可奈，忍淚持家。迨八年，二子果領鄉解。至次年三月清明節，呼衆子謂曰：「夜間夢見爾母歸告予曰：『塵債滿矣，胡乃久留？侍書之職，闕已經時。不然，則必干罰也。』夢既如此，我其真遊乎？」忽瞑目而臥，衆子呼之，則四肢已絶。

山南叔曰：適情之遇，邂逅之緣，如神溪窮士者，爲古來之第一快境也。何者？身落窮村，舌耕筆耨，何如其岑寂也。忽然而禮物至，忽然而香車來，又忽然而與美人對坐，此時此景與此心，倏忽間而已非窮士模樣也。未幾而洞房花燭，女景神仙，又非如齊姜、宋子者能比其萬一也。十餘年之享受，無非瓊漿玉酒〔五〕，盡人世之所無，亦非當途富貴者所能步其後也。優遊咏嘯，無勞神而苦形，視勞勞塵路，何如其從容也。神種遺來，遶膝無非俊秀，親其生而見其成，又何如其滿志也。彼其若有所爲，茫茫者固不可知也，但持身前身後，上下三千年，復有斯人乎！予故曰第一快境也。

【校勘記】

〔一〕「去歲荆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共嗟人事常無定，求我童蒙生有涯」，此詩襲唐代張説《幽州新歲作》，而後二句不同，原詩作：「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華往復來。」

〔二〕「大人姑立此」，「姑」字後原復有一「姑」字，衍文，删。

〔三〕「升自東階」，「階」原作「偕」，據文意改。

〔四〕「叉手立於堂下」，「叉」原作「又」，據文意改。

〔五〕「無非瓊漿玉酒」，「漿」原作「醬」，據文意改。

佚名◇撰

華園奇遇集

朱旭强　徐錦成◎校點



提要

朱旭强　撰

《華園奇遇集》，不署撰者。今知見殘本一種，原係法國遠東學院藏書，現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爲A. 2829。存23葉，頁面尺寸爲27×15公分。每半葉10行，行28至35字。其首末頁並有字句殘缺。本書無序跋，不分章回。

本書有二人抄成，其一書法佳，錯舛少，但結體行草，頗難辨識，原本第一至四葉、第一〇至一一葉、第一五頁至二三葉爲其手筆；其餘爲另一人用楷書書寫，字跡稚拙，且多訛誤，與前者筆跡明顯不同。

書中「時」皆抄諱作「辰」，尤其抄本第二〇頁喬蘭娘一詩作：「長亭風落雪霏霏，愁思那堪兩□辰。遥望鞭塵心似火，此身曾恨不遊絲。」「時」與「絲」皆爲之部字，而「辰」是真部字，據知原本當爲「時」字，則其創作年代在阮朝嗣德帝阮福時之前，而抄寫時代在其後無疑。又，本書起句云「皇朝景興年間」，景興爲後黎顯宗年號，合公元1740—1786年，揣其語氣，則其創作年代當在後黎代，並屬景興之後，即後黎末代愍帝昭統年間（1787—1788）的作品；或者是晚至黎昭統之後西山時代至阮朝一統越南（1802）之

前，某忠黎之士所作。

該書爲傳奇小說，内容講述參政官次子趙嶠，貌賽潘安，在碧溝橋邊花園邂逅御史官喬氏二女蕙娘和蘭娘，互生愛慕，後趙嶠第解元，並娶二女的故事。書開篇即云趙嶠讀中國小說《國色天香・尋芳雅集》，直以「尋芳」自號，自許「汝玉」再生，之後情節設置與詞藻掇拾有因襲、步趨處比比皆是，實是《尋芳雅集》的越南倣作。試舉一段以説明：

晨起，再往候之，惟緑樹粉牆，小門深閉而已。俄見一老嫗據石浣衣，生立俟久之，揖而進曰：「牆内何氏園也？」嫗曰：「參府王君家玩也。」生曰：「非其諱士龍者乎？」對曰：「然。」生曰：「彼有息女否？」答曰：「有女二，長曰嬌鸞，寡服未釋；次曰嬌鳳，聘伐未諧。」生曰：「爲人何如？」嫗曰：「姿容窈窕，難以言述其妙矣。且能工詞章，善琴弈，而裁雲刺錦，特餘事耳。」（《國色天香》明萬曆萬卷樓本，卷四《尋芳雅集》）

翌日，復至舊所，但見錦樹風摇，朱門固鎖，而二嬌之迹不復見矣。顧盼移時，乃就店飲了數杯，因問店主人曰：「墻外何人，可謂幽閑？」店主人曰：「此乃喬御史宅也。」「無非其名輔國者乎？」對曰：「然。」生曰：「彼有息女否？」曰：「彼無男子，惟有女子二位，長唤名蘭娘，次唤名蕙娘，俱有傾國傾城之貌，琴棋詩書，無所不工，至針指刺綉，特其餘事矣。」（《華園奇遇集》）

本書因無他本，今徑從抄本迻録，參考《尋芳雅集》等中國小説作品，加以辨認並標點。在整理和寫作提要的過程中，陳慶浩教授提供了幫助並審讀了校樣。

華園奇遇集

皇朝景興年間，南昌公子姓趙名嶠，乃趙參政第二子也。性格軒昂〔一〕，文詞艷麗；誠所謂才高七步，學富五車；兼以器宇超羣，丰姿出衆。清新面貌，尚欹擲果潘安；皓月肌膚，□□行湯何晏。凡今古奇書異記，無不盡看。

一日，閑覽《天香》〔二〕，□□□□□□□□□風□，喟然嘆曰：「吴廷璋所遇如此，不枉尋芳主人之號也。□□□□□□□□□□□□□□□也。倘□□得此良遇，則不負此生矣。」遂以「尋芳」□□□□□□□□□□□□□□□行，散步至碧溝坊，遥見一座浮橋，朱欄□□，□□□□〔三〕。橋頭花柳數株，夭夭□□；溪下蓮花數朵，彿彿迎風。遂移步□□□□欄而坐，但觀園牆方茸，木樹參差，時正仲春〔四〕，□先□得精神，□看□□□□之石。□□□□曰：「吾平生□□汝玉自期，以尋芳爲號，蓋欲一□□□。今此景畫橋粉碧，繡户宛然，又一士龍之宅也。不知其中果有鳳鸞否？」乃吟一絶云：

粉碧朱門色絶浮，倚欄橋上士情悠。不知園裡奇花下，果有鸞姐鳳妹無？

吟罷，徘徊顧盼，若難爲情。忽聞園中有笑語聲，乃側目視之，見數女玩遊於花園之中，絶色佳人，世間罕有。一姬衣紫衣者，□□十七□□〔五〕，色賽三千宮女。一點朱唇，酷似櫻花久熟；兩描眉黛，曾聞□柳新□。樊素口、小蠻腰〔六〕，不足以形其萬一也。一姬衣紅衣者，年可登乎十六，□□嬌艷〔七〕，態度幽閑，眉掃春山，眼含秋水。金蓮露玉，何殊晉國都姬；玉筍怯冰，酷似宋朝宮女。古云「落雁沉魚，閉月羞花」，今見之矣。復有青衣侍女數人，摘花相贈〔八〕。生視久之，心如鼎沸，果然「聲逐藤蘿能挽客，色不波濤易溺人」，乃回橋摘□花數朵，向墻中一擲。兩個侍女見之，□相顧笑曰：「怪外好多風，吹得桃花入洞。」乃向墻外一望，但見趙生，復□曰：「□□何郎，美如冠玉，生何晏耶，生潘安耶？將有竊玉偷香之願乎？」二女聞言，急跂金蓮，而門院閉，已不見玉人踪迹矣。生復就橋中倚欄而坐，不覺孤村燈影，遠寺鐘聲，曙色黄昏，於斯云暮矣，遂怏怏而歸〔九〕。寢不成寐，乃吟一絶、詞一闋，以寓幽懷云：

看了丰姿斷盡腸，無端風雨惱襄王。何時司馬鸞琴奏，解卻春風士子傷。

正倚花欄橋上，忽見玉人音響。潛步看芳姿，不顧鬢聲喨。心想，心想，何日園花玩賞？如夢令詞

翌日，復至舊所，但見錦樹風摇，朱門固鎖，而二嬌之迹不復見矣。顧盼移時，乃就店飲了數杯，因問店主人曰：「墻外何人，可謂幽閑？」店主人曰：「此乃喬御史宅也。」「無非其名輔國者乎？」對曰：「然。」生曰：「彼有息女否？」曰：「彼無男子，惟有女子二位，長喚名蘭娘，次喚名蕙娘，俱有傾

國傾城之貌，琴棋詩畫，無所不工，至針指刺綉，特其餘事矣。」生聞言神魂漂蕩，不能自持。乃寄寓於花園後鄰家，冀以成夙志云。

且説蘭娘自墻外見生之後，嘆曰：「此生風流才子，足成鸞鳳一雙。」但青鳥無媒，陽臺路阻耳，乃怏怏歸房。適見燕子雙飛，愈覺無聊，乃吟：

庭前花草正離離，繡閣淒涼獨掩扉，何事園中雙燕子，卻來愁客眼前飛。

後知生寄寓鄰家，而春心已動，每散步後園，張目顧望。生則知其有意，但恐他鄉旅寓，未敢向前，而蘭娘之情更切矣。

一日，喬公有事他出，信宿未歸。是夕月色微明，蘭乃獨攜侍女春花，玩景後園，欲爲窺生計。忽聞琴聲叮叮，如雨滴梧桐，如雁鳴九霄，或怨或悲，如泣如訴，誠有聞接而心動者矣。蘭乃穿壁窺之，見生正襟危坐，撫琴而彈〔一〇〕，青香裊裊，孤燭煌煌，望之若神仙中人。方到盡善盡美之處，忽見生折彈而起，長嘆一聲曰：「不如意事常八九，枉操相如一曲彈。世無知音，誠爲可恨！」蘭聞之，乃使春花高聲曰：「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乃促步歸房。寢不成寐，吟詩一絶、詞一闋云：

婷嫋花園步月閒，忽聞月下幾聲彈。偶成一曲陽春調，留與才郎仔細看。

月下佳人玩景，風景才子摇琴，徐徐啓步正漸窺，忽見推彈遽起。長嘆一聲何恨，願成百歲佳期，何時君子遂初心，不負相如一曲。西江月詞

越數日，天氣清明，蘭與春花復到後園採海棠花。生久視之，不能定情，遂正眼視之。蘭見生急退，

墜下金環一隻。生潛步拾之。俄見春花到後園，踱來踱去〔一一〕，如有所尋覓狀。生笑曰：「娘子何爲，將有秋蟾之事乎？」花曰：「適我娘子墜下隻金，吾故就覓矣，不知先生何從得知？」生曰：「我有之，煩卿一觀，果類尊娘子原物否乎？」花視之良久曰：「實我娘子所遺之物，先生何處得來？」生笑曰：「繡閨書室，若阻天淵。而金環卻來赴手，不得謂無緣矣。我有一詩，煩卿上達娘子，則原物當奉還耳。」花見生才流俊侈，且金環猶在生手，不敢相卻，領著而回遞蘭娘。蘭開之，詩云：

花園一遇至於今，欣慕嬌姿想益深，地遠有懷成夙志，墻高無路訪知音。
山頭已挂三更月，案下空搖一曲琴。攜手何時雙賞雪，卧雲軒下一談心。

蘭看罷，問花曰：「爾在下以爲何如？」花曰：「此生行下才奢，文詞婉艷，真所謂文章班馬，風月張韓。娘子之才，遠超貞女，邇來未遇唱和，不若遂答一詩，亦遭逢一奇遇也。」蘭然之，乃手拂桃箋，和詩一首云：

芳心貞守昔而今，繡閫香閨可謂深。日聽玉籠鸚鵡語〔一二〕，夜聞金屋蟀蟬聲。
到此才子青龍筆，肯聽長卿緣撫琴。寄語書房寥寂客，莫懷風月□芳心。

書成，復使花遞與生，展開一看，嘆賞移時，謂花曰：「爾娘子才貌雙全，真女中之傑也。原物今奉還耳，但小生復拙題，將煩娘子奉遞，若得少乘看盼，則韓王孫不負漂母之恩，將有重報矣。」花許諾。生乃遞詩與花，且囑曰：「子敏人也，願爲愁客周旋，莫使枯魚望水。」花點頭曰：「敢負公子所托乎？」遂

將環詩呈上。蘭亦看見上寫道：

自見芳姿，不勝仰慕，謹題拙律，幸賜佳音。

花前自見女中美，心愁依稀夢不成。翠筆遥題詩一律，殘紅空照月三更。金環一玩心如是，玉盞頻斟醉未醒。不意佳人青盼否？忍令司馬嘆無情。

蘭看罷，置而復執者數次，乃長呼一聲，向花曰：「文詞花艷，調曲新清，誠時中之蘭蕙也。欲待不從，吾神已爲所奪；欲待苟從，恐羞臉難發。爲今之計，子去將今之何？」花曰：「趙公子人物軒昂，文章豐麗，將來非登金馬院，必步鳳凰池〔一三〕，非久居人下也，以娘子之才貌，足成才子佳人。我姐慧人，聽憑自主。若有所命，僕當自效微勞，以遂秦晉之約。」蘭然之，乃和詩一律，花領之而去，乃復後園高聲浪話。生聞之出見。花笑容可掬，向前將詩與生曰：「郎君且細看，詩中意味如何？」

節乏松筠，姿慚蒲柳，才郎不棄，辱翰鍾情，敢和佳詩，幸垂清賞。

藍橋一笑遇雲英，有志須知事更成。書室花箋揮暖筆，香閨燈影照寒更。詩題粉紙君如醉，月照紗窗妾已醒。□百可詩飛鳳卜，□園才子莫傷情。」

生喜謂花曰：「多謝。卿且退，明日復來，我自有分矣。」生遂詩一律以自度：

一睹妝臺亂寸心，何朝今日遇知音。鸞聲有日彈聲喨，不負春宵一曲琴。

翌日，春花復來，生謂曰：「我有一詞，又煩娘子手遞。請爲□花導意：謂我之寄迹於此者，非無家也，但因墻外觀芳姿，頓起攀花之念；柳邊聞笑語，幸認題葉之交。此云兩地無媒，想應三生有幸。

然以二書到寄而片語未交，此旅寓之人以不能忘情也。願娘子上達小姐，言□花於子緒未詩之哀曲也。」花乃領詞而回，具以生語告蘭。蘭乃拆詞觀之〔一四〕：

一睹嬌姿腸欲斷，滿腔心事已誰幽，千思萬想約佳期。園中花如錦，月下客如癡。　我欲將心書尺素〔一五〕，□懷一首新詩，客情無聊倍凄其。但願花前一話，解我寸心悲。臨江仙調〔一六〕

蘭看罷，但微笑不語。花曰：「趙公子士中之傑也，小娘子女中之英也。既已相愛，正可於親，不可執迷，以阻英雄之志。」蘭曰：「汝言亦大有理。但以竊玉偷香，非是家庭之有訓；撩雲撥雨〔一七〕，亦非淑女之所爲。若重門固鎖，以絶狂蝶之媒，於名義不得矣，其如君子何？若一意奉承，以□遊蜂之態，於恩愛恩成矣，其如家訓何？此乃進退兩難，煩卿借籌一議。」花曰：「人在乎時，貴於貞烈，則名義所係，妾不敢爲；女生在世，魂托月花，則風月之懷，人□有矣。趙公子才高一世，定是物非池；娘子貌賽三千，豈非珍待價。夫以愛才紅紼，而千古不以爲疵；識貨文君，而後人□樂其美。娘子何執迷若是耶？」蘭聞花言，乃作一詞付花，且囑：「爾對趙生言，我姐謹領台命。」花乃領詞而出，遞與生，謂曰：「詞中我姐謹領台命〔一八〕。」生喜拆觀之，其詞曰：

書室撩遥爲懷，即君春夢醉。日照紅窗，香閨人懶起。錦帳春寒，杜鵑聲到耳，孤衾裡徬徨，思彼閑向春蘭，倚窗彈唇訥〔一九〕。

後有古詩一句：「今夕香房春不鎖，月移花影玉人來〔二〇〕。」生見詞，喜動眉宇，恨不能揮太陽於咸洲，揭清光於石室。已而紅花含笑，緑樹聲稀。生整衣□，從後園而入。至，見春花立待，笑謂生曰：「等候多時了。」乃引生至房。時蘭方倚屏而坐〔二一〕，見生至，遽起曰：「新郎來矣。」生笑曰：「□□至矣。」

蘭乃勸生就坐，謂生曰：「一自墻頭覿面〔二二〕，自謂蒲柳分常，不足以動才郎之念〔二三〕。□料淳淳不棄，賜以佳音，使秀闥香閨，幽情莫達，重門固鎖，以效女中之烈。惟恐枉勞往返，又煩君子之心，而甘赴濮上桑間之約，願君子其諒之。」説罷，香蘭借酒與生對酌。生頻以目微覽，見其桃花兩臉，楊柳雙眉，酒思朦朧，酷似沉香亭醉東風之楊妃矣。此時生性情醉蕩，浹神思飄揺，宛然如夢中魂魄，乃放杯桌上曰：「再添矣，酒醉矣，一如春思迫人何？」蘭曰：「情之所鍾，誰無此念？然未聞君子若是其急也。」生曰：「想自花園一遇，情斷心灰〔二四〕，自謂寒士緣單，莫成素志。豈意拙題一道，幸賜垂青，僥倖升階，得與仙娥見聞，則幸中已幸，安敢以風月之懷，而作撥雨撩雲之態。但以寶山撤手〔二五〕，不足以激歡愛之情爾。」蘭曰：「君子之言亦是！但恐鏡破不可復補，月缺不可復圓，則野合鴛鴦，恐非長策。願君子且弭撥雨撩雲，而效宋玉、長卿，則君得爲士中之英，而妾不失爲女中之傑。若從命之後，縱然大人不肯，老母他從，而君又男子多情，則繡闥香閨，令人徒有回頭之嘆，那時豈不惱人耶？」生曰：「噫！是何言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此乃父母之至情也！娘子年已及笄，未有朱陳之約，尊翁得東床之擇乎。我已及冠，未曾配合。雖其才非七步，學不五車，然以瀛洲有路，廣素不遥，亦是以副尊翁之選。萬一天不從人，事歸不偶，則我定爲辜生勾踐，使娘子爲瑜娘、文君〔二六〕，決忍周延璋使嬌鴦省百年之長恨也。願娘子不負青春，使得掩瑕倚玉，則赤繩有意，紅葉多情，皓皓彼蒼，決不負微生矣。」蘭低頭含笑曰〔二七〕：「斷盡人腸，君子善吹噓矣。」乃命春花撤席，彼此攜手並肩，上金樓之床，下芍藥之帳，士女行春，爲乘就佳會。蘭謂生曰：「妾既醉酒，又復迷花，君可謂花酒中人矣。」乃脱下蘿帶，與生同入錦被。交合之際，但見金蓮半起，玉體全偎〔二八〕，眼朦朧而股玉齊掄，魂飄揺而舌光

輕吐。初花心初試，臉斜如半月姮娥；桃口芳含，眉蹙似病心西子。蘭年已長，譬猶經旱之霖。生已久疏，酷似逢春之蝶。兩情飄蕩，如翠柳之醉薰風；一意漂搖，晃晨花之凝滴露。誠世上之奇緣，而人間之樂趣。須臾，雲收露散，各整衣而起。蘭謂生曰：「妾是香閨處女，訓養家庭，將圖於王謝之姻，不願見崔張之事。見君子風流俊雅，才學清高，故起動摽梅之思，甘赴桑濮之會〔二九〕。但此身已托與兄，是終始爲兄妻也。兄一戒洩漏，二戒棄捐，使香閨免嘆回頭，則妻不勝負頂戴也。」生曰：「我亦得此良遇，若得珠琳，安有洩漏棄捐之意？」乃彼此並頭交股，各自談心。時漏下三更，蘭謂生曰：「妾自幼讀書，粗知翰墨，煩今作賦吟詩，妾情奉和。如白生瓊姐故事〔三〇〕，亦遭逢中一奇遇也。」生乃題詩一首：

散步花街到碧溝，遥睫素女暗情偷。欣然題錦傳金屋，遽爾垂青醉玉樓。
百歲可期先已料，三生有幸更來求。此歡此樂真無比，王謝風流讓一頭。

詩成。蘭曰：「詩成香艷，實東坡太公一流人。賤妾識字塗鴉，今當獻笑。」乃和：

不把□聯放御溝，此間卻被有情偷。慇慇詩送千行字，嶷嶷愁縈百尺樓。
鸞鳳早諧君是幸，鴛鴦野合妾非求。終始但願心常一，莫使深閨嘆白頭。

詩成。生曰：「貌陋西施，才高卓女，誠香閨之秀也。」乃相與談笑。比至五更，生始辭歸，謂蘭曰：「明日再來。」蘭曰：「奴婢似蟻，童僕如雲，若有所便，妾使春花□招。兄切不可造次，免使回就魚腹也。」生曰：「承教！」辭歸。兩地彼此之情，於斯而益篤也。

且說喬公年逾知命，以女年已及笄，心下諄諄，勤於擇婿。乃發策文，以選四方多士。生聞之，乃就

考焉。做得盈篇錦繡，滿卷珠璣。喬公見不勝大喜，及至發卷之日，乃召生謂曰：「公子抱負經綸，將來必國家之美器。不知尊翁曾有朱陳之約否乎？」生答曰：「小生族亦簪纓，家傳詩禮，縱有妻孥之樂，恐妨燈火之功。故且晚花燭之程期，而假雲窗之歲月。」喬公曰：「公子青年俊雅，才學清高，可以伯仲頡頏子建〔三一〕，老夫意欲留公子寓在寒舍讀書。倘若花街走馬，玉殿傳臚，老夫亦分其榮矣。」生聞言暗喜，曰：「小生學不燕平，才非雲水，安敢以此自期？但承老翁見愛，升以進身之階，敢不如命？」喬公大喜，乃命家童打掃梅軒〔三二〕，以爲讀書之所。生自居喬公之後，待童僕以和，事長人以禮，大有君子之風。喬公心甚愛之，雖於夫人、二嬌之前〔三三〕，亦常以美器期之，但擇婿一事，絶口未嘗道及。而生自到彼之後，信息未稍得通，心懷怏怏。一夕，蘭遣春花邀生。生至，蘭曰：「兄知老父館兄之意乎〔三四〕？」生曰：「未也。」蘭曰：「妾年已長，老父之勤於擇婿，已非一朝。然屢次發題，而才高未得，心嘗悶悶。自見文詞之後，神舒體快，面帶喜容，則今日之館兄者，乃覓東床之計也！豈非吾二人奇遇而得此良緣哉？」生曰：「審如是，則吾之所以中尊翁之選者，非虛言也。」蘭未及答，忽見花報曰：「蕙娘來矣。」生乃避入屏後。蕙至，蘭謂曰：「秋風拂拂，皓月融融，正欲閑話片時，以慰寂寥，不料吾妹適來，正慰吾願也！」蕙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故□□而來，聊作雲軒對月矣。」蘭曰：「雲軒對月，奈無吴汝玉何？」蕙曰：「若有汝玉，我更不肯來。」説罷，蕙曰：「月色明朗，香氣氤氳，吾娣妹可吟一詩以記今夕之勝。」蘭咏月，蕙咏香。詩云：

> 霎霼爐前氣可人，滿庭何處不氤氲？依稀記得雲軒事，鸞鳳何曾減卻春。

詩成。蘭曰：「妙矣！吾咏月之詩不能及其萬一。」乃援筆吟云：

皓皓當空一鑒浮，千山萬水一輪收。何人在下摇琴奏，情也悠悠思也悠。

吟罷。蕙笑曰：「皇朝若開女制科，吾期奪錦争標，與娣同登瀛洲，愧殺當時男子矣〔三五〕！」已而辭蘭回房。蘭乃與生對酌，將《香》、《月》二詩與生潤色。生曰：「美哉妙已，諸好備矣。觀其曲調清新，誠琅玕之絶句也。世間有此女娭乎？姿容嬌艷，誠陽之美姬也。世間有此國色乎？留也令人愛，去也令人惱。使吾神思飛越，不能自持者，此女也。如得僥倖倡和，不至此生陰度。吾今得隴望蜀，當如何？」蘭曰：「若君可謂多情矣。」生曰：「我一見二姬，均所注意，因此遷彼，緣有是心。然纔得結髮芳卿，而已思及彼，誠越分妄求矣。但吾神已爲所奪，奈何？願娘子出一奇謀，以救吾之殘睡。」蘭曰：「君若能以虞舜自居〔三六〕，妾敢不以正卿自處？但恐得魚兔而忘筌蹄耳。」生曰：「異日何心，難逃雷照〔三七〕。願娘子爲我成之。」蘭曰：「此女性亦堅貞，動由禮義，未易以爲謀也。但愛婢秋月〔三八〕，彼之情性，月悉知之，如能以計取之，則蕙亦有可得之機矣。然兄不可造次，恐事不諧後破出機關，則名教之而掃地。」生喜以手撫蘭曰：「娘子爲我盡心若此，可謂有心人矣。」乃徙近蘭向懷中以坐，一手挽其脛，一手弄其乳，笑曰：「妙哉！軟温好似雞頭肉。」此時蘭情已動，乃與生入帳，彼此俱歡。蘭、生素已相知，了無嬌羞之態。兩情篤切，如漆之負膠〔三九〕；一意飄摇，如風之傳柳。昔猶含羞色，今則逞嬌容矣。比至漏盡鐘鳴，方始雲收雨散。乃並懷抱，如鴛鴦交頭，樵樓五響〔四〇〕，乃始辭歸。生又囑蘭曰：「願切於心，不可遷延，以孤遊子之望也。」蘭曰：「謹領命！兄宜相機而爲，待時而動，勿可急也。」生曰：「承教！」乃命春花送生回至園中。春花撫生背曰：「君無情矣！若無我，君其知此地乎？」生知花有愛己之情，乃答曰：「非魏無知，臣安能得進？吾當以連城之報雲英者而報汝矣。」花曰：「不敢！」

生笑曰：「不敢，情耳。固所願也。」乃攜花至床，相與歡會。採摘之間，宛然又一處女也。自此，凡生之起居坐卧，無非囑意蕙娘。想念之情，發於詩律，姑述其一二於左：

凄風四起夜迢迢，懶掩齋扉怨寂寥。擬向桃源仙子問，玉京何處是藍橋？其一《盛懷》

一睹嬌嬈貌，芳心不自持。愁來鳥已没，悶逐燕初歸。

倚几長嗟月，憑欄短嘆詩〔四一〕。三千頻遠夢，何日敘佳期？其二五言詩

四顧天低錦幙垂，寒梅風遠雪霏霏。愁遇仲秋來，芳心撩亂。心撩亂，黄昏寂寞時。簾前剩有燕初歸。時心似醉。心似醉兮意如癡，願作比翼與連枝，莫教兩地苦相思。其三長短句詩

遠寺鐘聲際，依稀夢不成。遊仙神遠夜三更，掩卷長嗟短憶，□花生〔四二〕。桂樹飄飄緑，長空皓月清，秋風秋月太無情，空抱一腔幽恨，醉酩酊。其四詞一闋，南柯子調

風拂拂，月溶溶，花燦燦，葉重重，夜迢迢，更寂寂，情了了，思慵慵，如訴寂寞□不訴，倚欄無語怨東風。

一日早作，倚欄而坐，見秋月來採海棠花。生曰：「秋花凛凛，寒氣浸人，娘子採花何早也！」月微

啞答曰：「遲久爲他人所得。」生曰：「風侵霜冷，不憚嚴寒，娘子愛花之心，可謂切矣。」月曰：「愛其清香馥鬱也。」生笑曰：「清香馥鬱，卿但知人愛花卓綽嬌嬈，獨不知花亦愛人乎？」月曰：「花無情，何能愛人？」生曰：「豈有愛花不愛人乎？萬一以情者愛之，吾子以爲何如？」月微闔花而去。生怏作一詞曰：

雲鬢半整，蓮步輕移，花前一睹西施，芳心不自持。淡掃娥眉，秋月盼兮，易令遊子，情知何處是佳期。

明日，秋月復來。生曰：「一摘花盛，再摘花稀。娘子何不悟如是？」月曰：「奉司花之命，則再摘稀，而司花亦能使稀爲盛。」生曰：「我有心於愛花者，已非一朝。然盈花滿庭而未肯攀折者，以示奉司花之命也。今日與卿相見，願得一嗅餘香，幸達。」月曰：「司花僥倖，尊不必上達。」乃摘數朵與生。生佯受之，乃執月手曰：「子敏人也，獨不悟耶！吾想望之懷，柔腸都片斷。」月曰：「公子何□下□□詳言之，何必若是！」生曰：「我負笈長安，多而承大人見愛，心□過望，欲報無由，安敢越禮？但因墻頭聞笑話，遄飛結髮之心；花下睹芳姿，頓起附喬之願。聽砧杵之音(四三)，怒而如□；聞簷宅之響，如有隱□。欲索紅絲，而月下□署翁無處覓；擬署桐葉，而溝邊題紅女更難尋。懇懇慇慇，所望以成事者，惟子也。何不乘機動意，效待月之紅娘；因事進言，法遺香之淑女，萬一雲雨之債可償，縱使捐軀之報何惜？子先爲我□之。」月曰：「娘子性本堅貞，高出□霜之女；心懷仁義，遠超國色之姬。顧難勸之以非義動也。然□負公子所托，敢不盡心？」生喜出金環一雙曰：「聊奉微物，以表寸忱。」月曰：「我見公子風流，與我娘足以爲鸞爲鳳，故敢效季布之諾，寧沽漂母之恩，金環義不敢領。」生乃止，

月始辭歸。生曰：「謹記之，不可令吾空抱尾生也。」月曰：「敢不委曲引君登廣寒宮周旋，扶汝到巫山乎〔四四〕？」生喜作詞以自度：

寒鐘報曉，玉女探花何早。一言醉得心頭惱，安用信任青鳥。張生猶托小紅，况吾所遇相同。不日佳音報到，整衣登廣寒宫。清平樂調

是夕，生入蘭房，告以秋月允諧之事。蘭曰：「君子謂偷香老手矣。」乃相視而笑。有頃，乃相與攜入帳被，彼此復爲蜂蝶之交，春意不可悉記。五更，乃始辭歸。

越數日，秋月復來園中。生曰：「自承金諾之後〔四五〕，身如夢境〔四六〕，心似懸鐘，望子之來，如枯魚之望水。而卿更不少顧，何忍心若是？」月曰：「我娘子風流有義，故不更來。」生曰：「事體如何？」曰：「逸逸之歲月可也。」生曰：「誠如卿言意，猶輸萬里之米以救饑也。」月默然良久曰：「蕙娘識字，君作一詩以撥之，如何？」生曰：「善！」乃與月至園中。生方索筆構思，見月星眸含露，雲鬢濃晴，乃投筆曰：「詩興不來，春興先到，子其吾之詩。」生乃挽月就枕，月左支右吾，力欲脱身，被生兩肩壓住，推付於床。月不得已，乃低聲曰：「妾尚葳蕤〔四七〕，未堪屑越，願君智及，而行之以仁，幸甚。」生曰：「吾已喻矣。」但見蘂謝紅落〔四八〕，如雨打春花；葉動枝交，如風摧秋柳。月齒咬其唇，神魂漂蕩。良久，乃言曰：「君但知取人之樂，而不肯顧憐妾身幾乎，不復生矣。」生曰：「頭陣勝，次陣勝，至於席卷長驅，所向無前。今日之舉，正以子爲道之端也。」須臾，雲收霧散，生乃寫詩與月。月領之而回，乃謂蕙曰：「僕得詩於花園中，未及開折，不知意味。想蘭娘有外遇也，娘子且看如何？」蕙展詩觀之。詩云：

嬌豔芳菲向日栽，蕙蘭粲粲緑盈堦。開時萬斛香風送，看此令人問幾回。

蕙看罷，作色曰：「汝以何處得來，卻在吾前弄巧。」月曰：「此詩妾於海棠樹下得之，娘子何爲動怒？」「此詩上明寫『嬌蕙開看』四字，汝欲以予爲沽寶，賣此趙生，尚被彈唇鼓舌！」月曰：「姐且息發怒，容仆續之。這詩實妾所得，然海棠則近梅軒，是趙生之詩無疑矣。妾不知而拾之，誠爲有罪。然斯人之才之美，如聞支之脱鞋、長孫之磨墨，亦不足以盡其長，乃於梅軒無聊之餘，而樹下懸詩，非無意於小姐也。且老爺愛彼啻如掌上之珠，則藍橋五百之緣有時，而雲英可赴裴航之夢。娘子不若以詩答之，庶不負一番揮灑也。」蕙曰：「不須多言，吾當以詩絶之，免使笑我裙釵無能也。」乃答詩一首：

暮秋一鳳正高飛〔四九〕，懷抱空勞一首詩。風送依空懷別恨，月明誰肯訂佳期！

枉勞春信傳青鳥，費了秋風送子規。芳蝶飛來空自去，心懷鐵石肯輕移？

封付月曰：「一誤豈容再誤？傷心任彼灰心。汝從今不得效麟鴻也。」月乃遞詩與生，謂生曰：「妾遞君詩，蕙娘佯怒作詩絶之，且嚴戒戢，縱郎君有何佳作，妾不敢再效前番也。」生曰：「如此將奈之何？」月曰：「蕙娘嘗縱步花園，君可隨機應變。妾常日侍左右，若有真，便即報佳音。料這事亦不難矣。」生曰：「承教！」乃展詩觀之。連聲嘆曰：「我以『嬌蕙開看』四字寄之，而卻以『莫懷風月，枉費芳心』答之。文字之奇、構思之巧，雖山冷不能以善真美矣。」

且説蕙娘自寄詩之後，雖以詩絶之，而一點靈台，已爲詞章所記，清閑寂寞，口占詩詞甚多〔五〇〕，聊記一二云：

倚蘭遥望燕初歸，九曲柔腸亂若絲。挑盡殘燈更已點，伴人惟有漏遲遲。

園中桃柳正菲芳，風送覽悽涼。柳眼流涕，桃腮含淚，斷盡人腸。　緣梅飛□染雪霜〔五一〕，幽閨一斷腸。秋思若水，春心似醉，別恨空將。　眼兒媚

星斗上銀河，長天萬里賒倚閣，風飄可恨紗，窗月照堪嗟，繡衾牢抱，芳心如醉，愁亂如麻，撫枕長嗟短嘆，孤凄將奈如何。　朝天惜

數日後，春氣暄和。生在梅軒，愈覺無聊，乃散步花園，立於柳陰之下。適見蕙來看花，生略少避。蕙已知之，故作不見之狀，手摘花枝而來。生向前曰：「司花嬌女已來，吾等待已多時了。」蕙曰：「吾在深閨，君居書室，兩不相通，何有此言？」生曰：「昨夜夢見登廣寒宮，履姮娥殿，與一仙娥相會，故此特來相候。不料娘子適來，真可謂天緣矣。」蕙含羞不答，但以微目視生。生以正眼視之，粉面與花爭嬌，肌與花競馥，乃答曰：

仙姬花下逞嬌妍〔五二〕，也覺春花亦讓先。下蔡陽城何足羨，櫻桃一笑嫣然。

蕙曰：「君稱揚太過〔五三〕，獨不怕花怪乎？」生曰：「然則卿愛我矣。」蕙舉扇自蔽，欲返。生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花下相逢，以爲至幸，雖鐵石肝腸，亦當少憫〔五四〕，而卿更不少留，何忍心若是耶？」乃前挽其扇。蕙低聲曰：「讀書人何不密若是，更不憚人之耳目乎？」生曰：「四顧無人，惟我知子知耳。」蕙曰：「天知地知若何？」生曰：「天有比翼鳥，地有連理枝，亦不禁吾之奇遇也。」說罷，秋月適來，蕙與皆返。良久，謂月曰：「此生才情精敏，觸物便吟，豈其錦繡口而吐句若是，其構巧也。」月微笑不答。蕙慍曰：「汝欲效桂紅以碧蓮待我乎〔五五〕？」月曰：「妾見娘子前倨後恭，不得以桂紅自處。」

蕙點點回房。月乃密報生曰：「蕙娘意已回矣。君其圖之，機會不可失也」。生曰：「諾。」次日早，作步到蕙房。蕙娘初起，雲鬟半整，愈覺嬌姿，何啻睡未足之海棠，夢初回之楊柳。見生至，曰：「舉家尚在夢中，郎君初何早也！」生蹙然曰：「半衾香冷，寒氣浸人，欲使安枕難矣！」蕙聞生語，亦覺悽涼，又問生曰：「香房書室相遠天淵，郎君到此貴幹〔五六〕？」生曰：「西風甚競，愈覺淒然，故逡巡而來，不覺至此。」蕙曰：「禮，男女不相見。然既來，理，不宜空返。」乃命秋月勸生就坐。生見几上有《烈女傳》一部，謂蕙曰：「此記不若《天香》可人。」蕙曰：「《天香》邪曲耳。」生曰：「《劉生覓蓮傳》如何？」蕙曰：「都是傷風敗俗，何足道哉！」生曰：「《劉生》是風流話本，無容議也。至於鸞鳳之於汝玉，瓊奇之於景雲，雖其相見之初，私情苟就；而患難之際，不肯移心。雖不欲如刺目之房婦，而幙中琵琶一語，猶足以感後人；雖不能如斷臂之玉姬，而壁上猿鶴一詩，亦足以昭千古。若夫《龍會蘭池》〔五七〕、《鍾情麗集》，幾番吐辱而蔣生之義不忍忘，則蘭瑞之節爲何如？若以節義效之，則《天香》何殊於《烈女》？以風流論之，則《烈女》反劣於《天香》邪〔五八〕。子若以邪曲譏之，吾願爲之解矣。」蕙默然不答。庭前有一小盆，自種蓮花一朵，蕙命秋月添水〔五九〕，謂生曰：「味已清而香又遠，出淤泥而不染汙。真所謂花中之君子也。」生曰：「凌波仙子花嫩素清香，雖可以賞心玩目，若不及時採摘，則花殘蘂落，亦不過如蘭長山林、芝生幽谷，人莫得會其香矣。」蕙會意不答。忽見秋月報曰：「蘭娘來了。」蕙目生，生乃出。

蘭至，笑貽蕙曰：「昨日武侍郎請媒求親，妹子得配高門，我心不勝歡喜。又聞其人丰姿俊雅，家業富殷，故特來報賀。」蕙曰：「姿容甚麗〔六〇〕，安知其中果才學矣？今日富貴，安知他日不貧賤乎？

我本無望高門意也！」蘭笑曰：「信哉斯言！姑試之耳！近聞爺娘館趙生，將欲以妹嫁之。然聞其彼爲人驕肆，不知果乎？」蕙曰：「豪家公子，年值青春，況且筆走龍蛇、文揮蝌蚪，將來必非小成之器，無怪乎驕肆矣！」蘭知蕙有愛重之心〔六一〕，乃曰：「爺意嫁妹於趙生，妹心肯聽之乎？」蕙曰：「紅葉赤繩，良緣天啓，此非女子之所敢聞也！」蘭乃回房，遣花邀生。生至，蘭謂生曰：「妾與蕙娘對話，屬情於君厚矣，但恐事成之後，而老父不肯雙鳥齊飛，那時將若之何？」生曰：「老大人不肯乘憐〔六二〕，則吾有良謀，不煩娘子過慮也！」乃辭回。憶蕙光容，心如夢寐，其吟咏之間，詞章具記於左：

掩扇獨坐倚書窗，遥望妝樓萬事慵。楊柳風飄情益切，殷勤但願早相逢。

桃花笑，桃花酷似伊年少。伊年少，婀娜嬌嬈、清新窈窕，八字雙眉含俊俏。一見令人增萬惱〔六三〕。增萬惱，幽恨添新，遊神仙遶。

一見廣寒仙子嗟美，踽踽愁心亂意，對景關懷難已。已恨相思如水，倚遍斜陽空憶彼，何綢繆翡翠。擬問藍橋何處是？解我芳心醉。桃源憶故人〔六四〕

翌日，生立於海棠樹下，遥望蕙房〔六五〕，見蕙立於堦中，謂月曰：「春花則盛，秋花則清，天地安排，誠確然矣。」生乃至前，曰：娘子知我心乎？多方爲我故也。吾豈無居而借梅軒讀書所耶？良以欣慕嬌姿，故委曲以尊翁之命。譬之於花，安有各花滿庭，而不能自臭乎？譬之於水，安有清水在□，而不

能以一掬乎？今也玉殿不遥，巫山咫尺，而霓裳不可舞，雲雨不可□何？娘子不能使我爲楚襄王，而徒能使我爲月中之兔乎？說到情處，不覺淚墜。蕙曰：「我豈草木人耶？一點芳心久爲君所鼓，但偷香竊玉，徒是假歡，非可以爲百年長策。且老翁之館兄者，非無意而然。倘於歸得命之餘，合卺一杯，方足以爲長樂。則今日之守兄者，爲兄守也；何不諒若是耶？」生曰：「世事多乖，人情莫測。倘或高門占鳳，令族鸞認，而尊翁頓斟念頭，娘子墜移夙志，那時兩情契闊，中道相抛，縱有雁字千行，亦不能挽子襟而訴衷情也〔六六〕。」蕙曰：「從一而終，女中之道。則妾與君亦未有投桃報李，然一言已限百年佳期，決不負海陸山衢之誓矣。」說罷，聞户外有履聲，生乃趨出。自此思蕙益篤，纘纘如癡，昏昏如寐，食而不知其味，卧而不知其處，不覺染成一疾。喬公迎醫禳鬼，一無應驗。蘭命春花日侍湯藥，蕙命秋月問安，生謂月曰：「吾之病，汝必知之。吾有小屏風一具，你可遞與娘子，以爲閑中勝覽，則黄泉無遺憾矣。」月含淚領之。生昏然而睡，月見中几上有一幅雲箋，袖之而回，具以生言告蕙。蕙聞之不覺兩淚交流，乃展屏觀之，見樓臺重復，有美女坐在樓中。園中有一小亭〔六七〕，題曰「文園亭」，内有個書生蒙衣而卧病態。□有上標曰《聞支□復有聞支》詩：

文園復枕已萎支，望斷金樓不自持。玉鏡前臺思往事，傷心惟有月明知。

復將生詩看之，見上有詩二絶：

對月□然憶素娥，悠然空自短長嗟。愁來端自傾城色，無奈伊人忍我何。

新春風冷倚欄干，遥望今樓兩淚彈。淡月鏡花此甚多，不能入手止能看。

看罷，乃與秋月同來問生。生見蕙曰：「柴扉寒士自謂永捐，不意娘子垂憐復來候問，縱委身風露無遺憾矣〔六八〕。」蕙曰：「吉人天相，兄何出不利之言？」生曰：「吾爲妹□病更深也。神思已飛越也。夫以人生世上，如輕塵之棲弱草，留也如塊土之自在，去也如青鳥之高飛。縱芳卿不肯垂憐來觀，一哀千古，則向之所謂爲兄守者爲他人守也。」語罷，汪汪含淚。蕙亦流涕，遂以紅巾拭淚，撫生曰：「我知過矣。願君努力加餐〔六九〕，從今性命不敢固執以相累也。」少頃，辭歸，留一紅巾謂生曰：「奉此侍君，亦如妾之在側也。」生以目送之，蕙娘顧盼移時，其依依難舍之情，悽然可掬。蕙回房熟蓮子湯，命月送生。而生亦以蕙肯允後，不勝大喜，病亦漸漸痊愈。

居一二日，乃移蕙房。時蕙方倚窗理繡，見生至，笑曰：「『疾勢危篤，湯藥弗效』，而妾一言痊愈，可謂善醫人矣。」生欲歡，蕙不肯。生曰：「屢次空回，寸腸儘斷，而卿更不少留。床前之語，獨不記乎？」蕙抱於懷曰：「妾豈不近人情耶？但貴恙初痊，不可遽耽雲雨。如今守信，譬之猶鳴喙醫人，豈不反爲害兄？兄何不諒？」生見娘言，更覺珍重。惟時不忍相奪。次日，復來，見蕙方晝寢一榻。生則斜身抱住，刻意求歡。蕙不得已，乃啓朱唇小□與生曰：「妾之於君，情非一日。今番必不使君空回。但鼎鐺猶有耳，□妾閉了門房，與君就寢。」生乃放手。蕙乘機走脫。生悶悶而回。自是到蘭房，絕不與蕙一□。

時惟二月，喬公以生病得愈，置酒樂賀。至晚席散，生大醉而歸。蕙命秋月將葛根丸貽生。生嚼之，須臾清爽如故。乃到蕙房，蕙曰：「兄忙，何暇至此？」生曰：「被棄之人無顏早見，今蒙不醉之德，故來謝耳。」蕙曰：「妾見兄力不勝酒，故使貽之，聊以解酩酊耳。」生曰：「酒醉尚可解，心醉不可醒。

我爲心醉卿久矣，而卿更吝一醒耶？」蕙不應。生又曰：「天下有狂奴傲僕，始則甚忘之，乃其輸情納歡之際，未嘗不屈□憐□。然則我於卿欲凝其笑，而卿不肯顧，豈狂傲之不若乎？」蕙見生言懇懇，乃曰：「生意既如此，安敢自愛？但姑待明夕可也。」此時生欲勃起，向前抱住曰：「娘子非季布之諾，我已知之。今番不可空回也。」力推撲枕。蕙亦不固拒。芙蓉褥裡血染海棠，翡翠衾中香飄丹桂。蛾眉頻促，任教舞蝶侵尋；鳳眼朦朧，無禁遊蜂取採。彩裙移動，譬如雨打蓮花；雲鬢蓬鬆，酷似風吹楊柳。信是一刻千金，但恨歡娱夜短耳。

是夜，生爲情所迷，迫至日紅窗，而生與娘猶交頭自若。秋月掀帳低聲曰：「陽臺未醒耶？」蕙始驚覺。生亦辭歸，乃詣蘭房，告以得蕙之事，且曰：「吾欲以二美同得〔七〇〕，不審計將安出？」蘭曰：「君意如此，我自有□矣。」生出，蘭即就蕙房，見蕙方對鏡畫眉，蘭笑曰：「恭喜！」蕙曰：「何喜乎笑？」蘭：「不必諱我，鴛鴦帳裡抱新郎，吾已諭矣。妹之於趙生，亦猶我也。何嫌疑論？」蕙曰：「果有是處英雄豪傑所見略同。吾娣不謂識人才矣。而翁即若翁，吾娣妹事一英雄，足稱千古。」話說未完，而生適至。蘭蕙以情告之，生喜曰：「情愛之間，人所難處。二姬同得，娥英不得安其美矣！」

是夕，生至蕙房，使月邀蘭同入錦帳。生欲多歡於蕙，蕙曰：「□事讓長，妾不敢先。生與蘭懷更歡於蕙〔七一〕。」蘭奉新人：「妾不敢僭。」二嬌相讓者久之，生亦不能自主，即以一手挽蘭肩，一手弄蕙乳。翡翠衾中，肆情戲謔，曲盡人間之樂事，但不知生之爲生，蘭蕙之爲蘭蕙也。中夜，生曰：「此真奇遇也。吾當作賦以記之。」蘭曰：「吾等聯句如何？」生曰：「如此尤爲勝覽。」乃於枕上首唱，蘭蕙連吟。生詞云：

趙 正仲春之佳候兮，桃含笑柳揚眉。

蘭 當清明之美景兮，蝶遶□□交飛。

蕙 愛韶光之九十兮，睹紅緑之芳菲。

趙 登署樓而盼望兮，□風景而依依。

蘭 倚紗窗而寂寞兮，憐燕子之喃呢。

蕙 望衡陽而挽景兮，懷孤雁之多飛。

趙 緬此生之何幸兮，遇寒闕之仙姬。

蘭 慶藤蘿之得托兮，歸天下之英奇。

蕙 與英雄而作遇兮，擬席上之珠璣。

趙 倚書窗而對月兮，幽懷爲之耿耿。

蘭 立珠簾而遥涕兮，拂蘿衣而顧影。

蕙 望梅軒而不見兮，徒然思而自省。

趙 睹春梅之嬌艷兮，徒思人之怲怲。

蘭 愛文章之絶妙兮，向妝臺而懶整。

蕙 見雲中之比翼兮，願佳期之早訂。

趙 花月其功之首兮，登予巫山之嶺。

蘭 君似採蝶戀花兮，傍日邊之紅杏。

蕙妾似葵花初發兮，向太陽之美景。
趙問何須而至此兮，擬劉阮之天台。
蘭誠人間之奇遇兮，如王母之瑶池。
蕙感劉郎而動念兮，難恬肆於蓬萊。
趙指九天而爲誓兮，期不負於將來。
蘭丹心碧海其心兮，安敢懶於幽懷。
蕙天日雲霜其漂兮，忍少負於英才。
趙一點芳心如此兮，其並蒂之蓮□。
蘭願作無忘舊約兮，則紅葉是良媒。
蕙其無惓鑒日兮，待合巹之金杯。

賦成，生笑曰：「詞章意思曲盡其妙，可謂千萬中二人矣。乃相與竝頭而睡。樵樓告曉，乃始辭歸。

一夕，月色清明，二嬌面使花月邀生，生至，蘭曰：「今夕□光漸至，皎月當空，故吾娣妹設席相邀，聊作蘭亭勝會。」生曰：「花前對飲，月下行春，可謂人間樂事。然吾得此良遇，花月多有微勞之功。今宵與彼同歡，二娘今以爲何如？」二嬌許之。於是鋪鮫綃之褥，酌水晶之杯，三人就席。飲至半酣，生抱蘭於懷，命花月行酒，蕙則歌以勸生。歌曰：

花正開兮月正浮，酣玉盞兮醉心悠悠。今夕何夕兮有此樂，此地何地兮有此遊。義重丘山兮摘花書贈，情深淵海兮酌酒相酬。海棠花下兮歌戛玉〔七二〕，芙蓉褥裡兮抱明珠〔七三〕。嗟妾何須兮

有此，與君相遇兮奚求。一朝兮可謂百年，三杯兮期結千秋。君其舉白兮勸飲，妾其歌□兮優遊。

真可謂樂兮此鳳鸞儔。

歌竟畢，生挽蕙狎之。蕙曰：「明月當空，何可爲此？」生曰：「碧海青天夜夜心，廣寒求此不可得，豈相妬耶？」乃推仆褥中，縱情大戰。事畢，生復挽蘭。蘭亦不拒，效鷗鷺之形〔七四〕，習鴛鴦之態，誠人間之極樂也。次及春花，花與生交合之時，芳心蕩漾，至是任生所爲，毫無難色。次及月〔七五〕，月含羞不肯〔七六〕。生曰：「天下十分已有八九，量彼一彈丸之地，安敢抗拒王師？」乃抱入褥中，縱情鏖戰〔七七〕，花兵月陣，戎馬縱横。然生興所富，酒後愈濃，非秋月之敢争衡也。戰罷，復與二嬌對酌，飲至月色啣山，不覺大醉。衆美扶之就寢。自是或到蘭房，或移蕙室，或與春花相會〔七八〕，或與秋月交歡，蓋生之一身，優遊於綺纙脂粉中，其他不暇顧也。

光陰似箭，日月相催，不覺時奉更冬。是年有小比之舉，參政命生治裝赴試，生乃白於喬公。公曰：「文章魁首，倚馬萬言，今秋必應高選。」乃出白銀三十兩，謂：「生惓惓□此以爲行李之資，庶見老夫之情也。」生乃拜領。喬公曰：「明日是九月二十日，正當公子行程。」生乃奉命回齋。是夕，至蘭房，適見二嬌對坐。生謂曰：「我與二卿奇遇，誠非偶然。正欲一整衷情，以昭恩愛，無奈秋闈在邇〔七九〕，不得少留。遂使繡衾馥冷，錦帳春寒，良可慨也。則然功名之會，自古罕逢；契闊之情，亦人常事。吾此去不過一月之内，更促來程，再尋舊約，幽閨寂寞之際，不必深悲以殘花瘦玉也。」二嬌聞言，不覺滿穗淚落。蘭忍淚言曰：「卿君款程何日？」生曰：「只在明朝。」蕙曰：「吾等卒以蒲柳之姿，得附喬松之托〔八〇〕，正欲朝夕依依，以□歡愛。無奈功名大事，忽聞徭期，則變作長陂亦不能障杜回瀾也。

願君争標奪錦，早早歸來，莫效長安公子，醉裏忘歸；使閬苑神仙，閑中度日也。」生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二姬之□更非吾意，不必深慮。」説罷，適見几上有筆硯，乃題詩一首以贈二姬云：

舉目江山淚暗垂，嗟予造去倚凄其。花衢喔喔鶯聲鬧，柳陌悠悠馬脚遲。
恩愛情深則遠卻，功名事大敢愆期？悲歡萃涣人常事，霜冷風凄莫重悲！

蘭觀，已不覺淚下如雨。蕙曰：「兄既有珠山之贈，妾等敢不以鄙句相酬？」乃題詩一首以贈生云：

揚鞭多往怨陷歧〔八二〕，繡閫愁來獨掩扉。馬泛酒旗君未往，鶯啼花□妾其悲。
攀花已信□人手，奪錦方知不世奇。此去願君攄素藴，廣寒高折桂花枝。

蕙寫了，蘭接亦韻云：

歸路聞君促馬程，悠然悵恨不勝情。郎猶馬紊三間白，妾已心飛一朵青。
但願早起三級浪，莫教空憶幾殘更。自是孤衾香落漠，彩裙無力滯紅櫻。

生見了，欷歔泣下。蘭、蕙不禁淚流。蓋生眷戀之情，不言而可見矣。

是夜，生宿於一嬌所，與蘭蕙並頭交股。蓋生之情重，則欲愈高，春戀亦不能悉記。明日，急頓治裝啓行，蘭、蕙各遣侍女，將羅衣一襲、并詩一絶以贈生。生馬上觀之，蘭詩云：

長亭風落雪霏霏，愁思那堪兩□時。遥望鞭塵心似火，此身曾恨不遊絲。

復展蕙詩觀之，亦有一絶句云：

花流洞口水人間，從此幽蘭翠翠鬟寒。恨不黄鶯棲夾徑，高枝叫客響昏鑾。

生觀之，淚灑征鞍，寸腸欲斷，急急策馬登程。路次之間，每見落霞孤鶩，秋水長天，對景依然。舉目有江山之靈，吟咏有百遍斷腸。□念故人之語，不能盡述。蓋生之念姬，亦猶姬之念生也。且説二嬌自生登程之後，珮環聲細，脂粉容□閑，對月則愁唱悲歌，臨風則長嗟短嘆，無非對景而傷情也。一月，蕙嬌倚窗獨坐，見其風摇緑柳，雨泣黄梅；梁間紫燕喃呢，藥上黄鶯嘹喨；愈憐遠客之凄涼，徒增海角天涯之恨。對景生情，乃吟《閨怨》，沿韻自一東至十五删，得十五絶句以自嘆。其詩具録於此云：

薄衾香冷怨凄風，往事翻成一夢中。推枕醒來空自嘆。懶將濤渚賦樓東。

燃香空自憶芳容，舊事凄涼恨轉濃。白雪霏霏梅蕊上，争如閨女怨寒冬。

懶將金鏡對新妝，獨處幽閨斷盡腸。登□高樓遥望際，一腔愁緒滿瀘江。

閨亭落漠竹斜枝，剩有雙雙燕子飛。不是相思無妙句，殘冬飛雪瘦難支。

柳陌千千泛酒旌，香閨人瘦不勝悲。夜深遠寺鐘聲際，一種情愁照紫微。

曉來對鏡鬢插梳，目鎖雙眉柳不舒。何日秋期遵報捷，對面尺素附雙魚。

懶把雲箋拂鼠鬚，看花空自斷腸吁。風侵繡閣增愁思，何日雙雙效有虞。

簾前風動碧凄凄，錦樹枝枝烏亂啼。對境生情難忍耐，愁端堆積與山齊。

萬種思量亂寸懷，望夫遥睇隔天涯。相思懶把文章怨，莫恨詩題句不佳。

詩遠三千夢幾回，芙蓉帳冷共誰偎？寒更半枕凄涼處，幾度芳心片片灰。

百草含芳景色新，不堪愁逐兩眉顰。夢回神遠三千界，貪得君傍不是真。

此去争標妾願名，馬蹄應早步青雲。鹿鳴魚躍成初志，翡翠終成錦上文。

幾度臨風幾斷魂，離愁欲語復吞言。願君促馬登程後，帶得回來一解元。

南樓待月倚欄杆，遥望南山淚暗彈。萬種情愁猶撩亂，西風何事逼人寒。

嶂屏風攬月溪□，懶向妝臺問丫鬟。欲把前詩重筆削，奈何情亂不能删。

蘭見之曰：「妹有心，吾獨無人情乎？吾不能和，當□之耳。」又作《閨怨》，自一先至十五咸，亦具録於此，以備觀覽云：

香閨人瘦倦金蓮，婷嫋花間步不前。緑鬢插梳渾似懶，芳心不若未逢先。

桃腮含淚濕紅綃。獨對清風怨寂寥，閑倚疎簾情切處，黄花兩點正蕭蕭。

西風孤鶴立松梢，飛遶梁間燕子巢。切念餘情難已已，何時對手共分殽。

西風吹遠笛聲高，淚灑紅冰濕錦綃〔八二〕。安得南山無限竹，手書飛雁寄英豪。

無端日月鎖雙娥，懶把金蓮履緑靴。倚閣風飄霜冷際，憑欄空同唱悲歌。

山頭掩映日將斜，一枕啼鵑奈若何。影照紗窗情愈切，滿腔心事亂如麻。

一杯春色沁花香，一動相思一斷腸。此景此情凄切處，欲教孤雁赴衡陽。

樵樓風送月三更，香冷衾孤夢不成。挑盡殘燈凄切甚，一腔愁緒照長庚。

迎風獨坐倚蘭亭，閑白紗窗襲廣屏。對景兼懷心似醉，愁眉何讓遠山青。

幽懷深慨淚凝冰，惱恨絲翁吝赤繩。玉鏡前臺風遠響，殘冬心熟□愁蒸。

兩□猶餘萬種愁，直持杯酒醉相酬〔八三〕。何人巧設多磨字，今日看來是首尤。

蹉跎一片愛君心，懶向妝臺整玉簪。回首朱欄情更切，欲將錦字付漁覃。

寒風策策透珠簾，獨立庭階淚暗沾。匪是聽韶聞肉味〔八四〕，癡情三月不知鹽。

淚墜桃腮濕袖衫，情同流水遠孤帆。擬將案上瑶琴奏〔八五〕，無奈餘音愧阮咸。

且說到山南四場，試後高高中得解元，乃遣人來報喬公，且密以書遞於二嬌，云：「同心趙□花敬書於□女妝次：花自登程之後，萬思悠悠，愁端孑孑，夢寐之想，無夜無之。我在山南而□魂飄蕩，無時不在二嬌之側也。每樵樓風向，則增契闊之悲；遠寺鐘聲，愈切睽望之恨。見征鴻北返，孤雁南歸，未曾不動文人之遐想也。誰料天眷倍生，幸登一第一。我之約已遂，二姬之願已乎。吾不日亦整歸裝以赴尋芳之約。香閨寂寞，不必深忍。恐碎玉而憐花也。悠悠心緒，書不盡言。」二嬌得書甚大喜，乃厚賞生僕，

且以書復生云：「妾等蘭蕙斂衽手於新解元趙郎君大人案下玉函(八六)：妾等自兄去後，七情已亂，百感墜生。神遶遊仙，無時不在兄也。見梁間之紫燕，徒增傷感之懷；聞花□之黄鶯，尤切迢遥之念。祈月月不知也，問花花無語□。其所以自許者，惟夢中得歸，非真歡也，非真樂也。君其知此心乎？今日佳音報到，妾等歡幸不勝，但願早駕歸鞭，以慰倚欄之望。君其鑑之！」生得詩，乃整頓行裝回程，兼迫赴之。

是夜，生於枕上吟詩一解以自慶云：「才思凌雲氣吐吐，高標奪錦笑談中。蛟龍非是池中物，雲雨來時駕寞沖。」翌日，喬公以生初占得新解元榮回，設席相賀，遣人邀生之至。公謂曰：「公子一舉求名，真木中之喬也(八七)。」生曰：「小生幸得老翁之贈也。」至半酣，喬公謂生曰：「老公之館公者，無他意也。但因影落桑榆，未有弄璋之慶，惟有兩個裙釵，老夫愛之如掌上之明珠，欲擇得佳壻，未有其人。乃見老公文章，故有附喬之願，則軒梅之館公子。蓋以當琢磨之際，恐防燈火之功，今公子大名已立，我欲以長女嫁之，俾得奉巾櫛之役。公子以爲何如？」生曰：「多承大人撫及，□以書史題之，又以婚姻成之，尊翁之恩德，則山河帶礪，不敢忘也。」喬公大喜，乃與舉白引滿。壁上有雙卿筆一軸(八八)，喬公指謂生曰：「此□配合良緣，足樂千秋佳話(八九)。今有酒豈可無詩，公當不吝珠玉文字，作一詩以咏之。」生承命，乃援筆題來一絶句云：

悠悠千□仰風流，惟有雙卿一畫□。欲是生無處覓，待今詩客短長吁。

喬公笑曰：「才情敏捷，筆下成章，才子矣。公欲問花，生之句，家已□矣。夫以天下則廣，文士則

多，然多伶多利多藝多才，無逾公子。從命則小女有喬□□□，□□□□□山之懷〔九〇〕，有何不可？但以公子大名初立，而即以二女嫁之，只恐多事之人燕語書虞，謂老夫□趨炎之輩。」生乘醉言曰：「小生承老父見憐，以二女嫁之，以爲萬幸。安敢越弓妄求乎？則然虞舜一匹夫也，而陶唐以二女嫁之，豈以富貴而後處？良以任國子也。汝玉一寒士也；而王士龍以二女嫁之，豈以富貴而後處？良以子托家也。□生才疎智淺，則不敢擬於古人兮？老公則古之儔匹也，獨不能以古人之處？古人者則（下闕）

【校勘記】

〔一〕「性格軒昂」，「格」原作「恪」，據文意改。

〔二〕「閑覽《天香》」，「香」字原殘。下句所提及「吴廷璋」爲《國色天香》卷四《尋芳雅集》之主人翁，知所覽爲《國色天香》一書，據補。

〔三〕「朱欄□□□□□□」，「朱欄」以下六字殘缺，據前後文對仗狀況，這八字當斷爲兩個四字句。

〔四〕「時正仲春」，「時」原作「辰」，避阮朝翼宗嗣德帝阮福時（1848～1883年在位）諱，今改正。

〔五〕「一姬衣紫衣者，□□十七□□」，「紫」原下缺約四字，「衣者」據下文「一姬衣紅衣者」補，句逗斷在「十七」前二字處，並據下文對句「色賽三千宫女」而定。「七」下缺二字。

〔六〕「曾聞□柳新□。樊素口、小蠻腰」，「新」下闕二字，據前文對句「酷似櫻花久熟」斷句。「樊」字，據《笠翁對韻》補。

〔七〕「年可登乎十六，□□嬌艷」，句逗據書上朱批斷於「六」字後，後二字殘。「乎」原作「呼」，據文意改。
〔八〕「摘花相贈」，「花」原作「然」，據文意改。
〔九〕「遂快快而歸」，「快快」原作「怏怏」，據文意改。下同不注。
〔一〇〕「撫琴而彈」，「琴」原作「床」，據文意改。
〔一一〕「踱來踱去」，二「踱」字原皆作「度」，查「度」無「慢步行走」意，今據文意改之。
〔一二〕「日聽玉籠鸚鵡語」，「聽」原作「咱」，爲越南俗體，今改爲正字，下同。
〔一三〕「必步鳳凰池」，「凰」原作「𩿨」，據文意改。
〔一四〕「蘭乃拆詞觀之」，「拆」原作「折」，據文意改。下同。
〔一五〕「我欲將心書尺素」，「尺」原作「示」，據文意改。
〔一六〕「臨江仙調」，「臨」原作「夜」，據詞牌改。
〔一七〕「撩雲撥雨」，「撥」原作「扒」，實爲越南俗體之「撥」，今改回正字，下同。
〔一八〕「詞中我姐謹領台命」，「台」原作「名」，據前文「我姐謹領台命」改。
〔一九〕「倚窗彈唇訥」，「窗」原作「总」，與「總」字簡體字字形相合，實爲「窗」之訛，據文意改。
〔二〇〕「月移花影玉人來」，「影」字原欠，據文意與詩律補。
〔二一〕「時蘭方倚屏而坐」，「方」原作「芳」，據文意改。
〔二二〕「一自墻頭覿面」，「自」原作「目」，據文意改。
〔二三〕「不足以動才郎之念」，「動」原作「勸」，「郎」原作「即」，據文意改。
〔二四〕「情斷心灰」，「灰」原作「恢」，攷「恢」無「灰心」意，據文意改。

〔二五〕「但以寶山撤手」，「寶」原作「室」，「寶山撤手」意即寶山空回，據文意改。

〔二六〕「使娘子爲瑜娘、文君」，「瑜」原作「偷」，據〔明〕吴敬所撰《辜生鍾情麗集》改。

〔二七〕「蘭低頭含笑曰」，「低」原作「抵」，據文意改。

〔二八〕「玉體全偎」，「全」原作「金」，據上文對仗句「金蓮半起」改。

〔二九〕「甘赴桑濮之會」，「濮」原本作「濮」，點改爲「蓬」。然按「桑蓬」爲「桑弧蓬矢」之略語，典出《禮記・内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爲勉人大志之辭，與男子出生相關；而「桑濮」爲「桑間濮上」之簡稱，指男女幽會，《漢書・地理志》下：「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依原字改回爲「濮」。

〔三〇〕「如白生瓊姐故事」，「白」原作「回」，據《花神三妙傳》改。

〔三一〕「可以伯仲頡頏子建」，「頏」原作「須」，據文意改。

〔三二〕「乃命家童打掃梅軒」，「打」原作「訂」，據文意改。

〔三三〕「雖於夫人、二嬌之前」，「夫人」原作「大夫」，據文意改。

〔三四〕「兄知老父館兄之意乎」，「父」原作「夫」，據下文「老父之勤於擇婿」改。

〔三五〕「愧殺當時男子矣」，「時」原爲諱字「辰」，改正。「男」原訛作「畏」，據文意改。

〔三六〕「君若能以虞舜自居」，「虞」原作「卢」，與「盧」的簡體字字形相合，爲越南俗體，今改正。

〔三七〕「難逃雷照」，「照」原作「炤」，爲越南避諱字，今改正。

〔三八〕「但愛婢秋月」，「婢」原作「俾」，據文意改。

〔三九〕「如漆之負膠」，「漆」原作「膝」，據文意改。

〔四〇〕「樵樓五響」，「響」原作「向」，「向」有異體作「嚮」，形近而訛抄，據文意改。
〔四一〕「憑欄短嘆詩」，「欄」原作「蘭」，據文意改。
〔四二〕「□花生」，據詞格可知，「花」前欠一字。
〔四三〕「聽砧杵之音」，「杵」原作「研」，據文意改。
〔四四〕「扶汝到巫山乎」，「山」字原無，據文意添。
〔四五〕「自承金諾之後」，「諾」原作「話」，據文意改。
〔四六〕「身如夢境」，「境」原作「鏡」，據文意改。
〔四七〕「妾尚葳蕤」，「葳」原作「茂」，據文意改。
〔四八〕「但見藥謝紅落」，「藥」原作「葉」，據下文有「葉動枝交」並「花殘藥落」等句改。
〔四九〕「暮秋一鳳正高飛」，「暮」原作「莫」，據文意改。
〔五〇〕「口占詩詞甚多」，「甚」原作「其」，據文意改。
〔五一〕「緑梅飛□染雪霜」，據詞律，「染」前当欠一字。
〔五二〕「仙姬花下送嬌姸」，「姸」原作「姦」，據文意改。
〔五三〕「君稱揚太過」，「揚」原作「楊」，據文意改。「太」原作「大」，據文意改。
〔五四〕「亦當少憫」，「憫」原作「惘」，據文意改。
〔五五〕「汝欲效桂紅以碧蓮待我乎」，「蓮」原作「連」，據《劉生覓蓮記》改。
〔五六〕「郎君到此貴幹」，「貴」字原無，據文意添。
〔五七〕「若夫《龍會蘭池》」，「龍」原訛作「就」，今據《龍會蘭池録》書名改。



〔五八〕「則《烈女》反劣於《天香》邪」，「邪」原訛作「郎」，據文意改。
〔五九〕「蕙命秋月添水」，「添」原作「忝」，據文意改。
〔六〇〕「姿容甚麗」，「姿」原作「資」，據文意改。
〔六一〕「蘭知蕙有愛重之心」，「蕙」字前原衍一「其」字，據文意删。
〔六二〕「老大人不肯乘憐」，「人」原作「夫」，據文意改。
〔六三〕「一見令人增萬惱」，「萬」前原衍有「萬愁」二字，據文意删。
〔六四〕「桃源憶故人」，「源」原作「花」，據詞調改。
〔六五〕「遥望蕙房」，「望」字本無，據文意添補。
〔六六〕「亦不能挽子襟而訴衷情也」，「訴」原作「折」，據文意改。
〔六七〕「園中有一小亭」，「園」原作「樓」字，據下文文意改。
〔六八〕「縱委身風露無遺憾矣」，「露」原作「萍」，據文意改。
〔六九〕「願君努力加餐」，「努」字原無，據「努力加餐飯」詩句補。
〔七〇〕「吾欲以二美同得」，「得」原作「日」，據文意改。下文「二姬同得處」一處同。
〔七一〕「生與蘭懷更歡於蕙」，「蕙」原作「蘭」，據文意改。
〔七二〕「海棠花下兮歌戛玉」，「下」原作「月」，據下句對仗有「芙蓉褥裡兮抱明珠」之「裡」字改。
〔七三〕「芙蓉褥裡兮抱明珠」，「蓉」原作「蓾」，案「芙蓾」爲越南常見水菓，亦擔當民俗中重要事象，是以致誤。據文意改。
〔七四〕「效鷗鷺之形」，「鷺」原作「鶩」字，據文意改。



〔七五〕「次及月」,「次」前原衍一「月」字,據文意删。
〔七六〕「月含羞不肯」,「羞」字本無,據文意添補。
〔七七〕「縱情鏖戰」,「鏖」原爲「鑾」字,據文意改。
〔七八〕「或與春花相會」,「相」前原衍一「於」字,據下文對仗句删。
〔七九〕「無奈秋闈在邇」,「闈」原作「圍」字,據文意改。
〔八〇〕「得附喬松之托」,「松」原作「公」,據文意改。
〔八一〕「揚鞭多往怨陷歧」,「歧」原作「岐」,據文意改。
〔八二〕「淚灑紅冰濕錦綃」,「綃」原作「絞」。案「絞」意未協,此詩豪韻,「綃」屬宵部,與之叶,故改之。
〔八三〕「直持杯酒醉相酬」,「持」原作「辰」,爲「時」字之諱,並形近致訛,今改之。
〔八四〕「匪是聽韶聞肉味」,「聽」原作「聞」字,本句「聞」字二出,前一字當有誤抄,據文意改。
〔八五〕「擬將案上瑶琴奏」,「瑶」原作「摇」,據文意改。
〔八六〕「妾等蘭蕙斂衽手於新解元趙郎君大人案下玉函」,「郎君大人」四字,原作「郎人」,《尋芳雅集》有「難妾王嬌鳳斂衽拜大文元汝玉夫君大人辱愛下」,據補。
〔八七〕「真木中之喬也」,「喬」下原衍一「楚」字,據文意删,或是「翹楚」之訛。
〔八八〕「壁上有雙卿筆一軸」,「壁」原訛作「璧」,據文意改。
〔八九〕「足樂千秋佳話」,「佳」原作「摇」,據文意改。
〔九〇〕「從命則小女有喬□□□,□□□□□山之懷」,「喬」下缺六七字,據兩兩對仗之可能性斷句。

范廷琥◇撰

松竹蓮梅四友

朱旭强◎校點



提要

[越]陳氏金英　撰

《松竹蓮梅四友》，范廷琥撰。今知存抄本二種，均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一本名《衡門四友新集》又名《松梅菊竹四名公詩話》，A. 1575，25葉，頁面尺寸爲26×14公分。一本名《松竹蓮梅四友》，編號A. 2524，頁面尺寸29×15公分，38葉，行草，《松竹蓮梅四友》實爲其前14葉，之後爲詩文雜抄，主要是《菊花十詠》，收録范廷琥的年輕同事何宗權所撰詩文歌賦及他與友人潘清簡、吳希番等人的酬唱詩文。《松竹蓮梅四友》書名之下署「國子祭酒范先生撰」，附注：「先生姓范名廷琥」。則該本並非作者手稿。

范廷琥爲越南古代著名作家，字松年及喬年，別號東野樵，俗稱丹鑾濟老。他乃是上洪府唐安縣丹鑾社(今海陽省錦江縣人權社)的世家子弟，生於黎朝景興戊子年十二月三日。其父范甲於黎朝顯宗丙子科(1756年)中舉，官至太僕寺卿。母范氏釧，慈廉縣東鄂社(今屬河内市)望族范光澤榜眼之孫女。

范廷琥身處黎末、西山和阮朝更替的年代，與當時許多儒學知識分子一樣，對新建立的西山王朝持不合作態度。因此在西山時期至阮初嘉隆年間，他四方奔波，生計窘迫，失望而煩悶。嘉隆朝恢復科舉後，范廷琥雖廣學博聞，弟子登科者衆多，而本人卻屢考不第。後皇帝聞范公盛名，多次召録，均力辭之。直至1821年，五十四歲的范廷琥才決定入仕。多賜恩寵，但也受到舊臣的歧視，屢次奏請致仕回鄉，而未獲許。直至他患病時纔允許他回丹鑾養病。1839年范廷琥在家鄉去世，享壽71歲。

范廷琥的一生雖命運不幸，事業多蹇，但是憑著專心苦學，著述頗豐，其主要作品有：《黎朝會典》、《哀老使程》、《大蠻地圖》、《乾坤一覽》、《熙經蠡測》、《群書參考》、《珠峰雜草》、《東野學言詩集》、《雨中隨筆》、《桑滄偶録》、《日用常談》、《唐安丹鑾范家世譜》等，已成爲歷史、文學、民族學、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研究資料。本集成並收録了《雨中隨筆》和《桑滄偶録》。

本書敘述松、竹、蓮、梅等四位名字中具有隱喻意味的士人月夜聚會和吟詠詩賦的故事。作者則是這一場景的親歷與旁觀者，以第一人稱記載：月夜余找友人松公飲酒詠詩，在松公家里，他見到了志士松公，秀才蓮公，才子竹公和小官梅公等四人的談論。主體是關於在社會政治的巨大變動下迫使當時的儒學家處於「儒足文場寄身藝浦」的困境，從而引起這一階層人煩悶憂鬱的心情。本文借用古時常用來象征君子清高品德的松竹蓮梅四君子命名人物，寓意於贊揚知識分子在世事變更的沖擊下仍保全自己高尚人格與堅强意志，有自許之意。人物雖是虛構，但故事發生的時間卻具體確定在庚申年八月中旬。根據范廷琥生平，則庚申年就是西山朝景盛八年（1800）。這一時間范廷琥住在陞龍城，拒絶與西山朝合作，身病家困，失望滿懷。他常與阮堯明、黄希杜等同處境遇一些友人交友往來詠詩，結成「蘭

社」(參見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VNv. 1873《珠峰雜草》中《蘭社契譜》一文)。這個故事的構思很有可能是其雅集吟詠中形成的。

本次整理，以A. 1575爲底本，以A. 2524參校，標點排印。在整理過程中，陳慶浩教授審讀了校様。

松竹蓮梅四友

國子祭酒范先生撰　先生姓范名廷琥〔一〕

歲在上章涒灘出《史》上《三皇紀》〔二〕。仲秋中澣，爽入清商，晴開朗景〔三〕。銀鍊黃太素之天，金飄白初黃之極〔四〕。冰壺皎皎月無邊，銀斗澄澄天不夜。四城開鐵鎖〔五〕，滿道粲金蓮。是夜金吾不禁火，處處挂銀籠。

予乘月明星朗〔六〕，縱步到松志士高朋勝賞。松哥一見，倒履而迎。及至一座草廬，只見仲尉之門，蓬蒿不剪；陳平之室，穢糞不除。點瑟顏瓢，挂相如之壁；唐書晉字，富邵子之窩。飢鼠上琴書，冷蠅歌几席。燒茶爐中無宿火〔七〕，講書窗上有殘燈〔八〕。心向靜中閑，風月迭爲賓主；身從安處樂，溪山不換王侯〔九〕。予與松兄飲酒吟詩，一唱一和。松唱云：「與世浮沈惟酒可。」予和云：「隨時憂樂以詩鳴。」〔一〇〕再唱云：「飲殘銀漢千流水。」〔一一〕繼和云：「吟動天河四七星。」唱和間，目在後兩人，一穿荷服，面似蓮花；一衣紫袍，手如竹筍。予未曾有半面之識，因叩松兄：「那人姓某名誰？」松

曰：「穿荷服是蓮秀才〔一二〕，衣紫袍是竹才子。的二人乃我平生志友也。」予聞之，亦欠身施禮。坐定，囑了數杯紅友，嘗了數盞酪奴。

蓮、竹二哥倏然想來世事，情思悠悠，謂松者曰：「我等濡足文場，寄身藝圃。惜陰修課業，肯虛日影於花磚〔一三〕；習靜閱圖書，嘗對夜光於藜杖。將欲償折桂穿楊之願〔一四〕，榮題金挂紫之身。詎奈桑滄忽變，花樣不同。當時不偶，謂之花樣不同。雲間天焰晶熒，已非參得啓唐家之祚〔一五〕；翼分毛頭閃爍〔一六〕，已非星聚奎宋室之文。干戈旁午，風雨晦冥。料不可談俎豆於戰國春秋之會，矧我輩室如懸磬，挂王子之牛皮；王章性嗜學〔一七〕，疾病無被，卧牛皮中與妻對泣。後爲京兆尹，上封事。妻曰：「人當知足〔一八〕，君獨不念牛皮對泣之時耶？」甑裏生塵，倒范冉之蛙竈。冉，字史雲，萊蕪令〔一九〕。家貧，甑生塵、蛙生竈。民歌曰：「甑裏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萊蕪令。」貧賤如此，復逢亂離。此而也者之乎〔二〇〕，作舌耕之學；東西南北，爲糊口之資。漢賈逵通經史，門徒來學，獻粟盈箱。衆力焉，逵佐焉。《左傳》：鄭伯曰：「寡人有矛，不能和叶，而使之糊口於四方。」如陋儒腐學之爲，恐流於陶犬瓦雞類者耳。《金樓子》云：瓦雞無司晨之益，陶犬無守夜之勞。喻無用之人也，何異之客〔二一〕。與其甘宋人待兔之愚〔二二〕，曷若遂男子懸弧之志。趙子柔所謂『男子要必雄飛，肯甘雌伏』；梁尚郡詩云〔二三〕：『從來成事在立志，屠釣猶能横天地。不施撥亂扶衰才〔二四〕，慚恨鬚眉稱男子，難將面目對江山〔二五〕。』我將改平昔之所歸，移鐵硯而弓刀，控弦射函關之鹿〔二六〕；脱布衣而甲冑〔二七〕，拂袖飛汜水之龍。使之銘姓字於旂常，垂功名於竹帛，何必凄然效秦坑酸鬼以自苦哉？嗚呼！牀頭金盡，壯士無顏；囊裏錢空，阮郎羞澀。諸君若不早圖而甘持心，不徒著力癡書，吾恐噬臍無及矣。」

松聞言笑曰：「人之溺於貧富之中，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賢兄此言，毋亦貧富關打不透歟〔二八〕？夫貧者乃士之常，而書者於天不負。平探花所謂『人但患無才，若毛羽已豐，則何天不可高飛？』文子亦謂：『平時尚武貴，亂世讀書高。』倘能歲寒其志，時乎未遇，衡門螻屈，鄭圃蝸居，心織而衣，舌耕而食〔二九〕。路邊咕嗶，薪擔懸朱客之書；野外咿唔，牛角挂李公之籍。此我輩世上的仙翁也。《史略》糊窗，歷代帝王同面坐；《書經》作枕，幾多賢聖共頭眠。此亦我輩塵中真宰相也。運啓半千，時丁一治。虞門來俊〔三〇〕，周比興賢。我輩於斯時兮，蓄之也巨，發之也宏。詞源浩蕩〔三一〕，洞庭彭蠡同流；聞望峥嶸，匡岳蘆山並聳。鋒芒凜楚邦之巨闕〔三二〕，馳騁驚燕市之騰黃。藜燃太乙〔三三〕，吐呑禹穴之玉書；錦繡天孫，鞺鞳台山之金賦。孫綽作《天台賦》以示范榮期，期曰：「卿賦擲地，當作金聲。」桃花透層三之浪，月桂攀第一之枝。黼黻皇猷，珪璋玉度〔三四〕，銀鐄花素布之躬；調和鼎鼐，燮理陰陽，亭毒大經綸之手。我輩於斯時兮，苟無圖富貴之心，只恐富貴突來迫矣。否則，諸兄於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未見得破，不能安貧樂道，乃欲手弓刀而躬甲胄，不惟取隋珠射雀之譏〔三五〕，以隋侯之珠，射千仞之雀，世必笑之，其得者少，失者多。而昔日撑船捉賊的工夫，恐成落空了。他日措之於用，寧不流於鏤冰畫水之歸〔三六〕。古之聖賢，蔬食曲肱，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三七〕，自以爲娛。前輩云：『咬得菜根，何事不成？』此吾輩所宜鑑也。」

蓮、竹見松志士口若懸河，發出一場大話，乃莞爾笑曰：「尊主庇民儒者事，肯爲白面一書生。我玩馮狀元一句云：『四方自古男兒志，肯戀重裳伴女兒。』君欲以太平閒話，瞞得我麽？」

是夜，議論風生，笑談珠吐。正話間，忽聞叩門聲，報謂：「早早開門，大官至矣。」三人開扃一顧，只

見鼓聲轟天上之雷霆，劍戰射雲間之星斗；　前呼後擁，雲傘高張；　左弼右扶，金吾作送〔三八〕；　將近一看，乃是梅俊秀〔三九〕。　昔與松志士、蓮秀才、竹才子，情堅伐木，志切斷金，謂之「蓬門四友」。今梅俊秀已自課生升了管理官。　其居官也，冰清半點不塵，宗室仰蹇裳之德〔四〇〕；　關節一毫不到，蜀郡興五袴之謡。　昔友中有贈詩七絶云：「兩行吏立春冰上，一縣民居寶鏡中。」味此詩章，果無負課生之冷職，管理之熱官也。

三人迎了管理官，擁之上座〔四一〕，相謂曰：「忝契自賢兄别袂以來，人居兩地，天各一方。悵漢水之波濤〔四二〕，心同刀割；　望雲山之縹緲〔四三〕，情若星懸。　有山陰雪夜之思，王子猷與戴安道友善〔四四〕。在山陰遇大雪〔四五〕，夜乘舟來訪安道未遂〔四六〕。　月落屋梁之想。杜甫懷李白詩：月落在屋梁，相思見顔色。　幸今一見，少叙歲暄，以完平日丹雞白犬之言盟可乎？　五代時三人爲朋，築壇以丹雞白犬，歃血而盟。」

時方茶歇更闌，梅厲聲曰：「今日之言，正係燃眉之急，何必昔時冷眼事哉！　吾聞程子之言，『窮經將以致用』。　才儲八斗，學富五車。　李仙咳唾之才，隨風生珠玉；　李白詩：「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孫綽文場之麗〔四七〕，擲地作金聲。　機杼一家，組霧織雲成錦繡；　瑰奇萬狀，翻江攪海起波濤。　文勢擅莫耶之譽，筆力誇扛鼎之雄。　泰山北斗，後學宗風。　東壁西園，文章武庫。古詩云：「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晉杜預人稱「杜武庫〔四八〕」，言能無所不有也。　學優則仕，理固宜然。　諸兄笑傲優游，昂然自適，窮達得喪，在所不關。　不知諸兄所學者何事，而所志當何如耶？　莫或諸兄待價之珍，韞藏之玉，如莘原之伊尹，渭水之姜牙，必至勤商王肖象之求，入西伯非熊之夢，然後遂吾之所欲。　則伊、呂半千名世，聖人之耦也。　諸兄有何聖智，而欲追伊、呂之後塵乎？　吾恐畫虎不成，未免有學步效顰之恥！」

蓮怒曰：「燕雀豈知鴻鵠志！我輩從遊於聖人之門，所志者何事？豈如伊、呂之所志，又當何如歟？看君面，不過求田問舍一般人，安敢弄口嘴於邵座後也，勿復費唇！」

梅赧顏曰：「我之此說，得非卵翼之法，而賢兄陶庵之所，如何見誚之深耶〔四九〕」？

松應聲起之曰〔五〇〕：「兄說湯、文弊聘之字得親切，而伊、呂名世之字欠分明，此蓮哥所以見誚於賢兄也。方伊、呂耕莘釣渭之時，或笑之曰：『阿叟不知深耕易耨〔五一〕！』或指謂曰：『愚叟不知芳餌細綸！』未遇之人，視之猶人也，誰知其名世哉？惟安命達天，不求聞達，必待湯、文之聘而後翻致澤之身，此伊、呂之所以爲伊、呂。」

松言未已，梅又葫蘆笑曰：「諸君雖有待清避濁之名，而未脫塵籠之態度，豈非以大言欺王陵麼？夫古之所謂避世也，如孟浩然之凍雪騎驢〔五二〕，林和靖之孤山放鶴；和靖隱居孤山，縱情吟咏，豢雙鶴〔五三〕，放之則飛入雲中盤旋，久之則復入籠中。箕山揭許由之瓢，富春握嚴子之竿，商山茹四皓之芝，華山臥陳摶之枕；清風高韻，如鸞鶴之翱翔，玉雪之不汙；友麋鹿而侶魚蝦，芥功名而塵富貴。古之處士，比比皆然，諸兄尚異乎是。花衢柳陌，即王孫公子之遊方，長安非泉石之區，乃欲露席珍，而鬥妍媸於幢馬巾幗之地〔五四〕；柳綠桃紅，即遊子雪兒之樂處，城市豈煙霞之趣，乃欲脫囊穎，而弄性情於風花雪月之天。諸兄所志若是，乃欲以蜩、鳩而笑大鵬〔五五〕，得無厚顏而汗背乎？」《莊子》：蜩、鳩笑大鵬曰：「我決起而飛〔五六〕……則不至控於地而已，奚以九萬里而南爲哉？」

竹聞言解頤笑曰：「梅兄只說得那皮膚，而未看到心絡隱微處〔五七〕。我聞之：名利芬華，不近者爲潔。近而不染者，爲尤潔。聖人云：『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是故昔吳公飲貪泉〔五八〕，

而愈清其節操；子路衣敝緼袍，而不耻衣狐貉之衣。何者？志有所守也。嘗玩冷絳雪題閔子祠一句云〔五九〕：『只因深信尼山語，磨不磷兮湼不緇。』任他城市，任他車馬，雖居冷熱，不爲我涴，豈比夫射利饕榮之漢〔六〇〕，脅肩諂笑，婢膝奴顔；如馬如牛，任人縻勒；爲鷹爲犬，任物鞭笞〔六一〕；自貪芳餌之投，而取懸魚之禍〔六二〕，此乃附羶之蟻，競血之蛇，碌碌庸流，何須挂齒？矧『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則長安亦此林泉，我輩居之何陋？何必效鏟迹埋光之士，至樂惟求黄卷富，素餐不厭紫衣貧；枕泉漱石〔六三〕，懷寶迷邦；與草木俱腐者哉！」

梅良久乃曰：「吾聞讀書以治生爲先，諸兄家無擔石，貧在膏肓〔六四〕；杜子春家貧貲盡，仰天長呼〔六五〕。有老人予錢三萬〔六六〕，曰：「此而不痊〔六七〕，則子之貧在膏肓也。」書不可餐，字何堪煮？未聞作一詞、撰一句〔六八〕，以錦心而去隆冬之冷，以繡口而辭馬莧之羞，貧士腹興，充馬齒莧。韓愈云〔六九〕：「腸肚習藜莧。」豈復有賦詩以退虜乎？此高瓊之叱馮極，而史弘肇謂安用毛錐，誠爲諸君印驗耳。」五代弘肇有大志，嘗曰：「安朝廷、定社稷，直須長鎗大劍。」

蓮聞言，安得河傾海倒，厲聲曰：「大人之學先乎理，讀書而不知理，而爲鉛槧傭，爲口頭碑，爲衣冠盜，吾聞梅花不俗矣，奈何人之自俗哉！想驥服鹽車，鸞棲枳棘，酒囊米袋，塵飯塗羹，牛角聞寧子之和歌，鷫裘贊相如之斗酒〔七〇〕，貧賤者時有未遇耳〔七一〕。若謂『未聞作一詩、撰一句以療飢寒』，斯亦陋矣。君不聞蘇秀才詩乎？『謾道文章不療飢，家貧日，不舉爨。時呑紙以療飢，寒則抱犬而卧〔七二〕，□以學顯。出《顔氏家訓》〔七三〕。揮毛也有買錢時。黄金滕閣償文債，白壁長門作酒資。儒士生涯無壟斷，書生貨殖有毛錐。』此詩豈是懸空做出？至謂『料難以賦詩退虜』，而證以高瓊、弘肇之言，又出於甕裏鹽雞之見耳。

鹽雞，甕蜡中小蟲也。日在甕中，比無所見。豈知所謂學哉！夫學之如禾如稻，世之大寶，國之精糧，羽翼六經，襟喉列聖，撑腸五千卷，東坡之學。納石渠天祿於胸中，引紙數萬言汗牛所藏〔七四〕。傾灩滪瞿塘於筆底。起鳳騰蛟之句〔七五〕，揭地掀天；捉蛇驅馬之文，驚神泣鬼。筆陣縱横〔七六〕，宛萬馬千兵之狀；墨兵亂舞，高撥雲吐露之雄。胸中數萬甲兵，掌上六韜三略。筆補乾坤之缺漏，氣包山岳之精華。由之而形諸論講，便可以解人之頤，奪人之席〔七七〕；措之事業，便可分舌之章，屹山之柱，唐天符云：屹屹空有天一柱。補天之功，其用足以無敵於天下〔七八〕，何一虜之不可退耶？君欲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古人所謂斥鷃翱翔〔七九〕，不出蓬蒿之内；《莊子》：鵬扶摇而上九萬里，且將歸南，適南溟也〔八〇〕。斥鷃笑〔八一〕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爲？」蠹魚生死，只在文字之間〔八二〕，此之謂也。」

梅見蓮言口決河流，心懸智軸，不覺滿面通紅，乃曰：「我昔玩燕平狀元詩云：『死學古人多笑拙，生逢今日不宜貧。』又曰：『莫將白首虚抛擲，孤負青春不再來〔八三〕。』今諸兄所志所言，只是按圖索驥，緣木求魚，水月鏡花〔八四〕，盡屬虚境而已〔八五〕。昔韓昌黎贈康衢之歌有曰：『虎有牙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公獨抱其才，手把犁鋤飢空谷〔八六〕？』玩味再三，此我深爲君惜也。」

竹曰：「古之士者，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姜子牙雖聖，八十歲猶見困於漁釣之中〔八七〕；五羖子雖賢〔八八〕，七十餘猶寄食於牛口之下。我輩桑影未圓，龜齡方富，偶值難屯之運，豈可以是關榮辱哉？孟子曰：『天將降大用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拂亂其所爲。』洪子亦謂：『天勞我以形〔八九〕，吾逸吾心以補之；天厄我以運，吾亨吾道以通之。』吴瓊謂：『天欲禍人〔九〇〕，必先以微福驗之；天欲福人，必先以大厄扼之。』玩『英雄終忍淮陰餓，元帥

今從胯下來〔九一〕』之句，則知磨礪當如百鍊之金，急就者非遂養；施爲宜似千鈞之弩，急發者無宏功。正王昶所謂『朝花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

梅曰：「不然。夫居軒冕之中，不可無林泉的氣味；處衡門之下，須嬰懷廊廟的經綸。是故地之穢，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君子不可操清獨行之操。吾料諸君被褐懷寶，深藏不市，蓋亦恥齊門之鼓瑟〔九二〕，羞魏闕之呈琅，未有蕭相國之薦揚也。否則，諸君若待丹丘曾歷火，滄海不揚波，必有湯、文者興，而後得其志，將無時矣。韓國士壁上歌云：『芝生幽谷兮，誰以爲芳？蘭長深林兮，孰含其香？望彼好人兮，與將與相〔九三〕同心斷金兮，爲鳳爲凰。』是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走。其揚聲於章華之臺〔九四〕，炫燿於綺羅之堂者，以人之舉也。不然蟠木既無先容〔九五〕，祥金又不能躍鳥。睹夫炎爨之中，出桐焦而韻以六律；鹽車之下，脱騏驥而驟以千里哉〔九六〕！《戰國策》：騏驥服鹽車而上太行。諸兄不棄，弟當力薦，無惜齒牙。」

蓮、松、竹聽了梅言〔九七〕，各哄堂大笑曰：「君能識我輩有王孫不世之才，可謂知之素矣。但君之職不過逞科，官不過醉盞，安薦得我？我若從君級引，果亦鳳鳥附於蛟蝶之羣，麒麟集在焦螟之上者也。君未勘破雞口牛後之義耶？矧志士寸心千古，一闔八荒。譬之釣大鼇者〔九八〕，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不用割雞之刀。我輩之所志者，必傭書投筆，班超負荷之宏；出關棄繻，終軍謀猷之裕；過橋題柱，相如期望之高；破浪乘風，宗慤施爲之壯；何必桔槔俯仰，如魏勃之掃門，趙一之哭堂者哉？古人所謂『先達哭彈冠，休向侯門輕曳裾；相知猶按劍，莫從世路暗投珠』，此我之所宜戒也。兄勿復肆蘇、張佞舌於君子之庭。」

梅聞言，無可奈何，乃欲吐真情，謂：「我有言，不覺諸兄聽之否乎？前我所言，費了許多唇舌，而諸兄只以詞鋒見拒，可謂有志之士矣。然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孝爲萬善之本源〔九九〕，百行之冠冕。我之所以帶他爵禄者，亦效毛義之爲人也。不然以我之才〔一〇〇〕，眼空四海，一旦而蝸角功名，蠅頭利禄，豈足以償吾之志哉！聞之清華□才子有詩云〔一〇一〕：『子路貧時吾欲富，仲淹富日我寧貧。』玩味此詩，未嘗不嗟嘆於斯也。諸君短褐單衣，一貧徹骨，捉襟肘見，久窘蓬茅，而冬温夏凊，進養雙慈〔一〇二〕，反欠藻蘋之助。正所謂『漏屋更遭連夜雨，重船又遇打頭風』，當今事勢，諸君欲待天雨金以濟仲儒之窘，寧不敢刻舟求劍之譏乎？」

松、蓮、竹聞言，不覺長呼短嘆，曰：「賢兄所見，明若觀火。使我頓開茅塞，真所謂益友者也。」

於是四人各賦一詩，以寫其志云。松吟詩云：

聳壑昂霄萬古芳，虬鬚馬鬣老蒼蒼。師幢高擁雲天碧，仙吹遥聞夜月長。
先得氣鍾低衆木，後雕節勁耐三霜〔一〇三〕。大林肯許工人伐，留與皇家作棟梁。

竹吟詩云：

有斐名傳萬古香，非惟《淇澳》獨留芳。牛羊角鋭穿筲碧，虎豹皮斑裹玉黄。
中少虚心含造化，外多品節集冰霜。他時勢拂層霄外，空惹丹山彩鳳凰。

蓮吟詩云：

遲遲夏日水宫凉，鬥艷争葩笑六郎。抱素自能堅節操，銜紅那肯效時妝。
籍傳玉井仙歌遠，源引濂溪道味長。有日霑濡新雨露，高擎翠蓋馥天香。

梅吟詩云：

松兄蓮弟竹高賓，爭似吾梅占榜春。東閣香傳名信早，西湖月瑩玉精神。
調羹事業雙商相〔一〇四〕，止渴工夫兩漢臣。信是人間奇絶品，一番春到一番新。

詩成，四人抱膝長吟。吟咏之間，無不激厲。時予在後，默然無言。松顧謂予曰：「我輩席間談笑話，乃其志之所之。賢兄自夕至旦，不能贊一辭，以了此會，得非有皮裏春秋之意乎〔一〇五〕？」

予曰：「我與君胆肝共照，蓋已多年矣；膠膝相投，固非一日也。志趣淺深，已知之矣。而君又出此言，謂我之無其志耶？前段對話，諸君之志，即我之志，不必於予之贅言矣。但後梅兄爲親之説，而諸兄謂『我頓開茅塞』，反稱其『益友』，莫是平生不知其爲親之心，必待梅兄之言而後知之耶？有父母乃有此身，有此身乃有此富貴。爲親自古誰無是心，看諸兄後段之言，甚未快得十分之一。」

松曰：「願聞其志。」

予曰：「夫孝子爲親而仕，固不論時勢之可不可，而擇君一事，亦貴乎可爲而爲。此士中君子，不患遭時難，患遇主難。相彼禽兮，猶知擇木而棲；可以人而不如丘隅知止之鳥乎？山梁翺翔之雉乎？聲妓晚景從良，半此之煙花無礙；貞婦白頭失守，一生之清苦俱非。諸兄以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一旦輕授於人，不惟孤行道濟時之志，而爲親之心，未可知也。」

四友聞言，乃避席整容曰：「肉眼不識賢人。賢兄此言，富哉言乎！我輩願書諸紳，以備朝夕覽觀可也。然古人咏詩見志者多，我輩淺拙〔一〇六〕，偶成唐詩四律，望賢兄繼述一首，以觀其志如何？」

予曰：「詩以言志。志於道德者，則發爲渾厚之辭；志於事業者，則吐雄豪之氣。林泉丘壑之志

者，尚寥寂；風花雪月之志者，尚清高。常於古人中求之。唐宣宗咏泉詩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觀此海内之志可知；宋太祖咏日有詩曰：『未離海上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讀此詩則掃昏曀之志可知。『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邵子之志，空中樓閣矣；『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程子之志，坐上春風矣。『根到九泉無曲處〔一〇七〕，世間惟有蟄龍知〔一〇八〕。』人徒知老檜之咏〔一〇九〕，而不知隱逸之志，已露於此；『未出地時先有節，纔凌雲上更無心。』人徒知新竹之吟，而不知清節之志，已形於斯。咏『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之句，則韓稚圭柱石大臣〔一一〇〕，不待兩定大策而後知〔一一一〕；玩『未問調羹事，先向百花開』之詩，則王奉先狀元宰相，不待三魁天下而後驗。古人即景見志，莫不皆然。諸兄之志，非即景也，乃實事也。其志已白於此，忝文類驢鳴，學慚魚魯〔一一二〕，非長於詩。弟有心顧問，不嫌殘陋，因揭一歌，以完勝會可也。」

乃歌云：

堯傳舜禪兮，世遠都俞。龍争虎鬥兮，經幾春秋。山河有異兮〔一一三〕，風景不殊。名利芬花兮，舉世奔趨。時如未遇兮，抱膝草廬。時如未可兮〔一一四〕，文籍自娛。魚生塵甑兮，泣落魄音托落夫〔一一五〕。鶉衣百結兮，人不堪憂。堂堂椿萱兮，絲髮未酬。試問蒼天兮，有識此夫？伊、姜事業兮，心中悠悠。何日豹變南山，鵬搏北海，鷹飛雲漢，驥趨長途！

四友聞之愈嘆賞。及開窗一瞰，紅日已三竿矣，各各抻衣而起。予乘此勝會，爰述《松菊梅蓮志》，撰爲《蓬門四友傳》以□其志。

【校勘記】

〔一〕「國子祭酒范先生撰先生姓范，名廷琥」，此署名並注文原無，據A. 2524本補。

〔二〕「歲在上章涒灘出《史》上《三皇紀》」，此注文爲朱筆添補於行旁者。A. 2524本「上章」二字旁有紫筆批注「庚」字，「涒灘」旁批「申」字。

〔三〕「晴開朗景」，「開」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四〕「金甌白初黄之極」，「極」初作「壽」，爲朱筆所改。

〔五〕「四城開鐵鎖」，「城」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六〕「予乘月明星朗」，「朗」初作「焩」，爲朱筆所改。

〔七〕「燒茶爐中無宿火」，「茶」字初作「葉」，爲朱筆所改。A. 2524本亦作「葉」。

〔八〕「講書窗上有殘燈」，「上」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九〕「溪山不換王侯」，「換」初作「喚」，爲朱筆所改。

〔一〇〕「隨時憂樂以詩鳴」，「時」字初空缺，朱筆添爲「辰」字。按此爲避越南阮朝翼宗嗣德帝阮維時之諱，今改回正字，下同不注。A. 2524本「以詩鳴」作「只詩能」。

〔一一〕「飲殘銀漢千流水」，「水」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一二〕「穿荷服是蓮秀才」，「才」下原衍一「的」字，據文意删。

〔一三〕「肯虛日影於花磚」，「磚」初作「傳」，爲朱筆所改。

〔一四〕「將欲憒折桂穿楊之願」，「將欲」二字原作草體，疑抄者未識底本文字之故，「將」字可辨，「欲」字從A. 2524本定。「楊」原作「揚」，據文意改。「穿楊」二字，A. 2524本作「攀枝」。

〔一五〕「已非參得啓唐家之祚」，「啓」前原有一字殘，今據下句所對「已非星聚奎宋室之文」删之。A. 2524本此字似作

「葳」，不清； 並此句無「家」字，下句無「室」字，而「奎」作「奎露」。

〔一六〕「翼分毛頭閃爍」，「閃」字初作「內」，爲朱筆所改。

〔一七〕「王章性嗜學」，「章」原作「漳」，據《漢書・王章傳》改。

〔一八〕「人當知足」，「知足」原作「知是」，據《漢書・王章傳》改。

〔一九〕「萊蕪令」，「萊蕪」原乙作「蕪萊」，今據《後漢書・獨行傳・范冉》改，下文所引民歌同，不注。「萊蕪令」《後漢書》記作「萊蕪長」，下文「蕪萊令」則作「范萊蕪」。

〔二〇〕「也者之乎」，「乎」原作「書」，據A. 2524改。

〔二一〕「何異之客」，「客」初字不清，爲朱筆所改。

〔二二〕「與其甘宋人待兔之愚」，「愚」原作「恩」，據A. 2524改。

〔二三〕「梁尚郡詩云」，「詩」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二四〕「不施撥亂扶衰才」，「不施」後原衍「天生一世人是了一世事我輩在今日而無」共十七字，據A. 2524刪。「撥」原作「扒」，爲越南俗字，今徑改回正字。

〔二五〕「難將面目對江山」，「將」字原空闕，爲朱筆所補。

〔二六〕「控弦射函關之鹿」，「關」初作「閣」，爲朱筆所改。

〔二七〕「脱布衣而甲冑」，「布衣」原乙作「衣布」，據A. 2524本改。

〔二八〕「毋亦貧富關打不透歟」，「關」初作「萬」，爲朱筆所改。

〔二九〕「舌耕而食」，「舌」初作「口」，爲朱筆所改。

〔三〇〕「虞門來俊」，「虞」原作「卢」，爲越南俗體，今改回正字。

〔三一〕「詞源浩蕩」，「蕩」初作「薄」，爲朱筆所改。

〔三二〕「鋒芒凛楚邦之巨闕」，「楚」初字不清，爲朱筆所改。
〔三三〕「藜燃太乙」，「燃」初作「吹」，爲朱筆所改。
〔三四〕「珪璋玉度」，「玉」原作「王」，據A. 2524本改。「度」初作「庶」，爲朱筆所改。
〔三五〕「不惟取隋珠射雀之譏」，「隋」原作「付」，爲越南俗體，今改回正字，下同。
〔三六〕「寧不流於鏤冰畫水之歸」，「鏤」字原無，據A. 2524本補。
〔三七〕「簞瓢陋巷」，「簞」原作「單」，據《論語》改。
〔三八〕「左弼右扶，金吾作送」，「左弼右扶」四字初無，爲朱筆所補。「吾」原作「風」，A. 2524本同，爲朱筆所改。
〔三九〕「乃是梅俊秀」，「秀」下原有一「才」字，據A. 2524本删，下同。
〔四〇〕「宗室仰蹇裳之德」，「宗」原訛作「宋」，據文意改。
〔四一〕「擁之上座」，「座」原作「坐」，據文意改。
〔四二〕「悵漢水之波濤」，「悵」初作「帳」，爲朱筆所改。
〔四三〕「望雲山之縹緲」，「望」初作「坐」，爲朱筆所改。「縹緲」原乙作「緲縹」，據文意改。
〔四四〕「王子猷與戴安道友善」，「猷」字原缺，據《世説新語・任誕》補。
〔四五〕「在山陰遇大雪」，「山陰」原乙作「陰山」，A. 2524本同，據《世説新語》改。
〔四六〕「夜乘舟來訪安道未遂」，「訪」原作「放」，據《世説新語》改。「未遂」二字原爲正文大字，據文意改。
〔四七〕「孫綽文場之麗」，「綽」原作「倬」，據《晉書・孫綽傳》改。
〔四八〕「晉杜預人稱『杜武庫』」，「人稱」二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四九〕「而賢兄陶庵之所，如何見誚之深耶」，「何」前原衍「吾言亦大有理賢兄何」九字，今删之。按A. 2524本此句前亦作「吾言亦大有理」，而無「得非卵翼之法」等二句。

〔五〇〕「松應聲起之曰」，「聲」字原無，據A.2524本補。A.2524本無「起之」二字。
〔五一〕「阿叟不知深耕易耨」，「叟」初作「吏」，爲朱筆所改，下一處同。
〔五二〕「如孟浩然之凍雪騎驢」，「孟浩然」原作「孟然」，其後並空一字，今據馬致遠雜劇《風雪騎驢孟浩然》等補。
〔五三〕「豢雙鶴」，「豢」原作「眷」，據文意改。
〔五四〕「而鬥姸媸於幢馬巾幗之地」，「姸」原作「奸」，據A.2524本改。
〔五五〕「乃欲以蜩、鳩而笑大鵬」，「蜩」原作「鶩」，A.2524本同，據《莊子》改。下注文中同。
〔五六〕「決起而飛，……」，「決」原作「快」，據《莊子》改。並據《莊子》，此句與下句「則不至控於地而已」之間有「搶榆枋」一句，因標以省略號。
〔五七〕「而未看到心絡隱微處」，「心」原作「必」，據文意改。
〔五八〕「是故昔吴公飲貪泉」，「昔吴公飲貪」五字原闕，據A.2524本補。
〔五九〕「嘗玩冷絳雪題閔子祠一句云」，「閔子」原作「冉有」二字，有藍筆改於天頭，今據《平山冷燕》從之。
〔六〇〕「豈比夫射利饕榮之漢」，「漢」初作「嘆」，爲朱筆所改。
〔六一〕「任物鞭笞」，「笞」初字不清，爲朱筆所改。
〔六二〕「而取懸魚之禍」，「禍」初作「村」，爲朱筆所改。
〔六三〕「枕泉漱石」，「泉」初作「樂」，爲朱筆所改。
〔六四〕「貧在膏肓」，「在」初作「無」，爲朱筆所改。「肓」原作「育」，據文意改，下注文中同。
〔六五〕「仰天長呼」，「仰」初作「仙」，爲朱筆所改。
〔六六〕「有老人予錢三萬」，「人」原作「子」，據《杜子春》改。
〔六七〕「此而不痊」，「而」原作「何」，據文意改。

〔六八〕「撰一句」，「句」原作「勾」，據文意改。
〔六九〕「韓愈云」，「韓」初字不清，爲朱筆所改。
〔七〇〕「鶡裘贄相如之斗酒」，「如之斗酒」四字原缺留空格，疑是原抄寫時所據底本殘破所致，下幾處同。今據A. 2524本補。
〔七一〕「貧賤者」，「賤者」二字原缺留空格，今據A. 2524本補。
〔七二〕「抱犬而卧」，「犬」原作「火」，據《顔氏家訓》改。
〔七三〕「出《顔氏家訓》」，「氏」字初作「瓦」，爲朱筆所改。
〔七四〕「汗牛所藏」，「汗」原作「漢」，據文意改。
〔七五〕「起鳳騰蛟之句」，「蛟」原作「咬」，據A. 2524本改。
〔七六〕「筆陣縱横」，「陣」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七七〕「奪人之席」，「奪」原作「套」，據A. 2524本改。
〔七八〕「其用足以無敵於天下」，「敵」原作「獻」，據文意改。
〔七九〕「古人所謂斥鷃翱翔」，「古」前原有一「迷」字，爲朱筆所删。
〔八〇〕「適南溟也」，「適」原作「過」，據文意改。
〔八一〕「斥鷃笑曰」，「斥」原作「后」，據正文及《莊子》改。
〔八二〕「只在文字之間」，「之」字初漏，爲朱筆所補。
〔八三〕「孤負青春不再來」，此七字原闕留空，今據A. 2524本補。
〔八四〕「水月鏡花」，「水月」二字初闕留空，爲朱筆所補。
〔八五〕「儘屬虛境而已」，「儘」字初闕留空，爲朱筆所補。

〔八六〕「手把犁鋤飢空谷」，「鋤」初字不清，爲朱筆所改。

〔八七〕「猶見困於漁釣之中」，「見困」二字初作「可間」，爲朱筆所改。

〔八八〕「五羖子雖賢」，「羖」原作「羧」，「子」初作「中」，爲朱筆所改。

〔八九〕「天勞我以形」，「天勞」二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九〇〕「天欲禍人」，「禍」初作「村」，爲朱筆所改。

〔九一〕「元帥今從胯下來」，「胯下」原作「腃巷」，據《史記》改，A. 2524本作「袴下」。

〔九二〕「蓋亦恥齊門之鼓瑟」，「恥」原作「比」，據A. 2524本改。

〔九三〕「與相與將」，後一「與」字原漏，據下文對句「爲鳳爲凰」補。

〔九四〕「其揚聲於章華之臺」，「華」原作「花」，爲越南避諱字，今改爲正字，下同。

〔九五〕「不然蟠木既無先容」，「木」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九六〕「脱騏驥而驟以千里哉」，「以」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九七〕「蓮、松、竹聽了梅言」，「聽」原作「咱」，爲越南俗體，今改爲正字，下同。

〔九八〕「譬之鈞大鰲者」，「譬」原作「啻」，據A. 2524本改。

〔九九〕「夫孝爲萬善之本源」，「源」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一〇〇〕「不然以我之才」，「之才」二字原缺留空，據A. 2524本補。

〔一〇一〕「聞之清華□才子有詩云」，「華」字下一字原爲頁角行末，其字殘損不清，A. 2524作「花」，或爲「華」「花」正字、諱字重出之誤，今不從。

〔一〇二〕「進養雙慈」，「進」原作「逮」，A. 2524本同，據文意改。

〔一〇三〕「後雕節勁耐三霜」，「節」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一〇四〕「調羹事業雙商相」,「雙」字初作「兩」,爲朱筆所改。
〔一〇五〕「得非有皮裏春秋之意乎」,「意」字原不清,據A.2524本定。
〔一〇六〕「我輩淺拙」,「拙」初作「出」,爲朱筆所改。
〔一〇七〕「根到九泉無曲處」,「處」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一〇八〕「世間惟有蟄龍知」,「世」原作「丗」,據A.2524本改。
〔一〇九〕「人徒知老檜之咏」,「檜」字初無留空,爲朱筆所補。
〔一一〇〕「則韓稚圭柱石大臣」,「稚」初作「雅」,爲朱筆所改。按,前引詩句作者非韓世忠,而是寇準。
〔一一一〕「不待兩定大策而後知」,「定」初作「容」,爲朱筆所改。
〔一一二〕「學慚魚魯」,「魚」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一一三〕「山河有異兮」,「兮」字原作「辰」,據A.2524本改。A.2524本「河」作「嶽」。
〔一一四〕「時如未可兮」,「如」字初無,爲朱筆所補。
〔一一五〕「泣落魄音托落夫」,「音托落」三字爲朱筆添補於旁,今移作小注。

佚　名◇撰

金雲翹録

朱旭强◎校點



戊戌夏阮庭仲子書録



提要

陳益源　撰

《金雲翹録》，不題撰人。今知見刊本一種，抄本五種。昭文堂刻於同慶三年（1887）仲春，今存一本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爲AC.561。抄本一藏於越南國家圖書館，編號R.422，題「戊戌（1898）夏阮庭仲子書録」。一本爲保大戊辰（1928）年夏月抄本，越南文學院范秀珠教授私藏。其餘三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一本編號VNv.1898，抄於成泰十二年（1900）；一本編號爲VHv.1397，一本編號爲AC.521，副題「並演南音詩」。

本書成於十九世紀下半葉，作者將越南十八、十九之交著名作家阮攸改編自中國同名小説的喃字長詩《金雲翹傳》，用漢字重新又改編回了小説體制，形成了一部與青心才人《金雲翹傳》截然不同的越南漢文小説。

其差異體首先現在情節上，如故事一開始提到翠翹母親嘉靖三年禱於衡山，夢見老人賜以桃花三枝，因生姊弟三人云云，乃本書獨有。而書中所穿插的52篇詩詞歌賦，亦無一與青心才人書雷同。雖然

技巧不見得多麼高明，但仍是這位越南佚名作者結合劇情的精心創作。

此外，本書在漢譯改寫越南阮攸喃傳的同時，又至少提供了越南另一部漢喃戲曲《金雲翹傳》的編寫素材，因此，它在越南文學史上的成就與地位，頗值得重視。

2003年8月，本書乃以昭文堂刊本爲底本，全文校録於《王翠翹故事研究》（陳益源著，北京：西苑出版社出版）一書。本次整理，再以年代相近的阮庭仲抄本（R. 422）爲底本，以AC. 561（稱甲本）、保大年抄本（稱乙本）並諸本參校。在整理過程中，張興成審讀了校樣。

明朝嘉靖三年，天下寧謐，四方無虞，號稱治平之世。時有雷州人王員外〔一〕，花踪遺派，奕世簪纓，亦人中之豪也。其妻禱於衡山，夢見一老人，賜以桃花三枝，一枝已成果子，一枝花色少開，一枝花開半謝。忽然睡起，記得夢中根蒂，心囂囂然，以爲不誣之夢〔二〕，歸告於員外。員外曰：「是天所與。一枝結成果子，必生男子；二枝開花〔三〕，必生女子，且有嬌嬈之貌。我之家聲未泯者，其在此耶？」自是員外即不事産業〔四〕，專以講習爲事。未足一年，員外夫人果生二女，桃腰柳臉，顔色精神。人皆以爲傾國傾城之色〔五〕。員外命之曰「翠翹」、「翠雲」。及後生一男子，面貌光潤，爲兒戲時，好觀書籍，自有豁如之意〔六〕，員外命名曰「王觀」，學力甚妙。翹、雲十有二歲，有沈魚落雁之容〔七〕，有閉月羞花之貌，與王觀遊學，廣博宏長，琴棋詩畫，無所不知。時人皆謂女中之奇男也。翹之才色，又出於雲之右。花倠荏苒，二十餘年，雖鄉里有占鳳之求，然芳心正怯，春事未諳，未契風雲之會。

馹至嘉靖二十四年春三月，適值清明之節，名曰踏青會〔八〕，人人皆争奇鬥艶，滿路生音，沉紫浮紅，賞春玩景。王觀兄弟亦率手下童子六七人，花奴五六人，携手出遊西郊之右。是日也，往來道路，車馬如雲。錢紙風飄，香煙暗淡，人人來往掃墓，左右其途，上下其音，不勝其數矣。時太陽已過午，王觀召二嬌指示之曰：「銅鉦西駕，天將暮矣。」乃携手以歸。還至西郊西阡，有一小溪，形如龍盤，水鋪錦色。溪上有一徒杠三四度〔九〕，兩岸花草舒紅，芙蓉弄柳。王觀與二嬌見景有情，縱目不已。忽於橋傍見一墓，草木青黄，似有淒凉之色，因問王觀曰：「清明之節，處處皆得光景。何故此墓依然香煙冷眠？」王觀曰：「此墓乃淡仙之墓也。昔者淡仙乃是歌兒，其才色絶世無雙。不幸青春日少，薄分紅顔，間有遠鄉之客，素聞其名，欲結朱陳之願，至則淡仙已歸神矣。只見履跡三四，暗淡苔封，而不知所之。若仙耶

塵耶？存耶没耶？總不之知。客於是涕泣流連，以爲不偶。然已爲情而至，則姑築淺土一堆，雖迷川之不遇，必覺海之重逢，亦副平生之願。自是以後，人誰爲之哀弔哉！」翹聽觀言首尾〔一〇〕，嘆曰：

天地風塵，紅顔多屯。伊人之在世兮，誰不願爲之家？伊人之棄世兮，誰乃爲之主？哀哉，哀哉！生爲萬人妻，死作無夫鬼。

顧謂王觀曰：「古人吞蛭而愈疾，殺蛇而致福，勿以善小而不爲也。」王觀曰：「我於途中潦草，情何贈之？殆燃香一篆，成禮而歸。」翹曰：「正合我心耳。」翹乃燃香密禱，徘徊不已，再脱簪題芙蓉樹云：

泉下佳人知也無，紅顔誰是更無夫。落雁沉魚迷客思，淒風涼月觸人愁。

題畢，涕泣不已。雲笑曰：「彼一時，此一時。姊何故哭泣千古之人如此〔一一〕？娣有餘淚矣。」翹曰：「不然。古人有言曰：『見孺子之將入井，則怵惕之心動〔一二〕；聞牽牛之將釁鐘，則不忍之念萌。』古今人心，亦如是也。」觀曰：「天將陰氣，不可久留。」翹曰：「如此之人，生有才華，死亦靈爽，不久必有顯現矣。」言未已，花前風送，草上香飛，苔面庚庚，似有人跡向出也。翹曰：「鬼神不遠，有感必通。姊不以幽顯爲嫌，乃是知音之客。豈可不續詩以謝之哉〔一三〕？」乃題一句云：「靈爽不知何處覓，依然千古凛如生。」翹於是心中冲冲，歸去回顧，忽見一男策馬便過此橋，衣裙楚楚，復有六七童子隨之。王觀出而視之，乃硯席之交，於是携手相歡。客見二嬌在旁容貌甚莊〔一四〕，自以爲春蘭秋菊，心乎愛矣，而未敢發言。頃之相别，策馬遲遲其行。二嬌見而悦之，久望其行塵，乃問王觀曰：「伊人安在，而有此風采、有此威容？」王觀曰：「遼西之人，姓金名重。本豪華風雅之人，與我同遊學耳。」

時天色矇矓，王觀與二嬌同歸，至于家處，則兔已升騰〔一五〕，庭藏竹影，夜將半矣。翹即解坐玩景，見霜打春枝，雪侵花色，嘆曰：「花兮！花兮！有香無色，有色無香。紅顏情景，亦猶花也。」頃之，翹倚案而卧，精神迷茫，尚未醒也，見一小嬌花顏春髮，皓齒朱唇，從外而來，直到翹卧處。娘心欣欣以爲良朋勝友，第未知何處得來，因問之。小嬌曰：「何健忘哉。我家在於西郊西阡〔一六〕，庭前有水，水上有橋，橋邊有芙蓉老樹，乃娘題詩之處。」小嬌乃撮《斷腸》十首許翹咏，翹乃咏之：

其一　白兔頻頻催白髮，紅鈎耿耿怨紅裙。古今閲盡才華客，帶得繁花累此身。

其二　兒女憐哉不幸而，憐哉不幸更非時。把來月思顏多厚，抛得芳心瘦不支〔一七〕。

其三　無端月老怨紅顏，打得花顏幾度殘。五夜風吹香味斷〔一八〕，三更雪薄竹陰寒。

其四　誰謂花兮色有香？有香無色色無香。勿怨有香無有色，可憐有色更無香。

其五　悠悠彼蒼誰造因？紅顏何自更多屯。只得夭嬌摇柳陌，枉將冰雪染紅塵。

其六　花開秋夜花容瘦，月朗冬天月影寒〔一九〕。花月還爲花月累，花殘月缺幾開顏？

其七　歲月催人似水流，紅顏在世白雲浮。翠眉還取千人妬，薄命終遺萬世羞。

其八　嬌容兮命薄如箋，銷得風光有幾年。萬陣狂風摇緑柳，幾番冷雪滴朱鉛。

其九　赤繩斷續頻驚夢，丹臉輕盈屢織愁。愁緒悠悠心自苦，天高何處訴幽愁？

其十　自古紅顏放蕩心，冶容還是悔人淫。化工未果能相厚，月老無端怨已深。

翹咏畢送於小嬌。小嬌携之，稱嘆不已，復戴月而去。忽之風打疏簾，聲聞動蕩，翹勃然而起，始覺夢中與淡仙對話矣。於是且吟且哭，坐以待旦。時天將黎明，其老母乍醒，聞得翠翹聲聲到底，問曰：

「彼翹，彼翹，何故達旦點燈，如有不平之意？」翹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父兮畜我，母兮育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我無以報之。」母曰：「汝何爲而出此言耶？」對曰：「日者遊於西郊，有謁淡仙之墓。至於夜間夢見對坐，謂其斷腸有名矣。愚必意其紅顔薄分，自古皆然，故爲之思嘆矣。」其母解之曰：「夢幻之中，不可信也。」雖然，翹猶有耿耿之色。

却説金重自西郊返，乍思人面，乍動花心，乃辭親以遊學爲事，從藍橋而詣於雷州，不遠千里，幾一月而至。既至，見一老人抱童子以遊，問老人曰：「王觀之家何在？」老人笑曰：「子欲見王觀耶？見二嬌耶？」對曰：「臣與王觀同學，已經不見，玆欲見王觀矣。」老人指示曰：「子趨步花衢，滿籬桃紅，花開燦爛，是王觀家矣。」金重徐行至所，望見四壁深嚴，花落滿地，而不見人聲，立之良久，乃就於東鄰。有一家門閭高豁，山水有情，有一老嫗，烹茶獨坐。重問曰：「家人何處？」老嫗曰：「我富商家行客未返。」重曰〔二〇〕：「臣請留之，以便從學。」老嫗曰：「我老悖，不記子姓名。」重曰：「臣姓金，名重，遼西之人，負笈從師，千里而來。」老人曰：「子有心哉！我何愛矣。」乃許留居之。重得所甚喜，以爲天使然也，自是携酒弄琴，烹茶玩景。一簾風月，半闔半開，時常拭目於王觀之西鄰矣。經二月餘，不見來往。

一日，烏斜半西，梅風送暑，忽見一人往過花樹，恍若蟾宫仙降，天上瓊飛。重即整頓衣裳就看，至則其人不見，只見雪風仿佛〔二一〕，花蕊縱横。重不得意，周環園外久之，乃仰天陰嘆。忽見金釵一雙，落在桃枝上。重舉手以撮，將回置之案子，嘆曰：「閨閣之人不見，而與我閨閣之物。」重戲弄久之，經一宿回而香味如故。至平旦，重睡起，望於西園，見一美人往來花樹五六番。重覺翹娘尋釵之意，乃遥言

曰：「我得金釵一雙，不知果佳人物否？」翹聞之，曰：「此釵乃妾搔頭玉，嬰兒年所弄，願君子許之，不敢忘恩義矣。」重乃掇琴就處，認果翹娘，私謂曰：「我覩其物，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物。我有金環一雙，願與娘爲約。」翹不肯受。重甘言不已，翹曰：「妾尚青年，豈敢私許。倘有赤繩繫足，必待父母所命。」重曰：「朝雲難悦，夕露易晞。豈得日日與娘相對？茲敢語香火之緣。娘心若稱，則媒妁何難？」翹聽之乃曰：「幸憑君子憐之，敢煩一言銘心，以爲百年之約。」重得翹語甚喜，乃取金環，束以紅羅投之。翹因執手盟曰〔二二〕忽聞南隣有人聲笑謔，乃相解而歸。重還至書堂，饑花渴月，愁緒百般，惜緑貪紅，幽懷萬縷，嘆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翹自返紅樓，香織愁煙，琴成苦調，已經旬日，幾一年週，未得與金郎對話。適值員外之外家生日，員外一家相與宴樂，翹曰：「今日會遇之機甚好也。」於是整頓花儀，置設礼物，欲召金郎到處。翹乃獨坐於東隣，未及動聲，已見金郎立在樹下，花落滿袍，雪飛白髮。金郎見翹來，泣曰：「燈殘酒冷，幾度星霜。我爲情苦久矣。」翹謝曰：「妾豈敢忘情哉？特以風把霜持，故不得與君相見。妾意君心有誰長短哉。今日寂家，請郎同就琴房，亦是一好機會耳。」金郎乃與翹相携手，至于梅軒，兩相對坐，酌酒相歡，謂翹曰：「百年之約，其在茲乎？」於梅軒有一畫松，筆勢甚妙。金重問曰：「是誰著筆？」翹曰：「妾筆。」重曰：「毫端翠弄，筆下春生，不意女中乃能如是，宜題詩以咏之。」翹乃舉筆題云：

亭亭老幹倚危岑，烟雨蒼茫黛色深。千古不雕存勁節，四時長翠市清陰。
雪清澗底蒼龍蟄，月冷巢中白鶴吟。挂向堂前披翫久，無由共記歲寒心。

題畢，重稱之曰：「古所謂班李，亦不過此。」乃批其松云：「時來雨露同榮易，節到風霜獨勁難。」

翹曰：「妾細看郎君容貌，乃金門玉液之家，非常才比，只恐妾紅顔薄分，白面無緣，化工未果相厚也。」重曰：「德能勝數，人定勝天。娘勿以是而致慮矣。」時宴方滿席，日已啣山，重乃告歸。頃之，翠翹花奴自外家返，謂兩堂尚相侈宴，明日始歸。翹喜，再冒雪獨行，至金郎所，見燈殘花謝，茶冷香灰，金郎倚案卧矣。翹不知其醉耶醒耶，乃言曰：「妾已至矣，睡何爲哉？」重聞言乍醒，未辨翹來，猶以爲睡中夢想，見翹執手嘆，乃知翹來，大喜。即燈燃酌酒，熾炭烹茶，與翹共草盟箋一章，言盡款曲情狀，再以小刀截髮而誓。重酒酣，芳心可掬，欲以春情戲弄。翹曰：「君是風流少年客，妾是風流少年人。赤繩已繫，春日猶多，何必如此，然後見情耶？」重曰：「吾直戲耳。聞娘善鼓琴，姑試之一曲如何？」翹曰：「本妾賤技，妾請鼓之。」重乃兩手携琴遺於翹。翹曰：「何敢重煩君子耶。」於是抱柱援琴，轉絲弄曲，行雲流水〔二三〕，韻韻相闗；奪鳳離鸞，聲聲相應。重聞之，洋洋盈耳，贈一詩云：「靈籟一天孤鶴怨〔二四〕，寒濤千古老龍吟。」良久乃謂翹曰：「娘之琴似伯牙之琴，然有蕭搔之曲〔二五〕，使人帶得愁思。」翹曰：「天使其性，無可改也。然自今以後，不敢不承教，庶或改之〔二六〕。」翹乃輟琴，再與金郎歡飲。金郎見花月相邀，欲强與之合。翹曰：「水在山則清〔二七〕，女在家則貞。市荆之人，皆以貞字爲一身之本領，昔在崔張奇遇，兩姓相交〔二八〕。只以鹿車未挽，緑葉成陰，轉成別離之嘆。願君姑戢花心，乃是知音之友〔二九〕。」重聞言有理，嘆曰：「冰霜之操，百無一二。」因贈詩云：

一點貞心百煉堅，肯教春夢入孤眠〔三〇〕。丹心似鐵千難奪，素節如山萬不遷。

兩相交言未已，忽聞村雞咿喔，野鳥嗚啼，翹乃請別，重復援琴如故。

時天平明三四刻，重見家書就呈，開書看認見嚴堂手筆，内謂親叔命終於遼東，茲靈殯回鄉，宜迅即

返回助喪，以終孝道。重看畢，心中惶恐，乃問行翹娘坐處，翹怪問之。重泣曰：「我家書信報家事百般，心情忙苦，雲程萬里，迢遞三冬，且一日不見，猶似三冬。況三冬之不見，將若之何？」娘若既得盟箋，是副平生之願。翹聞之，涕泣不已，謂金郎曰：「死者倘復生，剖與郎君看，妾與郎截髮而盟，髮雖色已班，丹心妾不改。只念鳥道崎嶇，山溪斷續，風打人顏憔，水怯馬蹄促，郎君文人，何以當此？願郎勿以妾爲介。」乃送別詩云：「千里江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愁。」重復別詩云：「一自長亭相別處，短長亭是斷腸亭。」

時午禽已喧，金郎請歸。翹淚下如雨，嘆曰：

須臾兮對面，頃刻兮分程。相顧不相見，何日寫幽情？

重揮淚，策馬而行，經歷風霜，江山萬里，期月至其國。

却説翹自金郎既别； 日强加飧，夜長對酒，清清有流水，難洗寸心憂； 青青有芳草，不忘寸心愁。夢寢之間，常與金郎對矣。

不意家遇屯艱，變來莫測。忽見差衙一團，圍捕拿捉王觀、員外，扛押調回訟所，家中産物，一皆空盡。經一月間，訟理未伸。員外、王觀益被盤查最苦。翹見老親忙苦，日夜流涕不止，嘆曰：「最苦是會遇之緣，最重是劬勞之德。然緣可得，而辭親不可得而遺也。」乃告其母曰：「妾請賣身于他鄉，以贖父罪。」間有老吏名終公，見翹兒有此孝心，嘆曰：「古人云二十四孝〔三二〕，可繼之以翹也。」乃謂翹曰：「我聞子之言，我亦憐哉。我亡利心也。子欲贖父罪須辦白銀三十笏，後可解了。」翹謝之復出，尋冰人謂曰：「妾爲賣身，願冰人宣言于外。」冰人嘆曰：「金玉求之易，才色求之難。」

時有臨清人名馬監生，年外四旬，形體裝嚴，衣裳燦爛，後有帶隨婦女一人，詞與冰人，乞入看翠翹面。冰人與之行。監生一見翠翹顏色，以爲浮水白蓮，孤山明月。冰人曰：「此人非特花顏，琴詩百藝，絶世無雙。」監生猶豫未決，久之，請納青錢五百緡，請以手字爲信，以定納聘于歸之日。事訖，冰人與監生同往。

翹乃使人言於終公，曰：「白銀三十笏，今辦已清。」終公得此説，乃畢意凖量，改理換詞，許開詞領員外回家服藥。員外與王觀得返，問其根底，覺得翠翹自賣事。員外曰：「天地獨何心哉！我年逾六十，不爲天矣，仰事俯盲，爲無憾也。蓋造化之福居多，今日雖死又有名也，尚何愛哉！彼翹，彼翹，爾年尚少，春始及時。是何薄青春之分，而愛墓木既拱之人乎？且人之甚愛者，子也。生而見其子之憔悴，曷若死而見子之安分耶？」乃投身于樹下，曰：「與草木俱腐耳。」鄰里聞之皆流涕，衆急携將員外入房中，精神已散亂矣。良久員外乍醒，翹至坐前泣曰：「昔漢緹縈上書以贖父罪刑，晋李氏賣身以贖父罪。妾亦一般女子，何愛一代青春乎？虚生而不報父母之恩，寧死而作無夫之鬼乎。」員外見娘言最有情根，血淚流出，亦無如之何。

言未已，忽見人聲喧鬧，車馬鑾鈴，觸目户外，已見監生師弟一團，徐徐進步，至員外前言曰：「請以花詞交訖，黄金一斤，依價青錢百貫。」員外嘆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乃撥手下七八人置牀設案，詞與監生姑留一宿。翹見監生已至，曰：「使人生離在此行矣！」於是愁腸亂亂，眼淚漣漣。乃點燈獨坐，舉金環玩之良久，思金郎不已。因吟一曲云：

金郎兮金郎，雲去兮即别妾。雲歸兮妾思郎，金郎兮金郎，君爲妾而遲遲驥足，妾爲君而斷斷

羊腸。金郎兮金郎，君江山萬里，妾家事百忙。金郎兮金郎，君爲親而返回故郡，妾爲親而流落他鄉。金郎兮金郎，君約妾爲鸞鳳，妾與君爲參商。金郎兮金郎！

翹纏綿嗟嘆不已，雲聞之，謂翹曰：「滄桑底事，惟天使然。恩怨餘言，於人何與？娣何故深宵哭泣〔三二〕？抑娣之緣未契合耶？」翹見雲言，愁腸益亂，淚眼難留，乃謂雲曰：「我有一點情根未解，言恐世人笑，不言終煩惱。娘以毛裏之情，有憐我者，受我之辭，副我之望，則我雖死亦安。」乃歷陳遇金郎之事，曰：「盟箋一章，是金郎手筆；金環一雙，是金郎家物。我與郎約爲琴瑟，兹金郎返回未幾，我家不幸，滄海多端，我以親故，不愛其親，使一家俱慶。我以孝於親，故負金郎之約，我身已別，無復還期，娘有爲我代朱陳之約，則我雖九泉，無含恨矣。」言未已，亂神倒卧。雲見事愕然，乃聲聞於兩堂。兩堂皆驚怖，不知何由端的。雲乃舉起金環、盟箋，示兩堂曰：「是乃翹娘情况根源耳。」員外開箋讀之，嘆曰：「斷子絲者，父也。續子絲者，父也。子之不遇者，天也。然猶有雲娘在此，必報金郎之情。子勿以金郎爲念也。」翹聞父言乍醒，乃前泣曰：「知子莫若父。子之言，願父記之。子雖客地埋靈，亦免爲慚負之鬼也。」

時天將昧爽，監生於門外，已整頓花轎弦管矣〔三三〕。翹乃抱其母而吟一曲云：

寧甘死別，猶愈生離。子之此去兮，不知何時歸。子之此身兮，不知何所依。子之情人兮，知與不知？子之分命兮胡然，而子之才色兮復何爲？父母兮長悲，兄弟兮分岐。

兩堂與雲、觀皆涕泣。翹陰取小刀匿之懷中，遂辭父母兄弟升花轎而去，嘆曰：「孤身隻影，客地萍蓬。萬死一生，他鄉風月，歷歷江山，風催馬足。」未得數十里，而天暮矣。監生乃傳言留宿，徒弟皆留

止之。翹嘆曰：「風月之夜，其在此乎？」乃謂其從者曰：「桃花見東風而斂色，今日北風凄凄，打得花心憔悴。花兮花兮，寧謝於東風，猶帶得春風淑氣，不猶愈於北風苦寒、秋天厲雪乎。是生之不遇時也。雖含芳惜嫩，果何爲哉！」頃之，監生入翹帳。娘有赧赧之色，監生縱欲不已。翹嘆曰：「寧爲貞順鬼，不爲慚負人。」乃取懷中小刀，欲自頸而死。再念曰：「途中曲徑，一旦非常，則追原之債，再累於雙親。」於是卧之如尸，任其所欲，玉淚淋灕，饒人醒醉。時天將明，監生促使徒弟登程。經歷長亭次第，夕蕩朝更，期月而至於臨淄。

花轎方至於門外，見一女年外二旬，衣裳燦爛，皮膚淡色，兩臉微紅，披簾倚立，戲謂翹曰：「章臺朋友，何處得來？」翹未解情景，步至青樓第一根，見一翠娥獨坐，柳眉桃臉，粧點嬌容，花色顔開。眼睛左右，而佳人才子，坐滿在旁，携手弄琴，往來戲謔。其坐上有對聯一句，云：「心生錦帳春如海，夢入陽臺夜似年。」及至青樓第二根，見案上有傳神一幅，顔色如花，山眉半白，題曰：「青樓會」，下有對聯云：「一雙玉手千人枕，半點朱唇萬客嘗。」翹讀畢，見一老人名秀婆，指謂翹曰：「青樓先師像，娘入而拜之。」翹就拜未畢，秀婆在傍密禱曰：「香飄酒弄月笑花邀，願先師默相扶持，使人人見而悦之。」翹聞而異之，未辨何等言語，何等情狀。從秀婆入第三根，拜謝家堂。事訖，見秀婆上坐謂曰：「我乃母也。監生乃我夫也。」翹曰：「嗚呼獨何言哉！且妾身客地流離，已甘小星之分，塵撩風月，監生已多番到底，兹花殘月缺，再發此言，不知何處説得。」秀婆大聲曰：「汝一個年少，是何春情驟動，彼必以顔色而争我長乎？古人云：『入江隨曲，入家隨俗。』爾入我家，宜隨我使令，不然噬臍何及？」翹乃决捐生之計，不知處置若何，嘆曰：「浮生半世，幾度風霜。客地一身，許多非是。雪消雲散，花落香沉。」秀

婆見娘果決，面色如藍，嘆曰：「破家亡人，嗟何及矣！」翹精神散漫，已見淡仙附耳語曰：「娘之因果未盡，姑旅於迷川，待寃結解了，我待娘於錢塘江矣。」言未已，淡仙復騰雲而去。翹娘漸漸醒出。秀婆甘言謂曰：「才色如娘，未易得也。曩者我未照娘心腑，今已知之。則紅樓之配，不爲晚也。」翹曰：「『變辭易面，世態蒼黄』，不知老婆記得此語？」秀婆曰：「天地何可欺也？日月何可掩也？」翹得此言最喜，少寬胸懷。自是閉月含花，謝香掇鏡〔三四〕，一夕深沉，念及故鄉之義，因嘆一曲云：

倚閭之親，誰爲之昏？誰爲之晨，金郎兮，誰爲之姻？王觀兮，誰爲之群？雲娘兮，誰爲之親？此身兮，誰爲之憐？淹留客地兮，誰已幾春？

間有一男，面貌雄神，似有豐香風體，名曰楚卿。聞娘鼓琴於樓下，遥言曰：「雲中月落，海上花生。憐哉憐哉，伊人有一代才華〔三五〕，反爲繁花所累〔三六〕。」翹聞之曰：「大人亦有心哉！」出而視之，不意楚卿已到處矣。翹乃謂楚卿曰：「妾亦閨閣中人，爲親而流落他鄉，故致如此其極也。君子如有可憐之理，妾雖没入泉臺，不敢忘恩矣。」楚卿曰：「知我者何其晚耶？我有良馬，我有健兒，如娘心獨決，秀婆雖有智勇，無能爲也。」乃手書「昔越」二字以與翹，遂辭而去。翹把看推認，解曰：「昔者廿一日也，越者戌走也。必謂二十一日戌時走也。」翹心中憂懼，至二十一日，就門前試看，已見在此，於是決意從之。天黎明，秀婆見小嬌呈謂翹娘已去，秀婆大怒，策馬率子弟十餘人追之，至日中漸及之。翹聞車馬鈴鑾之聲，乃顧其後，則楚卿不知所之，而秀婆已趨至矣。秀婆乃促翹歸，憤憤不已〔三七〕。馬嬌見娘流落如此，冤苦如此，嘆曰：「固是紅顏泊分，青樓之人，寧使紅顏憔悴耶？」乃謝秀婆乞領翹，秀婆許之。馬嬌引翹入内，戒曰：「楚卿不仁之人，青樓朋友，皆以爲芙蓉面矣。」言未已，楚卿遽入叱曰：「我

知翠翹是何人物，何人敢以無根之言嫁我乎？」翹見楚卿犬彘其心，羞與對面，出而言曰：「『昔越』手書，是誰之字？」人人皆望楚卿而笑曰：「甚矣！無良之人，敢食言矣？」楚卿遂赧赧而去。

秀婆見娘有辭可執，乃以花月之事曉之〔三八〕。翹曰：「妾以一點殘萍之分，千層浪打，萬陣風吹，如此之身，尚何愛矣？」秀婆曰：「如此固然。然皆曲盡情狀，始謂之巨擘。」乃以技藝百般教之。翹笑曰：「天生一代聰明，開心學得甚妙底事，以爲世鑑豈不偉哉！」自此平康無鎖，春客往來。送酒分香，撩紅弄柳，人人到處，皆以爲塵埃仙侶。一度長思，没齒不忘也。翹獨惆悵怨恨，嘆曰：「三春花燭，寧覺春來；五夜香沉，不知香味。」

一日，登樓避暑，見浮雲歸去，忽動故鄉之思，嘆曰：「椿萱榮悴誰與言？雲重合離誰與語？」因吟一小律云：

娥眉千古妬，紅顔一身苦。辛苦有誰知？幽愁何處訴？

吟了，忽聞樓下似有人聲。翹視之，見一男子冰鬚蟬鬢，彩色光華，方與秀婆對飲。翹乃從樓而下，秀婆指示曰：「此丹桂第一枝也，青樓第一人也。」生見而悦之。頃之，秀婆告别，生見翹而笑曰：「紅樓風體，不是青樓。」因贈詩云：

若逢紫閣風流早，何故青樓歲月深。和合等來知識少，深宵苦弄伯牙琴。

翹讀之，因問曰：「郎君何在？」「我名束生，諱其心無錫州人也。我年尚少，已娶本州人吏部官之女，名宦姐。兹已三年，我留居臨淄，久聞娘名而至。兹見娘容貌甚莊，知其必是忠厚底人，非青樓客也。」翹謝曰：「知妾者其君乎？君乃塵埃慧眼，妾本雲州之人，爲親而流落，屈指從頭向數，於兹三年

矣。三年之間，妾爲煩惱所棄，風塵所累，帶得愁腸，百縷千縷，還萬縷矣。」因謝束生詩云：

寒窗寂寞妾幽愁，不識良人解得不。一自紅樓相别後，青樓隱約已三秋。

生讀之，因謂翹曰：「人生誰無苦？苦盡甘來。我願與娘相結矣。」翹曰：「風花之客，戀得花色初開。若花色小衰，則此心寒也。且占鳳之交，已有厩中駿馬，何用分香奪愛爲哉？妾以萍蓬之分，爲君子所憐，固是枯木逢春，然父母之心，可得而憐哉？糟糠之分，可得而容也。」生曰：「娘言亦有理。然我家自有法度，娘何必説到百年之事乎？且吾言如刀破石，從容亦如是，顛沛亦如是。」娘聞生言顛末，認得其理，乃决意與生相結。束生入言於秀婆。秀婆曰：「青錢五百貫，是還原也。」生曰：「一笑千金，五百青錢於吾何愛？」遂與翹同車而去。翹嘆曰：「一代才華，于歸幾度？從今必了風塵之債。」自是翹與生環交玉液，樂奏瓊簫，冰玉相輝，絲羅共慶，以爲千載奇遇也。

花催鶯逐，未得一年，見束生嚴堂到處，指翹問：「彼何人也？」生對曰：「臣之小星。」束翁發憤罵曰：「古人有言：『成家之子未生，破家之子已長。』汝乃破家之子也。彼青樓之人，朝雲暮雨，戀態非常。爾何敢以爲家室哉？不聽吾言，必有後悔。」束生心知翹孝義底人，謂其父曰：「其人如玉，何可棄也？」束翁見生眷戀不已，乃以事投申於公門。府堂照其詞内，見事不應，傳付差員，隨原單指引拿捉彼姓名調回查究。翹見差員就處，指示束生曰：「締結之初，妾已知有今日之事矣。有今日之事，必有他日之憂。」束生默然，於是共隨差員就在府堂候查。府堂官見引娘入前，叱曰：「顔色如故，可不迷人哉？我照詞内各理，汝罪有餘，論笞一百示懲。但以情理準之，許汝再回青樓，催取秀婆照收原錢，付許束生，以充案理。許汝開詞呈納，不得逾緩。」翹稽首拜曰：「驚弓之鳥，見曲木而高飛。青樓一出，豈

望還期？迄尊翁審量，庶得解冤。」府堂官聞娘言未已，傳付監查。娘嘆泣不已。束生見娘嘆泣，乃泣曰：「是吾之事，非娘罪也。昔日我聞娘言，必無今日事矣。我請代之。」府堂聞之心動，乃查束生，生具以終始，言語顛末各理。府堂乃催來束翁，謂曰：「彼乃才子良人，亦有可憐之理。半子之情，何忍斷絶天緣乎？如此則情理兩得矣。」束翁領意，與生翹同謝府堂而去。翹喜赤繩之緣，幾斷而復續，因述一詩以謝堂官云：

仰體君心宣聖化，直將玉燭照凡民。妾身不負朱陳約，萬願尊翁一點情。

束生亦謝云：

一天膏雨隨車至，萬里仁風逐扇生。今日不孤山海負，泉臺雖没敢忘情。

事訖相携手以歸。生見娘有此顏色，有此才智，眷顧之情，益倍於前日。束翁亦重其才，而愛其情矣。

自是絲羅共結，琴瑟相諧。漢苑交遊，秦樓衽席。翹見生從遊已久，乃謂生曰：「兒附女羅已三春矣。衽席之情固如此，糟糠之妻且奈何？郎君宜返，隨機應變，明辨是非，則恩愛兩全矣。」生聞之，乃促治行裝，告嚴堂曰：「臣請歸寧。」束翁許之。生與娘相别，因爲詩云：

浮雲散聚原無定，流水東西却有期〔三九〕。歸去誰教心最苦，途中是我斷腸時。

翹答曰：

一自郎君踏雪程，妾身忙苦别離情。恨隨雲水流無盡，愁入東風畫不成。

遂相别而去。翹自是幽情默默，玉淚斑斑。見生淹留一年，二年，又三年，因感情而吟一曲云：

浮生已幾年，愁惱許多番。金郎隔别兮，愁對盟箋。家情忙若兮，愁繞燈前。離别故鄉兮，愁聽秋蟬。配匹監生兮，愁滴朱鉛。對秀婆兮，愁緒如年。遇楚卿兮，愁落花軒。居青樓兮，愁枕綿綿。對府官兮，愁淚漣漣。别束生兮，愁緒涓涓。望束生兮，愁入孤眠。浮生得幾年，愁苦已幾番！

却説束生自臨淄返，闗山鄭重，寸步逶遲，故國他鄉，百般茫苦。一日酒酣，浪吟云：

遠浦去來單白雁，寒山上下一孤舟。簾前月朗花生色，雲外那知月朗無。

宦姐聞之曰：「此吟非偶然也。」生佯爲不知。姐曰：「觀月中之月，復有一月。覺身外之身，復有一身。月中已生影矣，園外已添花矣。」生曰：「何謂也？娘勿以無根之言，捕風捉影矣。」姐心知其匿，不與之言，遂不復言及此。

一日，生共姐言再往臨淄事。姐曰：「四方弧矢，男子初心；萬里劍弓，英雄底事。妻兒眷戀，果何爲哉？」生乃别而去，不意姐險狡，機智多端，方與生言，已潛害人之意。及生往，乃使手下各犬鷹，以二十餘人，乘船順風，從間道逾海而南，直放三百日夜至臨淄。犬鷹既至，則生未至矣。犬鷹乃使人覓江津，得一死尸，立即將就翹家。伊時娘方醉卧不醒，諸人齊聲喑啞，佯爲劫徒，執翹置在船所，盡焚其家而去。束翁出奔西鄰，鄉鄰聞，呼喚連聲，皆同赴救。至則劫徒脱了，烽火縱横，人人問翹徒弟存没如何，人人皆足目，惟翹不見。傾之火滅，散火尋之，見火中有殘骨，人人皆謂翹娘已收靈矣。同時嗟嘆，哀聲動地。得十餘日，束生始至。束翁望見束生，泣曰：「生兮生兮，翹已死矣！」歷陳伊夜始終。生涕泣，乃到翹處泣而吟一曲云：

悠悠彼蒼兮雲央央，翹娘兮翹娘！雲央央兮山蒼蒼，翹娘兮翹娘！山蒼蒼兮江泱泱，翹娘兮

翹娘！ 江泱泱兮波洋洋，翹娘兮翹娘！ 波洋洋兮水汪汪，翹娘兮翹娘！水汪汪兮風裏裏，翹娘兮翹娘！ 雲既去了，我心悲傷； 心悲傷兮，一嗟十斷腸； 一斷腸兮，千淚萬行、行行串淚愁千淚，淚淚波流血萬行！

生思念不已，聞遠州有飛符致鬼法，生召之。其人既至，生曰：「願借力一番，引魂致九泉，得與翹娘對話，萬倍不忘恩矣。」道人乃先出，問娘魂安在，頃之謂曰：「此魂尚寄迷川，未歸海角，不過一年而再見。然見之而鏡破鸞分，不同衽席。」生哭曰：「以爲必誣之理。」乃設案子置靈魂，日夜焚香泣之。

再説犬鷹自得翹娘，倍道而歸，納于宦姐。宦姐大喜曰：「何相報之速耶。」乃召翹謂曰：「汝家安在，琴瑟之緣已配否？」翹見宮臺軒豁，奪目寒心，歷陳自臨淄日與束生相結事。宦姐聞言良久，揣得情叙曲盡，乃笑曰：「束生，我夫也。爲汝之故，淹留臨淄已三年矣。使我藉愁爲枕，煑悶爲食，不知幾度。汝之眷注如何，留得束生其久，置我如此其愁，於今裙褪柔腰，瘦不支矣。」翹聞姐言，似有切齒之思，自是顔色盡變。宦姐乃付翹爲花奴，凌侮之情，日甚一日，萬不勝言矣。

一夕，姐好琴詩吟弄，使翹彈之。姐聞琴聲詩思，似有撩人，乃益害之。

得一年，束生自臨淄還，姐笑謂生曰：「向者君在臨淄三年矣，而今未得一年而遽返，何耶？」生默然不言。姐叩問，生曰：「我欲寧家矣。」於是置酒相歡。酒酣，謂生曰：「君在臨淄，妾在家，買得花奴一名〔四〇〕，才色無雙。」乃召花奴使鼓琴。花奴既至，生心知是娘，娘亦心知是生，而不敢發言。娘乃抱琴鼓之，聲聲相應，韻韻相關，弄出萬般愁思。生於是靈臺亂亂，玉淚連連。姐笑曰：「郎君何故帶得愁顔？ 將聞哀怨聲耶？」罵花奴曰：「汝何以蕭騷之曲，使愁盈郎耳，哀亂郎心乎！」花奴默然。生含

愁笑曰：「此琴樂也，非愁也。」姐乃使娘携酒爲壽，斟酌頻之。生愁和酒味，告醉不可復飲。姐又使翹達旦弄琴於帳下。娘窮夜弄之，風摇柳柏，點點蕭條；雨斷芭蕉，聲聲到底。生終夜輾轉反側，嘆曰：「萬斛哀聲，千行血淚。」

至明日，姐睡起，見娘珠淚闌干，琴絲濕血，心亦憐之。佯言曰：「汝何故流淚，欲何爲者？」翹心漸解，請以歸依。姐曰：「禪門布施，濟渡無涯。汝欲歸依，我何愛矣。我於園外有觀音閣，江湖山水，亦古名庵。已有北京師長在此，許汝日夜香燈，亦爲一助。」乃整供禮，引翹就佛前齋，拜許以削髮出家，乃改名爲濯泉。娘自此寶座燃香，嚴臺獻果，從容浄院，抱却塵心。

一日，姐告以歸寧外家，生許之。姐既去，生趨至花門，與翹對話。謂娘曰：「我負娘已久。臨淄之人，皆以爲娘已下九泉矣，不意有今日之難。」翹泣曰：「人心險如山川。一年之間，海淚山愁，狂眠悶枕，妾身幾度風霜，誰謂猶有今日矣？」乃歷陳傷心苦思，萬語千言，兩相對話，時姐與奴一名，間入院外，聽之良久，揣盡兩人情狀，趨入坐前，問生曰：「君子初來玩景乎？」生曰：「我往觀禪師寫經矣。」乃與姐歸。翹嘆曰：「天羅地網，其在此乎？不去必有後憂。」乃盗取金鐘銀磬，以爲資身之策。時村雞咿喔，娘乃踏闕而出，冒雪獨行，遂吟一曲云：

夜如何其夜未央〔四二〕。夜未央兮雲飛霜，雲飛霜兮萬里長。長亭曲徑人行苦，一步誰知一斷腸。

久之，平明五六刻，望見古庵一座，名山巍業，乃轉步趨至，見一禪師名覺緣，立在禪門。問娘曰：「小禪何之？」娘訴言曰：「小乃京北之人，與恒水歸依。十八年矣。承本師急將法寶，呈納禪師。」師見

道及恒水，以爲相知之友，乃受之。翹獻鐘磬，自是齋院香燈，寶前經偈，覺緣悦之。

一日，有人就禪獻供，歷觀鐘磬，曰：「是何善鑿姐家物也。」覺緣聞之驚怖，至夜間，召娘詰問，娘以實具呈。覺緣曰：「不先遠慮，必有近憂。禪門、宦姐，不爲遠矣。娘不遠走，悔之何及？我有良朋泊婆，時常往來獻供香花，姑娘住此可也。」翹曰：「諾。」至明日，泊婆就禪門，覺緣與之對話，謂翹曰：「此泊婆也。」娘從泊婆歸，泊婆甚喜，以禍福曉之。日夜誘以琴瑟之緣，强以花月之事。娘固辭曰：「妾爲情義所累，風雪所糜，已八年間。今幸得歸依佛寶，冰消俗慮，雪散芳心，願勿强誘以花月事矣。」泊婆曰：「泊生我侄也，一名泊幸，才行兩兼。儒醫妙手，娘配斯人，不猶愈於愚僧之小乎。不聽吾言，禍將及已。」翹嘆曰：「浮沉之分，今日餘生，尚何愛矣。」親許之，不意泊婆、泊生亦是風花雪月人，朝蕩夕更，專以花月爲事。娘憂愁不寢，吟一曲云：

悠悠彼蒼兮誰造端，紅顔月老更相殘。秀婆泊婆兮一般，監生泊生兮一團。
青樓情景兮相班，如石楚卿兮未知誰顔。紅裙已矣許多顔，端打得愁顔幾度殘。

翹自是月點花心，花籠月影，章臺未去，車馬如雲。

間有越東人名徐海，桑蓬弧矢，年少初心，劃地開天，英雄手段。一日往過臨淄城州台，謂從者曰：「我聞青樓有一美人名翠翹，才色無雙，姑試看之。」乃策馬就處，從者三十餘人，各執手劍，直至翹帳下。見娘獨坐弄琴，笑曰：「盛名不爲虚也。我來相看，非戲謔之情，正欲與娘結百年也。」翹曰：「君子乃是塵埃卿相，非常才比。妾以萍蓬底分，何敢濫奉巾櫛乎？」徐公曰：「我是非常之才，娘乃女中之豪。英雄嬋娟，兩相配匹。豈不賢哉！」翹聞徐言，知其非常，乃决意與徐相結。

未得一年，徐公忽動四方之志，告以相别。翹曰：「出嫁從夫，兒女之分。君登途兮妾願爲之駒，君臨流兮妾願爲之舟。」徐曰：「兒女之分固如是，英雄之事尚奈何！古人云：富易交，貴易妻。然貧賤之交，不可忘。况糟糠之義可易乎？我之萬鐘千駟，非子其誰？娘勿拘以常情，不久我與娘再合矣。」乃别而去。翹自是平康金鎖，静閣春寒。未及一年，東海風動，人皆逃匿。翹未知所之，躊躇不决。忽見精兵千數，車馬如流，直至帳下言曰：「詔迎夫人于歸！」翹且喜且懼，開詔宣讀，認見徐公手字，登車而去。兵聲動蕩，萬里塵飛，頃之至所。徐公聞娘至，步行出迎門外，遂登車同歸。自是琴瑟緣諧，龍雲契會。

一日，娘與徐對飲，娘流涙不止，言曰：「臨淄、無錫八九年間，恩怨百端，未一報。」徐公笑曰：「何難之有？」乃傳下將士揀精兵五百，器械隨身，分爲二道，倍程就無錫、臨淄等處，責所在拿捉伊名，務在必得。將士領花詞，認名拿捉。一日，軍士返回，備將尊名解納。徐謂娘曰：「任娘處决，恩怨分明。」娘乃呼束生，生入謝。娘謂曰：「生，臨淄故人，郎君記否？不幸參商變轉，山海盟寒，姑以千金答寸情矣。」生謝詩云：

說來往事顔多厚，豈意今朝義未忘。惠賜寸心何以報，一金一斷我肝腸？

謝了遂别。遂召覺緣謂曰：「妾乃花奴濯泉矣。憐憫之恩，萬倍不忘，敢以千金爲禮，願顧之。」覺緣亦贈詩云：

住持佛説真無僞，救苦真言信不訛。夙債冤愆隨解了，自今福慶等河沙。

翹亦復詩云：

今日不知來日事，兹年僅散昔年心。冤結未知真解否，佛前敢願白微忱。

頃之，覺緣乃別。娘傳呼首犯名宦姐。姐稽首出血謝曰：「驕矜妬忌，兒女常情。已甘萬死，然禪門對話，妾不敢言，銀磬金鐘，妾心何吝，願其體之。」翹曰：「汝之情狀，罪不勝言。但以束生之義，而恕之耳。」乃傳催及秀婆、泊婆、監生、泊生、楚卿、犬鷹等名，謂曰：「汝等不仁甚矣。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我與卿等不共戴天矣。」乃令將士照法加刑，一無所赦。翹云：「恩怨報了！」乃謝徐公曰：「萬賴雄威，勘破十年心事矣。」

自是花萼相輝，瑟琴共樂，歲畢荏苒，已四年週。夫婦之情益密矣。時有總督名胡憲公，奉朝廷令，率精兵萬餘，觀於東海。遣人筆遺徐公以招誘之意。徐公謂翹曰：「我雄據一州，已有年矣。今爲修據，何耻如之。」娘曰：「天下事妾豈敢言？然昔者嬰母知廢，止嬰勿王。陵母知欲，勸陵善事。今國有聖人，四方所德，我以彈丸之地，雖能力行仁義，必百年然後洽於天下。未必久爲朝廷所容，曷若稱臣納款，願作藩籬，則功名兩全矣。」徐聞言嘆曰：「百年與國同休，亦由汝也。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也。」乃决計降之。不意胡公乘機襲擊，徐公方開門出降，胡公伏兵四起，四面交射，徐公遂死。翹見徐已死，哀哭不已，乃投于江。

時人皆謂其骨葬江心，魂埋魚腹，不意淡仙最秀最靈，陰扶翹於江中矣。雖浪打波敲，而花顏不變，流至覺緣住所。覺緣方與漁翁艤船解網，忽於江中暗淡，見一女人體色如生，漁翁手以援之，覺緣就看，則翹娘也。時翹魂半歸神，當與淡仙對話。忽聞人聲喧問，娘乍醒，只見覺緣在旁，而淡仙已不見矣。覺緣携娘歸寺，殘更説偈，夜半鳴鐘，拒却塵心，歸依佛影。

一日，翹立禪門，見北雁南歸，因嘆曰：「平生寃債，已盡消融。香火初緣，何時遭遇？」

却説金重自遼東服喪事訖，已三年間。後往雷州至翹家，則花園草秀，故路苔封。草木蕭條，人聲寂寞。咏一律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枉教蝴蝶噬花心。」咏畢，乃就問於鄉隣。鄉隣曰：「員外不幸被冤，家産一皆空盡。翹已賣身於臨淄，投爲奴婢，以贖父罪。從兹十有餘年。而王雲辛苦多端，朝工暮貸，與雙親構小寮居於故宅矣。」重聞之嘆息不已，倚桃樹而泣。因攀桃枝吟云：

昔年金釵落，不知何處得，今年佳人寂，不知何處覔。

王觀聞之，謂父曰：「何人之聲？似金郎聲也。」出而視之，乃金郎也。因携金郎以歸，員外見金郎乃慟心，遂吟云：

翹兒兮翹兒，子兮將安之？金郎已至兮，子何時歸！昔子之相别兮，父雖無淚亦心悲！金郎既至兮，父之腸兮煩惱，父之淚兮淋灕！

全家聞之，皆淚泣。金郎亦吟一曲云：

翹娘兮翹娘，我與娘相别兮，一言一斷腸。鸞鳳兮誰爲之雁行？朝夕兮誰爲之温凉？我聞娘離别兮，一言一斷腸。翹娘兮翹娘！琴兮誰爲之張？詩兮誰賦短章？酒兮誰酌兕觥？棋兮誰送錦囊？

員外見郎悲傷不已[四二]，恐帶得苦疾，乃歷陳金釵盟箋，謂曰：「昔翹之去有血淚萬行，囑一言願以雲娘續朱陳之約。今郎已至，願以雲妻之，乃擇日使雲相配。」金郎望見金鐶盟箋，益動相思。雖有宴爾之樂，而香火之情不能忘也。嘆曰：「錢財如糞土[四三]，道義若精金。斯人若存，必有重逢之日。」乃經歷臨淄五六番，尋覔不見，遂居雷州得一年。見欽頒鳳詔，來歲開科，金郎乃與王觀登程應試。

金王二人同及第，金赴任臨淄，王赴任臨清。金赴任，思翹益甚，嘆曰：「昔年盟誓，富貴與同。今日別離，何時遭遇？」

一夜，雲見翹應夢，乃知娘在伊處，明日以事叩問諸人。間有老吏姓都，曰：「往者臨淄人名秀婆，要監生買娘于京兆雷州。將還未幾，又賣束生。生妻險狡，娘不能堪，乃亡歸於泊婆。又遇泊婆泊生蒼黄變態，娘愁苦久之。後見一人自稱大王，進兵至臨淄城，台州縣，見娘而悦之，又將歸于東海。時有人名束生得詳。」乃召束生，生對曰：「徐海起兵，觀於州縣，得娘已歸於東海。自總督官執徐公，平東海，娘或存没如何，愚不知也。」金郎思念不已。

一日，鳳詔欽頒王觀改任南平，金改任淮陽。兩人同奉超赴任。金謂王曰：「翹娘根原，我已問得骨子。茲我兄同順道，歷涉州台、東海、錢塘等處，始達南平、淮陽。我始一番探問到底，知其存没如何。」乃共登車而往。行至東海郡錢塘江，東海有一老人出賀。金乃以徐、翹事叩問。老人乃指錢塘江曰：「是翹墓也。」金問其故，老人曰：「去年徐公爲將，胡公襲擊。胡公執娘使與土官相配，娘不肯，乃投身于江而没。」王觀聞之嘆曰：「煙波耿耿〔四四〕，愁思茫茫。」因吟曰：

見娘惟有錢塘夢，只恐鵑啼夢枕驚。千古浮沉波耿耿〔四五〕，踏舟長覺水清清。

金吟曰：

五夜夢瑰無不到，可憐惟不到錢塘。遼西流得錢塘水，一飲令人一斷腸。

雲吟曰：

燕鶯久苦緣相忤〔四六〕，蒲柳長嗟夢已窮。此法可憐天地小，玉容分付水淙淙。

全家泣哭不已。乃設壇于江上，爲招魂禮。金又吟一曲云：

翹兮翹兮柰若何，合歡兮更少，愁別兮何多。誰其不爲之咨嗟，我心又將若之何？娘之虛生兮一代才花，娘之夙債兮幾度繁花。娘之分兮如桃花，娘之命兮如秋花。秋花久若秋霜打，霜打重逢海上花。海上花兮憔悴色，幾番憔悴又狂波。

金郎哀痛不已。

時有一人名覺緣往過壇外，見人嘆泣，就看之。望見翹名字題在靈前，因吟曰：「此身屈指從頭數，使得時人萬萬愁。」吟畢，乃嘆曰：「此人尚在，何故哭泣。」金重聞之，以爲愕然。人人皆叩問，覺緣乃引歸本寺。金重自望翹娘，踴躍不勝悲喜。全家皆歌嘆不已，共拜佛前辭謝。覺緣與娘同歸淮陽〔四七〕，一共宴喜賀。雲娘吟一曲云：「彼蒼彼蒼誰造因，塵埃散合似浮雲。娘久偏含離別怨〔四八〕，妾寧私受鼎鐘恩。」

觀吟曰：

循環把看古今言，否泰原來禍福存。幾載星移分宇宙，一朝雲合共乾坤。

時來風送騰王閣，福至春回趙相門，兩姓於今同福慶，古云有福看兒孫。

翹吟曰：

客地萍逢十五年，妾身忙苦淚漣漣。山河夢繞他鄉枕，琴瑟緣分暗室緣。

月朗青樓曾幾度，鐘鳴寶殿許多番。重逢識得天心厚，誰謂錢塘有淡仙。

重和吟曰：

屈指花催十五年，今朝相見淚漣漣，冠紳久副平生願，香火重逢故舊緣。

心沐皇恩曾幾度，春榮晝錦許多番。算來福厚天相厚，誰謂塵埃不是仙。

宴賀既畢，金重乃歷陳香火之緣，欲與娘相配。娘曰：「朱陳之約已有雲娘，妾以萍蓬之分，月缺花殘，不知幾度。豈敢踐山海之盟乎。」金重曰：「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處事之中，有經有權。娘遇家變而以孝爲貞，想是亦處變而不失其常〔四九〕。」娘固辭曰：「十五年間〔五〇〕，幾度月開，幾度月缺。如水已波，鐘鑑已塵矣。又何面目敢與君相對哉？郎君如或憐之，妾願琴瑟之緣，改爲琴棋之友。」金見娘有冰霜之節，嘆曰：「君子哉若人。」

自是以後，琴棋詩酒，結娘以相親之義。時人稱之曰：「員外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後子孫必興矣。」未及一年，王觀金重並及弟，兩家同福慶，子孫綿綿不絶矣。

【校勘記】

〔一〕「時有雷州人王員外」，「時」原作「辰」，避越南阮朝嗣德帝阮維時之諱，下同不注。「王員外」，諸本同，惟甲本作「員外郎」。

〔二〕「心囂囂然，以爲不誣之夢」，「囂然以」三字底本殘，據甲本補。

〔三〕「必生男子；二枝開花」，「男子二枝開」五字底本殘，據甲本補。甲本「開花」作「花開」。

〔四〕「自是員外郎不事産業」，「郎不事産」四字底本殘，據甲本補。

〔五〕「人皆以爲傾國傾城之色」，「皆以爲」三字底本殘，據甲本補。

〔六〕「爲兒戲時，好觀書籍，自有豁如之意」，「爲兒戲時好」五字及「豁」字底本皆殘，據甲本補。

〔七〕「學力甚妙。翹、雲十有二歲，有沈魚落雁之容」，「甚妙翹雲十有二歲有」九字底本殘，據甲本補。

〔八〕「名曰踏青會」，「青」原作「清」，據甲本改。

〔九〕「溪上有一徒杠三四度」，「徒杠」，底本與諸本皆作「徒扛」，獨 AC. 521 本作「旋江」，疑傳抄之誤。案此非漢語詞，而是越語記音，後文淡仙重述環境時稱「水上有橋」，蓋橋梁是其意無疑，其所對應者或是 dồcáng，即擔或橫在水面上之物。今並據此將「扛」改爲「杠」，「杠」即 cáng 的喃字，擔之意。

〔一〇〕「翹聽觀音首尾」，「聽」原作「咱」，爲越南俗體，今改正，下同不注。

〔一一〕「姊何故哭泣千古之人如此」，「如此」原乙作「此如」，據甲本改。甲本「如」字前並有「也」字。

〔一二〕「則怵惕之心動」，「怵」字原作「沐」，據甲本改。

〔一三〕「豈可不續詩以謝之哉」，「續」字原作「讀」，據甲本及下句「乃題一句」改。

〔一四〕「容貌甚莊」，此四字原無，據甲本補，甲本「莊」原作「裝」，據文意改。

〔一五〕「則兔已升騰」，「兔」原作「兒」，據甲本改。

〔一六〕「我家在於西郊西阡」，「西郊西阡」原乙作「西阡西郊」，據前文「還至西郊西阡」改。

〔一七〕「拋得芳心瘦不支」，「瘦」原作「瘐」，據文意改，下同不注。

〔一八〕「五夜風吹香味斷」，「五」字原殘，據甲本補。

〔一九〕「月朗冬天月影寒」，「朗」原作「浪」，據甲本改。

〔二〇〕「『家人何處?』老嫗曰:『我富商家行客未返。』重曰」，此十七字原無，據甲本補。

〔二一〕「只見雪風仿佛」，「風」原作「花」，據諸本改。
〔二二〕「翹因執手盟曰」，其下疑有闕文。此行上有批語：「山間日月，天地始終，亘古重逢，朱陳嘉耦書盟。」
〔二三〕「行雲流水」，「行雲」二字原殘，據甲本補。
〔二四〕「重聞之，洋洋盈耳，贈一詩云：靈籟一天孤鶴怨」，「孤」上十五字原殘，據諸本補。
〔二五〕「然有蕭搔之曲」，「蕭搔之」三字原殘，據諸本補。
〔二六〕「庶或改之」，「或改之」三字原殘，據甲本補。
〔二七〕「水在山則清」，「山則」二字原殘，據甲本補。
〔二八〕「兩姓相交」，「兩姓」二字原殘，據甲本補。
〔二九〕「乃是知音之友」，「知音」二字原殘，據甲本補。
〔三〇〕「肯教春夢入孤眠」，「肯教」二字原殘，據甲本補。
〔三一〕「古人云二十四孝」，「云」下原衍一「四」字，據文意刪。
〔三二〕「娣何故深宵哭泣」，「宵」原作「霄」，據文意改。
〔三三〕「已整頓花轎弦管矣」，「花轎」原乙作「轎花」，據文意改，下一處同。
〔三四〕「謝香掇鏡」，「掇鏡」二字原作「相觀」，據諸本改。
〔三五〕「伊人有一代才華」，「華」原作「花」，爲越南避諱字，今改回正字，下同。
〔三六〕「反爲繁花所累」，「反」原作「返」，據諸本改。
〔三七〕「憒憒不已」，「憒」原作「嘳」，據文意改。
〔三八〕「乃以花月之事曉之」，「花月」原乙作「月花」，據文意改，下同。

〔三九〕「流水東西却有期」，此句下原衍重此句七字，今删之。
〔四〇〕「買得花奴一名」，「買」原作「賣」，據文意改。
〔四一〕「夜如何其夜未央」，此句原重出，據諸本删之。
〔四二〕「員外見郎悲傷不已」，「郎」原作「娘」，據文意改。
〔四三〕「錢財如糞土」，「糞」原作「番」，據諸本改。
〔四四〕「烟波耿耿」，「耿耿」原作「耳耳」，當是所抄底稿固已殘缺，據諸本改。下行詩句中一處同。
〔四五〕「千古浮沉波耿耿」，「千古」二字原漏，據諸本改。「耿耿」原作「耳耳」，見前注。
〔四六〕「燕鶯久苦緣相忤」，「緣」字原空闕，據諸本補。「忤」原作「將」，甲本作「忏」，據乙本改。
〔四七〕「與娘同歸淮陽」，「陽」字原本空一字，當是所抄底稿固已殘缺，今據前文「金改任淮陽」補。
〔四八〕「娘久偏含離别怨」，「娘久偏」三字原本空闕，據甲本補。「含」原作「貪」，據甲本改。
〔四九〕「豈敢踐山海之盟乎？……想是亦處變而不失其常」，「乎」字至「想」字共三十字原闕，而空以約四字位置。今據諸本補。
〔五〇〕「娘固辭曰：十五年間」，「固」下六字原空闕，據諸本補。

阮登選◇撰

桃花夢記——續斷腸新聲

潘建國◎校點



提要

陳慶浩 撰

《桃花夢記——續斷腸新聲》八卷，阮登選撰。今知見殘抄本二種，皆存於河内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爲A.436及VHv.2152。A.436本惟存《會真記——元生小傳》、《桃花夢——蘭娘小傳》，計32葉。頁面尺寸爲34×23公分。VHv.2152本只存卷一（其中《演音古唐》有目無文）、卷二。卷二後部殘缺，卷三至卷八全缺。共53葉，頁面尺寸爲30×16公分。每半葉9行，行21—22字。書寫恭正。卷前有全本目録，並有「原慶和憲臺紹軒鵠潭主人黎秉德諱佑題」《讀桃花夢記偶成》七律兩首。此本原爲阮攸博物館藏書，書紙破舊變黄，書首端及末端諸頁皆已霉爛。

此書作者署「仙峰蓮亭」、「仙峰蓮亭」乃阮登選號，登選又有「夢蓮亭」、「希亮甫」、「仙峰夢蓮堂主人」等號，北寧省仙山縣懷上社人，生卒年不詳。明命十七年（1836）秀才，後爲國子監監生，官受戶部主事職，歷陞史館編修、北寧省順成府知府。阮登選爲當時著名文人，猶長於用喃文創作詩篇即所謂「國音詩」，曾將嗣德元年（1848）越南如清正使裴樻（1796—？）所著《燕臺嬰語》由漢文譯成喃文，署「演音：

仙峯夢蓮亭阮登選草」。著有《國風詩集合採》、《史歌》(署「仙峰夢蓮亭阮登選於嗣德十三年(1860)編撰」)等。嗣德七年(1854)編的《御製辟雍賡歌會集》(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VHv.102)中,亦收有他的作品。明命年間,他爲《斷腸新聲》刊本寫過一篇序文,盛贊阮攸(1765—1820)「用心之苦,敘事之神,寫景之工,談情之切,自非眼浮六合,心貫千秋,未必有此筆力也」,可見他是十分喜歡並熟讀《金雲翹傳》的。《桃花夢記》大約成書於十九世紀中葉,阮攸的《斷腸新聲》問世後不久。按此抄本「華」字皆缺末筆,避紹治帝的生母佐天仁皇后胡氏華(1790—1806)諱也,始於紹治元年(1841),是否亦透露出撰述的時代訊息? 又,書中《桃花夢——蘭娘小傳》題下署有「艮峰何淡軒」,常誤以何同爲本書作者。「艮峰何淡軒」實爲小説中虛擬人物,《會真記——元生小傳》結尾謂有何生者聽元生述蘭娘事乃撰《蘭娘小傳》,故下接《桃花夢》即呼應上文署名如此。此五字乃爲作品之構成部分,是文中有文、書中有書之寫法,非實有作者。此書前題詩者黎佑(字秉德),有文見《辛巳恩科各場文抄》(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A.2362)。此書第二卷除署作者「仙峰蓮亭」外,又有「湘江枚吉甫批評」,「湘江枚吉甫」亦未知何許人也。

本書卷一爲漢文作品,包括散文體的《會真記——元生小傳》、《桃花夢——蘭娘小傳》二部分,及韻文體的《演音古唐》(據VHv.2152目録,包括七言的絶句、律詩、古詩,以及曲體)。卷二有《總評》及第一、第二回; 據目録,以下卷三至卷八各三回,共二十回。其中《總評》及前二回正文前的評語、文中注釋、第一回回末結語及各回回目皆爲漢文,而正文則爲雙七六八體喃詩。

此書又名《續斷腸新聲》,表明旨在接續《斷腸新聲》即越南古典名著阮攸所編撰的雙七六八體喃詩

《金雲翹傳》而作。卷一《會真記》即《元生小傳》，述江北才子元淨字金蓮與陶娘嬌蘭相戀成婚，同居十五載後，蘭娘告知少時讀《新聲傳》（即《斷腸新聲》），夢桃花神告知彼爲翠翹後身，元淨前生爲金重，今世得續前緣十五年，今已滿限。乃辭别出家，後不知所歸。元友何生聞其事，爲蘭娘作小傳，名曰《桃花夢》。

《桃花夢》乃《蘭娘小傳》，述西江名歌姬玉嬌蘭喜讀《金雲翹》國音詩，曾夢桃花神告知前生爲翠翹，與江北才子元淨一見鍾情，終成美眷。元生奉召爲宦作别。母逝，遺命蘭娘至三島山藏雲寺建齋壇。蘭娘率家人前往，歷盡險阻登山，元生亦與相會。齋成之夕，二人夢衆花神告知各人於《翹傳》中前身及今世之報應。後蘭終仙去。

此二部分寫作手法甚新穎，首先是以書中男女主角的傳記互相配合，組成一完整的故事。此一故事中猶以女主角佔最重要地位，故《蘭娘小傳》之篇幅，約爲《元生小傳》的三倍。且以《蘭娘小傳》之正名《桃花夢》概括爲書名《桃花夢記》。又《會真記》、《桃花夢》貌似二文，其實是一篇文字，文中有文。

卷二《總評》則述書之命名緣由，謂「《桃花夢》何以名書？此書夢起夢結，皆以桃花神入夢爲言，故名《桃花夢》也」，又謂「《新聲》者，風情録《金雲翹傳》演音之書也」，而此書「則補《斷腸新聲》之所不及，故繫之曰《續斷腸新聲》」。

本叢書所收録的，編譯《斷腸新聲》爲漢文的作品《金雲翹傳》，於本書影響亦多，至於將正文分爲二十回，書前有總評，各回又有回前總評，回末以漢文套語作結，則又爲步趨於青心才人之《貫華堂評論金雲翹傳》也。此三種作品之關係，仍待有心人研究。越南漢文小説有評語者不多，而此書批語甚爲豐

富，爲研究越南漢文小説批評之重要資料，頗可貴也。評語中提及之中國小説有《水滸傳》、《杏花天》、《桃花影》、《玉蟾記》及《國色天香》等，亦爲吾人了解當年中國小説在越南流通情况提供了資料。

本次整理，將除第一、二回喃詩中注釋及第一回結語外，所有漢文内容包括題詩、《會真記》、《桃花夢》及《總評》及第一、二回批語，收入本書。因A. 436未曾獲得，今徑據VHv. 2152抄本複印逐録，標點排印。在整理過程中，張興成教授覆讀了校樣。

本文參考了越南漢喃研究院研究員陳氏金英女史爲本書所寫的越文説明，特此致謝。朱旭强博士亦補充此提要若干資料。

目録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目録終

【校勘記】

〔一〕「讀《桃花夢記》偶成二首」，此九字目録原無，據正文補。

〔二〕「演音古唐七言絶、七言律、七言古詩、曲體」，此項有目無文。

〔三〕「第一回　嘆桃花惜芳春易過　讀新聲憐隔世相知」，此回及下一回正文爲喃文，今存目未刊，僅排出回前漢文評語。

〔四〕「卷之三」本卷以下有目無文。

讀《桃花夢記》偶成 二首

一樣情緣百世人，嬌蘭何事夢花神。莫疑乍遇成佳偶，卻思前生托後身。
善惡到頭應有報，合離徹底豈無因。從來妃竹虞姬草，幾向閨魂入夢頻。

百年一遇字爲奇，儘把錘鑪屬化兒。須信世途多險易，故應人事幾歡悲。
夢魂到醒描難就，花信如神管得誰。豈爲《新聲》腸合斷，琴心人已隔船知。

原慶和憲臺紹軒鵠潭主人黎秉德諱佑題



桃花夢記——續斷腸新聲卷之一

仙峯蓮亭

會真記 元生小傳

元生，江北人，先世累爲黎正卿。黎亡，生父慷慨有勁節，挈家西徙，舉族無一浼僞者。生，其季子也。臨盆日，母夫人夢吞白蓮花而生，因名曰浄，表字金蓮。丰儀秀麗，有潘郎擲菓之貌。少穎悟，詩文書畫取重士流。恬雅温和，與人無忤。性遊俠，騎射無所不精。酷嗜山木風月之勝，每遊覽，必挾妓以隨。然好聲色而能以禮有持，所厚名妓莫敢有褻狎者。以是士夫愛重，比之安石、香山一流人物。生藝文警敏，下筆千言。省課輒褎然首選，場屋知名。而篤於孝養，膝下弗違，未嘗向試場争甲乙。稍長，父壽終，生廬墓三年。事母純孝，遠近豪富，愛其名行，咸願結知，求畫求書，多所酬贈，故儒家清白，而自奉最豐。名藍古寺，暇日遊覽，嘗乘白馬，二三童子携琴書自隨。生之元配陳氏，簪纓令閥，容貌温雅，生出，必以温清自代，弗離母側，母珍愛之。久而謂曰：「爾夫妻瑟琴好合，四載于兹，蘋藻無虧，瓦璋尚晚，我欲採買一良家女，充小星之分。一來供爾使令，二來或有生養，爾意下如何？」小姐曰：「慈闈數言，兒之至願也。」

生築室鶴江，岸之右名藍曰花龍寺，住持禪師則生之同州人也。一日，生遊獵過此，與僧話，且令家

童度曲。少間，有小童門外入告，三關前喬嫗茶店，有二陶娘憇歇，顏色艷麗。生笑曰：「三四年來，絲竹之聲不曾到耳，試聽一回，看音調格律尚能記否？」遂令喚入，則稚齒韶顏，皆國色也。稍長者美艷動人，睨生亦暗暗稱羡，戀慕之情，各借秋波微送。生雖悦女之美，而不少動容，良久，問曰：「二嬌聲唱，定是絶佳，今幸相逢，白雪陽春，願試一聽，可乎？」女之母斂容起曰：「歌唱是賤家本藝，嬌蘭月琴稍精，願借家僕所携，試一二絃指獻笑，再演歌曲未遲。」生喚童遞來。蘭轉軸撥絃，其聲幽咽，雖曲調未成，而無限深情，已滿於絃軫間矣。輟琴而坐，盼生者數四。生亦茫然如有所思，忽然如有所遺，静坐恬顏，亦不暇問其彈與否也。適見家僕馳馬前來，以萱召入告。生忙遽整回裝，召僧囑曰：「今者日近銜山，而嬌家在遠，兼以江程隔阻，不便夜行，重煩代爲款曲一宿，明早以漁舟餞回」。言訖，上馬驟別，蘭及母妹隨僧送至津次。蘭目送久之，一雙眼淚潸然，若欲遠隨江水溢矣，相與返回禪院。

夜間，蘭母向僧説道：「此生器宇非凡，後來將有大受。最可異者，風流年少，孰不留連於風月之場？今者花艷在前，而一聞慈命，眇視如無，此其表表在人處。老賤唯有二女，蘭，其姊也，妹曰嬌蕙，姊妹性格往往不同，蕙善與人逢迎，蘭則剛烈自持，看人多不上眼，自謂若遇錦繡才子，雖衾裯之分，亦所甘心；否則，積玉堆金，塵土視之耳，是以至今未字。昨見此生，覺有戀慕意，姻緣天合，也未可知。願高僧他日見生，以意代達，庶或禪臺一座，倩作仙路藍橋，尤成佳話。」僧曰：「老衲皈依佛道，清净持心，世事塵緣，一雙掩耳，願勿見委。」蘭之母妹累以爲言，再質生之姓名籍貫〔一〕。僧具以告，且曰：「寺前茶店一姓喬者，端樸爲生所重，若倩此嫗代達，其事必諧。」及曉，蘭起放步禪院後園，粉墻見有五言一律，墨迹尚新，再看落款，有「金蓮」字，知爲生題，暗道：「艷詞綺句，真正才情人也。我試和一律，

句中暗寓一片情緒，待他再來一看，容或老天有意，使才與才相遇，情與情相投，紅葉良媒，豈不在此。」遂秉筆立和。返回恰與僧值，叉手笑曰：「後日此生再至，重煩爲道：『壁間珠咏，已有少女言如氏斗腑和矣。』」遂與母妹辭別。至前所歇茶店，接喬嫗叙話，且曰：「二姨何繇到此？」喬具道所。蘭語諸母，勸喬挈室回來同居生理。喬欣允，遂與其寡嫂官氏並女任名舒，整撰家裝，同往蘭家去。

蘭還，染相思病，言笑異常。喬知之，托以往省故居，訪僧，倩將蘭情代達。喬至而生適往，喬請生遊蘭家。生初不肯，及僧引看蘭所和詩，不覺心喜如狂，愛才之心幾不能自持矣。僧喻意勸之遊，生乃使白母而舟往焉。留數日間，款待殷勤，兩情周洽。蘭母乘間語生：「願以蘭奉巾櫛。」生辭以有配，母曰：「諺言『三妻七妾』，顧郎恩情何如耳。」生請歸待母命，蘭母乃使喬繼日往。生回，升堂拜謁，具繇請罪。母曰：「我與爾妻爲爾擇妾，要於端樸人家。娼女東食西宿，要此何爲？」小姐從旁道：「兒聞『人品不可輕量』，豈有世出淑女者乎？且人生自有秉彝，不干氣類。但未知其人何如耳。」遂囑喬要蘭一往。喬歸，語蘭母，使蘭訂日往謁。蘭至，行謁禮，與小姐相見，兩相驚訝。母見蘭舉止幽閒，言辭整暇，心中先有八九分注愛，徐曰：「吾兒有配，以蘭娘之言行才色，肯下人乎？」蘭拱而立，答曰：「仰蒙高堂俯念，小姐錯愛，俾微賤之軀，得侍君子，樛陰之下，葛藟是甘。」母點頷再三，使往小姐繡房中甜息，對話移時〔二〕，兩心如一。小姐白母曰：「蘭非常人也，若以小星相待，心實不安。願結爲姊妹，俾各别居，郎隨便往來，庶爲允當。」母許諾，擇日完聘。生往蘭家，名所居曰「長春院」，與蘭相代定省。

居無何，生以府檄赴召，囑小姐以温凊。小姐曰：「妾自知之，但願郎及早歸來，揚名顯親，妾之望也。春風多厲，千萬珍重。家事有妾主張，不須挂念。」生回長春院，具以語蘭。蘭略無離别可憐之色，贐

以所私金銀，既而曰：「妾先書香奕世，近因家運，遂致落籍教坊，以歌舞之預衾枕之列。塵埃洗凈，萬倍知榮，近來不復道及絃歌。今日分程，試以本藝相送，郎登程遺音在耳，彷佛不忘，如賤妾之在左右也。」遂理秦箏，按檀板，爲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之曲。音韵悠揚，乍如清風之徐來，忽如陣雨之驟至，蕭蕭然，瑟瑟然，聞者墜淚。生行既遠，蘭還於花園，建造禪庵，誦經念佛。其母剃髮皈依，唱歌之技，委蕙與舒而已。後來蕙嫁粵東商客，開張鋪面。週年，蘭母病故，遺囑殯在園庵後面，待元生回來，建浮屠於花龍寺，安藏遺骸，永依慈蔭。蘭一一如命，聞之咸感慨焉。

鶯花冉冉，歲再更冬，元生得命往守宣光，回寧拜母，請與小姐偕行。小姐自願膝下承歡，以蘭爲代，生乃携蘭赴莅。生治事公平，吏民信愛，居二三年，山無鼠伏，塞息狼烟，遂有秋風蓴鱸之想，使蘭先回料理，尋草疎乞回終養。得請日，方民扶老携幼餞行，父老有垂涕者。生回家開壽親筵，又往長春雇工買石，建九級浮屠於花龍寺，將蘭慈舍利安藏了。復照年前定例，相代晨昏。歲月如流，又是四五年矣〔三〕。小姐璋瓦迭弄，而蘭無所出，母甚憫之，謂曰：「人生如電光石火，百歲幾何？温凊之禮，不必拘常。且從爾所好，一扁舟與郎寄傲於山水名勝之間，以樂天年，免致辜負一生才色。昔人五湖之遊，亦猶是也。」蘭深自感佩，乃以語生。生得命，造一海船，行裝完備，携家僮水手，放浪於江湖間。名山勝迹，無所不到，與蘭多有題咏唱和，略略可紀。又五六年，蘭年三十有餘，而花顔雲髻，有若韶齡，容光比八九年前，更加秀潤，人人咸暗異之。

一日，長春院門外人聲喧鬧，視之，則蕙也。姊妹相喜問訊，蕙具道：其夫年前捐館，送回粵東完禮。浮海歸來，大風忽起，波浪兼天，自分魂埋魚腹。忽於雲霧中隱隱如聽母聲，呼謂：「爾緣債已完，

送爾回家皈佛。」俄而波静。逾一日夜，已到龍城鋪面。「據如此兆，則妹原有出家之分，我園中有寺，且願住持，待正果圓完，再圖處置。」蘭語生增廠禪房，俾蕙住持於此。生、蘭朝歡暮樂，不覺歲序頻更，相遇來兹，週迴已十五年矣。

一日，蘭午睡醒，忽然淚痕在臉。生怪而問之，蘭拜泣曰：「妾少年往花園櫻桃樹下，戲折一枝，對花嘆詠，歸來讀《新聲傳》，嘆息一回。睡間見女伴數十，蹁躚前來，問之，則桃花神也。謂妾前生是翠翹，郎前生是金重，前緣未滿，今世相逢，只許會合十五年，以償前劫睽離之數。限滿依托空門，不可耽戀，亦不可洩漏，故妾自會遇至兹，未嘗敢向郎道也。兹又夢前者花神，報謂妾與郎會期已滿，宜早向別，不可久留干譴。妾屈指算來，除別離外，會合恰十五年。今世遭逢，緣止於此，靈霄殿裏，相見有期。」言訖，與生同往鶴江，拜謝萱慈、小姐而別。一家嘆惜，而無可奈何。蘭還長春，與生設三七齋壇，奉佛完願，遂削髮入空門爲僧，後往島山望月寺住持，不知所終。元以語諸友，咸詫異之。有何生者，爲之作蘭娘小傳，名曰《桃花夢》。

【桃勘記】

〔一〕「再質生之姓名籍貫」，「籍」字原脱，據文義補。

〔二〕「對話移時」，「時」原作「辰」，爲越南避諱字，今改回。下文均同，不另出校。

〔三〕「又是四五年矣」，「年」字原脱，據文義補。

桃花夢

蘭娘小傳

艮峯何淡軒

蘭娘姓玉，西江名歌姬也。先世業儒，資産宏富，周給貧乏，無所靳惜。再因兵荒，遂致匱乏。其父松，美姿容，善聲音，唱曲歌調，自能中節，腰鼓底琴，爲天下最。常從梨園子弟游狎，以此多獲厚利，遂落籍教坊。然性素豪逸，揮金如土，歲饑多所施予，鄰里咸感重之。鄉旁有一大樹，四序葱茂，樹腰間有一大孔，可容一人，俗傳高僧阮道行尸解故處，其撞頭遺迹，宛然猶在。方民皆不敢近，畏神譴也。鄉舊有一婦，自少性耽佛教，長年弗嫁。一日，拈香樹下，忽而大雨驟至，遂隱身樹孔中。歸家身動如孕者，滿期生女，祥光滿室，鄉人以不夫而育擯斥之。松父憫其無依，托諸鄰親代爲收養。婦賴以撫育，其女卒及長成。德松父之周已也，乃以此女妻松。女亦從事歌舞，音律精通。松一夜夢見衣衲老尼，於雲間謂松曰：「而世有陰澤，吾將使捧香彩女昌而家。」醒而驚訝，然素性曠蕩，不以爲意。松妻孕十月未生，忽夢翠羽飛入懷中，覺而生蘭。蘭幼而頴悟，容貌光澤，父母咸珍愛之。未幾，生女名蕙。松妻爲松買妾，亦生一男〔二〕，週年而松卒。蘭母守寡，以養二女。

蘭稍長，姿色絶人，琴歌卓冠同列。然性嗜筆硯，手不釋卷，詩調詞賦，靡不精工，歌技未嘗講也。蕙比蘭少遜，而聲色亦能動人，更善逢迎人意。蘭則秉性驕傲，白眼每每看人。姊妹聲色馳名遠近，裘馬少年，争相歆羡，門外車馬雲集，纏頭之贈，金銀珠翠，不計其數，貲奩遂致巨萬。蘭顔光飛舞不定，而素性剛烈，自願遇得錦繡才子，方結絲羅。貴介子弟或來求聘，輒艴然弗顧，雖彌山之貨，如簧之舌，不可轉也。家有花園，池亭曲徑，草樹鮮妍，中惟桃花數十株，芳菲迥異，鶯燕蜂蝶，翕集其間。蘭偶於春日尋芳，見桃枝枝舒錦，朵朵含香，乃扳折一枝，玩弄不已。既而嘆曰：「古人以桃花比人面，不爲無見。此花當繁茂之時，鶯蝶何等喧鬧；迨至香殘色減，飄委蒼苔，有誰照顧？花有落英之候，人有漸老之年，一般憔悴可憫。但花有重春，人無再少，唐人云『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此不能無别慨耳。」言竟，不覺掉下淚來。回望而蕙適至，殷勤問訊，爲之勸解。蘭遂於墻間題咏桃一絶，仰見山銜夕照，携手同歸繡房。

蘭平日好看國音諸作，《金雲翹》一録，尤所怡情。是夕，姊妹對話一回，遂取此録同誦一遍，輒掩卷太息，流淚不能自持，久之，輟卷而睡。忽見女伴數十，瓊質花顔，笑容可掬，揖蘭言曰：「姊姊翠翹也，何乃如此自憐？」蘭愕然良久，曰：「何處仙娘，屈步到此？」曰：「姊何遽忘乃爾。日間壁詩憑弔，深感厚情，特來相謝。姊與妹妹等，前生同是青樓落籍，前後相逢。妹妹皆桃花守命，生前業障未滿，掌仙籍者遂謫爲桃花神，以與姊有夙緣，故於此園居住。姊前生降謫，『孝義』二字上格皇天，得以再生續完緣債。今生所遇，皆前劫人也。遭逢之日，幸勿相忘。相告數言，慎毋洩漏。」言訖，翻然而逝。蘭醒而了悟，静聽造物如何處置，未嘗向人少露。

孟夏之月，與母及蕙往諸州邑亭門收唱錢例。臨行，往桃樹與花神別，忽見桃邊蕉樹一葉，有蟲食迹，隱然成字，仔細看來，是唐七絶一律，念讀一遍：「貝葉庵中藏翠羽，藕花香裏遇金蓮。前生緣債今生分，完了睽離十五年。」將欲攀取，則狂風吹過，此葉忽然打散，飛上半空，惆悵久之。

西江舊俗：事神每歲各設一月唱歌筵席，鄉人争相炫耀，歌兒舞女，翕集盈庭。蘭、蕙此時亦預其列，席間輟琴自嘆，謂其母：「此間鄙俚，濁氣侵人，不可久住。鶴江名勝之地，願往一遊。」遂舟行及津，忽聞隔岸佛寺鼓聲函胡清越，歷歷可聽，與唐皇催花鼓一般撾法。蘭静聽沉思：「此間佛寺緣何有這催花鼓聲？其中定有風流遊子。」蕙解意，白諸母，迴舟往寺一遊，母許之。抵岸，則泉聲幽咽，松韵清冷，福地十分蕭爽。寺前三關外，一白馬如雪，放牧草間，三五童生席地閑話。蘭輩於松下茶店歇息，問店婦以來因。婦曰：「江之左有一少年，與寺僧相善，今日遊獵過此相訪。」且道其人俊雅，素性豪善，日常挾妓自隨，今則擊鼓令家童演習排花唱曲而已。

少頃，一童向蘭致辭曰：「檀郎有請。」遂與之偕入。簾前獵犬、蒼鷹各二，見蘭歡喜如家主一般，人人咤異。迨到禪齋，坐中一少年，面如冠玉，與蘭兩相顧盼，你視我如金盆玉樹，我視你如鏡銀牡丹，戀慕之情，暗托秋波一轉。生年少豪俠，而能以禮制心，雖羡蘭容貌，而外視如無，儼然有不可犯之色。蘭母妹暗暗睨生，先有幾分歆悦，細語：「牽絲之選，捨此奚適？」茶罷，見生家僕驟來，以慈命召。生促整回裝，臨行謂禪師曰：「今日向暮，婦女不便夜行，可留一夕，明早雇舟餞還。」言訖，匆匆上馬而别。蘭皇皇然如有所失。

是夜，蘭母與僧叙話，滿口稱讚生之容儀才行，且訪生門户姓名。「生與老衲同州郡，江北人也。臨

盆之日，母夫人夢吞蓮花而生，因名净，表號金蓮。天才卓越，風格超塵，真是仙山鍾秀。」蘭母曰：「少年才俊，何不向名場奪青紫？」却乃從事遊獵，效游蕩兒邪？」僧曰：「此真異事。昔生居父喪，墓廬傍大樹有蒼鷹巢，飛下二雛，泥迴不去，生命收養，遂成馴禽。又夜夢二壯丁乞供厮役，旦有人以二獵犬來贈。自此生行輒以追隨，所得禽獸，皆是鷹、犬自行搏攫，僮僕無勞，非如西山射獵者比也。」母因言：「蘭平日志願，擇配必得才子。煩爲語生，願以蘭奉巾櫛。」僧曰：「老衲皈依佛道，清净自持，豈識繡幙藍橋爲何等事？寺前店婦是長安人，流落至此，姓喬者，言辭婉媚，生素所重，不妨倩此婦人道情。」

及早，別僧往前探問，則昨日所歇之茶店婦也。問之則曰：「僕長安人，遭家不造，與嫂官氏來此土生涯，幾二年矣。嫂有女名舒，年十二三，昨見二娘，如有願從之意。」蘭曰：「且呼出。」喬喚舒出來，舉止莊閑，言辭伶俐，雖不甚嬌艷，而眉目明秀，别有狡儈出人之態。蘭愛之，語諸母，要喬、官二嫗帶舒回來，同居生理。二嫗允從，同舟而回。嫗使舒師事蘭學習弦歌，終身執徒弟禮。居數日，有粵東商客，自鶴支關來，投帖開燕歌筵。蘭辭以病，俾蕙與舒陪。客見蕙，遂有附喬之願，曉留玉環爲約而别。

蘭自别元生後，精神耗減，言笑失常。舒解其意，囑喬以探省舊館爲辭，過花龍寺謁僧，祈爲代情於生。喬往，恰與生值，因請生往遊蘭家，僧亦力勸之。生使請母命，遂往遊焉。居一二日，琴歌詩曲，款待甚殷。蘭母累以結髮爲言，生辭以有偶。母曰：「倘蒙金諾，衾裯之分，亦所甘心。」生默然良久，道：「願歸請命於母。」遂促僕登程。行間，鷹犬似有戀戀不捨之狀。生戲曰：「爾輩欲留服侍新娘耶？」犬鷹各各俯首，遂留以贈蘭而别。

前夕，生母夢見四壯丁羅拜於前，自言：「奴輩久在貴家奔走，今奉師命留在那邊，願無介懷，不過

寃孽釀成，自作自受。」驚而覺，召生妻陳姐具述夢中事。小姐道：「夢幻無憑，願勿深訝。然兒竊有疑焉，犬、鷹二物，狡獪倍常，想是生前孽障留來，且徵諸前日兒夫夢得獵犬，可爲一驗。『那邊』一語，郎君此去定有遭逢，待回來詳問便知。」

翌日，生還，上堂拜母。母問及犬、鷹，生俯伏謝罪，因具述自遇蘭至兹，禪院如何遭逢，蘭家如何留宿，並犬、鷹所以予蘭之故。母以目示小姐，各各會意，因問：「蘭之門第如何？」對曰：「娼家。」母曰：「風月中人，要此何用？」小姐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娼女想亦無妨。」再問：「性行如何？」生曰：「兒不敢自叙，請問諸喬嫗與花龍寺禪師，便知端的。」小姐從容贊道：「兒聞喬嫗端慤底人，不妨一問。」言未竟，喬嫗適來，遞上茶品，道是蘭娘寸誠奉上。乃使人詣花龍寺請禪長老。既至，生母具述生言以問。長老及喬並譽蘭之才行，如出一口。小姐細語喬：「改日邀蘭一會。」喬還以告。

蘭乃擇日投帖往謁，升堂拜生母，後見小姐，各各驚訝：一道是生菩薩出世，一道是何仙子降生。母遍視二人，喜溢由衷，許婚之念遂定。因問蘭曰：「如吾兒言，一段姻緣，實由天定。但吾兒有配，不知如何相待？」蘭徐曰：「蒲柳孱資，得侍君子，兼以高堂俯念，樛木垂陰，香火有緣，蔦蘿獲托，見星往返。夫復何辭？」小姐道：「兒自揣才貌遜步十分，若以先聘自居，待人以『肅肅宵征』之分，心實不安。敢望許以姊妹相待，俾各别居，洮瀘兩派，家室攸宜，庶爲妥合。」母諾其請，語生，生唯唯而已，遂訂以吉日完聘焉。既諧之後，生留蘭家，名所居曰「長春院」，軒曰「擥芳」，窗曰「待月」，與蘭品題吟咏，其間以三日相代定省，自此如膠似漆，恩愛逾常。

一日，蘭伏枕倦睡，忽見花神來謂：「姊姊之緣完矣，然猶有一段生前恩怨未償，致後尚有一番離

愁,一番驚恐,怨消恩報,方得平康。厚福完名,不可殫述。」驚覺,淚痕在臉。生問之,則以感冒推托而已。

歲再更冬,生往省鶴江,適有府檄奉旨宣召。生忙遽升堂拜母,曰:「君命召,不俟駕,禮也。但念高堂桑榆晚景,晨昏之禮,膝下久違,子心何以能安。」母厲聲曰:「我生爾時,已效古人懸矢,欲其射四方耳。在家已有爾兄侍養,又爾兩室,旦夕怡愉,我尚何求?」生與陳姐面叙,姐曰:「桑蓬氣概,是丈夫分事,復敢何言。但念君子以金玉之軀,蹈砂塵之路,四圍山色殘照,一鞭旅店風霜,荒村雨露,此時天各一方,安能使妾鐵石其肝腸乎?」母曰:「吉人天相,風雨何足忙心。及早歸來,得挂蟒袍,舞斑衣,庶吾之願也。」乃辭行。

回過長春院,蘭迎問道:「邇來君子往侍萱庭,一日即回,今留至四五日之遲,且妾竊視台顔,緣何惘惘然有不悦之色?」生以實告,蘭曰:「人生非麋鹿,安得長相聚?古有言也。」遂以私奩金銀,增爲路費,且曰:「是行也,但望盡心王事,昌大家門,俾蒲柳凡姿,得以上霑榮澤,萬願足矣。但妾本倡人,幸侍君子,今遠途餞别,曷以爲情?」遂按檀板而歌,爲《胡笳十八拍》之曲,聲音悠越,振木遏雲,許多别念離情,聞者爲之淚下。蘭天性恬静,與生臨别,雖心中如割,而未嘗動容。及生行塵已遠,蘭愀然而返,步步迴顧,長堤衰柳,古道夕陽,皆斷腸候也。

一日,蘭自鶴江回,見有客男婦分坐堂中,錦篋繡箱,階前森列。問諸母,母曰:「此粤東商客,年前來聽唱者,自言昨與妹蕙締訂,已留玉環爲記,我謂待爾一言爲定。」蘭心會,且試問蕙,蕙兩臉通紅,謝曰:「有之。」蘭語母曰:「姻緣天定,赤繩繫足,古語不虚。妹妹已訂前言,斯姻足矣。胡越何足爲

嫌。」遂以是日協吉，鸞鳳雙飛，一帆直向龍城去矣。其後商客物故，蕙送回廣東，襄事既完而返，皈依空門，此是後話。

蘭自生遠後，紗牕寂寞，轉覺無聊，遂於花園建一座禪庵，朝夕香燈，除非來往省親，花鞋不出庭前一步。蕙既嫁，母亦無復家事挂念，擇日剃髮爲僧，誦經念佛而已。年餘，母忽感病，謂蘭曰：「我昨夢觀音大仕告我道：『爾一女姻緣已完，宜早回西方去也。』據此夢說，則我亦三乘中人。爾姊妹緣果既圓，不許我久留人世。我逝之後，權殯家寺後園，待元郎錦回，爲我建一座浮屠於花龍寺，收藏舍利，是我之願也。今歲云暮，來春上元旬節，爾不吝一往三島山之藏雲寺，建一齋壇，度我陰靈超拔上界，爾之緣債從此完矣。」言訖，奄奄而逝。

至期，蘭往白李母及陳姐，叙其故。陳姐道：「聞説藏雲寺，在三島之最高巔，程途岩險，妖魅縱横，兒女何能遠到？且待郎回，憑仗國威，何險不達？」蘭辭以治命弗敢有違。陳姐乃白母，委二壯丁佩刀隨行。蘭過花龍寺白禪師，且問行間路徑。僧有難色，且曰：「此寺老衲未曾到處，風聞島山深嶺多有山妖林魅，猛獸毒蛇，兼以路徑迂迴，安能遠達？」蘭曰：「仰遵遺囑，百死何辭？」僧曰：「此一片孝心，自有慈雲遮護。老衲貪餞幾瓣桃符，倘逢妖氣，燒數道可保無虞。老衲平日雲遊，見説三島山最上高層有藏雲寺，一山荆棘，四序雲烟，古人到此亦鮮。寺中有最上乘禪，往往遊塵度世。中峯有望月亭，久修造道之人，方能至此；亭中有道姑住持，不知壽幾千歲，乘雲駕霧，妙運無方。目今行路日程，沿江至潘良渡，過江從歷山徑路，轉踰雄關、虎巖峒，傍林澗，望島山進發。過太原之削耳山，歷盡幾多岩險，纔到月亭。過得月亭，憑仗道姑法力，則藏雲不遠矣。」乃贈桃符百道。

蘭辭別，携舒及丫鬟、健僕二十餘人，帶犬、鷹同往。纔過虎岩洞，沿林望島山而進。二三日不曾逢一行人，林窮路盡，不知何許。涉溪而行，從澗傍上達高岡，漸漸寬廣。白晝中忽然陰雲四合，腥氣侵人，望眼迷漫，相對不詳人面。蘭燒數瓣桃符，淡霧間忽見有火光，如人家燈點，遂相與攀緣而上。至則數間茅屋，有二個老婦，嘻笑迎迓蘭，使將輞子行裝入屋安憩。少頃，鬟等皆淹淹睡去，如醉酒一般，屢喚不醒。蘭燒桃符十道，倏耳傍謖謖然如風驟至，雲霧中女伴十數，携蘭與舒上雲程去了。原來島山深處，有一成精老狐，驅使猴、馬、羊、豕諸妖，開一洞窟，自稱洞主。狐性喜淫，聞蘭家多嬌艷，心竊慕之，欲行術竊去而未能也。蘭是行，狐探知其必由此路，委牝豕二妖來此，變成茅屋迎接，噴吐妖氣使之迷惑，待小妖報信，捉來取樂。不知蘭命合受一番驚恐，禪師久已知道，特贈桃符，使花神護持。道姑亦使祥雲迎接，冰姿玉質，豈使之落入妖魅手中？　亦是淫報不差，狐命該絶。

宣光土酋姓余名每，以善射蜚名，山獸壑蛇，聞〔二〕風遠遁。久聞太原山藪有妖狐洞窟，方欲鑄礶矯箭，深入射獵，未知行徑何從。忽夜聞空中有人喚謂：「上元春旬左右，宜率獵户人等，往太山宣夾岸處路岐埋伏，待見火光起處，即是妖狐，從此間射入，以救善緣。」諸人醒曰：「佛告我也。」遂依夢而行，率善射四五十，往此路徑，分派停當。是夜，妖狐聞報，率將羣妖就處，見牝豕二妖俯伏請罪，具陳蘭、舒不知何往，經已遍尋弗獲。狐聞言大怒，慾火迸出，將一山林莽盡被燒殘。鬟僕諸人驚醒蒲伏，緣入澗叢隱卧，鷹、犬、行裝皆成灰燼。余使獵人照火光處射入，妖羣無一逃脱者。平明，使人遍覓，唯見鬟僕等人，蘭、舒不知何往。余心知是觀音度脱，使人將鬟僕回莊，調治安好送還，僕等歸述其事。余又使檢妖獸，遞回分內村邑，自是余名大振。有惡余者，以潛藏器械，謀不軌投告，山省逮捕，織成留監死罪。

數月間，元生得命往守宣光，回家拜母。陳姐具述蘭事，元悲喜交集，往長春問囊僕顛末。遂辭母赴涖。冰清政績，遠達宸知。月餘，太原蠻獠煽變，省兵不制，朝廷勑下山、宣二省，派元董戎勦捕。元得命星往，使人訪余，則已被誣監禁矣。乃振旅而行，諸蠻望風投降，無敢抗者。元乘機令土酋向導山徑，以上月亭。過水叠橋，逢山開路，問藏雲、月亭落處，土人指報，與隨僕所述、禪師前語相符，遂下令諸軍沿山而上。鼓聲振谷，旗影蔽山，鳥道羊腸，歷盡岩谿曲折。經旬至松林下，遥望雲間隱隱有樓臺狀，緣逕而登，見松間一童子，笑迎問曰：「元生來何遲？」元下馬施禮。童曰：「甲兵宜住松林下，許二三僮追隨。小道謹奉迎接。」元命住兵松下，與二家僮隨童子而行。横視山路兩旁，惡獸毒蟲不計其數。元驚駭，童顧笑曰：「兹是慈境，惡物亦不害人。」元心定，遂行。回首間，桃門半掩，碧宇連空。童曰：「此月亭也。」童先入，生尾之，見一老婦，道袍，鶴髮童顔，隨後則蘭與舒也，相見不敢垂淚。道姑命延元入，謂曰：「勞我爲郎迎接，細君藏此久矣，今還卿。」蘭請留住皈依，道姑曰：「後會有期，不須着急。」

蘭因向元具述母囑，元亦情願往藏雲寺。請諸道姑，道姑曰：「無礙。」即令元、蘭等閉目，行步罡踏斗之法，咒念幾遍，則驟風迅發，雲朵翻騰，半瞬間，已到藏雲寺矣。至則瑶階瓊宇，玉殿金門。元、蘭等入跪庭中，仰望重簾裏銀燈照耀，金座輝煌。道姑立階前，振鐸三通，簾内數輩尼姑，從寺中出，持誦佛經一遍。元、蘭等俯首不敢仰視。忽然祥光一道，從西方來，彩雲中隱隱有婦人形。道姑唤曰：「覺緣安在？」此婦叉手立蓮座下，元、蘭等睨視之，則蘭母也。少頃，彩雲西飛，道姑命童捲簾，將紙金燒化，則金座宛然，但無佛像，尼姑輩不知從何處去，唯道姑與二僧童並自家四五人耳。道姑又如前行法，頃刻復至月亭，令童餞回松林軍次，已剛三七二十一日矣。

元整軍而還，紅旗報捷。勑令元延撫邊氓，申理寃枉。元疏請釋余効贖，朝廷許從元差派。元召余入，蘭隔簾視之，則燕頷虎鬚，與《新聲傳》言一毫不爽，始知造化之巧，而喜己之報恩情，解寃障，免致玷涴爲榮也。余自此倚元爲重，惟命是從。後余友解生風情馳名，資貲巨萬，余請以舒妻。解及相見，夫妻如素熟焉。居閒，蘭以亡親遺囑爲言，元整飭車船，送蘭回省。至家恰遇蕙自粤東還，姊妹欣合。蕙請於園庵出家奉佛，蘭許之。

元在郡將告歸，適有邊書馳報，河陽庯馬商家被清匪戕破。元即召余董兵前往，授以方略，從諸山路設伏。未七八日，已見余械犯夥解回〔三〕。元飭吏窮究，原來河陽庯馬商以販鹽爲業，家累千金，年晚惟有一女馬嬌，美而艶，江湖富商累求未許。湖州販絲二客人，年年住此庯面，常竊貪馬之財，悦女之色，遂起不良之心，暗約文川縣差衙無賴，嘯聚嘍囉四五十人，自麻驪庯而南，從平夷路夜入河陽庯，搶掠馬家財産，遍搜房裏覓嬌。嬌聞變，已從其家老婦往林間石窖隱身矣。匪遍搜弗獲，分藏而去。至平夷渡，逢余伏兵四起，嘍囉逃散，十只一二，捕獲販絲二、差衙三、嘍囉數四十人，械送衙前。供招得實，遂奏將五犯正法，餘嘍囉脅從罔治，又疏請余防守寧邊堡。馬商乃以嬌歸余，爲之側。自此遠莊近塢，狼燧不驚，蔀屋茅簷，雁垣安集。

元遂上疏請終養，歸家開壽母筵，遠邇官民，舟車輳會。又往長春料理蘭母襄事，雇借石工，造九級浮屠於花龍寺，安藏蘭母舍利。設齋禮完，將官嫗遺骸，附葬浮屠之左。蘭夜夢花神前來，請建投生齋壇，醒以語元。元爲之請僧，設三七齋壇於園中寺。齋成之夕，元與蘭同枕而卧，夜間並夢見花神數十嬌娥，庭前拜謝，夢中命鬟延入坐定，歷將再生輪迴諸人一一指出：

元生前生是金重。原是帝所金童。

陳姐前生是翠雲。原是殿前薦蓮玉女，旨許與金童結褵，雖謫下塵，從夫享福而已。

蘭娘前生是翠翹。原是殿中捧香彩女，偶以分香戲金童，遂致落塵，深情密約，睽違至十五年。但在風塵中，而孝義一心上達玄鑒，故仙籍中復準下塵，完了十五年緣債，限滿復得飛升。

蘭母前生是覺緣。原與翹有情，故再生謫爲其母，功果圓完，復歸西方，成了正果。

嬌蕙前生是淡仙。原是瑶池侍女，因與歌童嘲謔，謫使落籍風花，香烟無主。只憐遠客一段苦情，再使謫爲蘭妹，嫁與粤商，一以報翠翹之憑弔，一以償遠客埋葬之恩。後來皈依，亦完正果。

粤商前生是遠客。原是瑶池歌童，因戲彩女，遂致落塵。前生相尋不遇，只憐葬淡仙一片苦情，謫令來生相合，未幾先亡，送喪回粤，以償前生梓車相葬之情。

官舒前生是宦姐。前生雖造孽障，然心重翠翹，亡去不追，又開方便一路，罰使再生，身居婢列，受誨服勞，名曰蕊嬌，以對花妖之恥。後來嫁得游俠蕩子，委曲逢迎，以償鈐制束生之悍。

解生前生是束郎。前生爲妻所鈐束，今生始得以解脱寃家。

喬嫗前生是宦家老嫗。前生憐憫翠翹，故獲今生信養之報。

官嫗前生是宦夫人。前生徇子行凶，致使佳人驚怖。謫使今生爲蘭所管，後亦以受驚亡。

犬、鷹前生是宦家惡僕。前生設爲放火假燒之計，今生謫爲鷹、犬擊雀捕鼠，受許多辛苦勞攘，限滿亦被火燒而死。

余每前生是徐海。前生雖是海匪，但重義一念，上格穹玄。後被胡獻設計襲攻，遂致隕命。再生得遇元生免禍，又能射死妖狐，以報前寃；且得與馬嬌相合，以報翠翹知己之情。

馬嬌前生是馬嬌。前生是秀婆青樓中人，烟花有識，特能保護翠翹。再生不改姓名，嫁得英雄夫婿，代翠翹償了情緣。

高僧前生是終公。前生能憐護翠翹之善，今生又成就良緣，再使焦面鬼王度花神妹妹超生净土。功德宏大，難得名言，後福力圓完，亦成正果。

狐妖前生是胡獻。前生奸佞，婿趙文花誣害忠直，後得違約殺降，謫爲狐精，被余生射死〔四〕。

猪妖前生是秀菭。

猴妖前生是楚卿。

馬妖前生是馬監生。

羊妖前生是菭行。此四妖者，前生青樓走動，慣爲烟花薄行之態。此劫既不得令終，死後罰爲妖精，受玆惡報。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迨夫販絲差僞之寃報，根雖前劫，事在目前，始信造物報復之機，一毫罔爽。又道：「姊姊謫期已滿，擇日飛升，不可久留塵界。」言訖，羅拜而別。元、蘭遽然覺，共説夢中所見，一一相符。元笑謂蘭曰：「是卿與我同夢耶？」蘭亦笑曰：「君與妾同夢耳。」蘭嗣後日覺身輕，翩翩然如欲仙者，然而戀慕之情不能自已。陳妲亦知蘭將有羽化翰生之日，數向母而言。母雖憐憫蘭，而喜其不入死生門也。

一日，蘭往定省，留數月，與陳妲旦夕不離。生自長春回，入謁，蘭降階拜母，再回面拜元及陳妲。母問故，曰：「賤人幸托高門，榮遇已過，豈欲頃刻蹔離？但謫限已銷，不敢久留塵界。慈幃高年福壽，婺星光彩，百歲長輝。賤人與郎君、大荆皆是名聯仙籍，先後超塵，今朝相別，後會有期，毋須挂念。天以元氏世裕善蔭，特遣文星代代降世，昌大家門，此非常人可企望也。」言訖，翻然而去。家人

追視之，則一片祥光飛過花龍寺矣。蘭至寺謝別老僧，僧曰：「爲老衲寄謝世尊，今且少住塵蹤，隻履西歸有日矣。」蘭心中難捨。數月後，往來於長春、鶴江之間，或與生值，握手言笑如常，倏然不知所往；或於高堂拜謁慈親，與陳姐叙話，須臾而杳遠。有見自雲端落下者，有見自水面趨來者，歲餘方杳。後有人自宣光回，遇蘭於虎岩洞山上，雲間馱下曰：「爲我語元生，我已於望月亭居住等待。」言訖不見。元生於鶴江居亭，亦多買名園，創造寺觀，爲母薦祈壽齋壇。母亦與陳姐於蓮花座前，百拜皈依，朝夕誦念焉。

【校勘記】

〔一〕原文此句作「松妻亦生一男」，行間另有小字「生女名蕙爲松買妾」。今據文義及前後情節梳理作此。

〔二〕「聞風遠遁」，「聞」原作「開」，據文意改。

〔三〕「已見余械犯夥解回」，「夥」字原作「顆」，蓋形近而誤，據文義改。

〔四〕「被余生射死」，原稿句下有「二鴂」二字，疑爲衍文，删去。

桃花夢記——續斷腸新聲卷之二

仙峯蓮亭
湘江枚吉甫批評

總評〔一〕

詞曰：

靜院觀書閒倚几，回思三百年前。幾多才子共嬋娟，悲歡離合處，總屬化兒權。　今古繁英同一夢，鏡花水月姻緣。何如凈悟學談禪。是空還是色，誰佛又誰仙？

右調臨江仙　以詞起

《桃花夢》何以名書？此書夢起夢結，皆以桃花神入夢爲言，故名曰《桃花夢》也。曰：「桃花，草木無知之物耳，何以有神？何以入夢？」曰：「此即《新聲傳》所載青樓諸蛾眉妓女之神也。」曰：「百花皆有神，妓女九泉之下若果有知，何花不可以托其精魄，何處不可以寓其幽靈，何獨於桃花見之？何獨於此園之桃花見之？」曰：「桃花，薄命之花也。青樓倡女，生前多是桃花守命，亡後亦多於桃花托其不泯之靈，桃花與妓女相爲始終，唐詩有云：『小桃花遶薛濤墳』是已。蘭娘前生是翠翹，青樓中人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故妓女之靈，亦於此園栖神，以寓其聲應氣求之感。然以生前青樓妓女之魄，而聚

於生前青樓妓女之園，縱使此園之桃花自開自落，蘭娘自爾抱負一生才色，自爾享受一世風流，而不徵之一夢，見之一言，則花神之爲妓女，蘭娘之爲翠翹，造物福善禍淫之理，翠翹一段堅白之心，有誰知之而誰信之，誰表之而誰傳之？惟以生前妓女之魄，既聚此生前妓女之園；而又累徵於夢，頻托於言，即花神蘭娘之輪迴業障，與造物福善禍淫之理，翠翹一段堅白之心，皆曉然於夢寐言語之間矣。此《桃花夢》之所由作也，然則此書之名曰《桃花夢》也亦宜。」

又繫之曰《續斷腸新聲》，何謂也？曰：「《新聲》者，風情録《金雲翹傳》演音之書也。風情之有録舊矣，鴻山素如子玩其録，奇其事，憐憫其才情之不遇，於是乎演之以國音，顔之曰《斷腸新聲》。録則舊，而斷腸之聲則新也。雖然嗇彼豐斯，固造物之常態；禍淫福善，亦天道之至公。天之生是人也，既豐之以才情，必嗇之於遭遇，造物之妬完，固如此也。使是人也，才而克止於善，情而不至於淫，乃天不福之，又從而反禍之，謂之天道至公，有若是乎？金重是絶世才情之錦心繡口第一才子也，翠翹是絶世才情之花顔玉貌千金小姐也，以絶世才情之人，於韶顔妙齒之時，兩才既相遇，兩情既相洽矣。天又何故而間斷之，使之郎才女貌天各一方，流落睽離至十五年之久，迨至髮星齒落，始得以重逢乎？若諉以豐斯嗇彼，誠曰有之。獨不觀金重一聞叔喪，而不敢戀其新知之樂；翠翹一急父難，而不敢顧其終身之盟。即後來之千里相尋，雖勞莫管；兩番自盡，視死如歸；重義輕生，固無論已。但就此一節，謂之克止於善，不至於淫，不已當乎？斯人也，而有斯遇也，能不爲天道一不平耶？觀是録也，見翠翹之一番報復，金玉之後會團圓，便指爲福善禍淫，毫髮不爽，蓋亦淺窺乎天道矣。何則天既生絶世才情之人，而使之兩美相遇，而是人也，又能克止於善，不至於淫，則嗇者得不轉而豐之，禍者得不轉而福之

乎？一番報復，後會團圓，僅使之小小完願而已。然而天心未已也，前生偶嗇之以遭遇，則再生將必豐之以膠漆相投；前生偶禍之以流離，則再生將必福之以瑟琴好合。美滿恩情，永愜三生之夙願；風流話本，留爲一代之奇觀。腸之斷者，至此而可續矣。況夫生前善惡之報，莫不彰然，福其善，禍其淫，既可以顯夫天道；發乎情，止乎義，尤足以淑夫人心。是則補《斷腸新聲》之所不及也，故繫之曰《續斷腸新聲》。」

讀《金雲翹》者，不可不讀此書，蓋《金雲翹》說其因，此書詳其報；《金雲翹》發其端，此書完其局。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其說有二：

一、小說諸書說夢不少矣，然有夢必有因，有因必有徵。蓋無因則事屬無憑，無徵則人不之信，此說夢者之不可不善也。人之志氣有因夢而喪，亦有因夢而成，此又說夢者之不可不慎也。有因大槐黃粱之夢，而功名富貴委爲幻境，此其志氣因夢而喪也；有因天門折翼之夢，而謙抑裁損遂成大名，此其志氣因夢而成也。若是乎，說夢者之不可不辨也。《金雲翹》之書，以淡仙入夢起，以淡仙入夢結，中間以淡仙入夢爲之引脉，此數夢者，可以斷翠翹終身之遭遇。是書以花神入夢起，以花神入夢結，中間亦以花神入夢爲之引脉，此數夢也，可以了蘭娘再世之根緣。其餘如翠雲之夢翠翹，元母之夢鷹、犬，特其旁襯焉耳。是其夢之因，夢之徵，二書之說夢則同。而其所以不同，亦當爲之深辯。何則翠翹閨中處女也，一夢淡仙而遽曉之以名入烟花之籍，迫之以口咏斷腸之詩，是引人閨女而使之必入風月之場，翠翹雖有堅貞自守之心，能不爲之沮喪乎？迫夫巾裏一刀，女兒而有英雄之氣。使再夢淡仙而以必死勸之，則翠翹之身之名，其不至於橫遭玷辱，也未可知，乃嚇之以孽根之未斷，怵之以天數之難逃，而翠翹

一生之志氣，遂因此夢而喪盡矣。及至錢塘入夢，乃始語以格天一孝，超脱風塵，削籍還詩，此時已晚，所謂人之志氣因夢而喪者，此類是也。蘭娘一娼家女耳，遊春園而嘆桃花，讀《新聲》而泣翠翹，與其翠翹之憑弔淡仙，相去無幾。乃一夢花神，既曉之以前劫之根因，示之以今生之遭際，而必本之以「孝義」二字，上格皇天以勉之。再夢花神，告之以寃債少有未償，定有一番愁駭，而必繼之以天鑒肫誠，可保無礙以慰之。善根一念，既本諸吾心，又徵諸神夢。蘭娘志氣，有如百火之金，愈鍊而愈堅矣。況乎終夢花神，又一一歷叙前生際遇之因，善惡之報，曉然如在目前。不但蘭娘志氣因夢而成，即普天下才情閨秀讀是書者，貞白之念可因此而愈堅，淫邪之風可因此而盡滌矣。甚矣，説夢者之不可不辨也。

二、君子之論人也，於其心不於其迹。翠翹之心鐵石，而翠翹之迹則烟花。《新聲》一書，所以諒翹之心者至矣，翹之迹不暇計也。雖然，此可爲君子道耳，以之曉示尋常女子，則不可也。西施心上只有陶朱，貂蟬心中唯知王允，然有時而色笑以媚西吴子，有時而假意以對温侯，無恥之迹，莫斯爲甚。乃世之評者，謂西子有沼吴之偉績，貂蟬爲誅董之功臣，是不於其迹而於其心也。惟有西子貂蟬之心，則可；使無其心而但效其迹，其不爲息嬀之事楚者幾希。今之淫冶女兒，多以翠翹藉口，東食西宿，醜行可羞，猶且老其面皮，花其言語，往往對人曰：「我翠翹，數也。」是不幾以貞心才女之迹，而標淫蕩娼妓之前茅乎？是書寫蘭娘之迹，則極其周詳；寫蘭娘之心，則極其精細。其對元生也，始遇則有留連眷戀之意，而不涉於淫；相合則有珍重憐愛之情，而不流於蕩。以至於合離之際，言辭正大，心迹光明，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有《關雎》之遺風乎？使無行女兒，廉恥稍存者，回心向善；良心喪盡者，掩面遮羞。扶植風化之功，不爲少矣。然則善論人者，其迹亦豈可苟乎哉？

小説之家，多以花樹名書，《杏花天》、《桃花影》之類是也。然二書以桃、杏爲名，亦以自美其顔號而已，非有所爲而爲之。此書以桃花神入夢而名，其命名則同，而實有大異。況二書所叙皆是花朝月夕，密約私情，淫謔之風；至於禮義棄捐，廉恥喪盡，與《國色天香録》同一其歸。作者之意，蓋謂佳人才子意洽情投，其得意處在此，其最樂趣在此，不極筆描寫，不足以盡其妙故耳。殊不知天地間所謂佳人才子，其得意樂趣豈專爲一事哉？若果專爲此一事，即無論村夫野婦，雖至於鳥獸蟲魚，莫不有之，何必佳人才子而後知也。況乎村夫野婦、鳥獸蟲魚尚有知恥而深自隱藏，若二書所陳，則狐蕩黿淫，羣聚無愧，豈有佳人才子而曾村夫野婦、鳥獸蟲魚之不若耶？看之令人唾罵，每欲擲焚其書。乃敢以桃、杏爲名，不知名花何幸，而被此等人援引以名其書也？試觀《桃花夢》一書，曾有片言半語涉於淫謔否乎？敢請青眼諸先生，勿以此二書見例是幸。

作書以風化爲先，寫佳人才子，要宜極寫其雅淡幽閒之致，花晨月夕，詩畫琴棋，才相值而情相投，有如晴雪梅花，霽月白菊，令人可愛而可慕。若稍涉一毫淫筆，半句蕩辭，便於風化有妨。《西廂》錦繡才子之書，化工之筆，猶以《琴心》、《拷艷》數回，致使村莊學究罵是淫書，作書者不可以不慎也。《桃花夢》寫金重、翠翹再世之緣也，所述者際遇之因，所言者男女之事，以歌妓之慕書生，而無一筆涉於淫邪，一詞及於戲謔。匪特蘭娘而已，且如嬌蕙之遇粵東商客，馬嬌之歸余每，官舒之嫁解生，或是生前姻果，或是再世情緣，然有償完而依托空門，有作合而終諧宜室。舉一書而言，無一人之不正；舉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正。是遍世而知風化之美，盡人而識性情之端，於以見盛朝教化大行，風俗粹美，雖娼歌之女，猶以貞正自閒。曾無一江渚大堤之朝慕，二《南》之風化何以加諸？觀是書者，幸無以小説忽之。

看小説須要認真，方是看書大眼力。大抵稗官野史之書，多出於古今才子之作，或閒寂無聊，而游戲筆墨；或高才不偶，而流落江湖，不得而借烏有先生，以發洩其黄粱事業。有極道曠世希奇之事，以寫其胸中磊落之才；故有爲駭人聞見之言，以導其鬱抑不平之氣。蓋不必真有其人，真有其事，而紙面淋漓，毫端感慨，其人其事情景逼真，使看之者有以感動其意氣，鼓舞其精神，恍若接蕭郎宋玉於神交，入楚館秦樓於夢見。忽然而往，忽然而來；有耶無耶，真耶贋耶？眼觀之，心會之，不辨其爲有爲無，爲真爲贋也。若是乎，作之者固是文中有畫，看之者亦是眼裏有珠。縱然人遠世殊，謂之不識面之知心也可。如《西厢》本爲元稹而作也，而傳之者却演爲張君瑞一生遭遇；《琵琶》本爲王四而作也，而傳之者却叙爲蔡狀元一段姻緣。即今之看此書者，誰不將張、蔡二子認真，更問元、王爲何許人也？然則觀是書者，亦當以讀《西厢》、《琵琶》之法觀之。

果報輪迴之説，出於釋氏之書，經傳未之載也。《易・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則是伸自伸，屈自屈也。程子云：「物無屈而復伸之理」，則是無輪迴也。然稽諸佛經所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授形」，「生前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斯言也，揆之於理，容或有之。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則善者有輪迴矣；世傳唐李林甫九世爲牛，十三世爲娼，則惡者有輪迴矣。《玉蟾記》叙于少保果報姻緣，有發放輪迴之説，蓋所以平天地不平之氣。古文有言：「靡屈不伸」，則善惡輪迴之報，情之所應有，理之所必然也。然其爲説，猶有窒而不通之處，何也？于少保，正人也，生前爲誤國權奸之所陷害，縱使來世相逢，即當飲其血、食其肉而不知腥者，豈肯與之配合而留連恩愛於房幃袵席之間哉？若曰生前寃債，再世安得而知？則採桑之女，猶思前劫之仇；權俠之兒，終報前生之憤，豈有忠心正氣之

于少保，而曾此女此兒之不若耶？惟於理有窒而不通，故其書遂幻而無據，還爲博學縉紳之所不道。《桃花夢》輪迴之說，其理則詳確而有因，其事則玄妙而近實，使讀之者足以解頤，玩之者足以起思。善惡報應之機，尤足以寓勸懲之教，其於世道豈云小補哉？

作書者豈易能哉？往古來今，普天下錦繡才子，不爲少矣；情發於言，而爲錦繡才子之文，亦已多矣。香草美人，《離騷》致慨；南華秋水，《莊子》寓言。讀諸子者，往往愛之，以其情韵勝而猶乎古也。他如稗官野史之書、淫詞小説，務以悦惑愚人，俾識字之村夫，目遇而泆志；知情之女子，耳得之而動心。究之意翻新而不能出奇，詞近褻而無以示勸，大抵雷同，不過尋常之蹊徑而已。《桃花夢》之説則不然，其閒情雅致，有似屈子之《思美人》，莊子之《逍遥遊》，而取徑之幽，寄情之遠，則又過之。再世輪迴之人之事，千方收拾而不遺，一氣呵成而不斷；指事真而有據，構思正而能奇。律以彰善癉惡之程，嚴而甚確；示以醒聵震聾之語，快而尤精。論判斷之公案，比之包龍圖，於此見神明之遠焉；論攻戰之奇謀，比之孫武子，於此見經濟之宏焉；論華藻之繽紛，比之鮑明遠、庾子山，於此見文章之富焉；論牧民之善政，比之黄穎川、龔渤海，而更顯其能；論明哲之先幾，比之陶彭澤、張季膺，而不流於介。至於風流蘊藉，無靡麗之音；詞格温和，無囂凌之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者。其靈異警拔，蓋又頡頏乎三閭、漆園之間，而於天不怨，於人不尤，則獨有得乎三百篇之遺旨也。吾於《桃花夢》有取焉。

【校勘記】

〔一〕「總評」，此二字原無，據目録及文意補。



第一回　嘆桃花惜芳春易過　讀新聲憐隔世相知

古今奇女不難於容貌，而難於操行。寫古今奇女者，不重其容貌之美，而重其操行之端。然一操行也，而寫名家之閨女易，寫倡家之妓女難。寫蓮者，取其出于泥而不染；寫蘭者，取其在深林而愈香。嬌蘭落跡倡門，而操行貞純，雖名家閨女，亦莫能過。《桃花夢》寫嬌蘭，先以書香遺閥冠之，則後來叙其操行，便不費筆。最難者寫蘭娘容行，處處是歌兒身分；寫蘭娘言詞，處處是歌兒聲口；而一言一行，處處是純雅貞閒，並無一句半辭涉倡家風味，所以爲難。

蘭娘之嘆桃花、泣《新聲》，與翠翹之弔淡仙、哭夢兆，其憐薄命、惜年華，同是一般情致。乃一生遭遇，一則多是榮花得意之場，一則多是零落可憐之境，何也？蘭娘之嘆、之泣，不過是憐愛香色，憑弔古人，總出於堂皇正大之見，曾無一言片語涉於荒寒悲悼；與翠翹之一副眼淚、一段愁腸嘆泣，同而其中有異。大抵人生遭逢，率多口氣爲之先兆。萊公詩《過海只十里》有云「得喪豈偶然」者，即其一驗也。不但是也，翠翹泣淡仙而雲、觀諫之，哭夢兆而翹母解之，幾回説話，皆常人意料之所及。蘭娘嘆桃花而嬌

蕙止之，泣《新聲》而蘭母曉之，見理明，而其情融，其言婉，隱然神會古今，塵視人境，有不必悲愁泣悼爲者。佛經云「如泡如影」，當作如是觀。蓋不待花神夢中詳述，而翠翹、蘭娘之輪迴，前生之屯蹇，後會之團圓，已隱隱於數語中矣。

演音諸傳，多是依著北本小説，繹以南音。《花箋》、《金雲翹》之書，號稱名家，亦所不免其他間有一二杜撰，率皆其事鄙俚，其辭麄拙，求能生新搆異，筆墨生靈者，百無一二。殊不知天地開闢以來，佳人才子，何代無之；普天下綿繡才子、閨閣佳人，才奇情正者，何人不可以爲亦滄、金重？何人不可以爲瑶仙、翠翹？秉筆直寫其事其人，恐未足以盡其妙，何必排神御氣於千載之上，而求之人之事以自華其筆墨也哉！《桃花夢》之寫元生、蘭娘，皆是當世人物，試觀其述際會之緣，根脚始終，委曲詳盡；言辭心事，端正光明。讀者細看而詳玩之，曾有一句涉於鄙俚麄拙否乎？若是，則謂之今生之金重、翠翹，夫誰曰不然〔一〕！

【校勘記】

〔一〕「夫誰曰不然」，以下爲雙七六八體喃詩，今略去不排。

第二回　桃花夢証前劫根因　蕉葉詩訂今生遭遇

因緣者何？因者緣之因也。佛言一切世間皆從因生，有因則生，無因則不生。草木皆然，而况於人乎！世人自古及今，何者無緣〔一〕？何者無情？情者，緣之因也。試思男女之緣，而詳觀之金重、翠翹隔世之情之緣，青樓妓女隔世之人之事，與蘭娘故無與也。乃無端而嘆桃花，無端而泣《新聲》，遂因之而花神入夢，因之而再世相逢。是則花神入夢，嘆花泣《傳》爲之因也；再生相逢、花神入夢爲之因也。元、蘭輪迴之緣，豈非情爲之？因乎哉。

因者何？根在此也。下筆者先究其根其因〔二〕，而後其事其人，始有條緒。若寫其人其事，無有所因，則事不幾爲無根之事，人不幾爲無根之人乎？如《桃花源記》寫尋源之客，必先寫其見沿溪之桃花，則前來之爲植桃村，其根可見。又如《水滸》欲寫群賊，先説「洪太尉誤走妖魔」以爲之因，則天罡地煞之降生，不爲無據。《桃花夢》寫蘭娘再世之緣，而先以嘆花泣《傳》爲之因，其有得於《桃源》、《水滸》二記之筆意乎？

蘭娘再生之緣，花神夢中已言之矣。又添以蕉葉之詩，不幾於畫蛇添足乎？是大不然。花神所言今生遭遇皆前劫人，畧畧指示而已。至若再世金生，是何名號，則未詳也。故又示之，以「藕花香裡金蓮」之句，滿園蓮花風引之香，即元生前生之姓爲金，今生之號爲蓮，隱然默寓。蘭娘靈心慧性，豈不神會而臆見哉！及至花龍寺所遇之人，所題之詩，明明著金蓮字號，則再生金重，捨元生其誰？知一金重之爲元生，即後回所遇之人，誰爲翠雲，誰爲宦姐，誰爲徐海、束生，可歷歷而測識之矣。花夢之言，乃前劫之輪迴；蕉詩所示，乃今生之遭遇。此蕉葉詩之不可無也〔三〕。

【校勘記】

〔一〕「何者無緣」，「緣」下原衍「有緣」二字，據文意删。

〔二〕「下筆者先究其根其因」，下一「其」字原脱，據下文補。

〔三〕「此蕉葉詩之不可無也」，以下爲雙七六八體喃詩，今略去不排。

佚名◇撰

南史私記

孫京榮◎校點



提要

朱旭强　撰

《南史私記》，不題撰人。今知見抄本一種，原爲法國遠東學院所藏，現存于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A. 2207。83葉，頁面尺寸爲25×14. 5公分。每半葉8行，行20餘字。字體工整。該本題《南史私記》而前附兩種内容，一爲有關中國史事的幻想性無題短章，謂朱氏於咸豐甲寅年(1854)滅清復明云云，2葉；二爲《南真雜記》，11葉。此二種歸在《南真雜記》名下，並已列入本集成印行，可往參看。

本書以越南通史的體裁，起自上古傳説中的鴻龐氏，終至西山朝，以朝代帝王系年，雜採入歷代神話、志怪、傳奇，亦記歷史大事、歷届科榜，而多宿命、果報傾向。或可看作是遵循《大越史記全書》正統史書之體，而具有説部旨趣的作品，故名爲越南史的「私記」版本；或可以視爲是紹繼《嶺南摭怪》、《越甸幽靈》以及《公餘捷記》等神怪及志人敘事傳統，而有意將其編年化的成果；或是以歷史編年爲框架，集抄故事，有撮合小説、史籍與類書的傾向。本書在取材時，明顯參考了上述越南典籍，頗值得作深入的史源考辨。

本書這種體例頗有特點，在越南文獻中，今所見惟《老窗粗籙》與之相類，其書亦列在本集成中，可往參考。而《老窗粗籙》爲斷代史之體，專記黎朝一代故事，細節上則更爲豐贍，又有所不同。本書亦以黎朝相對詳細，或與其有所源流，俟考。

書末略載西山朝紀年，並在行文中將其二帝阮岳、阮惠兄弟混淆起來，竟不可詳校。由此可知，本書成于西山之後的阮朝(1802—1945)，時西山雖所距不遠，而朝廷猶讎其僭閏，多有噤口，是以會有訛誤。而書中不避「時」字之諱，亦可以證：越南所處熱帶潮濕環境，又多戰亂，故典籍難以保存，多十九、二十世紀重抄本。故其舊藉中避阮朝嗣德帝阮福時(1847—1883年在位)的名諱中的「時」字成爲常例，本書則並無此現象。再聯系書前無題短章中所記未曾發生的1854年明帝復辟事，可初步推斷《南史私記》約撰成于十九世紀中葉，阮朝嗣德帝和清朝咸豐帝(1850—1861年在位)登基之後最初數年間，不晚于1854年。

本書此前從未有詳細推介及出版，因僅存孤本，今徑以抄本複印迻録，以保留其原貌。文意不通處，乃持《大越史記全書》、《公餘捷記》等書相校。在整理過程中，劉青海、朱旭强、孫遜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録

鴻厖氏

自涇陽至雄王凡二千六百二十二年

涇陽王名祿續。

昔神農三世孫。帝明既生帝宜，南巡五嶺，娶婺仙，生祿續，封爲涇陽王，治南方，號赤鬼國王。娶洞廷女生崇纜，封爲貉龍君。名崇攬。君娶帝來之女曰嫗姬，生得一胞，開得百卵，每卵一男，不勞乳哺，各自秀異。龍君常居水府，民有某事，呼龍君曰：「逋乎何在？」龍君即來，感應莫測。初，國俗呼君曰逋，又曰帝，今人有某事，亦曰分逋。一日，謂嫗姬曰：「我龍種，汝仙種，方類不同。今當分別，仍將五十男留水府。」嫗姬與五十男居峯州。今白鶴縣推其長者爲王。

雄王歷十八世皆稱雄王。

王建國曰文郎，東夾海，西至巴蜀，北鉅洞廷，南胡孫國，即占城，今廣南是也。分國十五部，曰交

趾、今□南。朱鳶、今升龍連山西。武寧、今京北。福祿、越裳、今寄聞華。寧海、今南寧。陽泉、桂海、武定、懷懽、今乂安。九真、今清華。日南、真定、九德、文郎，置相曰貉侯〔一〕，將曰貉將，王子曰官郎，今名芒，猶北號。女曰媚娘，有司曰蒲正，外藩父傳子曰父道。

雄王三十世，生一女名仙容，不願嫁夫，樂游天下。時在江邊褚舍鄉，褚雲子、褚童子二人只有一袴，雲子死以斂葬。童子餒甚，裸身下水，望乞商船。忽見仙容船來，儀衛甚盛，遂隱卧在蘆叢，以沙覆身。頃刻仙容至此，張帳沐浴，灌水流沙，露出童子，結爲夫婦，後得仙佛法師傳法，夜半升天。今東安縣多和社是升天也。

雄王六代，武寧郡扶董鄉有富翁生一男，已三歲，能飲食，不能言。適值殷武丁來侵，王令使者求能御敵者。兒聞天使至，忽巨言，告其母邀來，謂使還奏，請得鐵馬并劍箠，王命賜之。兒噎鼻十聲，身長十八尺，以蘆華爲衣，躍馬前。鐵箠折盡，復拔苗芽，連根打之死。武丁於武寧鄒江下至安越寧朔山。兒乃脱衣，騎馬升天，今號曰茹聖董。

雄王既勝殷，召其子二十二人，謂曰：「孰與薦美味，方許傳位。」弟十八子名郎燎，依夢神人教之，以糯米爲餅，中藏美味，外包毒苳，俗曰羅蔡。煮而熟之，號曰餅蒸。今號方餅。又粢糯米，搗而練圓，號曰持餅。今號圓餅。王試觀之，以燎郎爲之第一。

雄王之世，有北船來販，進枚安暹。及其年長，王賜之一妾，生得一男。迨後富足，志遂生驕。常言：「此物乃本國前身之物，不曾有受國恩。」王聞之，怒曰：「今置於無人之地，尚有前身之物否？」乃放安暹於巖石山海口外沙洲，止留糧米，足食四五月，使食盡而死。忽有百鳥飛從西南來，叫四五聲，吐瓜核六七個，落于沙洲。萌甲發生，開花成果。安暹剖食，其味馨甜。以買易穀粟而食，安暹再種以

爲産業，商人貿易，遂成富盛。迨後雄王思之，使使往視，使人還奏。王乃召安暹將此物來薦，號曰瓜。俗曰柴䊹。今娥山安暹洲是也。

有一官郎，國王賜姓高氏。生二男，一曰檳，一曰榔。檳娶劉玄道女，時或與榔不相悦，榔遂去。至林野，遇深泉，無渡可通，遂慟哭而死，化爲一樹，檳榔是也。後追尋，行至依處，問里人：「緣何此樹在此？」里人言：「初有一人，謂兄愛其妻，弟恥愧乃去，到此而死，化爲此樹。」兄乃投于樹邊而死，化爲一藤纏于榔樹，乃芙蔔也。妻不見夫，往尋到此，問鄉人：「緣何二木生此處？」鄉人以實告之，妻遂投于樹邊，化爲石塊。八月間，雄王巡守至此，令羣臣取果採藤，咬喫噴石上，其色紅，其味芳。乃取將回，令人以火燒石，遂成石灰，以水淬攪併食之。頒布天下種植，凡娶嫁兼會歌舞，以此爲先。

貉龍君之裔曰山星，得太白星君之杖，死者叩之復生。行見牧童打死一蛇，頭有「王」字，山星携至江邊，以杖扣之，蛇遂甦而下江。未幾，有人來謝，稱爲龍王之子，以實告之。山星請與從游，龍王子以杖激水，行如陸路。龍王賜以金銀，皆辭不受。龍子曰：「吾父有神書，有約必得。公宜請諸王父，庶爲酬恩之禮。」山星遂請而得之。遂辭歸，與水星爭娶雄王之女，歸于傘圓山。在義明縣同倫社，其山有三峯，内高兩邊垂上圓，雙臂形抱，狀如傘，故曰名。

【校勘記】

〔一〕「置相曰貉侯」，「侯」原訛爲「候」，今改正。

蜀紀

安陽王姓蜀名泮，巴蜀人也。

王乘雄王廢武備，舉兵藏之，改號甌貉國。築城于越裳，旋如螺城。今爲東岸縣，人名曰思龍。唐人曰昆侖城，以城最高云。初，城纔築，旋崩，見金龜浮江來，能人言，稱爲江使，謂城崩乃七曜山白鷄鬼精害之也。王將龜就伊傍館，假爲宿泊人。夜聞鬼精呼開門，龜叱之，衆鬼走散。龜請王就躡，至七曜山，精氣殆盡。王令掘，得之古樂器、骸骨，燒之，自此遂築完城。龜辭歸，脱爪付王曰：「倘見賊人來，用爪爲弩，向賊發箭，無憂也。」王命高魯爲名，曰「靈光金爪神弩」。

初，雄王季世，慈廉縣瑞香社人李翁仲，身長三丈三尺，慓悍殺人，罪應至死。雄王不忍，歷至安陽王。始皇來侵，王以翁仲貢秦。秦以爲校尉，使臨洮，匈奴不敢犯。後翁仲歸本國而故，秦以銅鑄像，置于咸陽。今號曰茹聖僭。秦王略取陸梁地，置桂林、今廣西。南海、今廣東。象郡，即哀牢。以任囂爲尉，趙陀

爲令。

初，殷王陣亡于鄒山，在處北。化爲地下府君，人民立祠祀之。本國人名崔亮，仕秦爲御史大夫，常往來，見祠廟頹弊，再爲重修。後殷王陰有威靈，欲報其功，乃使麻姑出世尋亮。時亮已死，惟子葦尚在習學。時正月上元，人民游戲于此祠，有獻玻瓈瓶，麻姑持看，忽落破缺。衆人捉打，崔葦解衣償之。麻姑得免，問葦墳址。仙知亮子，乃賜青艾一束，曰：「見人有肉瘿，灸即消。」葦行親友應玄，灸玄肉瘿消愈。玄曰：「我有親戚貴人，治之必得厚報。」即引葦至任囂，灸之即消。囂養爲子，葦與囂女芳私通，囂子任夫知之，欲致之死。及年終祭猖狂神，意欲以葦祭之。芳密告葦。葦奔行山上，忽墮坑中。穴邊有一石塊，流出乳水于盌。乳滿，忽見白蛇在盤邊，身長百尺，額上有金字，曰「玉京子」，出食石乳，再入石中。葦饑甚，盗食之。蛇見而欲吞，葦跪拜曰：「願王赦之。今見王額下有肉瘿，乞灸之。」蛇乃仰面與灸。忽見火燒山上，飛一片火灰下。葦取以灸之，瘿病即愈。蛇彎身向，葦騎蛇背，將上穴，不見人摇。復入巖中，忽然不見。葦强行，恍見城門題字曰「殷王城」。良久，見殷王，葦下狀拜。王笑曰：「官人何爲不來？」乃引葦上殿，謂曰：「吾命麻姑尋報崔御史之功，幸見公子，未以報答。今遇于兹，幸一見面。」乃酒肉以接。忽見一人來奏曰：「正月十三日，任囂被猖狂打死，羊官人乃引崔官歸世。」羊人使葦合暱，坐於肩上。頃刻到山上，羊人化爲石塊，立于山中。今在鄒山陽趙王祠後。至八月，葦與玄從游，見麻姑將婦人及瓏璲寶賜葦，使結爲夫婦。後麻姑迎崔葦夫婦，飛升遂成仙。

尉陀來侵，王以靈弩射之，陀敗走。陀知王有神弩，不可敵，遣子仲始入侍，來婚王子媚珠。仲始誘娘竊觀靈弩，潛易其機，乃紿娘曰：「我歸省嚴君，如後兩國不和，汝行放鵞毛示之，吾得相救。」歸以告

陀。陀舉兵來攻，王敗走。至海濱，呼：「江使何在？」金龜踴躍海中，叱曰：「速殺乘馬，後此是賊也！」吾方至，王拔劍曰：「子有忠孝，死爲媚珠！」珠祝曰：「逆陰謀父，死化灰塵。若忠孝一節，聽夫所詐〔一〕，死化珠玉。」王乃斬之。金龜乃與王開水路去，媚娘血流水上，蚌蛤含之，成化明珠。

【校勘記】

〔一〕「聽夫所詐」，「聽」原寫作越南俗體「咱」，今改正，下同。

趙紀

武帝名陀。

漢真定人，因秦衰亂，據有五嶺，并兼巴蜀，建都番隅。地方萬里，與漢抗衡。控東閩，今之福建八府一州五十七縣。撫西甌。今廣西。在位七十一年〔一〕。

文王名明。

武帝嫡孫。王守漢約，遣太子嬰齊入質。

明王名嬰齊。

初，王質於漢。在長安，娶邯鄲樛氏，生子興。



哀王名興。

太后因漢使少季上書，請内以諸侯，漢許之。原樛后渚祕明王，毎私具少季，㽞少季畾使，吏通具樛后〔二〕。時丞相吕嘉柴山人。歷相三朝〔三〕，諫王不聽，乃弑王與樛后及少季，而立王子，爲衛陽王。

衛陽王

漢遣路博德來侵，趙氏敗亡。漢以其地爲南海、屬廣東。蒼梧、屬廣西甌貉是也。鬱林、合浦、今欽廉。交趾、九真、今寄花。甘南、今安南。珠崖、今崖州。儋耳今瓊州。自是漢置刺史太守。廣東十府十州七十八縣，廣西十二府四十五州五十二縣。

【校勘記】

〔一〕「在位七十一年」，此句原接上句爲小注，據文意改爲正文。

〔二〕「原樛后渚祕明王，毎私具少季。㽞少季畾使，吏通具樛后」，此爲喃文，大意爲：樛后未嫁明王時，與少季相私。後少季作爲漢使來，復與樛后相交通。

〔三〕「時丞相吕嘉歷相三朝」，「丞」原訛作「亟」，據文意改。

屬西漢東漢

始於漢武帝元狩元年辛未，至徵王，二百二十餘年。



徵王

諱側，姓雄氏。

峯州麗泠人。爲朱鳶縣人，詩索之妻〔一〕。時太守蘇定殺詩索，王乃與妹貳起兵，遂定，略平嶺外六十五城，自立爲王，始稱徵王，𢀨妃欺騎猲打賊，欺少𩯈時𢭂纓𩯈，具遵朱鐃〔二〕。建都烏鳶。纔得三年，光武使馬援來侵，還至浪泊上。羅城西衙之西曰浪泊。王退保禁溪，不知所之，州人立祠于喝江，奉祀之。援還，立銅柱于欽州，自是我國復屬于漢。

【校勘記】

〔一〕「詩索之妻」，「詩」原作「待」，據《大越史記全書》改，下一處同。

〔二〕「𢀨妃欺騎猲打賊，欺少𩯈時𢭂纓𩯈，具遵朱鐃」，此爲喃文，大意爲「兩妃騎象打賊，箭矢吝射，爲犄角勢」。

士王 姓士名燮。

蒼梧廣德人。漢獻帝時，王爲太守，國内稱爲賢君。在位四十年，壽九十歲。王之子士徵代爲太守，吴孫權使吕岱誘而殺之。



趙嫗

當南北朝，時九真之女有趙嫗，乳長三尺，聚徒山中，攻取城邑，諸部影從，易於反掌。雖未據嶺表，如徵王故事，亦女中之雄才也。



前李紀

南帝姓李諱賁，太平人也。起兵於九德州，北逐蕭諮梁人，南平林邑，稱爲南帝，國號萬春，紀元昊德。梁遣陳伯先來侵，帝退保典澈湖，今在豆石縣。遣大將趙光復與陳伯先相持。

趙越王諱光復。朱鳶人，安朗縣。將軍趙肅之子。前李亡，收兵居夜澤中，晝靜夜擊。三四年間，伯先不知其處。會侯景亂，梁召伯先還，遣楊孱擊之。光復設壇祈禱，見神人褚童顯聖。乘龍下，以龍爪授之，曰：「以此插兜鍪，所向賊散。」斬得楊孱，梁軍退還。王入據龍編，號「南越國王」，在位二十四年。時前李南帝之兄天寶爲伯先所敗，走入哀牢，築城于桃江源野能洞，稱爲「桃郎王」。王薨，李佛子率衆來下，與越王戰于太平縣。佛子兵卻，意王有異術，乃請盟。王乃割界于君臣洲今慈兼縣上下葛二社。而共治。佛子有子雅郎，求婚王女杲娘〔一〕，爲贅婿。雅郎謂妻曰：「父有何術取勝？」娘密取龍爪示之。雅郎潛易之，私謂妻曰：「我今歸省，萬一賊到，父王不勝，何處投奔，汝以錦褥鵞毛爲表道，吾來助之。」仍歸告父襄王。王南奔，賊皆繼踵，王呼：「龍爪何在？」忽龍爪指示曰：「女子落鵞毛是賊。」王乃斬之。

騎馬至小鴉海門，見黃龍畫水引道，王從之。國人立祠于大鴉海門祀之。今大安獨步。按「大鴉」一云「大安」〔二〕，原伊海門有三波神，北舟到此常阻，屢有鴉鷗來鳴，遂以爲號。至李聖宗御船過此，提劍祝天，斬得二波神，存一波神，走入奇花，自此波帖，因號「大安」。今此處已去大海甚遠，人號爲「臺門」，以「大」、「臺」聲相近也。

【校勘記】

〔一〕「求婚王女杲娘」，「杲」原作「呆」，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二〕「大鴉一云大安」，「大安」原誤作「大鴉」，與主語同，今據上文改賓語，據下文改爲「大安」。

後李紀

南帝諱佛子。乃前李南帝之族，以詐術併國，還武寧城，封兄權爲太平侯，守龍編，在位三十九年。爲隋將劉芳所攻，遂降于隋。後民立祠于小鴉海門，今大安浮沙。黎朝景興年間，銀茄賊船至此，其民率丁男擊走之，朝廷嘉之，扁顯浮沙義民。



屬唐紀〔一〕

梅黑帝

名叔鸞，兑唐人元楚客之暴，起自驩州，結真臘國起義攻之。南據梅嶺，北拒李唐。然禦寇非才，不能平楊思勗之亂。

馮布蓋名輿。

唐林人。今膠水縣，昔在福禄縣。力能排牛博虎，其弟駭尤健，能負千斤石十斛小舟，行十餘里。惡唐人高平正之惡，起兵攻之，據邑稱王。十七年薨，子安立，尊父布蓋大王。因時俗謂曰布母曰蓋。安嗣位三年，唐德宗使趙昌諭降。

我國九真人姜公輔與弟公復，並中唐進士。輔爲宰相，復爲侍郎。



唐懿宗咸通中，高駢爲都護，築羅城。即今昇龍，在奉天府壽昌、廣德二縣。人稱爲高王。駢通天文地理，常御紙鳶，看我國地脉，用法厭之。一日乘舟從瀘江今珥河，號菩提。通入小江數里，乍見一老翁浴江中，謂曰：「我姓蘇名瀝，家在此江中。」言訖不見。駢知其神，因名蘇瀝江。

曲先主名灝。

交州人。因唐亡而興王，都羅城。民安國治。

曲中主名顥。

運籌决勝，制度稍立。

曲後主名香美。

賦繁役重，百姓怨嗟。南漢劉鋹命李克正來攻，執之以歸。

楊正公名廷藝。

愛州人。爲曲顥將。大興義旅，兩敗漢將，盡復輿圖，自號爲王。尋爲義兒公羨所殺。

【校勘記】

〔一〕「屬唐紀」，此三字原無，據前後文補。



吴紀

前吴王

姓王名權，唐林人。目光如電，步緩如虎，力能扛鼎。起自愛州，誅公羡，破弘操。吴王病亟，遺詔后兄三哥輔太子昌岌。哥篡位，自稱平王。范令公匿昌岌于山洞間，三哥索之不得。

後吴王名昌文。

吴權次子。王謀黜三哥，迎其兄昌岌歸京師，昌岌稱天策王，昌文稱南晉王，共理國事。

吴使君名昌熾。

初，天策避難時，娶南策今爲南策。江女而生昌熾。當宋祖乾德年間，海内無主，十二使君皆

前吳之臣。爭長，莫能統一。吳昌熾據平橋，吳日慶據唐林，轎三制據峯州，轎公罕自稱轎三制。阮太平名寬。據阮家灣，今三帶。杜景碩據超類，轎令公名順。據洄朔，今花溪。范防遏名虎。據藤州，今金洞。陳明公名覽。據布海。

丁紀

先皇帝諱部領

華閭洞感祖人也，驩州刺史丁著之子。少時爲牧童，犒集諸軍，以蘆花爲旗，以牛羊爲象馬，整飾天子儀衛。有一童爽約後至，以木劍斬之，遂斷，衆皆驚異。一日，爲叔父所逐，走過潭家渡橋折，忽見二黄龍擁之，叔懼而退。自是人皆歸附，所向遂克，人稱爲「萬勝王」。削平十二使君，統一天下，建都花閭，今長安府。國號大瞿越，紀年太平，庚午。製平頂帽。號曰帽朋。

初，峯州有旃檀樹，高千餘丈，上有白鶴構巢，因名白鶴縣。李白騎馬往尋檀樹，滅之，題詩于樹，刻間樹倒枯死，化爲妖精，能害生人。人立祠禱之。每仲冬，用生人禱，呼爲猖狂神。婆路蠻今演州奪取山原獠子納之。秦時任囂無生人以祭，猖狂陰殺之。至兹，帝用俞文罕北國法師。技術殺滅之。

帝在位十二年，内人杜釋天本大堤社人。殺帝于宫廷，及長子璉。

初，帝微時，打漁于膠水，得一大圭鈌角，僧人嘆曰：「後日必富貴，止嫌福德不長。」至太平五年，得讖文曰〔一〕：「杜釋殺丁丁，黎家啓聖明。」至是皆驗。

廢帝名璿。

初爲衛王，黎桓攝政，自稱副王。阮匐、丁佃興疑之，率兵誅桓，不克。皇太后命帝禪位于桓。

【校勘記】

〔一〕「得讖文曰」，「讖」原訛作「纖」，據文意改。

黎紀 享國三十一年。

大行皇帝名桓。

紀元天福、庚辰。應天。宋劉澄來侵[一]，至白藤江，帝自將攻敗之。後宋太宗使李覺來册封，帝使法師名煩迎接，命吴子安率三萬人開陸路，自南界至地哩。

中宗皇帝名龍越。

開明王名龍挺，别號卧朝，大行第五子，奪兄僭位。



李紀

八位，共二百六十四年。

太祖皇帝

諱公蘊，北江古法州人也。在位十三年。

初，卧朝食五廉菓，得李核。

又，古法州木錦樹震，有文曰：「樹根杳杳，木□青青。禾刀木落，十八子成。東阿八地，奇木再生。震宫見日，兑宫隱星。六七月間，天下太平。」帝受黎禪登寶位，紀元順天〔二〕，庚戌。徙都大驩城，因黄龍見于御州，改名曰「昇龍」，大赦天下三年諸税。改十道爲二十四路，愛州、驩州爲寨。

丙辰大熟，禾三十結，直十錢。

真臘來貢。

太宗皇帝

名佛瑪。

紀元天成、明道、崇興、大寶。在位三十一年。



初，太祖崩，皇子東征。翊聖、武德二王作亂，帝命武臣黎曉討平之。曉清華弘化山人，身長七尺，有勇力。時梁江甲人有借力私鬬者，曉拔生苗芽連根，擊破之。

萬歲寺階前，天雨白米成堆。雷公館前，釋迦寺優曇樹開花。核克妥花。

改驩州曰乂安。

使魏徵如廣源，賜儂智高印，拜爲太保。

甲申明道三年，帝以占城失藩臣禮，自將南征，殺其主乍斗，執其妃媚醯。歸至潢江，在里仁府。帝召侍御，媚醯以氈自纏投江。今祠在江側。

聖宗皇帝 諱日尊。

紀元龍瑞太平、彰聖嘉慶、神武[三]。

帝建國曰大越。

甲申築檐十二層，即報天塔。

仁宗皇帝 諱乾德。

紀元太寧、壬子。廣祐、乙丑。會豐、天符、慶壽。

乙卯年，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黎文盛中狀元，嘉定東究人，任至太師。有大理王政，能奇術。秊御西湖，瞻打丫，侈𧶭最沁，吏聵啫買掉秊祀教埶帝，買創羅，䑳船固狢。漁人穆慎祀絏補帝，化

羅文盛。黍祕浪䝟略固功安置洮江〔四〕。

辛酉年春日，有重光。

丙寅年，試士，莫顯績中狀元，至靈隴洞人。與其弟建官並仕至尚書，挺之遠祖。

冬十月，帝幸啓瑞宫。是月重輪，求宗室子育于宫中。時崇賢侯子陽煥年二歲，聰敏。帝愛之，立爲皇子。

按佛迹山天福寺禪徐路，字道行。父榮中白蓮科，後以邪術忤延成侯。侯籍太顛禪師以法毆榮死。路侯太顛擊之，聞空中云：「止！止！」路乃懼，就佛迹住持。一日，神人來曰：「弟子即鎮天王也，感師功德，故來應侯，以待指麾。」路既得道，自至快鄉以杖投江中急流，杖乃逆水倒行，至西陽橋。路喜曰：「吾法勝太顛矣。」乃至太顛所，以杖擊之，顛發病死。時仁宗無嗣，青華處人上言：「海濱沙洲有小童二歲，稱爲皇子，號曰覺皇。乃太顛化生也。陛下所爲，無不知之。」帝使迎還，立爲皇子。羣臣以爲不可，曰：「彼其靈異，宜托生宫禁可也。」帝遂設壇，行法化胎。路聞之，曰：「妖異甚矣。」因使其奵佯爲觀會，密指結印數珠。至三日覺，皇言：「網羅三罩，化生無得矣。」帝疑路咒解，命繫樓下。崇賢適過，路哀訴曰：「力救幸免，托胎宫中，以謝侯。」遂奏帝，解縛。路詣侯第謂曰〔五〕：「他日夫人臨誕，必先告。」日至臨盆，使人馳告，路即易服事解。夫人尋生男，是神宗，乃徐路化生也。

帝幸海清宫。俗傳海清嚴光寺楊空路禪師，海清人也，世以漁網爲業。師捨其業，而居僧伽。氣空涉水，伏虎降龍，人莫之測。日與覺海師爲友〔六〕。覺海，阮姓，亦清人也。幼學漁網。年至二十五，剃髮爲僧，帝以師禮事之。謂帝曰：「應真伸足可得乎？」師乃口誦，身淩虚空，去地數尺。俄而復下，帝稱嘆之。

禁宰牛。天符慶壽元年四月，帝幸應豐今義興。行宫。雨穀。

神宗皇帝名陽煥。

紀元大順。

帝拜阮明空爲師。世傳長安大潢舍人阮文成居國清寺，號明空，與徐道行相善。道行將謝世，謂之曰：「我今觀世間，在人主位，來生病債，定决難逃。爾宜相救。」至是帝有瘻疾，諸醫莫救。聞童謡曰：「欲蘇天子疾，須得阮明空。」太后使使并舟師數百人，至膠水求焉。師以小鍋煮飯，殺一雀，舟師食之不盡。師又謂曰：「爾等暫睡，待潮水發行。」纔一刻，船已到京，兵皆驚異。師把大釘釘入殿柱，控聲曰：「誰能拔出？」嘗先推讓，莫敢應者。師以兩指拔出，乃使取巨鼎，貯油煮百沸，以手掬之數四，浴帝身上，其疾遂愈。大定二年辛丑，師升天，壽七十六。

英宗皇帝諱天祚。

紀元大定。

宋孝宗封帝爲王，改交趾爲安南國。

高宗諱龍翰。

紀元貞符、天資嘉瑞、天嘉寶祐〔七〕。

惠宗皇帝 諱昍城。

初，太祖時，扶董寺梌樹現四句云：「一鉢功德水，隨緣化世間。光光重照燭，没影日登山。」茲惠宗乃高宗第八子，即「鉢功德」也。諱昍，即「没影日登山」而亡國也。

戊辰年，試大學生，安樂縣人范公平中狀元，范子虚中進士。公錦江義閭人，師事楊湛。湛死，公編蘆墓所，三年而歸。年四十未第，游學京師。經過裁帽肆，見舊帽與師不殊，因問來歷。館主曰：「有官携帽來，恃其再製，限來日就取。」公次早往，已見楊湛，將前趨拜。湛止之耳：「談論非所，後夕可詣真武觀，得便寒暄一叙。」公備整醇酒，依期而至。既歡甚，問以前由。湛曰：「我止能重師友，重紙字。帝君獎之，奏爲潼向直吏。」因出文書一束，曰：「此來年春榜，我方受命備查，付天門填寫。」公乃願從游。湛使公御左驂，直上至天門，囑公佇立，隨首官趨朝。公聞唱名已得十七名，旨判增取。有奏東岸縣某，傍有一人奏言：「或有悍母，或有黠妻，皆不稱此。」湛乃奏舉子虚，奉旨稱允。已而趨出，公辭歸，寫得十七名貫址。仍各訪尋至家，爲好吉地。及賜宴日，公後入，十七人皆起立。上問其故，各以其師對，上乃賜之上坐。公之子文峻，中榜眼。孫焕，中進士。錦江，古之多錦。

初，帝爲太子，如歸化江至劉家村，聞陳氏女有色，娶之至，陳氏勢盛。

昭皇 惠宗女子，名佛金。

昭皇年十四，以陳日㬅入御。㬅時年八歲，昭皇沐浴，以水放㬅面，㬅歸以告其叔守度。守度吶浪：「實世時茹陳𠬠皇族油，咍沛赤族油？」買吪䄆咥吶浪：「埋貧世時疎浪：『𫏋朱渃碎？』𢬣貂(八)。』」他

日入侍，昭皇復然。叟乃依叔言以對，昭皇浪：「埃禁之卧〔九〕？」守度矯作内詔禪位，以昭皇爲皇后。

【校勘記】

〔一〕「宋劉澄來侵」，原爲小字注文，據文意改。

〔二〕「紀元順天」，原爲小字注文，據本書體例統一改爲正文。下文不再一一出校。

〔三〕「紀元龍瑞太平、彰聖嘉慶、神武」，「彰聖」原作「彰善」，據《大越史記全書》改。又《大越史記全書》於「神武」前尚有「龍彰天嗣」、「天貺寶象」兩個年號。

〔四〕「𢃊御西湖瞻打𠬠侈貸最沁吏瞎啫買掉𢃊祕教塾帝買創羅𦨭船固狢……」，喃文，大意爲：帝御西湖看捕魚，忽湖面晦冥，聞落水聲。帝執戟一揮，戟頭光華四射。忽船中出猛虎，漁人穆瞋網捕之，虎復化爲文盛。文盛舊有功，帝固置之洮江。

〔五〕「路詣侯第謂曰」，「第」原作「弟」，據文意改。

〔六〕「日與覺海師爲友」，「日」原作「曰」，據文意改。按本書常有「日」誤抄作「曰」者，下文徑改不註。

〔七〕「紀元貞符、天資嘉瑞、天嘉寶祐」，「天嘉寶祐」原作「天資寶裕」，據《大越史記全書》改。又《大越史記全書》「天嘉寶祐」後還有「治平龍應」年號。

〔八〕「守度吶浪：『實世時茹陳𠃣皇族油，哈沛赤族油？』買吒祕呸吶浪：『埋貸世時疎浪：……』」，此爲喃文，大意如下：守度曰：「如此陳氏爲皇族乎？赤族乎？」乃語叟云：「帝若再此，爾可答曰：『帝須以國，臣則受之。』」

〔九〕「昭皇浪：『埃禁之卧？』」，「浪」爲喃字，意謂「曰」；「埃」爲喃字，意謂「誰」。

陳紀

十二帝，共一百七十四年，并後陳二帝七年。

太宗皇帝諱日煚。

陳承之子，紀元建中、乙酉。天應、政平、壬辰。元豐。其先世閩人，有名京來居美禄縣即墨鄉，世以漁爲業。時有北人相地，至太堂社，稱爲帝王之穴。西衙人阮固見而請之，客曰：「今還錢百緡，有國當分其半。」固許諾，將祖墓葬之。客曰：「百日内見有異事，便是多凶。」固妻謂固曰：「今日百緡，如何可辦？他日事分，所得幾何？」固遂無意還謝禮。客人問之，固約以某日見還。至日客來，固捉縛，夜投之江而返。忽然水涸，陳氏漁舟過之，聞唤聲，急來扶上，解縛换衣，問故。客具道原由，因曰：「願以此地酬恩。」陳氏曰：「已葬，若何？」客曰：「某已料此地必爲公有。」乃教以采銅鑄爲靈斧，取蘇木煮湯。忽一夜，雷雨交作，二人以斧斧他墓上，以蘇木湯灌下。明日固往探，懼而趨去。客遂將陳氏墓葬焉。三世至陳承爲國岳，生太宗，有天下。

丁未年，大比，取大學士阮賢狀元、黎文休榜眼、鄧摩羅探花。賢，上福陽河人。上福，今上元〔一〕。十三歲中。文休，甫里人。十八歲中，仕至兵部尚書、仁淵侯，修《越史》。摩羅，章德崒洞人。十四歲中，仕至審刑院。

詔鬻官田，每田一面錢五襁。許人民賣爲私。時謂面爲畝。

丙辰年，分四政爲京，乂安爲寨。大比取士，青林汪下人陳國初中京狀元，横山縣人張粲中寨狀元。

聖宗皇帝 諱晃。

紀元紹隆、己未。寶符。癸酉。

甲戌科，季道載中狀元。公，嘉定萬司人。二十一歲中，嫁以璧公主。公辭出家，就安子寺脩行，號曰玄光。

仁宗皇帝 諱昑，音蔭。

紀元紹寶。

己卯紹寶元年，元人襲宋，帝昺亡于海。宋公主母子得船板，漂落到海岸。至佛寺，僧與之食。數日後，僧見容美，欲以求通，夫人拒之。僧投海，夫人母子立哭曰：「賴僧養育，遂得生全。今使慚愧至死，何以生爲？」皆投于海，漂至我國演州乾海門。人見容貌衣服依然，相率封墳，立祠奉事。商船過海，偶逢風波，懇禱立安。今隨處海門皆有祟祠。

元使唆都來侵。陳益稷聖宗弟。降元，入居内地。後生陳友諒，乘時稱王，殺明將朱文遜及花雲。唆都犯天幕江，何時上山固守，以竹縮作大形人，衣以衣，暮夜引出入。又鑽大樹，取大箭插入其中，使賊疑射力之貫。賊懼，不敢與戰，遂奮擊破之。

興道陳國峻敗元軍於白藤江。先是峻祖植樁於白藤江，覆叢草於上。是日，乘潮漲時，挑戰佯北。賊衆來追，我軍力戰，水落船盡膠，元軍大敗。初，元人嘗發昭陵，太宗陵。欲壞之，而梓宫不犯。及賊敗，昭陵石馬之足皆霑泥。蓋神人陰相之也。世傳阮伯靈父，廣東人，往我國娶東潮安排社人，生阮伯靈，登天朝進士，通宫人獲罪〔二〕。會元朝人南侵，請向道立功贖罪。戰白藤江，與烏馬兒皆爲國峻所擒〔三〕。臨刑，請國峻曰：「當許食何物？」王曰：「許女食産婦人血。」後伯靈化爲神，遍行國中，遇産婦躡之，醫治不效。有知之者，就興道王祠，乞其席，出不意而詣病人卧所，自然立愈。俗曰犯顔。

英宗皇帝諱昑，音眷。

紀元興隆。癸巳。

甲辰科，莫挺之中狀元。公至靈隴洞人。世傳公母刈薪，爲雄猴所脅，故公形體卑小。公往北使，至諒山，見山水，吟國語詩略曰：「頭巌落度羃堆燕，楄渃春升氽隻漁〔四〕。」至關，元人不開，寫對云：「過關遲，關關閉，願過客過關。」公應云：「出對易，對對難，請先生先對。」元乃賜進。一日，宰相召入府，有薄帳繡黄雀在竹枝上〔五〕。公意真雀，疾趨就捕。元人大笑，公曳裂之曰：「竹君子，雀小人，今使小人在上，故爲聖朝除之。」適外國進扇，元命各使爲銘。高麗使先就辭曰：「藴隆蟲蟲，伊尹周公。

雨雪凄凄，伯夷叔齊。」公意未定，望他筆管知之，遂演之曰：「流金鑠石，天地爲爐。汝於斯時兮，伊周巨儒。北風其涼，雨雪載塗，汝於斯時兮，夷齊餓夫。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汝有是夫！」元封公爲兩國狀元。隨出隨對，不可盡述。如：「觸我騎馬，東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遏予乘驢，南方之强歟，北方之强歟？」「杞已木，梧否木，如何以杞爲梧？僧曾人，佛弗人，如何以僧爲佛？」「日火雲煙，白旦燒殘玉兔；月弓星磾，黄昏射落金烏。」「魑魅魍魎四小鬼，琴瑟琵琶八大王。」「鴃叫墻頭談魯論，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是知；哇鳴池上讀鄒書，樂同其樂，獨樂與衆樂，孰樂？」北人謂之曰：「我出一對，令爾汆水舉手便對，遲者重罰。」云：「洛水神龜單應兆，天數九，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數混成三大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公汆水上應曰：「岐山鳴鳳兩呈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聲透入九重天，天錫嘉靖皇帝，萬壽無疆。」元人察公相，無可貴者，乃偵公出厠，見糞方，謂有隱相。又傳言公之夫人與一婢女淡先亡，公往使過淮陽市，見氏淡，淡哭謂公曰：「夫人獄中甚苦，何不往探？」乃易衣與公，往探陰司。至一所，見使煮一油鼎，公問故，彼曰：「放莫挺之。」公曰：「彼是何罪？」鬼曰：「由彼祖父以佛銅□爲家用。」公曰：「然則何計可脱？」鬼曰：「若能作橋九架，脩寺百間，設大齋壇，自然無事。」公遂返回，奏帝緩使，脩設一一如鬼使所言，自然全家無害。至西山朝景興年間，清華有陳帝祠，鄉人有某事祈懇，使者借口自稱公名，鄉中適近祭丁日，乞一祭文。乃傳聲，其略曰：「自天縱之，惟聖乙巳。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完事業於一生；删《詩》定《書》，纘《易》正《禮》修《春秋》，垂道學於萬世。」噫！自秦迄今六七百載，其靈爽猶如此。

阮忠彦中黄甲。彦，天施土黄人。有神童名。十六歲中奉使，仕至入内大行遣，兼知樞密院事，入

侍經筵，柱國開縣伯加申國公，號介軒。常有詩自負云：「介軒先生廊廟器，妙齡已有吞牛志。」年十二，大學生。纔登十六，充庭試。二十有四，入諫官。二十有六，燕京使。壽八十餘。

明宗皇帝諱天明。

杜克終爲行譴。時大旱，臺官劾奏克終居首相，不能參天地，召和氣，以致雨晴失時。克終曰：「歲旱問諸龍王，我豈是龍王，而歸咎也？」後江水溢，帝觀治堤，臺官言：「陛下宜修德政，奚事治堤細務？」克終曰：「此是德政大事，何必坐卧沔神，謂之修德政耶？」

憲宗皇帝諱旺。

裕宗皇帝諱皞。

紀元紹豐、大治。戊午。

宋商船來進小人國人，身長七寸，其言如蠅聲，不通言語。占城獻白象一、白馬一，又獻大蟻，長一尺九寸。

時大旱，詔勸諸富家出粟賑貧。有司量所損，以錢還之。詔富家入官賭博。大饑，詔富家進粟賑貧，賜爵有差。

戊申年元亡。元世祖己卯年滅宋，至順帝丁未年，共八十九年。

明太祖即位于金陵，國號大明，紀元洪武。明德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濠洲鍾離人。地理書云：「朱熹之後，在位三十壹年。」

明人令人養指甲，時長一寸者充軍。朱文安上疏，斬佞臣七人。文安，青潭人，今青池縣。其縣文廟以得公爲正。

上留鄒庚宫中侍藥。世傳安山龍珠社，鄒庚得北客立陽宅，外案形如剉藥刀盤。時邑人有打魚例，庚於池中忽斷筥繩。羅乖籮〔六〕。即上池畔，取藤束腰。忽然玉莖大舉，原有敝袴一段，恐不能蔽，不敢與人上，乃留浸池中。人皆意其匿魚。其母亟往，責以遲歸之故。庚即解筥繩與母，玉莖漸倒。既歸，母見魚少，問故，庚具實告藤。直時上陽劣，使使求能醫，許以民禄。適詢至伊社，庚母問曰：「劣陽甚事？」使人具道其詳。庚母歸，使庚取藤束腰，陽果壯起。母子即取藤，共赴京獻上，裕宗佩之，果驗。

藝宗皇帝諱暊。

紀元紹慶。庚戌。

立弟曔爲皇太子，以胡季犛爲樞密使。季犛之姑妤、妹二人，明宗皆納爲宫人。一生帝，一生睿宗。以胡宗鷟爲翰林學士。北使經項羽祠，題詩一首，夢見項羽使使邀接對話。公是演洲土城縣人，在唐豪無礙。初爲宣撫，有侵於民。藝宗問之，謝曰：「一子受皇恩，全家享天禄。」帝原之。

睿宗名曔。

紀元隆慶。

甲寅年廷試，陶師錫中狀元。公西真今南真。古禮社人，自鄉學至廷試皆第一。初，公赴試，出門廷，見婦人，荷之曰〔七〕：「應試遇婦人。」其人聽慧，即應曰：「公試則中進士，婦人何干？」公罵曰：「進士何足第？」其人曰：「不進士，則中狀元。」是科果中。

後黎朝扶軫有一貢士，人皆稱其嫩聖。會試日，舟人夜夢神人告曰：「來日有新進士過者。」至日，見嫩聖，謂曰：「公必中進士。」嫩聖怒，淩罵曰：「進士何足取？」舟人默然。既而別貢士至，舟人因語其事，那貢士曰：「彼不取，我則取之。」會試後，貢士果中，而嫩聖終身貢士。

廢帝名晛，睿宗子。

睿宗伐占城，陷于倚恾，不返。藝宗立爲嗣，紀元昌符。丁巳。初稱簡宗，後爲靈德王。囚於資福寺。

順宗皇帝名顒。

藝宗子。紀元光泰。

時季犛專政，上皇藝宗夢見睿宗來誦詩曰：「中間惟有赤嘴侯，季犛之婿。慇懃僭上白鷄棲。」上皇深思之，而勢不可爲也。

光泰中，清華人徐式，以父蔭補仙游縣宰。於光泰九年，往觀傍縣看花會，見美姝爲護花人所執，遂解錦裘，贖而遣之。後辭職，居宋山，落脚山間。忽到仙宮，娶絳娘，乃前美姝也。得一年，辭，與絳娘乘錦雲車下，復入黃山去。

通計光泰丙子至黎仁宗延寧五年戊寅，凡六十三年。

少帝諱窦。

紀元建新，在位二年。季犛篡位，降帝爲保寧大王。己卯年，明惠帝建文元年。在位四年。

【校勘記】

〔一〕「上福，今上元」，「福」原訛作「賢」，據上句「賢，上福陽河人」改。

〔二〕「通官人獲罪」，「獲」原訛作「猶」，據文意改。

〔三〕「與烏馬兒皆爲國峻所擒」，「馬」字原空缺，據《公餘捷記・范顏廟記》補。

〔四〕「頭嶺落度[illegible]堆燕，栖渃春升氽隻漁」，喃詩，大意爲：山前數對稀疏燕，水上幾艘悠閒漁。

〔五〕「有薄帳繡黃雀在竹枝上」，「枝」原訛作「枚」，據文意改。

〔六〕「忽□管繩羅垂籠」，「忽」後一字不清，據句意，若「斷」「折」之意。「羅垂籠」三字係喃文，釋管繩依越語即是「垂籠」之意。

〔七〕「公赴試，出門廷，見婦人，荷之曰」，「婦人」前原缺一「見」字，據《公餘捷記・陶狀元》補。

附：胡

自庚辰至丁亥八年。

胡季犛

季犛逼殺藝宗，稱爲國祖章皇。逼帝禪位，改元聖元，國號大虞。復姓胡，徙居安孫。清華永福。建金甌宫、永福縣、金甌社，立花御庯，設科取士。即位三年，禪于子漢蒼，改元開大。自稱上皇，同聽政。

癸未年，明成祖永樂元年。在位二十二年。

丙戌年，明成祖遣韓觀等提兵來侵。

丁亥年五月十一日，明執季犛于奇羅海口。

十二月，執漢蒼于高望山，並解燕京。



後陳紀

簡定帝

藝宗次子。丁亥年十月，帝即位于長安州漠渡，建元興慶。鄧悉聞之，殺明官，領衆來會。鄧悉進討東都，明沐晟自雲南至逋姑，在望瀛。會帝亦自乂安至，明人敗北。帝謂宜乘勢進攻東關，悉猶豫不决。

時内人阮蕢密奏景真、鄧悉擅權，帝召悉、真，殺之。鄧悉，乂安天禄人。其後一派居山圍渭浦，鄧瞻、徒矩、鳴謙讃並中進士于黎洪德之朝。一派居立石山東，鄧括、鄧慎皆中進士于黎洪德之朝。

重光帝

名季曠，藝宗孫。

阮景真之子景異、鄧悉之子鄧容，迎季曠即位于乂安。支羅。

乙巳年，明仁宗洪熙元年。在位一年。

丙午年，明宣宗宣德元年。在位十年。

黎紀

自太祖戊申即位，至恭皇丙戌失勢，共九帝合九十九年。

太祖高皇帝諱利。

紀元天順，在位六年。

帝清化清華梁江今瑞原如盎村人也。初，本村油山常有黑虎，與人相親，未嘗爲害。至乙丑年八月初六日子時生帝，自此其虎不見。帝眼光口大，毛髮滿身。每行，黄雲覆上。

時帝使家人耕于昭儀洞佛皇號，見老人由德密出，嘆曰：「貴哉！此地無人可屬。」家人告帝，帝出，不見，追至石雷縣今雷陽。羣隊册，見一竹簡題曰：「天德受命，歲中四十數已定，惜哉未及！」帝又速追，忽見一僧，謂帝曰：「僕自哀牢而下，姓鄭，字白石僧。佛皇處，有頃形如國印，男貴不可言，女恨有失節。若明師能改葬，再中興五百年。」帝乃將皇考葬此，回至瑶舍下村，僧化上天。帝友古雷縣人黎慎，拋網得鐵劍一舌。帝見，請取，磨見「天順」字及「利」字。後帝出外，得劍柄，遂以劍舌入而相連。出

芥園得寶印，又有「順天利」字。時大明永樂三十年，遣張輔、沐晟等來侵。本縣杜富與帝有爭訟事，率明賊逼帝，與黎柳走至河藍江邊，見一女著白衣卧死。帝祈禱封墳，賊逐獒至，帝與柳走入榕樹穴，賊以鎗刺入。適見白狐走出，獒即逐狐，帝乃得脱。

戊戌年，帝年三十三歲，起義藍山，稱藍山洞主，與明相持。杜富引賊掘取佛皇靈骨，懸於船後。帝遣鄭可、黎備負草流下，向賊熟睡，竊得靈骨回葬依舊。時帝被圍，族弟黎來請以易袍。來降，帝得脱。

辛丑年，哀牢引衆來襲帝營，帝奮力大破之。

乙巳年，帝進入乂安，至興元潮口城。此處有神祠，俗號神寡。帝夢見神人曰：「乞將軍一妾，請獲破吴賊。」明日，帝以事問諸妾，玉陳請行。太宗之母。三月二十四日，帝付玉陳與神，玉陳立死。

丁未年，明遣柳昇、沐晟、黄福齊來會戰〔一〕。帝擊破之，斬柳昇于支棱馬鞍山，生擒黄福等。明遺書諭諸將回，還安南地。使通民貢。

戊申，明宣宗宣德三年四月十四日，帝即位，紀元順天，命阮廌作大誥。公上福藥溪人，其父飛卿，登英宗朝進士，仕至大理少卿。公二十一歲中胡聖元黄甲，官至御史臺。及胡亡，歸黎。初，見太祖意猶少可，辭歸，夜宿佛寺，夢見五位神官會議，謂：「天庭已敕黎利爲王。」至旦，公提劍再往山林，迷道，望旅舍就宿。館婦謂：「玆有靈神憩息，公且他往，不然禍及。」公曰：「暮夜何處可投，乞留一宿。如有事，任我當之。」半夜，忽聞風飛。公挺劍起，見一大漢，就握其髮，喝聲將斬之。其人叫曰：「願將軍姑恕！」公曰：「何知吾將軍？」曰：「將軍今雖難苦，後日開國功臣。」公曰：「孰爲人主？」曰：「姓黎名利。」公曰：「那人何稱此〔二〕？」曰：「彼七世來不曾罵人，積德隆厚，今當有天下。然我乃棗神，

已經數百年，既泄天機，必有重罰，公其憫之。」公纔放手，忽然不見。未幾，棗被霹靂火而枯。後帝有天下，公奏封棗神，使天下棗板作木主。

公遂潛以赤蜜〔三〕，題於寺館柱木樹皮，曰「黎利爲王」四字，使蟲蟻聞甘就食，湼成字樣，人人皆以爲瑞。大人曰：「使之黷兵無厭。」北人見之，批云：「作此文者，子孫必不全。」後果因氏路染禍〔四〕。

俗傳：公家後有荒園，一日指使家人，明旦開墾。夜夢女子來訴曰：「妾有三子尚幼，願待長成之後。」至旦，公寢，忽聞嘯聲，殺三蛇子，蛇母走脱，公始悔悟。後公出游，遇一少艾戴席，遂唱曰：「圭於尼尧半謳昆，歪時包最渚衛昆〔五〕。」女應之曰：「圭於清池半謳昆，[illegible]羣渚固晦之昆〔六〕。」後公娶之，與公唱和以百篇數。如《和公韻情字》有云：「丈夫勉丈夫志，女子非女子情。」風凌大節槩如此。他日出入宮禁，進羹開罩，有蛇出逐，帝走脱。帝召侍臣會議，因召公入，以臣弒君，當議何罪。公曰：「應論三族。」公遂染禍。氏路因辭與獄官〔七〕，請就江邊洗浴，遂化爲蛇而去。

己酉二年五月，試明經科。趙泰、潘孚先、慈廉東鄂。武永貞、天本人。阮克學平陸人。皆中。

命黎少穎如明。少穎，唐安慕澤人。先世汝猷淳禄老棘人，爲諒山知府，居妻鄉慕澤社。生孫黎景詢，充大學生，與清沔扶内人裴伯耆相善，爲明參議。詢上萬言書于耆，乞立陳後。及耆犯法，明人籍其家，得其書，尋捉景詢與長子大顛北去。後黃福設壇教學，詢之次子少穎、叙顯，並往受業，福養爲子。一夜，電雨壞墻。明日，福出玩景，口占云：「昨朝風雨，家家頹壞舊垣墻。」顯即對云：「今日乾坤，處處發榮新草木。」福嘆曰：「安南聖世出乾坤兮，二子盍往從之？」顯、穎往太祖。後北人降，太祖縱還，顯、穎餞師歸國，因請言地。福曰：「爾邑兎邊，日月扶肩。使馬在西，我已埋下木板，歸而尋之。囑子

孫遲回，後有往使，可鑿這馬足。」二人辭回。時太祖擇人北使，少穎以父兄之故，毅然請行。□至燕京，明人責以邀殺柳昇之故，拘於內下，漆其兩目〔八〕，不許飲食。黃福潛取麵飯餅，藏腰中，每過投之，三月得不死。明人以爲神，受禮遣回。

太宗文皇帝 諱元龍。

紀元紹平、甲寅。太寶，庚申。在位九年。

丙辰年明英宗正統元年，在位十四年。壬戌科，阮直中狀元。青威其溪，二十歲中。阮如堵中榜眼。青潭大蘭人，十九歲中會元，壽一百二歲。梁如鵠中探花。長津紅蓼人，今號嘉福。阮遏中進士。大安務柴。

仁宗宣皇帝 諱邦基，十二歲即位。

紀元太和、癸亥。延寧。甲戌。在位十七年。

戊辰科，阮堯咨中狀元。武江扶良人。鄭鐵長中榜眼，安定東里人。太寶壬戌科中同進士，使人迎母赴京。母曰：「我望帶得魁科，今在人下，任汝爲之，我决不往。」公即辭歸學，再試果中。

庚午年。明代宗景泰元年。丁丑年。明英宗復位，天順元年。

聖宗淳皇帝 諱思誠，初爲嘉王。

因天興內亂，仁宗遇害。阮熾、丁列迎立爲帝，紀元光寧、庚辰。光順、丙戌。洪德。庚寅。在位三十

七年。

癸未年，帝親御三魁彩旗云：「狀元梁世榮、榜眼阮德貞、探花郭廷寶，天下共知名。」按，梁世榮，天本高香社人。有一方石，夜間常有學聲。北國人到此探問，意欲買之。忽見公母坐此，遂不言而去。其母自此有孕。公生而穎悟，時號神童，應制第一，仕至翰林院侍講院事，入侍經筵，知崇文館。

玆科慕澤人武有穎中黃甲。按，武族先祖福建人，名渾，爲安南都護。愛是鄉風水，遂小居焉。因名爲唐安縣可慕社，中間改爲慕澤。至陳明宗時，武堯佐與弟同登第。時有高主七世孫名駒，南來看我國名地。至邑門外，指之曰：「此進士巢也。」武有堯，佐之曾孫也。公弟名豐，相短少，少善交趺，人稱爲交趺狀元，仕至指揮使。嗣後文風大振，相繼登科。

洪德二十四年探花黎熊，乃青林樂實人也。初入第三場《漁父入桃源賦》，公於第二聯有曰：「宅浮水國，方任意其所之；路失塵寰」，至此，終念不出。忽聞籠上有許許數聲，公遂起意續之曰：「忽不知其何許。」場官批：「神句。」

乙酉年明憲宗成化元年，在位二十三年。丙戌科，阮仁浹同進士，武寧金堆人。原籍鳳山樂土，十五歲中進士。兄仁被、仁懿，弟仁餘、仁驛，子勛敬，孫亮，姪道演、拱順，遠孫國光，相繼登進士第。按洪德丙辰科，勛自鄉試至會試，皆中第一。及庭試，勛與桂陽蓬萊人嚴緩二卷相等。帝夜夢虎食人頭，乃賜緩狀元，改名瑗。賜勛榜眼。

己丑科，申仁忠預中格，公安勇安寧人。後帝開拓占城，制南征將士思家詩。文臣三十餘人奉和，公詩最優，賜金三鎰，升爲騷壇元帥。其詩曰：「王事闈情鮮得俱，可憐隻影鏡中孤。誰知將士馳驅

日，翻使柔腸契闊秋。蝶夢三更隨處有，鴈書一得到家無。休賡別鶴離鸞曲，自古男兒志九州。」公之子仁信、仁武，孫景雲，疊登科目。

戊戌科，陳德光探花，天本雲葛，二十七歲。武惟善黃甲，天本安鉅。杜佑第三甲。懿安大染。辛丑科，范敦禮狀元，御天海潮。范雄黃甲，天本虎山。孔居魯三甲。立石石閭人。

甲辰洪德十五年，命立《進士顯名碑記》于國子監。

是科，帝夢見唐臣二人，揭榜果驗。阮光弼中狀元，鄧子儀同進士。丁未科，預中丁忠純、懿安晏含。武瀫瑀、大安桃浪。范寶、大安。陳奇。天本安泰。

戊申年明孝宗弘治元年，在位十八年。庚戌科，預中范道富。大安縣人。

憲宗睿皇帝諱鏳，聖宗長子。

紀元景統。戊午。在位七年。

己未年，杜履謙中狀元，舒池外浪。梁得明中榜眼，阮子都正進士。懿安。按，梁得明乃弘化會潮人，進士謙亨之孫也。以族人汝笏居北國，得《太乙神經》，精術數之學。年外五旬，其妾始娠。三月而公没，後生男，命名天慶。十歲善文，長而善飯。有辭于母，糊口四方。過三岐盧江渡，遇五六老僧自齋壇回。見慶飢色，與數個粽。慶卻之曰：「貧儒辟穀經日，幸遇大菩薩，乃爾少與，何堪潤吻？」僧曰：「做得儒僧同舟詩曰，即當盡許。」乃頃刻成章，僧傾囊與之。慶於舟頭連吃七十個粽，及蕉果咽盡，人皆驚異。時值兵荒，慶或四日纔得一吃，遂得傭佐貨。晨到永治社，見老嫗傭人治田，公問：「治田干畝？」嫗指

田上曰：「水深草莽，當五畝餘。」公曰：「嫗回整二十人頓，并傭工錢米，午後賫就田上，我當呼朋來助。」嫗依言而回。公取大刀就刈之。到未午，五畝皆清。公即就樹下憩息，睡聲如雷。既而，嫗及家將飯來唤醒。公起，連咽俱盡，取錢米而去，衆以爲異人。年十八，就學于程狀元。時踵堂者三千，惟范玦擅名。公始到席上三題，便能壓倒〔九〕。時僞莫開科，公爲貧爲親，亦勉强赴京，三場皆中一，而范玦居二。及第四場，既而懸名。慶乃清華人，乃黜第二，而玦居首。公遂不入庭試，范玦果狀元。後公歸黎，爲中興名臣。

壬戌科，黎益沐狀元，水堂清浪人，四十四歲。裴新進士。天本金榜。

威穆帝諱璿。

紀元端慶，乙丑。在位四年。帝好殺立威，爲簡清公所弑。

乙丑科，黎鼎中狀元，慕澤人，景詢之曾孫，諒山宣撫之孫。少劬于學。同邑尚書武瓊以女妻之，出贅後不以書籍爲意。瓊以問公之父曰：「吾婿何不讀書？」公曰：「相公每食之何如？」瓊曰：「儒流所食幾何？」父曰：「吾子異乎人之饌，相公尋常視之，毋乃有不滿處？」瓊乃每食加倍，公始開卷一二遍。尋加以三歲堝，讀至三鼓。四歲堝，讀至四鼓。遂以五歲堝爲度，常自贊曰：「慕澤先生，以食爲名。十八飯十二羹，稱爲食狀元。」公弟以神童名，志氣激厲，公每抑之。入第一場有誤處，問於公。公曰：「今與汝試，復以相告，更相試與誰？」弟怒，撤籠而去。至辛未科，中黄甲。

丙寅年，明武宗正德元年，在位十六年。

襄翼帝諱榮，聖宗之孫，建王鑌之子。帝優游不斷，被鄭惟㴐所殺。

紀元洪順，在位七年。

昭宗皇帝諱琦。

紀元光紹，丙子。在位六年。被莫登庸廢。

恭皇帝諱椿。

紀元統元，壬午。在位五年。被登庸廢。

壬午元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在位四十五年。

丙戌科，陳必聞中狀元。安老月盎人，後事莫。黎光貴中黃甲，公慕澤人，黎鼎之子。二十三歲，奉使十九年，後仕莫，至尚書侯爵。五歲，人號神童。奉使時，中使假作金銀，潛取原物。明人惡其無禮，仍用蛤蜊殼覆公兩目，以膠粘之，曰：「羝乳馬角，方有還期。」公嘗於冬天卧曝于日下，明人問故，公撫腹曰：「我曝胸中經笥。」明人使讀《大學演義》，公讀之，不差一字。明人奇之，去粘目。時有舉人鄧震，與從人中克諒爲友，見公學問優，入門受業，已未年中進士，累升主事。念其師久留，具本奏聞，明王放還。

【校勘記】

〔一〕「明遣柳昇、沐晟、黄福齊來會戰」，「齊」原訛作「斉」，據文意改。

〔二〕「那人何稱此」，「人何」原作「何人」，據文意改。

〔三〕「公遂潛以赤蜜」，「蜜」原作「密」，據文意改。

〔四〕「後果因氏路染禍」，「氏路」原作「氏洛」，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五〕「圭於尼𡮈半謳昆，丕時㐌最渚衛昆」，喃文，前一「昆」字當作「棍」，大意爲：何方賣席女？兒啼暮不歸。

〔六〕「圭於清池半謳昆，默羣渚固之昆」，喃文，前一「昆」字當作「棍」，大意爲：賣席清池女，待字繡香閨。

〔七〕「氏路因辭與獄官」，「氏路」原作「氏落」，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八〕「漆其兩目」，「漆」原訛作「膝」，據文意改。

〔九〕「便能壓倒」，「倒」原作「到」，據文意改。



附：莫紀

莫登庸

初，陳朝莫挺之至靈隴洞，子侃直官員外郎，孫迪、遂、遠遭胡簒位，爲明人鄉道，獲漢蒼及其子芮，明以遂爲參政使，迪指揮使，遠鹽鐵使。遂子孫移居清河麻溪，三世又移居宜陽古齋。登庸乃挺之七世孫也。起身交趺，考中力士。威穆帝端慶四年，爲指揮使。昭宗光紹六年，爲仁國公。遂廢昭宗爲江沱王，立恭皇。統元六年，廢恭皇，自立爲帝，紀元明德，丁亥。在位三年。傳子登瀛，登庸爲上皇，十二年而卒，廟號太祖。登瀛即位，紀元大正，十一年卒，廟號太宗。子福海立，紀元廣和，六年卒，廟號宣宗。子福源立，紀元永定，改景歷、鳥光、光寶，三十六年卒，廟號憲宗。子茂洽立，紀元淳福，迭改宗康、延成、端泰、興治、洪寧，纔三十六年。當黎世宗光興二十六年，鄭松進討，走入京北鳳眼被禽，莫始亡。金湯莫宗室，名玉𢸠，逃入北國，尋得敬典之子敬恭，立爲莫後，竊據高平處，紀元乾

祐，進貢大明。明封爲安南都統使，以奉莫祀，得二十三年。傳位子敬寬，自稱上皇，後爲鄭主所擒。敬寬襲位，紀元隆泰，三十九年卒。子敬宇立，紀元順德、永昌〔一〕，纔十四年，鄭主進討，遁入大明，在南寧府，寓廣西。

己丑三年，莫賜進士二十七名。杜綜中狀元。細江屋賴人。阮文徽中探花。陳瑞中第六。太安獨步。

按，阮文徽，東岸詠橋人。其祖以行酒爲業，居于安豐東樓，傍有菩提樹爲風所拔，因買之，掘得黄金一釜，收回留貯，已而撤廬去。後二年，北客來取黄金，而此樹已拔矣。探問知公所得，尋至家，出黄金釜示之。客曰：「乞以少予資回之糧。」公建釜點之，盡還客人，堅辭不取。北客歸，後帶地理師來。公已前年捐館，爲扦壹穴。至三世，文徽中探花，子仲烱、達善、顯績皆中進士，孫敬芳探花，四代孫德望會元。後公垣德敦國，益相繼登科。按顯績少領鄉舉，善酒懶學〔二〕，往珥河得舊賦，酒後輒以歌咏。乙丑科，入第一場得朋友助。第二場六體字紙飛至。第三場乃舊賦所得者。第四場寫《留侯國音傳》。時君亟命僧取一名，場官奏曰：「所存惟《留侯》一卷，外此更無。」中官回奏，旨判云：「留侯不取，更取何人？」傳批取。既而，遞卷回見之，業已取中，匿而不露。

莫登瀛

紀元大正。登庸爲太上皇。以昇龍爲昇京，以宜陽爲陽京。

【校勘記】

〔一〕「紀元順德、永昌」，「元」原訛作「已」，據文意改。

〔二〕「善酒懶學」，「懶」原訛作「瀨」，據文意改。



黎中興自莊宗辛卯即位，至昭統丁未北轅，共十六帝，二百五十六年。僞莫始去京都〔一〕，竊據高平。又自世宗十七年甲午，至玄宗景治五年丁未，莫始亡，凡七十四年，前後共一百三十九年。通併黎創業、中興，共二十五帝，三百五十五年〔二〕。

莊宗裕皇帝諱寧，又諱昫。

初，昭宗被弑，黎欗將帝入哀牢，已得十年。是阮淦與惟俊迎立爲帝，以圖恢復，紀元元和。

附莫登瀛在位十一年。

乙未年，莫賜進士三十三名。阮秉謙中狀元。天本高香人楊縝，亦預中格。按，秉謙字文達，永賴中庵人也。母慈淑夫人汝氏，乃先明安子人，尚書文瀾之女，通經史文章，精風鑑術數。方洪德盛時，而知四十年後衰微，擇對不嫁。一見文定，知有貴兒，相遂歸焉。後遇一少年，嘆曰：「少時何不相遇，今日到此何爲？」纔詢姓名，知是莫登庸。公以洪德辛亥年生，未週歲能言。一日，文定抱諸巷，忽語曰：

「日出東方。」考大驚異。時夫人他出，文定拽竹搵弄，兒吟云：「月撩弓〔三〕，月撩弓。」公應曰：「援栖仙，忽忽柊〔四〕。」文定喜，以示夫人，夫人喜曰：「月，臣象也，汝何以此命兒？」乃辭歸。

初，公就學于梁得朋。朋授以《太乙神經》，遂達玄理。年四十五中，仕至尚書太保，爵程國公。五十二辭歸，起白雲庵于鄉之左。見五色雲現，卜得《乾》卦之《姤》〔五〕，遂解之曰：「卜得純《乾》卦，初九遇潛龍。我八世之後，兵火起重重。牛江聚寶止，大人正居中。」嘗作《野鶴國音》及方言歌曲，以教瞽者，使爲生業。其子弟有一人，種得田禾二畝。九月，禾將結果，曬乾收貯。明年象疫，使問于公，公曰：「乾禾者可救。」伊人獻之，遂致富貴。又有老貢士就學，公言：「得金八鎰，我方教之。」貢士許諾具禮，公誦八字云：「致治成法，百王所同。」仍語之曰：「今我年老，臆記纔此數字而已。」伊貢士遂研精體認，後科題意皆貢士所素定，文内有全用這八字，考批云：「八字價八鎰。」又安陽人，年已七旬。一日，公令借漁舟浮于海，謂：「逢物收回，必得重賞。」乃於海中得一老嫗。既而廣東華使賚金帛來辭于莫主云：「夫人游海漂汎〔六〕，觀星象，落在南土，願爲搜尋。」公命獻之，果得重賞。其發言皆中，類如此。公卒于家，壽九十五。傳至黎季景興間，邑人名可，見公祠石碑下有田鷄穴，乃與其子掘之，而碑仆，鄉人扶起不得。見碑足題字云：「吒昆文可，打我碑遭〔七〕，罰古錢叁貫。」遂責以謝錢一，扶起。

戊戌科，莫進士甲海中狀元。公之母，文江公論人，築室道傍，賣漿待客。有客遺棄銀囊去，半日餘，復惶遽來問，母盡付還。客人乞以吉地酬恩，葬後囑曰：「後見有人急難，用心救之，必獲吉報。」纔一年，有鉢場社人，爲人傭借。忽一夜風雨，其人冒寒而來，幾不能言，叩門求宿。母問所從來，其人具道所以，母即芸火燎之。其人苦寒，家有一席覆之。母亦苦寒，因同席覆，遂與之通。其人寒温通房，須

臾氣絶。母大懼，曳出店後葬之，不知身已受胎。數月客來言：「已救甚人否？」母以實告，客曰：「乞看葬處。」母就引這所，客喜曰：「天葬吉穴。」居期生男，四五歲游于江渚，適有鳳眼郢計商人見之，竊去。母尋不見，無可奈何。公榮歸日，邑人供役煩擾，私語曰：「何處人到此，勞我村人？」公聞之甚愕，因質諸親，有吐實以告。公即往公論社，見一老婦探問端的，携將奉養。

附莫福海

紀元廣和。

辛丑科，莫賜進士三十名。黎如虎預中，仙侶仙洲人，身長五尺五寸。素善飯，父母常食以七歲堝。出爲善片社富翁贅婿，食五歲堝，輒嗜臥，廢學。翁以問公父，父曰：「某家尚七歲堝，今如此，不學固宜。」翁乃加倍，公始讀書一二聲。泰水曰：「止要善食，勉讀何爲？」翁曰：「他食兼人，力必兼人。」泰水曰：「我有田草既蕪，試使他刈。」公聞之，次早取大刀，出榕樹下假臥。泰水往市回，告翁曰：「今猶多飯與否？自白日出，至歸市，猶見打眼。」因携往視。不意泰水歸後，公就田刈之。頃間，數畝草菅俱盡〔八〕。魚走不及，亂浮而斃，收獲太多。後穀熟時，泰水使公往喚獲土。公回報無人肯行，時已整二十歲飯，公輒食盡。泰水怪之曰：「不幾脹破那腹耶？」公曰：「鋌殳某請獨當。」遂取苗芽一大段爲□，併大繩以往。纔半日，得禾二畝，束爲四擔而歸。同科弘化渤泰人阮清，與話家計，公戲曰：「兄家資僅足我一月費。」清曰：「請備三月。」公曰：「暫許一頓如何？」清約以某日辱臨。至日，公與一僕從行至清家，不意清有事他適。公使達于夫人曰：「我與兄舊友，因公事往過，隨從三十餘人，煩許一頓。」

夫人使家人煮十歲堝者三，并食物六盤，整了進之。公佯謂僕曰：「爾急喚之，從者來。」既而不見一人，公就取飯堝并食物吃盡之，因辭去。迨暮，清歸，夫人具事以告，曰：「不知是人是怪。」清悔之曰：「此必仙洲公矣。」後清詣公話舊，公使人整熟肥猪二、大粆盤四以待之。清只吃猪、粆各一角，公吃盡一熟猪、式粆盤，又吃清之所餘者。清驚曰：「慕澤先生若與公同時，當三舍！」後往北使，北人聞公善食，因作一具十八層，召公赴宴，架梯而食。公吃盡一層，取鉢擲下〔九〕。至最後層，見人頭，公以二箸穿兩目高揭之，喚從者曰：「皇帝許食北人頭，汝取醋來！」蓋這頭乃人魚頭，故此怵公。今見不怵，且有侵語，即挈取去。尋以他事膠公兩目，使人畀之。自宴處而往二三，復就這處，因問知何處否。公已默識，即云前日宴處，北人遂赦之。

莫福源

紀元永定、景歷、光寶。

中宗武皇帝

紀元順平，在位九年。

附莫福源

辛亥年，莫狀元阮倩及子倦俛詣闕稱臣，京北削平，命倦鎮天長。後福源用程狀元計，諭倦以歸莫，莫氏賴以維持數十年。癸丑科，莫賜進士二十一名。陳永綏中探花，青州安逸人，二十一歲中。初爲安

邦承政使，明人授以帛書繫鎗頭，公以盾受。明人見其制變敏達，稱爲三魁之才，賞以銀花。

甲寅順平六年，黎始開科，賜出身同出身十三名，阮侁預焉。公慈廉上安決人，屋驛望社。始侁慕義向明，時試已至第三場，請入行文兼四場爲一，預在中項，時人稱之。五月，仕至參知。

丙辰，莫賜進士二十四名。范鎮中狀元，杜汪中榜眼。鎮居嘉福藍橋社，汪居段林，皆是同總人，又同生於癸未年。舊傳汪邑有女精，往往作祟。汪少時夜讀書，見一手自窗前伸入。汪知其妖，就問老法師，言以五色線纏之。至夜後復然。汪以線纏之，手果不縮。天將曉，妖曰：「公當大貴，我直戲爾。」汪曰：「我做狀元否？」妖曰：「狀元姓范，公當次之。」汪曰：「汝有何靈物與我，我必赦汝。」妖吐出一物似玉，汪取吞之，即解其線，自是妖絶。公在場屋日，鎮常不及。至庭試，汪見全題素熟，自謂首中。此時鎮在籠中，彷彿見二人，一稱韓琦，一稱東方朔，附耳讀之。聞朔謂琦曰：「須使汪致病，以減其力。」汪俄而汪抱腹痛，不能下筆。迨鎮寫過一段，汪病方愈。迨臚唱，鎮中狀元，汪深恨之。榮歸日，行道汪不肯讓。道經明論社，伊社人始創新家，乞惠佳句。汪約先就者先行。鎮應口云：「年年增富貴，日日壽榮花。古人有此語，今日賀新家。」汪曰：「此乃古語夙成，吾何讓焉？」一日，汪看鎮祖墓，見兩堆在傍，仍以脚跟擊之。自是鎮患耳聾。有以汪事語鎮，鎮訴于朝，論汪謝墓，鎮病遂愈。

英宗峻皇帝諱邦，黎除玄孫。

時中宗無嗣，鄭明王訪求帝胄，得帝於東山布衛都，立以爲帝，紀元天祐、丙辰。正治，戊午。在位十五年。

附莫福源、莫茂洽

是時，雲葛神女生。

戊午年，時阮淦之子阮潢既長，頗有戰功。鄭明王據位，陰欲害之。其母范氏，原籍四岐。范舍人與程狀元有同鄉誼，密使人問計。程見羣蟻緣石，示之曰：「横山一帶，可以容身。」使者悟意，歸以告潢。潢遂以計，求領廣南、順化二鎮，今俗化爲喙吪辭也。仍封太保瑞國公。

己未年，莫賜進士二十名，同沉中黄甲。公至靈壓陽人，少號神童。一日，詣鎮所承司廨宇，擊鼓三連。承司官意有公事，各具服來會。見公在此，問何故擊鼓，公言：「寒士乞食，恐其難達，故擊鼓，俾列官各出公堂，得易請耳。」承司言：「出詩題得一好，賜以錢米。」公請一百題，一體賦之。承司三員乃更出題，公援筆立就，題出不及。頃刻，成百篇，詞意兼美〔一〇〕。承司賜錢五緡、米一箕。世傳公家貧，有富翁贅之爲婿。丙辰科，自謂必中，造試卷曰：「請岳翁宰一牛，囑鄉人大預整竿竹爲旗迎接。」至第一場，公兼治五經，内《詩經》一題，未詳解註，乃不行文而出。傍有老儒怪問之，公以實答。其人曰：「此章吾能臆記，勉留誦之。」公咈然曰：「豈有魁天下而竊字耶？」既出，大聲曰：「不意渠輩乃出險題，容我三年讀書，任他所出。」至是應試，復請宰牛。岳翁曰：「我無所愛，但前科如是，而卒落名。今復然，恐爲人笑。」公曰：「若不宰牛，决不赴舉。」公不得已，爲宰少牢〔一一〕。公入場，揚言曰：「若能出題，使同沉不記者，方是大手。」是科果中。公弟同得、子秉猶、孫存澤、曾孫秉鈞〔一二〕，皆中進士。

壬戌科，莫賜進士十八名。范維玦中狀元，阮克敬中黄甲。維玦至靈確溪人，爲狀元陳寶門弟，爲

打一地决科，玦再請北客覆視，別立他向。寶不知，宣言于朝：「今年狀元，乃僕門生玦。」及會試落名，陳寶適外任，聞之，回家經詣穴所，細認無疑乃怪問之，玦以實對。陳寶乃令葬依舊，曰：「果若不驗，當焚所讀書，免誤人也。」是科，果魁元天下，年二十二歲中。

克敬，超類青堆人，五十五歲中會元，往北使至尚書，後歸黎，降承政使。子敬恭亦登進士。先是，公夢登第，榜中第一名乃范維玦。及覺，遍尋天下，無有此名。授徒講學于確溪社，有婦人詣問之曰：「妾有幼子，欲入學，禮物如何？」公曰：「厚薄從心，竟有何例？」婦人曰：「宰牛可乎？妾家有耕牛一隻，然入學事重，當宰之，以禮先師。」公曰：「若此至重厚矣。」婦人遂宰牛爲禮，復請命名，且曰：「渠姓范，俗玦，從來父族中字從維。」公暗忖驚異（一三），乃命名范玦。至是師弟同科。

丁卯年，明穆宗隆慶元年，在位六年。莫茂洽，紀元淳福、崇康、延成、端泰、興治，在位三十一年。

戊辰年，莫賜進士十七名。皇太后見進士入科，嘆曰：「兹科取士，黄培卑小，慈廉下安玦人。同得獨眼，同沆之弟。國祚衰矣。」

世宗敬皇帝諱維潭。

紀元嘉泰、癸酉。光興。在位二十七年。

附莫茂洽癸酉，元年，明神宗萬曆元年。

丁丑科，莫進士十八名。良才梁舍人武儉中狀元，仙游内裔人。阮仁霑中榜眼，大安陽回人。范家門中

探花。按，范家門諱帶。年三十未學，從父放笱。夜更，公夢神人曰：「何以使探花郎更爲此耶？」乃使公從學，年五十三歲中，仕至禮部侍郎，爵至仁河伯公。常令鄉人築山于本鄉者七，以象七星。其居在本總隤三社，今登三。四邊皆池處。公輔政共十六年。後莫亡，公起兵于海陽塗山，與黎相拒，衆寡不敵，遂投寺爲僧，隱居十年。爲伊村作一榜文，伊鄉新貢士少不如意，公知之曰：「老探豈不知少貢耶？」事覺被執。臨決日，吟詩曰：「義士忠臣節，青天白日知。子孫如有福，須待太平時。」有廟在昇龍西門，題曰「陽回探花」。後因有事，上童借口人有奉柳杏公主者，請一對聯，公應之曰：「莫謂神仙是誕，仙居天上，神在人間；自有國家以來，家奉母儀，國稱王爵。」公之名不朽。

庚辰，三年，帝試進士于萬賴行在，阮文階天禄芙蓉。中一〔一四〕，馮克寬中二。石室馮舍人。

丙戌年，莫賜進士二十四名。陳有成中黄甲。公大安桃浪人，二十九歲中，仕致提刑御史。

壬辰年正月，黎進兵于安朗，擒得莫常國公阮倦，倦瘡甚而終。帝賜進士英致知、致和父子同科。致知，東城理覺人。時取士纔三名，而致和中第一，父致知中第三，人皆以爲罕有。後和之子仕榮、曾孫公擢、興教，皆中進士。

癸巳年，進討昇龍城。莫敗走，隱于鳳眼模圭寺，榮郡廉郡拿捉獲。廣順端公阮潢入朝，鄭主陰害之。潢知其意，遂殺莫降將藩彥、吴廷義，張舟帆，出大鴉海門，歸順化，自是擁兵不朝。

敬宗惠皇帝諱維新，世宗次子。

紀元慎德。己亥。

明年，復改弘定。在位十九年。

神宗淵皇帝 諱維祺。

紀元永祚、己未。德隆、陽和〔一五〕。在位二十四年。

庚申，二年。明光宗泰昌，在位一年。辛酉，二年。明熹宗天啓元年，得七年。

丙寅年，鄭主命嘉郡公征廣順，不克。

戊辰，八年。明懷宗崇禎元年，得十七年而失國，别號莊烈帝。

右明自洪武戊申至崇禎甲申，共十六帝，二百七十七年。

己巳年，天下大飢。自三月至九月，米一陌得一鉢，至十月，一陌得八鉢。

辛未年，阮明哲中探花。公至靈樂山人，進士明善之孫。五十四歲中，會試、廷試應制皆第一。公初夢神人謂曰：「到老未成身。」後果由安老縣知縣中，未即辛未也。公年九十，猶生二子。入朝，帝呼曰「布𩯁」〔一六〕。壽九十六。

甲戌科，武拔萃中黄甲。公慕澤人，其母往市，得遺絹一束。頃見賣婦呼泣尋覓，母問端的，必以付還。其人以二匹致謝，母卻不受。常夢堂前五色雲現，親就抱住。後生五子，自快、拔萃、惟志、方大、求誨。快爵郡公，志居宰相，方大尚書，拔萃黄甲，求誨進士。萃之子惟斷、志之子弼諧、惟斷之子惟匡，皆中進士。



真宗順皇帝 諱維祐。

紀元福泰。

癸未年，神宗以在位日久，傳位太子，自爲太上皇。在位六年。

甲申，二年，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在位十八年。按，大清國乃滿洲，夾高麗國。太祖高皇帝天聰元年，起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丙辰。在位十一年。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即位于明熹宗天啓七年，丁卯。至明莊烈帝崇禎九年，乃建國號大清，改天聰十年爲崇德元年。明崇禎甲申十七年，李自成稱王入京城，莊烈帝登萬歲山自盡。是年世祖即位，紀元順治。天下一統，改易中國衣服，又有薙髮之令。中國父老詣闕，乞留一握髮以爲迹。我南國乞半薙，號曰「䏈介揩」〔一七〕。而衣服依舊。後我使至燕京，父老見其衣服，皆流涕。

丙戌年三月初三日，雨雹。

丁亥年八月初三日，大雨雹。

戊子年三月十一日，大雨雹。

鄭主命嘉郡公進討廣南，爲阮生擒。至庚寅，阮始放還。

神宗淵皇帝 復位。己丑年，真宗崩，郡臣復迎太上皇即位，復享國十四年。

紀元慶德、己丑。成德、萬壽、萬慶。

壬辰科，賜進士九名。胡仕楊中，瓊瑠完厚人。乙酉科首科，戊子科代試，事覺，充軍。辛卯科再中。三十一歲一舉進士，再中東閣，奉北使，仕至公爵。公宗鷟之裔，曾孫仕賓進士。

己亥科，阮國楨狀元，青池月盎人。范惟質預中。天本午莊人。

辛丑科，鄧公瓚中狀元，仙游扶董人。陶公正中榜眼。永賴會稽人。公正十三歲中鄉貢，二十三歲中榜眼，應制中二。

壬寅年，清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在位六十九年。

玄宗穆皇帝諱維禑。

九歲即位，紀元景治，癸卯。在位九年。

癸卯，景治元年九月，洪水破隤，損失花穀。甲辰年，赦天下租庸十分之二，又大赦。十一月初一日，見井星一位出在震方。得一月，夜夜常見星者傾，前長後短。

乙巳年，禾穀倍收，天下太平。

丁未年，賜進士三名。阮光宅預中。公至靈傑特人，七歲讀書至《大禹》。父執一對云：「七歲神童子。」公對曰：「黃帝八代孫。」甲辰科進士，十三名而不預。其父罵之，公曰：「十三名誰不得預？三名必得預矣。」至是果然。其子光皓、光暢皆中進士。九月，朝廷選天下兵士，分道進擊高平，莫敬宇敗走，入北國。

庚戌年，宣光公悳心叛，自立爲王。朝廷遣將進勦，悳手下麻福長殺悳以降。朝廷軫其先世有功，

使悳子公俊襲位。未幾，公俊自前叛蘖，目遮厥辜。又立其弟公柄，使奉武祀。按，武氏原貫海陽嘉福縣巴東社，武文淵始移居山西上游。昭宗光紹年間，招集勇士，文淵應募從征，有功封爲宣光郡統兵使。自是威望日著，兵至數萬，據誼郎城。至登庸僭位，文淵完境自守，不奉莫朝。正朔，淵生下止有一女。一日，托問臣僚曰：「人之種瓢，止出一果，食乎？賣乎？」有應之曰：「食餘始賣。」淵遂以女爲妾，人自此號爲主瓢，以城爲瓢城，後莊宗封爲太保。文淵卒，弟文密嗣爲嘉郡公。大同、佻江、瀘江、濡江諸州寧治，商旅輻集，人民繁庶。大同庯亦我之京師。密卒，子公紀繼立，中宗封太保、仁興公。世宗初年，公紀入覲于萬賴行在，封爲右相。纔得一年，遣歸大同撫禦。莫茂洽遣玉瓘來侵，公紀擊敗之。公紀卒，子德恭立。世宗滅莫還都，德恭入朝，獻方物，升爲太保，爵和郡公。德恭卒，子公應立，升爲太保、瑞郡公。公應卒，子公悳立，神宗封太保，爵嘉郡公。至是，公悳恃其險阻，僭稱王爵，僞立朝班，爲手下麻福長所殺。子公俊立，玄宗使之襲封。未幾，遁入内地，稱爲小陵岡。廣南巡士官執送，鄭主殺之。朝廷軫武氏舊勞，復立俊弟公柄爲武後。

嘉宗美皇帝 諱維禬，玄宗之弟。

在位四年，紀元陽德。

甲寅年四月十五日巳時，見赤紅。五月初六日，天下軍士皆會府堂，麨狀耽在堺聒（一八），朝命軍士錢，得以不亂。至二十四日辰時見赤紅，再捉得首謀作者，殺之。再改爲德元。

熙宗章皇帝 諱維祫，嘉宗之弟，十五歲即位。

紀元永治、丙辰。正和，在位二十九年。

丙辰科，阮貴德中探花，裴公輔中黃甲。貴德慈廉天姥人，仕至尚書，爵郡公。子恩、孫慤皆中科甲。公輔東安平民人，仕都給事中。時帝擇部臣北使，考東公文得三名，其二名皆慕澤人。考東字得一名，亦慕澤人。有朝士戲指公輔曰：「考文得三，而慕澤二；考字得一，而慕澤優。使考中攫金，他亦兼之，平民不能措手矣。」蓋伊社俗號「風錦」，多發善攫之人，故以此爲戲言，公輔爲之赧然〔一九〕。有頃，公輔潛取伊朝士芙蓾盒蓋置諸帽上，朝士尋覓不見，驚訝曰：「竊取盒蓋，非平民而何？我言戲爾，宜急見還！」公輔佯爲不知，曰：「此必慕澤之人，平民何以措手乎？」人各撫掌大笑。

戊午年四月二十四日戌時，地震，赦租庸十分之一。十月初五日酉時，見星有鬚在坤方，其鬚甚長，形如白絹，一月半乃止。

己未年，廣順鎮阮福瀕主賢。率兵侵入布政州，占據七縣一州。朝廷差溪郡公禦于大禁橋，三軍敗北，還駐永營。

辛酉年三月初三日，白星見，至七日乃止。

壬戌年正月初六日，地震，天下飢。至夏務倍收。七月，鬚星出兑方，冬務倍收。

癸亥科，賜進士十八名。阮登道中狀元，范光宅中榜眼。登道仙游懷抱人，三十三歲中。少時，有貴官出對云：「茹濕濕，客習習，撫菽蓬芃，尋芃集〔二〇〕。」公應曰：「館聲聲，踸亭亭，技彈瑟性，情性

星〔二二〕。」父登明，伯登鎬、登用，弟登遵，皆中科甲。按，探花阮登鎬，少有奇才，好行鬼異。鄰鄉有妖，嘗化爲美女以惑人。公往，逼而通之。清人出對曰：「老犬落毛，獨向庭前吠日。」公對曰：「小蛙短頸，謾居井底窺天。」清人稱嘆。光宅慈廉東鄂人，遠祖麟定、曾孫壽祉、叔顯名、子光寧、姪光宅、光容，皆中進士。

己丑年十二月初三日戌時，地震。丁卯，秋旱。

戊辰年，大旱，民飢。大清國裝載米出貸。

丙寅年，特差節義寧郡公、大保洞郡公、太傅禄郡公等率兵就布政州禦主賢，相持七年。至辛未破，化兵長驅至争江，收復南河七縣一州。

時寧郡公兵深入山林，糧盡，取蕭而食之〔二三〕。遂取而歸，令天下遍植，俗曰「兮糧」〔二三〕。

辛未年，賜進士阮邁預中。公至靈寧舍人。少時，有貴客出對云：「躡漢王足。」公應曰：「持項王頭。」客奇其才。初爲高平督鎮，聽廣西羣盗三縱三擒，盗服其罪。永盛丙申年間，爲山西督鎮，聽訟明允，人稱爲包公復生。東鄂人有失蕉入告，公命鄉丁掏泥塗屋，俄賜芙蓾。見一人如藍，詰之，果盗蕉人也。三帶有一牛斷舌而死者，往訴公庭，公令晝食其肉，不告縣官。頃有投告擅案，不納牛頭。公命縛之，果斷牛舌之人也。市有兩婦争一帛者，往訴于公。公使均分爲二，無帛者喜得而歸，失帛者號哭而留，追縛歸，果首服。寺中羣尼並會，有一尼失綾羅者，往訴公。命勾羣尼，樹幡焚香，令各執一凢，遶幡念經曰：「此凡是神物，奸者生異。」有一頻啓視之，公命查究，果盗尼也。東鄂江漁人失魚，約三貫許，訴于公庭。公密使矢人買鱗作矢，有一兒出賣，公令携兒問之，乃竊魚之兒也。慈廉人有失物，訴于李

翁仲祠，見一錦衣在仲，遂訴于公。公親行勘視，祝曰：「上神當爲縛來。」頃間，一人束手至前，問之，則盗財人也。蓋此人行盗，入祈，尊神云：「今往有利，釋其貴者獻之。」故盗以錦衣爲禮。一夜公營失火，羣盗出獄力救，既而盗自點歸獄，無一遁者。世傳公所行有仙女護之，故夜巡捉盗，或在橋，或前後有奸者，必先知之。公之孫遹、選，皆以叛誅，惜哉！俗傳祖墓俯葬，北客囑云：「葬此必生聖賢，否則必有逆叛。」公之子改厝仰葬，遂有叛逆之事。

庚辰年，阮廷檍中榜眼，丁儒完中黄甲，黎有善同進士。檍青池月盎人，父廷珪、叔國强、兄廷栢、侄廷櫝皆進士。儒完乂安香山安邑人，進士儒功之子也。乙未往使，卒于燕京之公館，北朝祭以少牢，使靈車南返。亞室阮氏於練祭日自縊。事聞，朝廷特命立祠。有喜唐豪遼舍人，父有名，兄有謀、有喬，侄仲信、有容，皆中進士。

裕宗和皇帝 諱維緯。

紀元永盛、保泰。

庚寅年，賜進士二十一名。范謙益中探花，范金鏡同進士。益嘉定寶篆人，貫嘉林金山，祖茂材、堂叔茂異、兄茂盛、養父公善，皆進士。金鏡天本永賴人，祖爲平占大將軍，父居掌兵職。公初往好家，見漁人饋以生魚，公以爲異，常請之而放於江。後應試前一夕，夢見朝天魚含書來獻。公受而展觀，乃皆文策。忽然驚覺，乃是一夢。及入場，題出皆夢所見，果而中格。奉使日至燕京，寓張秀才家。公以其人爲庸常，不曾對話。一夜，月明星朗，秀才具酒灑於廷前，請公對酌。偶問曰：「何謂三才？」公答曰：

「天地人。」又問「三光」，公曰：「日月星。」曰：「然則南國王屬是何星宿？」公遂不覺汗出，因辭云：「我國之學，各習其業。我所習者文章，於天文則未之學。若有所見，願聞其命。」秀才指天曰：「此星乃爾國王，已於某日捐館矣。爾回後必被貶黜。後我登第，必當出使，以計救之。」次日，公入朝用素服，清帝問故，因奏占星之事。清帝稱嘆，厚加賞賜。公歸國，純宗即位，以舊私憾，托他故罷之。後秀才南使，百官迎接，不肯就京。因言：「昔有北使，得名天朝，今何不見？」公遂復爲尚書，爵郡公。使歸日，賜對句云：「謀度諏詢，使乎使乎兼五善；翼爲明聽，臣哉臣哉欽四隣。」

壬辰科，同公援中進士。大安海浪仁厚人也，本縣隤三社探花同德之裔也。

癸卯年，清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在位十三。時大清使來朝，命阮瓊爲棹卒，氏點爲肆娘，以誘我國之奇才。瓊弘化渤上人，詞章鳴世，談説驚人，長於國音，善於戲謔。少時行過宣光，見一官家女司穡，公扮作寒儒家乞穀[二四]。女言：「儒者宜爲詩。」公應曰：

宣光弘化拱時秊，㷧極朱輱沛秩務。吏蹄頭圾嗔貼姉，姉女悉帀姉極朱[二五]。

時承司新任，公以榔二果爲禮，伊官命縛曝日中。伊官方食，以魚骨投假海，生魚就食之。乃謂公曰：「對得一對句釋罪。」聯云：『渃䣓了了亇咹亇[二六]。』」公應云：「㘱㷧江江馱緼馱[二七]。」乃得解。再出對云：「磊卧佪質輱巴石[二八]。」公應曰：「司注錦祐似姘同[二九]。」寺有一石像，裸立祠側，公揭一詩《石像自仆》，詩云：

厨廛尼景界尼，箕埃陳祓跱之低。呬嘆㗛呫花鋪蕊，䐗粉山誅月援逯。

意拉拂旗嘲嘵小，台羅卜粘虬春柴。固靈𥢆極運座佛，窖蹄由麻蹄買低[三〇]。

又《詠扇》詩：

𨁪𣋚台羅𨁪𢥈𦤾，遣馭腰踸揲連𥿑。蒙𦛌本奴扛𠇍船，董質爲些𢸦㐌該。
固屈包饒時固繑，用𥊚極斐吏用𦖑。春戈夏細緣强變，㷶極朱𣘊暢暢花〔三一〕。

山南處貢士教授在京北，有辭歸于夫人。公遇從者，竊换其辭曰：

尼𠴍教授𠵋衛圭，𠰘噲婆悲渚𤷱藝。揆比英芒繩子肯，城南𡟨侍丐齊唏。
罕羣圍援如榮兔，哈𩛂蘇呼過魯痴。油固𤷱芸時忽丕，㐌𠇮𦖑女待英衛〔三二〕。

鄭昭祖西征日，公進詩云：

𡛔𥊚徐子刻更𠇍，脱進軍𩚵破壘𦋦。㐌將倘撚𩚵𠞊撿，𠇮員蹽立直邊河。
軍些覩論共軍奴，渃奴黜頭貝渃些。打段突衛樓器械，尋尼府庫底干戈〔三三〕。」

又爲通淫證人開詞云：

由愚耕于深暗處，忽見男自東而來，女自兑而至。男折枝爲牀，女解衣爲席。前踈踈，後密密。不見血，只見痰。

公父高大，爲山南副憲使，于八月故。公岳卑小，爲建昌知府，于十月故。公同行送終禮，其祭文曰：

翁副憲南，翁知府建。翁𤁘援援，翁高彦彦。語罷，翁𦓡𢥈𨁪，翁𦓡𢫕𨁪，調典㐌𣑎，拯疑翁𦟐𦢴𢥈，翁𦟐𦢴𨁪，𦟐共㐌戰，福台茹𩚵渃咹，拯固訐低時變。喂鶴昔𨖲岸，𧏵蒲𨢇𥚄〔三四〕。

公之文詞類此，不可勝紀。

阮氏點，文江憲範人，乃舊科阮有倫之弟妹也。自少聰慧，能文章。一日，堂前捉虱，有倫之朋來，

問：「兄在家否？」娘曰：「哥哥出外尋雙月。」其人羞恥而出。纔至户外，與倫相遇，换作重輪。倫之妻當夜臨産，倫問：「今將産否？」點云：「半夜生孩，」子亥二時未定。倫應曰：「兩姓相配，己酉三合乃成」。時有北客，使娘在肆酒待客。北人相笑曰：「南邦一寸地，不知何人耕？」娘應曰：「北朝幾丈夫，多由此塗出。」北人相顧駭愕。娘著《傳奇》一書，纔得三傳而卒。《安邑烈女》、《海口靈祠》、《雲葛神女》。今玩其詞〔三五〕，可見南國之女才也。

甲辰科，何宗勳中榜眼，安定金城人也。少時往賭博，岳翁使人搜尋。適至，翁方行司稽，舉擔欲打之，乃出對云：「學博才奢，預入四門之選。」公對云：「父耕子獲，期收百畝之田。」

昏德公 諱維芳。

紀元永慶，己酉。在位三年。

辛亥年，賜進士十三名。阮儼中黄甲，阮伯麟同進士。儼宜春仙田人，平西、平興、平寧，多立偉績，爵郡公。弟儦、子侃，皆中進士。公征郡猫時，猫寫一句于旗上云：「玉存一點，入爲主出爲王。」公寫字與之：「土截半横，順者上逆者下。」伯麟，先豊古都人。

純宗簡皇帝 諱祥。

紀元龍德，壬子。在位三年。

乙卯年正月二十三日，颶風。四月十四日，帝崩。二十七日，懿宗即位。七月，赦租庸二分。

懿宗徽皇帝 諱潭。

紀元永祐，乙卯。在位五年。

丙辰二年，清乾隆元年，在位六十年。賜進士十五名。鄭穗中狀元，永福槊卞上鄉。阮宗勵同進士，平陸安堵人。二十九歲。公少時從師出游，師行，墜足于渠下，便吟云：「盧渠沙竈瀨〔三六〕。」諸生無以對，公便應之曰：「希海汜戈瀧〔三七〕。」其師稱嘆。

戊午年，裕宗第十二子維禬與兄維祝安惑浮言，奔清華石城造反，竊據鎮寧。鎮寧居清華上游，即古盆蠻國。初，琴公竊據拒命。洪德中親征，分畫其地，置爲鎮寧府七縣，棣屬驩州。二百餘年，職貢弗弛。土酋蘆琴氏，世衰爲蛇，歷至鎮郡，北併呼芒，即古老撾。西通哀牢，邑于呈光。禬掩襲執其蛇，蘆琴香鎖于別室，占據呈光，西至呼芒及各牢，以至興化諸峝，東至樂凡皋州，北及鄰葵。七總皆納租稅。

己未年，至靈寧舍阮選、阮蘧作亂，南真銀茄僞茄、舒池湧澤秀高、東關黃舍教莅、鳳眼平吳儒蓬、山陽安歷徒濟，處處皆起擾亂。

顯宗皇帝 諱維祧。

紀元景興。

庚申年，鄭主命將出師，諸賊以次底平，惟寧舍、銀茄、禾獲。王親征，南渡潢江，北歷抛山，三年而略定。逆蘧餘黨青河人阮有永、繩綈。舒池人黃文質，嘯聚于南策、快州等地，滋蔓山西〔三八〕。濟之黨安

樂人阮名芳，竊據三島。徭之將安勇黯章人名銘，俗號「郡猫」，大安隤三人文榜，俗名「首校生」，聚于鎮寧。

癸亥年，潘儆中探花，陳文熣中黃甲，阮俒同進士。儆羅山萊石人。熣青沔慈烏人，進士文熿之子。俒農貢蘭溪人，三十一歲，阮傚之子，父子同會元，同司講、同侍從，即古之所謂罕有也。

戊辰科，阮輝僅中探花，羅山萊石人。於癸巳年九月十七日亥時生。往北使日，多載南紙南鉢及毛象者。至燕京，凡謁貴官，以此爲禮，多得錦繡(三九)。及黎亡，西山開國，召公使仕。公辭以年老。太祖出對云：「聖子保聖孫黜黝渃(四〇)。」公對曰：「神魂濕神性貁衛茹(四一)。」太祖默然。享齡七十七歲。

己巳年，文榜初常與官軍戰于天本。同時，正月提兵回隤三社，以接近四旁，設爲四屯，侵擾遠近。五月二十日，朝差端嚴郡阮名達，撥象馬分四道進勦。文榜先已遁去，鄉老相率拜伏，後果捉獲。時阮名芳徒黨日衆，設郁岐屯，宣興、西太皆納租稅，僞稱順天啓運大人，已經十年餘。十一月，朝命黃五福等討平之。十二月，襲大屯。辛未四年，破遼橋、苞寺、香粳等屯，又襲腓岗非。山天市嶺，俗曰崗岗歪。萃山，俗號獲媒萃。竹山，樞枸。青伶，皆隤。二月日獲逆芳于立石浄練地方，山西遂平。

壬申年，黎貴惇中探花，延河縣延河人。二十七歲中，三元進士仲庶之子也。初，惇母臨盆，仲庶夢見一人來叩門曰：「願入爲嗣。」庶曰：「姓某名誰？」曰：「姓鄧名春，願寄公門十年。」庶曰：「不可。」復願二十年，庶曰：「不可。」馴至六十歲，庶乃開門。既寤，而夫人生男矣。年方七歲，時號神童。父執以「四目」出對，公以「三川」對之。父執細認曰：「此子文章，可以縱橫一世矣。」滿案書籍，經目不

忘。少時，往游傍縣，有富翁所恃尋一文字，將文字二三束，使一一遍尋。後公貴顯，伊富翁失火，立沒下詞，人多占奪，訟至御史臺。公臆記姓名，召謂之曰：「卿携筆紙來，我爲誦之，足成文字。」富人尋士人來，公背讀一回，寫之不及。百官怪問之，公乃具其詳，人皆驚異。鄭主命取官籍，使人誦一遍，因問：「記得幾何？」公誦之，不遺一字，王以爲奇才。一日朝暇，百官在坐，鄭主令各獻一傳以供笑談(四二)。時宦官太盛，公曾惡之，因托引古昔傳有曰：

昔上帝開龍門會試科，鯉魚、鱖魚及無鱗魚等，同行應試，蟾蜍亦整行裝入場。力士見而罵曰：「腹大皮麤，是何等物，望躍禹門？」蜍曰：「鱖魚何以得入？」力士曰：「彼雖細弱，有鱗可揚。」蜍曰：「無鱗何以得入？」力士曰：「彼雖無鱗，有尾可掉。」蜍曰：「某之初生，本亦有尾，但中間割斷而無尾。」力士叱之使退。

宦官聞之赧然。公秉政久，奉使巡邊，多有功績。但征間架籍民丁，人多嗟怨。又爲子貴傑，使門弟丁時中代試會科。事覺，時中流潢濘，貴傑還民伍。天下爲之語曰：「時中送配，振東海之文風；貴傑還民，增延河之丁率。」丁時中，青蘭河内人，時號神童。

丙戌科，吴時仕預中。

丁亥年，命阮儼、阮廷訓、阮世達進討興化。初，黃文質據青州，極其殘酷。以粟投入人眼線縫之，索贖至千萬貫。後入興化猛天峝，朝廷封爵欸忠侯。復憑險滋蔓，據有十州，經二十載。至是，田皐州攔下香山，侵木枚，據包羅。戊子年，官軍進拿，質憂懼而死。子黃公瓚立。己丑年，官軍進討，公瓚竄入芒盆，興化悉平。

僞禝竊據鎮寧，又自古隴徙居玉樓。戊子年，王命端郡公裴世達爲乂安統領、潘派侯阮潘爲清華正督、黄廷體爲興化督領，合力討禝。按，阮潘，弘化河陽人。爲兒時，多植黄英樹于道路。人或問之，答曰：「爲我他日鰲象之所。」起自行陣，多立戰功。俗傳公爲閻羅王，嘗假寐至五六日方起〔四三〕，有言必驗。人有疾病及求嗣，祈之必應。

庚寅年，禝自焚死，鎮寧悉平。

壬辰年，賜進士十三名。大安弄田人武輝倬，名在第六。公善於詞賦，人爲語曰：「鶡文句，賦弄田。」年四十三中。是年正月日，乂安人商船泊獨步津，夢神人言與廷僚：「今年天門放榜，倬南真亦中。」其人因就南真尋訪，聞古薷社有是名，入家具告以夢，預爲喜賀。至傳臚日，伊縣不見一名，蓋公自南真知縣中，見神言之玄妙也。及西山代黎，遣使人召公。公辭以青盲疾，使者以《眼昏陽奉》命題，公誦之曰：「昆卟弄弄龇如玉，繩䏁歆歆蛒似釘〔四四〕。」使者乃不强致。

癸巳年，洪水太溢，浩蕩無餘。今方言猶曰「瀾癸巳」。

甲午年，鄭主差曄郡國老黄五福往討廣順。

按，皇阮始祖阮淦，乃丁朝名將阮匐之裔。原貫清華外，移居清華内宋山嘉苗社沛莊。至黎聖宗朝，有阮忠爲太尉，爵貞國公，女爲聖宗后，生憲宗。阮忠生文郎，輔襄翼帝，爵義國公。文郎生弘裕，昭宗朝爲上將軍，爵和安侯。時與莫登庸争權，擁衆據清華，兵五千人、象三十隻。弘裕卒，子阮淦襲爵，統有其衆。至統元年間，登庸僭國，淦引兵入哀牢，尋昭宗之子，立爲莊宗。莊宗封爲太師，後陞太宰〔四五〕。莫將忠厚侯詐降，以瓜獻公，公誤食而卒。其子阮潢尚幼，權以婿鄭檢代領其衆。及阮潢年

長，檢奏爲太尉，爵端郡公，入鎮廣南順化。光宗時潢入朝，檢陰害之。潢知其謀，避居順化。自此擁兵不朝，割據南河，自敬宗慎德元年，至弘定十四年，率追贈謹義國公。子福源立，二十年卒。第三子福瀾立，破占城，獲其地，立爲平康、延慶二府。十四年卒。第三子福溱立，五年卒。長子福淍伐占城，取平順府。又伐高綿，得其地，立爲嘉定府號同狔。福隆、新平二縣。五十二年卒。長子福樹立，十四年卒。長子福濶立，以南河有讖云：「七世還都。」遂改衣冠，易風俗。又伐高綿，取其國，自稱王位。有事，屬國稱爲天王。二十八年卒。子福淳立，憑籍舊業，武備廢弛，十一年而阮岳僭之。

丁酉年，時比年不登，天下饑。

戊戌年，賜進士四名，阮仲烜中。懿安勇決人，三十三歲中。時天下飢變，米價錢一陌不得一鉢。

己亥年，鄭主開恩科，賜進士十三名。范阮攸黄甲，吳暹同進士。攸初名攜謙，真福鄧田人。文章好用險句，如「監習有無地生英雄」之句。考官批于榜云：「有大文豪傑。」公有悼内對聯云：「廣尋東舍西隣，問有娘乎？皆曰否；試問南曹北斗，其如謙也，奈之何？」又常春日對聯云：「萬事莫如閒，把名利問恎乎曰不；四時皆有景，占韶光如春者竟無。」吳暹，望瀛葛藤人，三十一歲中。是科，進士入拜龍墀，顯宗曰：「茲科上所取，朕心是順。但不知其何科？」乃不受拜。望瀛古號金川，黎聖宗巡狩雲牀蓮座山，望指侍臣曰：「此在何縣？」侍臣以金川對。上曰：「蓮座亦是瀛洲。」遂改爲望瀛。伊縣初未有大科者，今吳暹中，王上特賜開場彩旗。是時鄭主門府，夜夜常見黑漢立于門，身長倣二丈，眼光大如斗量，人號爲黑翁。後取寧郡符，方禳除之。

壬寅年五月初五日辰時，地震。初六日，靖都王名森卒。典郡與三府兵擁王次子榦襲位〔四六〕，囚長

子棕于獄。典郡乃都王之婿，號砮貢。癸卯年十月，三府兵殺典郡，廢鄭檊，立鄭棕襲位。典郡家人貢整，奔入廣南。

甲辰年十一月酉時，有兩星交鬭，至戌時末止。乙巳年九月，大水，天下飢。丙午年，天下大飢，米價錢一陌不得一鉢。六月二十六日，貢整引廣兵入京城，旗揭云「扶黎滅鄭」。鄭棕走山西安朗下雷地方，典郡執之，棕自殺。阮懐入拜龍墀，顯宗以欣公主妻之。兵還廣南，以貢整同理國事。是年，顯宗崩。

昭統皇帝諱思謙，顯宗之孫。

紀元昭統。

丁未元年，鄭棕子鄭槿自立爲晏都王，未幾出奔，鄭氏遂亡。總紀。鄭始祖名杞，原貫紹天府永福縣梁山鄉。至鄭柳，葬得福地，課云：「非王非伯，横行天下。」後移居汴上鄉，柳生欄，欄生樓，樓生第三子檢。方六歲，父没，與母回祖貫。至九歲，牧牛于鳳山，或盗鷄鴨，就此食之。十七歲，雄勇出衆。時汴上鄉有莫臣寧邦侯，使之牧馬。檢乃盗一匹，逃居錦水石隴。因有堂兄鄭桄爲阮淦家將，乃歸于桄，牧馬習射。淦奇其才，以爲翼義侯，嫁以少女。後莊宗封爲翼郡公。阮淦卒，子尚幼，檢代其位，尊扶莊宗、中宗、英宗，凡二十五年，卒謚世祖明康大王。次子定南王鄭松襲位，尊扶熙宗、裕宗，輔政二十七年，卒謚僖祖仁主。子順王杠襲位，尊扶純宗、憲宗，凡十二年。遜居别宮，四年卒，謚裕祖義王。弟明都禴襲位，尊扶顯宗十八年，卒謚毅祖恩王。子靖都王森襲位，尊扶顯宗十五年，謚聖祖盛王。次子奠都王檊襲

位，得一年，三府兵亂，廢□恭國公。森長子棕襲位，五年，遭貢整之亂，自殺，謚靈□。子㰖自立，爲晏都王，尋出奔而鄭亡，黎又繼亡矣。人言「黎存鄭在，黎敗鄭亡。」豈不信然！

右鄭自檢當莊宗元和十八年乙未至㰖於昭統元年丁未，凡十二主，共二百四十一年。

十月日，西山使節制任出與貢整輔國，任殺整父子，陰圖據國，西山召回殺之。

昭統帝走入大清，西山自立爲帝，紀元泰德。

【校勘記】

〔一〕「僞莫始去京都」，「僞」原訛作「內」，據文意改。

〔二〕「自莊宗辛卯即位，……共二十五帝，三百五十五年」，此段文字原置於「黎紀」標題後，現按本書體例，置於「黎中興」之下。

〔三〕「月擦弓」，「擦」爲喃字，意爲「懸」。

〔四〕「援搚仙，忽忽拸」，此爲喃文，大意謂：以仙手，急急挽。

〔五〕「卜得《乾》卦之《姤》」，「姤」原作「垢」，據《易經》改。

〔六〕「夫人游海飄汎」，「汎」原作「凡」，據文意改。

〔七〕「吒昆文可，打我碑遭」，此爲喃文，大意謂：文可父子，打倒我碑。

〔八〕「數畝草菅俱盡」，「菅」原作「管」，據文意改。

〔九〕「取鉢擲下」，「擲」原作「鄭」，據文意改。

〔一〇〕「詞意兼美」，「詞」原作「司」，據文意改。

〔一一〕「爲宰少牢」，「少」原作「沙」，據文意改。

〔一二〕「曾孫秉鈞」，「鈞」原訛作「鈎」，據文意改。

〔一三〕「公暗忖驚異」，「忖」原作「肘」，據文意改。

〔一四〕「阮文階中一」，「中一」二字原竄入小注，據下文改。

〔一五〕「紀元永祚、德隆、陽和」，「陽」原訛作「楊」，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一六〕「帝呼曰『布𧍋』」，「布𧍋」爲喃文，爲尊者對人父的俗稱。

〔一七〕「號曰『腜介揩』」，「腜介揩」爲喃字，即「半薙」意。

〔一八〕「斃狀耽在堢鞋」，「堢鞋」爲喃文，意謂草場。

〔一九〕「公輔爲之赧然」，「赧」原訛作「报」，據文意改。

〔二〇〕「茹濕濕，客習習，撫𢬣蓬芃尋芃集」，喃文，大意略云：屋小客多鼓蓬嚮。

〔二一〕「館聲聲，踸亭亭，技彈瑟性，情性星」，喃文，大意略云：館清人鬧瑟琴聲。「性情」二字原作「情性」，據上句改。

〔二二〕「取蕭而食之」，「蕭」原訛作「羊」，據文意改。

〔二三〕「俗曰『㐌糧』」，「㐌糧」，喃字，意謂美食。

〔二四〕「公扮作寒儒家乞穀」，「扮」原作「粉」，據文意改。

〔二五〕「宣光弘化拱時乖，㷂極朱𩵜沛秩務。吏𨀈頭圾嗔貼姉，姉女悉𢂞姉極朱。」喃文，大意謂：弘化宣光皆帝地，

暑熱人急忙豐收。田頭立問此大姐，何故未給余餘糧。

〔二六〕「渚䏧了了𠂉咹𠂉」，喃文，大意謂：魚呑魚清清水底。

〔二七〕「丕焜江江𤈜繓𤈜」，喃文，大意謂：人縛人赤赤熱潮。

〔二八〕「磊卟伵質𢴑巴石」，喃文，大意謂：吾攘汝恨成三石。

〔二九〕「司注錦祐似姅同」，喃文，大意謂：我看此情似半分。

〔三〇〕「厨廛尼景界尼，箕埃陳祓跱之低。呬嗔嗰呫花鋪蕊，䏧粉山誅月援遷。意拉拂旗嘲嘵小，台羅卜粘虬春柴。固靈䏧極運座佛，窖蹽由麻蹽買低。」喃文，大意謂：禪寺一座光景界，誰方禪立全一身。微微笑拈花鋪蕊，皙然開面月送雲。若揮旗兮相對問，亦將飯水取三分。有靈何故開佛臺，禪家叢林站一身。

〔三一〕「迻𨈇台羅迻𥾽𣇞，遣𤈜腰踊揲連𢭸。蒙䪽本奴扛𠵩船，董質爲些㩫殳該。固屈包鐃時固繑，用瞎極斐吏用䏧。春戈夏細緣强變，焜極朱𢴑暢暢茷。」喃文，大意謂：十七還原十八諸，使其愛戀未曾舒。本於薄厚開三角，原是董元插一株。有屈時或還有展，夜夜足用日里𨫊。春移夏過增愛緣，熱極用之余樂妥。

〔三二〕「尼啞教授吺衛圭，𠻗噞婆悲渚癥藝。撴比英芒繩子肯，城南媕付丐齊唏。罕羣圍援如榮兔，咍𠀧蘇呼過𠊛癡。油固癥藝時忽丕，殳𠇕䏧女待英衛。」喃詩，大意爲：此乃教授寄家書，告以夫人未卧床。北處忠成吾保衛，南城取節汝端妝。原來如是原如是，亦已開張已開張。意欲卧床應先忍，二三日後我歸鄉。

〔三三〕「姅瞎徐子刻更𠵩，脱進軍𠊛破壘𡋂。殳將倘撚𠊛𠛌撿，𠇕員蹽立直邊河。軍些覩論共軍奴，渚奴𪓬頭貝渚些。打段突衛樓器械，尋尼府庫底干戈。」喃詩，意在描繪性事，每句取喻，字字雙關，不能盡譯，僅述其大略：子時夜半刻三更，忽突兵來進破城。一將有衛開險路，二員站立未相爭。吾兵混入其兵戰，其國先忘已敗行。鳴金退兵守紫閣，藏干貯戈事已諧。

〔三四〕「翁副憲南，翁知府建。翁濕援援，翁高彥彥。語罷，翁𦓡穆迓，翁𦓡𡛔迓，調典殳𣛠，拯疑翁虩脑穆，翁虩脑迓，虩共殳戰，福台茹𨇜渃咹，拯固許低時變。喂鶴昔𨖅岸，蟠蒲𧋟編。」喃文，大意爲：南副憲公，建知府公。一公寸寸卑心，一公崔嵬高大。祝料二公皆耄耋，期頤抑或猶可成。孰料一公八月死，一公繼而十月終。同年共登遐，何其洪福哉！其家殷富世相傳，鶴登岸兮鷺下海。

〔三五〕「今玩其詞」，「詞」原作「祠」，據文意改。

〔三六〕「盧渠沙𨁪瀨」，喃文，大意謂盧渠墜於溝下。

〔三七〕「希海䟢戈瀧」，喃文，大意謂希海走過江來。

〔三八〕「滋蔓山西」，「滋」原作「兹」，據文意改。

〔三九〕「多得錦繡」，「繡」原作「鏽」，據文意改。

〔四〇〕「聖子保聖孫𠞹𤍶渃」，喃文，大意謂聖子誥聖孫，裂疆國。

〔四一〕「神魂濕神性徒衛茹」，喃文，大意謂神魂念神性，歸去來。

〔四二〕「鄭主令各獻一傳以供笑談」，「各」原作「名」，據文意改。

〔四三〕「嘗假寐至五六日方起」，「嘗」原作「當」，據文意改。

〔四四〕「昆卟弄弄𠲖如玉，繩黝歆歆蛒似釘。」，喃文，大意謂目晶晶兮清如玉，童緇緇兮風似釘。

〔四五〕「後陞太宰」，「陞」原作「陛」，據文意改。

〔四六〕「典郡與三府兵擁王次子㭗襲位」，「擁」字原脱，據文意補。

西山紀〔一〕

太祖皇帝諱惠，卞五之子，泰德之弟。姓阮。

紀元光中，以富春爲南京。

初，阮岳從軍爲卞吏，家資豐富。陰結四方豪傑，造一銅書，鑿其姓名，夜夜使人就山上頂，每第二更燈火照，人以爲異。岳於忌日，詞請四方豪傑，留夜痛飲。豪傑相謂：「山上有火光，已經二月，不知甚故。我等宜同就此試觀，如何？」岳亦請與偕行。及至山腰間，山上人大聲曰：「渠輩登，其中誰是阮惠？」衆皆驚惶。惠亦佯爲恐怯，仍應曰：「尊神緣何問岳？」其人曰：「渠輩在，惟傳阮岳獨上，我傳以密書。」岳佯懼，囑與衆人叫苦，遂登上携得一書。與衆人回至家並觀，各見姓名。明日，遂宰牛，誓約招兵。

戊申光中元年夏五月旱，至七月十三日始雨，天下始得耕稼。八月大雨。九月、十月旱，天下飢。

昭統帝引北兵來。
己酉年，北人大敗，昭統復回北轅。是年，米價價錢一陌不得一鉢。
庚戌年，冬務舊禾大熟，一高或一擡以上，二三年田荒自然得穀，人謂之穭錢。
辛亥年，詔天下各婚嫁，人謂之樹同。

景盛帝初諱札，又諱纘。

紀元景盛、寶興，在位九年。
甲寅景盛二年，天下倍收。
丙辰年。大清嘉慶元年，在位二十五年。清自高祖天命至嘉慶元年，已得一百八十二年。
戊午年十月十六日酉時，日食。檳榔九貴一果錢四五十文。
己未年正月二十八日未時，地震。六月，赤紅出南方。
庚申年三月十六日亥，月食既。是年花錦一斤直三貫。米一陌不得一鉢。
皇阮自暹羅國舉兵取嘉定城。己未年，皇阮取歸仁城。
辛酉年五月，皇阮取富春。京皇札出奔昇龍城，紀元寶興。
壬戌年，皇阮三軍直渡靈河。五月二十七日，水兵抵横山。二十八日，克營捄屯。二十九日，克天禁屯。六月初一日，克泳營。初二日，克仙李屯。初五日，克楊舍屯。初九日，克三叠山。初十日，克雲牀。十二日，克捄洲屯，水步直抵。十七日，克昇龍城，皇札、皇康皆就禽。

【校勘記】

〔一〕「西山紀」，西山時代阮惠前應有其兄阮岳，年號泰德，現本紀闕失。又，正文中岳、惠二人似有混淆，本書一仍其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5
作者=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
页数=314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12
SS号=12774216
DX号=000007658100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58100&d=E9E14FD68856EA1FD94422DF1C32E35F&fenlei=0904&sw=%D4%BD%C4%CF%BA%BA%CE%C4%D0%A1%CB%B5%BC%AF%B3%C9